書開國不伐　帝懷其德澤流于孫子少卿明禋亮采通政明夷乃續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沃者豐譬作堂室稼穡而蔀而翔而懋而達大平陽其屯之際乎畜而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藏騷雅並鳴文古而殤嗟嗟平陽舉世重官宦卿使君巍爵而崇位珠玉文綺珍食騆馬有臺樓亭榭孰與發祥廣志如二子所哉故明不蓄不光流不塞不長武功南原草木膴膴蕃蕃岐渭盤焉平陽宅厥土大安人祔之是曰寧所維厥繩武瞻哉

明故監察御史涂禎墓碑

新淦縣南戒舟至蓮花灘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史居也予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涂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廉山是也予望之欷歔欲已謂朴曰此黜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盇羅暨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疑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

扁

歎公生平大節則此等文極錯事

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歎涙下乃時予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涙下以寃故頴君名字賓賢弘治巳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于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顧厚貨入瑾如它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王符山云篤古持禮諱弘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父父容之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于是謀手其產日鬨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王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兆白王產割而手其豐盡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兒廩生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皎皎之行爲世所敬誦然矯僞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耶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十非赫赫久修之夫也乃今歿士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縣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往在　詔獄見君日涕泣念毋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爲善而無報夫孟子不

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顏回王通之倫非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鼓文王之操畜得意之極恍若見其人也）

墓誌銘

梅山先生墓誌銘

李夢陽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於汴邸李子聞之繞楹彷徨行曰前予造梅山猶見之謂病愈且起今死邪昨之暮其族子演倉皇來泣言買棺事予猶疑之乃今死邪於是趣駕往弔焉門有懸紙繐帷在堂演也擗踊號於棺側李子迓也食弗甘寢弗安也數日焉猶自念曰梅山梅山梅山姓鮑氏名弼字以忠歙縣人也年二十餘與其兄鮑雄氏商于汴李氏識焉商二十年餘矣無何數年不來李子問演鮑七奚不來也演曰父母

兄三喪曰喪舉矣奚不來也曰七叔父四十四歲始有子而姪也一耳以是大係乎身家已又問鮑七何爲演曰理生飭行訓幼睦族玩編修藝課田省植八者焉已其久也內孚而外化之是故鄉人質平剖疑決謀丐益者必之焉故效良則芳標美規懿者必曰鮑梅山鮑梅山云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來李子見其體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梅山笑曰吾能醫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奚能曰能詩李子乃大詫喜拳其背曰汝吳下阿蒙耶別數年而能詩能醫能形家者流李子有貴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觴細杯窮日落月梅山醉每據牀放歌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客亦大笑和歌醉歡李子則又拳其背曰久別汝汝能酒又善歌邪客初輕梅山於是則大器重之相結內明日造梅山邸款焉汴人有貴客欲其懽於是多邀梅山梅山遂坐豪酒病損脾今年夏患瘧李子往候之梅山起牀坐曰瘧幸愈第痰多耳然業處分諸件令演辦酒食俟其起觴客別而還歙也先是梅山作憶子詩曰吾兒屈指一載別他鄉回首長相思在抱兩週知數日携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賓主膝上爲我開鬚眉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廻夢時李子因說曰君病

無若念家梅山曰諾諾不數日而君盍棺矣嗟梅山梅山梅山又嘗作燈花詩秋燈何太喜一焰發三花擬報明朝信應先此夜花重重輝絳玉朶朶艷丹霞愛爾眞忘寐聞蛩忽憶家李子曰君詩佳頓如此梅山曰吾往與孫太白觴于吳門江上酣歌弄月冥心頓會孫時有綿疾吾醫之立愈諺曰盧醫不自醫誠自醫之黃岐鵲佗至今存可也嗟梅山梅山梅山叔牙後也其居歙也號棠樾鮑氏趙宋時有遇賊而父子爭死者於是所居里號慈孝里云梅山父鮑珍也珍父文方文方父思齊珍號清逸高尚人也娶王氏生二子次者梅山梅山娶江氏生一男子二女子男曰若淵今六歲矣梅山生成化甲午某月日距今嘉靖壬午得年四十九而其櫬還也演實匍匐苦心以之還厥情猶子也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兆銘曰

崎嶔巇嶬人謂非險淵洄湏洞猶謂之淺坦彼周行彼復而迷桃李何言下自成蹊鮑子胡不汝悲胡不汝思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何公合葬墓誌

信陽何景明爲中書舍人無何即致仕歸歸逾年喪其父已又喪母將葬伻來乞銘予枚涕曰余始與景明友盍日想見其父母乃今不及見矣志曰封徵仕郎中書

舍人何公者信陽州人也諱信字文實其先居羅田曾祖太山始徙信陽　高皇帝過信陽樹二旗令曰爲我軍立紅旗下爲民白旗下于是太山卽立白旗下太山生海海生鑑陰陽典術鑑生何公何公少使氣大言任謀然數困鮮成事人不之竒也有盧翁者識之女以女語人曰吾甥三十當有聞是後有異人産其家公三十果辟爲布政司承差見諸承差者汚賤無藉也又率務裹馬相高何公恥之獨潔飭行檢誦書久之厯自表見而布政使吳節因竊怪之特使董大役事出其金公則立辦顧又入其羨金請振貸所全活以萬數吳公乃大喜以爲賢引置心腹成化末關中大饑　詔發漕粟萬石至衛口由河南發卒輓抵關當是時河南獨南陽汝寧熟於是河南乃卽發南陽汝寧卒萬人將行何公聞之恚曰今關中米石不過直金一耳今柰何若是矣乃入言於吳公曰公誠權出帑金萬使入關糴可遂得萬石乃因令二郡曰能人出金一卽罷若役仍給粟人一石二郡人知役且十倍費必踴躍人願出金一而不肯受粟是公一舉活關中之民弭二郡嗷嗷之戶而省粟萬石矣吳公曰善卒用其計何公于是有名河南然顧豪亢自負太監汪直至河南河南都御史以下震懾皆

有執持且有休哉

匍匐行上謁會直左右俾都御史劄屬括名馬都御史業已諾然手戰不能執筆汗簌簌下何公在旁曰都御史大臣不當煩吏事乃奪筆代都御史劄其無嚴貴幸如此其後爲會寧渭源二驛丞又有抗監貢獅番武官及禽巨猾李氏事今皆不詳第詳其著者焉何公爲人大段厲義氣不欲齗齗與世浮沈或見尊官大人有弗潔也則退而唾罵之而汪直過府按察使陳選見直獨長揖不拜何公終身歎慕之曰陳按察眞男子也何公故病足往在渭源病足會御史行縣至縣簿尉以下徒走奉眞馬行輒數十里何公于是仰天竊歎曰嗟乎可以去矣遂即棄官歸然貧無馬騎有人資之乘一乘馬一匹乃始歸而舍城西溪上即又日歌吟力田誦書郡人即無小大咸望風起敬公稱先生不曰何驛丞也乃後何公以子景明封官乃何公不欲稱其官稱曰梅溪居士郡人即又稱梅溪居士云先娶盧氏即前盧翁女盧翁有異術嘗以策干石將軍有功已棄之亡歸故不及于難繼娶李氏其父山東人也寓羅山盧家故與盧翁往來善盧翁因竊知李氏女賢及盧氏死乃力主李氏女繼盧氏曰産異人者此女也乃後二氏皆封孺人云盧氏生景韶累官東昌府通判卒景暘舉人而李

浚老筆寫
宿悰

氏生景暉景明又生女適孟洋今爲行人何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歲盧氏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歲李氏與何公生同歲卒同月以某年月日合葬西山之麓

儀賓左公合葬志銘

正德十六年三月廿九日我廣武郡君卒既殯其子舉人國璣筮地焉遇同人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又筮方遇坤西南得朋於是偕術人出大梁西南行七十里至其祖母崔塋西獲地焉先是弘治二年六月三日儀賓左公卒於白塔兒梨園中葬矣以弗吉遷之園東四百步而公長子國璿死葬從之三子國玉死又從之四子國衡死又從之衡母郭氏死又從之至是國璣盡發其許櫬奉之西郡君葬既與公合而諸等墓各如禮從其日爲嘉靖九年二月七日其地尉氏康墻保坳也郡君父曰四鎮國將軍將軍父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父曰周定王周定王父是爲　太祖高皇帝將軍娶楊夫人以景泰二年四月十九日生郡君生十六年而婚于左左公諱夢麟字應瑞永新塗橋人也父曰左輔監察御史謫炎方驛丞而繼娶于崔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我公炎方已而丞擢尉氏知縣携公尉氏會恭靖王避水如

尉公遂以之婚郡君爲郡君儀賓授朝列大夫籍宗人府云公修軀偉姿讀書善繪喜吟喜與豪人游是時家貲鉅萬起第宅闢園田出則駿馬聳蓋僕從都入則引觴飯肥鳴琴揮管灑然竟日崔之殂也公廬諸墓無何疾舁歸卒矣年四十耳郡君雖貴人然天性愼惠持禮奉姑暨夫無殊于家人嗔姑崔面背咸姑及庶姑面背又咸姑而夫之殂也屏澤飾卸華綺蔬素終身怒不至詈笑不見齗終其身弗踰閾見人也然早夭其三子過痛瘵痺瀝瀝涎已又亡其女暨邵氏姑又折其家婦竟以憂卒年七十一矣[illegible]孫男子左驂始有婦左驂

左驌左駉左騏俱孺孫女初歸于李昆女夫李夢陽曰於乎賢罔壽壽罔倫老罔偕三者天下之至哀也矧又隕厥雛公之殂又火厥室廬郡君雖貴人然孀居憂驚茹荼至矣故君子謂天道無知使賢者弗穀銘曰

田有弗獲黄矢闕之種有弗蕘壅之灌之德有弗食守一俟時嗟我公同茲永茲宅茲聚茲陽發陰茲驅神役祗由本達支以乘厥生以融厥明以祥以靈以觀厥成

有此諸書方注僞書者時不得然武侯書亦有真者但雜耳

辯

諸葛孔明文集辯

李夢陽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篇則增者爾稱文集云闖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焉或闖闖子曰集奚而刻也闖子曰吾方有兵事曰以兵事乎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道曰以兵道乎曰以其出諸葛氏曰誠以是也予習焉由焉已矣奚刻而布也闖子曰夫吾惡夫已而不人者也李子聞之曰大哉闖子可謂無我者矣然謂是書出諸葛氏則非矣闖子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旨王不述霸是書仁義詐力共條則誠僞淆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霸交矣引經揺史道流是證爲飳飣昭矣出入黃老申韓則授受駁矣繁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詳政畧立意渙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闍子曰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于渭濱善矣不曰襲荊州之孤勒益州之降乎人必湯武則龍顏不漢日表不唐矣李子曰兵無定形道有常體故談湯武者羞桓文羞桓文者鄙孫吳何也湯武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兵也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詭作之兵也施之昏侵之國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稱雜焉雜則事轇稱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亂故曰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且奬蒙進吳賛羽德曹謂備爲蜀先主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闍子曰內經假於黃岐然術者莫之能離左氏疑於丘明而學士罔舍其辭是書也習而由之即用以措事因心以採法觀我以制道無於世不可也是不是暇論哉

行實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李夢陽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牆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槍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殉其子幹前救君中槍也然猶力戰竟墜崖死敗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舁其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屍賊裯裹屍還烏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郎檄君勦之君首擒盧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君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雞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数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塹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諜者言賊飢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它兵實觀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乎冤哉屢勝者驕邪抑命與君登弘治六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兖州府通判正德改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死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乃今死以此君爲王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人藥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曰我刑殺大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于兵者也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大命故京房郭璞

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僉州學生娶黃氏紈娶馬氏幹死于孝者也娶劉氏春聘高氏二女長適劉槩舉人次適李曈州學生君父諱止大同府知府正父貴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安陸州

文

哭白溝文

李夢陽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南道白溝之野往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與予曾大父死焉百載憤痛爰託于斯文　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霧四與荒濱斷岸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粵春事之既載迺予適于茲野覽殘墟以掩涕搴故柵而維馬蹈氷泮而復峙辰物欝而未伸日含莽兮將墜天憭慄而愴神前儔佇以驚顧追侶悵而增惑趾欲進而躑躅哽歔欷乎內惻爾其龍鬭虎

爭雌雄未決戰形鬬兵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詭謀之生接軌方轂抉地維而劃天門甲光鏡四野戟枝亘長雲鉦鼓鳴兮河海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利甬道絕弱之肉强之食飲人尿咀馬革遂爾橫屍蔽畛崇嵩截流哭聲振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貴或君侯刃剸其骼戈穿于喉踐爲土沙疊若陵丘魂營營以無歸骨交加而臥霜鬼啾唧以宵嘯人懍慄而斷行風陰陰以四起折鏃朽髑雜瓦礫兮飛揚嗚呼此爲何流而有斯戰塲邪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之端民死等于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兮旣接若天傾兮地搖乃

發哭其私

有睛被刺而不轉膚受剸而弗逃此結纓抗輪之夫甘心烏鳶之口膏野草而罔顧者也猗嗟我祖生爲士雄死爲國殤岱華摧而孰支玉石灼而並戕委英骸于塵沙滅聲影而永藏雷霆結而迅音烟飈烈而怒揚神怦怦以縹緲憑悲氛而望故疆猥小子兮何知纘箕裘之末躅慨時命之難諶懼遐耀之堙辱憤原隰之泉棄束無棺而葬無塋匝墟壙以冥索林莽杳兮縱橫腸結廻以崩裂涕闌干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昌德何遠而不存軫將發而復結托哀響于茲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十七目次

羅玘

序

送楊君知新喻縣序

送艾典衛歸隴州序

壽彭翁彥寬八十序

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傳

張節婦傳

董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
送少司寇張公致政序
敖英
記
蛾眉山記遊
王時槐
傳
胡行恭傳
右春坊右諭德劉公戩傳
霍韜
疏
淮鹽利弊疏
謹天戒疏
傳
贈太傅謚文康梁公儲傳
記
賀教授去官碑記
序
王文恪公集序
贈洪通判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
與晉溪王先生書
與胡靜菴書
鄒守益
墓誌
編修王改齋墓志銘
孫懋
疏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
胡世寧
疏
守令定例疏
唐皐
疏
崇一德以享天心疏
魏校
序
六書精蘊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凡求仕任擠冒許若亦有此弊乎

明文奇賞卷之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送楊君知新喻縣序

羅玘

進士始仕必達官豈惟自祈其然人亦莫不祈其然南部郎曹臺屬亦達官也必曰吾奚不能爲非既非矣居數歲見部寺臺之長其初亦進士也慕之或陟而位於外必曰吾奚不能爲長而擠若是人而非哲且賢與悶悶不慧者能無是心哉曾不思進士仕而爲縣者必先漸去其始爲進士之心甘淪於丞簿卑冗之伍日與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浮沉從事庸汚狡悍如近溷如蹈蒺藜然將包荒之不不暇也郡督郵至縣以揖焉部使至縣以詭遯於途焉吏抱案卷其前縣以署焉又不幸遂逐其欲以敗事又縣以蒙詬讓焉又嘗與爲進士者過而於吾爲轄其恐爲轄縣以丞簿而不吾與也暮而入內愧其妻孥婢僕噤不以言焉如是而南部郎曹臺屬甚樂也不必非也居數歲而陟於外甚樂也不必部寺臺之長也其爲縣者又曾不思羣試於禮部不幸而不得進士固亦丞與簿之列也固亦有逆吾之荒而包之者也如是而爲縣甚樂也郎曹臺屬望之登山然部寺臺之長望之登天然其處既畢其謷益集其心益危其欲益易以足力益思以奮而功益因以倍者勢不容以已也幸今天下用進士爲縣十六七而以功起爲達官亦十八九遂至於元老亦有之是其成也視始仕爲達官者不惟等耳或反過焉嗚呼縣於進士亦有功哉餘姚楊君居敬將知新喻縣君進士也翁君應乾與有戚謂必得予言而後進士爲縣之義始白雖然翁君不鄙予予之同年友也楊君世宦家又閱歷滋久而吐茹斂然得無以發蒙覩予言乎

送艾典術歸隴州序

天官書不苦堆積攏秦無言星者忌更戲峭

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故秦晉燕趙常多兵譬之人焉隴蜀之喉也於中國爲項領渤渤海也碣石今論於海要皆在今大都東南大海濱海爲尾閭洩西維之水而脉絡寔首尾焉隴爲秦野其位輿鬼其舍鶉首其宫巨蟹其州雍其星太白太白西方金也大都爲燕野其位箕尾其舍析木其官人馬其州幽其星辰星辰北方水也金水母也又兵象也有殺伐之氣焉水火夫也其爲體也柔柔則爲沉鷙其過也爲激射爲奔放則二野之分其兵之用也亦若有爲之者哉然吾聞太白其庳近日其高遠日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於是乎偃兵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國可以法致天下是二星也雖爲兵災亦或移而爲祥其驅次嬴縮因人而變宋襄公一言而熒惑退舍是也今　乘輿所駐北極紫微帝座也又辰星會太白五星聚於一舍位也日月如合璧望氣者徒天精而見景星索所謂彗孛蚩尤旗枉矢旬始者卒不入於目中斯何時哉尚與天官書合也春秋之時言星者曾有梓慎鄭有裨竈齊有甘公魏有石申無國無之而燕秦無聞予意二國昧谷幽都地也古和氏仲叔所居其遺秘有非列國所得竊窺無

賴於以名見者燕今司天在焉豈出羲和氏之下哉而秦隴之間亦宜有如昔之不以名見者乎隴之與術若昭氏吾友閻允德之異姓子姓也今年客於允德所允德重其世也少其官而欲最之進而立於其先方伯公之地噫允德之愛人至矣然昭業已為是特充其官焉則不能不以名見使秦有星家名自昭始如甘石裨梓氏可不可乎予故於昭之自燕歸秦也姑與之論燕秦分野所以薦試其術而登躋之激發之允德其將謂我善成人否乎

壽彭翁彥寔八十序

就彭越闡
文章生面

彭之先世祖以壽考聞至越為王始以貴顯而其名皆能與世相為終窮更數千百年語壽者固未有賢於祖不獨彭氏也而越之貴彭氏迄茲蓋無之而他之氏族越之後如越者寧數百十而已哉彭雖微越不失為彭也故彭獨尊祖為彭宗越雖貴不與焉抑越之戮劉項間其得王也虎口之餘嚮耳計其利害直以生易貴其貴也亦未亢然南面稱孤固有可執而臨之道也使祖臨焉不以惡臭視之而恐其浼已也幾希矣蓋其趨不同也然莊周稱祖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以為壽是未免挾小數以擭竊機緘逆其天常為造物者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不辨更好

盡聖人之道無是也及其歷年之數容或謬聞之過使有之其戚屬朋友臣妾亦有與之抗年而俱存者乎無也然則飲水露茹草木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處可也古者堯舜百餘歲文王武王皆九十餘歲孔子大聖人也亦七十餘歲傳之所記百歲爲期期於此而已矣亦未聞聖人者數百歲云也蓋往者不過則來者不續吾見天地之運於是乎息矣其可乎子嘗持是說以袪歷世之惑且欲以告彭氏彭氏居京曰彥寬叟有孫妃於益國予里益都也莫不與遊愛之而欲予言其八十壽以是月六日晨持以獻予知叟之欲繩祖武也亦

何及不亂說之

明矣然其未得也有若身吐納呼吸之難及其旣得也有約居野處之窮而又反於聖人天地之道又況徒聞其語而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聖人之言也且不可信而語庸妄人之所傳以神者也可信乎予請叟觀於傳質諸羣聖人徵諸天之道順其常而爲天下之大老亦一彭祖也已

只一邊字立說大奇此公文家巨擘

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地之涯爲邊衣之齊而緣也亦謂之邊凡器物之旁肉通謂之邊然則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爲蠻爲戎爲羌爲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蓋越邊而求以爲

衣求以爲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邊始故先王於此尤甚愛而重爲之防非憂邊之民不足以抗之爲之憂也憂夫無以使邊之民抗之有壞而入內之道焉之爲憂也邊之民其生而風土之鍾長而氣習之漸大約與之亦不相遠其山海與之相陟降而浮游也其飲噉騎射漁獵與之相錯而便習也父華而子夷也父夷而子華也或其身之迭爲華夷也皆不可得而準也而或者恃吾關吾堡塞在猶謂吾中國如完衣器物然其亦不思之甚矣於乎邊圉之寄可視以爲何如而獨付之武人況憸人之與庸人乎正速其壞而已西北之邊古已不與東南並而西西於今尤爲多警洮岷亦西之一面生番西羌之所窺覦而比年伏戎孔深天子以爲宜得憲臣之有威望者節制之以銷於未萌於是以監察御史張君爲陜西按察副使往即其任君前奏詔按甘肅邊臣諸不職者朝議服以爲能蓋肅之距甘也五百里是爲瓜州瓜之西古玉門關也而中國之地至是亦盡矣計其道里之延蟠蚓屈於河山之凹腰腹脊脇要皆虜也其穿而入也幾隧其入而薄也幾城其變也孰激之其來也孰導之敗孰爲之殿罪孰爲之魁君道將頷瞻躊躕固有定筭而後諸嚚嚚者無所動其喙不

得盡其辭焉稱曰能宜也洮岷尤近於甘羗之強不及於諸虜偏裨將校非大將尊重臣而副使之得久於其任又非御史暫臨比也天子之所以用君烏得無情乎或謂君臺端之老者也宜在朝廷預政事其出非宜是之謂不知務盖泥於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之論而未考韓范二老負五大之望皆嘗在邊矣然則邊固果可付少年乎凡器物於其旁肉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其恒完而不壞川君於邊固以厚邊也庸非所以重君乎此非予之言也其寮言之於予者也且使書之爲序以爲君行贈

傳

張節婦傳　　羅玘

節婦新淦慕勝郭師孟女玉峽張洪本妻蒲臺訓導鑑之母監察御史芹之祖母也年七十八歿當弘治庚戌月在仲春日爲廿八又明年壬子二月二日塟柿坑之塋歷十有八年爲正德己巳御史銓得南院蒲臺亦解教事來就養予往也語次必嚬呻曰鑑欲夫子之有言也已則咯然御史來也語次亦嚬呻曰芹欲夫子之有言也已則咯然他日又來入狀曰微芹祖母無以有芹父況芹乎芹父子不及今徵夫子言傳之後世安知有

芹祖母又安知芹緒之幾絕而復續乎言已泣予辭又泣去蒲臺歸二年至是二月許來予任就弔位御史泣言若昔者而益悽予退討狀王峽張著自勝國前人故曰古張又曰庫張謂假貸之便若取諸庫然洪本父曰季徹其兄也季徹死洪本奉母李氏嗣家政而屬有象厄日用隱憂以李故鬱鬱弗忍洩未四十死蒲臺方脫襁褓固在厄洪本者所欲居貨中則節婦譬則贋也先抉揭之攫取惟其便乃入李以言只爲婦急指姑離他奔狀踪跡秘譎而隱約李姑不疑日攺而薪之緒蝟刺百出使可覆驗覺李微動隨喉始來節婦罵逐始去截髮泣三日籲天自誓曰吾所不爲張氏鬼者有如皦日李乃竊聞亦發恚毆其惡曰吾今執女告縣官然終以愛掩止節婦計曰彼欲逐我乎厄斯子也而巳耳果厄斯子乎利吾有也而巳耳假令眞能不拔一毛而顧於吾重者亳髮蹉跌吾與張氏存者幾何吾今掃地赤立則何如於是聞奪一墅去守者告曰墅去矣曰知之繼聞發一廩去守者告曰廩去矣曰知之或扼腕曰可訟也搤手指蒲臺曰有是在積數歲至無所可奪可發而蒲臺亦勝冠或又曰可使商也補前之匱乎曰吾聞業不遂者攺業之況幾貫大禍而幸脫者乎然擇之莫儒

[illegible]子悲

爲宜乃齋送之金陵就周戶曹學學七年然後歸遂就庠舍而御史適生命曰芹志更業意也御史在乳而母死哺藉携扶一惟節婦稍長知學常以一釭膏坐之於紡輣側永夜誦緯成師之贊或於是乎取之隣之婦熏而爲夜作爲鐵石心者亦多有洪木有寡妹門戶絕李以售子之蕩覆無所於歸也且慚不以言節婦節婦心知之於喪李之日迎與同食者終其身距今里閭傳之若前日事蒲臺用戊午貢授今官御史亦以是年領賢書登壬戌進士官福州推官而至轉于院蒲臺之封亦用其貴居院敢言人所不敢言凜凜樹英烈風要之忠節一道也其亦有所本也與予舊史氏也爲著節婦傳以竢後徵焉

贊曰立人之孤而世之與起人之死而生之孰神乎曰必起人之死者也然則孰難乎曰必立人之孤者也何也循古之方而用之而人偶生焉觀者孰不驚以爲神乎而或使復爲之其又可能邪若夫非自少艾而白首出萬死而一生而人之孤未有可偶一爲而立者也故曰立孤難耳亦何貴於人之驚以爲神也乎曾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而謂之君子於乎若節婦女中之君子也與

序

送少司寇張公致政序（代作）　董玘

予瀕海人也嵩嘗登吳山而望下臨海門見賈舟張帆自遠而至俄頃趍數百里抵岸竒貨山委市者鱗集慨焉樂之乃下從舟子而問焉曰爾獲利不既捷哉舟子呀然哄曰子覩其利惡知其害之倍也夫天時適逢舟楫無害出無入有駔儈眾貨豈不誠利也歟乃若盪泊淺渚四顧無侶風撞濤齧靡月靡日子知之乎洪濤瀾汗上下嶢嵲鰌涎鰐彭存亡瞬息子知之乎舟大載盈馳驅角迅衣袽不戒爲魚龍荻子知之乎自吾同往于

海者多矣蓋有一往而覆焉者矣有一往而迷其利再往而覆焉者矣有再往而迷其利數往不見卒覆焉者矣若此者利之倍於害邪害之倍於利邪吾幸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予適見之而謂皆然乎予於是憮然歎曰嗟乎仕宦之道亦若是矣往而不知止溺而不知返其亦殆哉厥後予入仕途迨今三十餘年以所聞見徵之或滯於一官偃蹇數十年而不振遂以淪沒或乘時奮庸而歲九遷一蹶以仆或宣力畢知逢禍不虞或祿位已極功成名遂終陷險難其進退得失沈顛靡摧亦何異於舟子之云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者何其鮮也哉吾乃今於張公應祥之去見之矣公奮自諸生以擢進士兩宰大邑遂拜監察御史久之擢吾浙按察副使召入爲大理右少卿尋進左轉左僉都御史再進右副已入爲大理卿遷刑部左侍郎出入中外者二十九年位秩之崇聲名之榮疇能逮之茲以目眚年甫六十四遂乞致仕以去倏然長逝節完而名全仕宦若此可不謂誕先登岸不覆厥載者邪而或者猶以公位未極爲慊以公操履堅綜練久年未至而爲大理爲侍郎皆席不暇煖案事于外其勤且勞又如此使其干進務入何階不陟然而不自止則入海迷其利而數往者是也公何

宦塗之險也須物色之延而不進況入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焉況茲之歸葛巾野服。自㟁于涸漈之野。孰與夫波濤嶢嶼之危。雲門芸谷。荷亭竹榭。孰與夫舟居海宿之愁苦姻戚故舊。聚處而談笑。心怡神愉。孰與夫鰌涎鰐齕濡袽終日之虞。不迷其利。固無其害。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夫居易香山之約日知臺池之飾皆昔之同官而能止者也。祖疏傅而歎息送李尉而盈途情之所不容已者也招賈之文望海之詩寓言以達志者也予與公爲布衣交再會于蜀而同官于此念始者傾蓋海濱後公來爲憲副實理海道固熟觀于海者于其歸輒以是爲說

記

峨眉山紀遊

敖英

嘉靖壬寅秋九月既望侍御涓齋謝公觀風至峨眉梅塘毛子渭野樊子暨予咸以職司從一日臺中無事毛子曰此中三峨之勝聞天下二三子願從公遊焉斯亦古人張弛之道也公曰我於此山興復不淺詰朝從公出壯門由寶經樓入山逶迤度蒼水橋過中峯寺度雙飛橋見一水奔流而來有石突然砥其衝乃分流二派由石梁飛下擊盪震撼宛宛趨龍門而去憩四會亭野趣清暉應接不暇有鳥飛鳴而過振響流韻如奏玉琴

西行數十里望見白水寺臺殿在翠微中如畫時日已銜山遂投寺宿焉五鼓旣作從公上頂心坡石磴崚嶒而躋陟之險如登天然歷大雲壑小雲壑路稍平上胡孫梯又險上木皮殿梅子坡攀緣鐵鎖又險上雷動坪左右深壑黑不見底又險道左有禁語鐵牌山僧曰坪下巖洞爲蛟龍虵虺所棲其氣嘗乘煙霧而上故禁遊人緘口避之上八十四盤又險自入山至此多在雲氣中行忽仰見天角雲漏日光如金在鎔熠融絢爛不類下方所見山僧曰日無異也但人在清高處與塵埃中光景自是不同至歡喜亭遂緩步度天仙橋人天門樊子請公題名刻石從之抵光明寺上大峨絕頂攬結秀色吞吐高明西望曬經臺及瓦屋諸山如列几案北顧玉壘青城諸山如聯培塿東視蜀江之流如衣帶俯瞰大峨之腰白雲平鋪周遭一色而中峨小峨蓋覆在下不見髣髴茫然如雪積平野月籠寒沙微風西來雲光滉瀁又如洞庭彭蠡之間濤舂浪激不可名狀公曰到此境使人肝膽澄徹平生奇觀無踰此者俄有三鳥飛來形如畫眉佼如鳩有二鼠隨之比松鼠差小飼之以粒與人甚狎良久鳥鼠皆去山僧報曰佛光現矣相顧山腰雲氣上有彩色圓光一道小如車輪繼有一光大

知此說破和尚無地容居

如車輪良久乃滅公曰此巖下必有寶藏之氣故雲襯之日射之光乃現若雲日不相薄則無此光彼謂光由佛現也謬哉已而雲氣漸散暮色蒼然公揖諸君退明日遂相與緣徑下山時雲飛木末雨意欲來公曰觀山變態妙在煙雨中遂行既入城漏下二十刻矣明日謁公行臺公曰東坡有言山水放遊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故王羲之嘗欲一遊峨眉而終身不果又聞來遊此山者或不及時則雪封岩徑即有能至絕頂或值風雨晦冥敗興而還吾輩昨來之遊良愜賞心毛子盍是請循晦翁登祝融峯故實摛藻抒詠以謝山靈公賦古詩為倡咸和之予不敏攄其槩紀之勒石山椒以諗諸後來之遊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

胡行恭傳

王時槐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幼孤頴敏强記家貧爲童子師取資供母晨起櫛沐伺寢門問所宜苦以爲常母既沒家無餘資或竟日絶炊手一卷坐中庭曠然若不爲意性好讀書貧不能購則時時從人乞假手錄至數十部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志會輒箋疏其義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於青衿之子請謁公事

假私蹊以備員此固流弊之甚僕則以爲周士之貴秦士之賤皆有繇來非可以一一罪士也夫欲導爲射示人操矢欲導爲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詔射而示轡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值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憸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刺其閒矣乃欲爲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歎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請公車舍行恭其誰耶行恭雖伏蓬藁不忘當時其誨予以實行爲學而戒務名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子天鳳能遵其教嘗從事都何公泰黃公弘綱聞陽明先生之學初疑信半久之中夜體認瞿然有悟曰是有本之學也乃著自信篇文以理非在外特著理論以正後儒之誤云

入[illegible]直
使臣[illegible]矜
不妨尊重

右春坊右諭德劉公戩傳

劉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進侍講弘治改元　命戩使交趾時交趾吞占城侵緬甸頗崛驁僉難其行戩被　命即從兩乘肩輿道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颺檣蔽洋貿重易奇今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郊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據　大明集禮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如少遊

妙絕

頒　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大恐曰一國生靈命懸天
使傀金珠犀象戩一不顧既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
致之戩書其初入關詩曰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
降百殃以示之交人益敬悚初戩至交交地苦炎暑其
館伴進一象骨扇及出關以其扇返之交王遣使入謝
表有廷臣清白之語進右春坊右諭德踰年卒戩配胡
氏早盲數請置貳室不聽臨終索紙書曰劉伶之鍤既
荷莊叟之骸如遺無一語及家事所著有晉軒集

疏

淮鹽利弊疏

霍韜

切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通變之
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
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
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
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煎到餘鹽夾帶出塲
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
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
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

貨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饔飧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　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曰禁賣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斗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饑以死也此後來法行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官給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仍私賣鹽仰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米麥不得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加倍償鹽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

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往爲刼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徵至薄商之獲至厚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雖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者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賊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奸權奏討或動戚　恩賜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給引月自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鹽兩浙兼搭配支商人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兩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求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脩補近年弊利則巳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而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不能）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爲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

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也若　國家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府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

有国者不可無餘積

者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觀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又與接濟利病均爲欣戚邊方腹裏共爲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方愈固百年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法貴執法執法貴有餘地

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下者甚厚歲課止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雖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何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爲變行之而寬即三百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槖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逋逃乃區區賑濟區區招撫于日握

用人第一

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之徒勤逋逃益其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巳重矣而今復加七錢尤重矣買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與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托專責成效虛實提督上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多邊地不闢不

收久大之效而坐治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苟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坐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則天下可知也

謹天戒疏

江陵是其一流

臣伏見　陛下因星變風霾引咎責　躬且責臣等有言臣思　陛下臨御及今有一事不中道者乎由　宮闈及　殿廷有一事不如　祖訓者乎是宜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乃災變甚多且異何也臣試陳其弊惟聖明斷焉洪武十一年封　周王於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一　周府循至今日則　郡王巳增三十九府輔國將軍增二百一十二位　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中尉下不計夫土地稅入不加多　宗藩日益繁衍祿糧所由不給也嘗考　大明會典　親王子孫才堪出仕宗人令具以名聞授任後具如常選法是我太祖皇帝未嘗不許　宗藩出仕也　太祖時　親王納功臣之女　公主配大臣之子未有疎忌之嫌也陛下御劄令大臣熟議復行天下　宗藩俾知洪武初年　親藩幾何今日所增幾何洪武初年所需祿米幾何今日所增幾何賦入有限祿糧無窮再數十年何以善圖其後　宗藩困乏何以變通其法一一議圖蓋必

宗藩無失所之慮生民無加賦之擾然後上下皆安災變可弭也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二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俸糧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軍官襲職比試甚嚴材勇者擢庸劣者黜自永樂以後新官免比試舊官雖比試亦徒故事眞材日寡冗員日增成化以前邊方嚴故邊地得耕及今邊地益荒邊粟益少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弘治以後鹽引改輸銀不復肯墾邊地禁例闊截私役軍士其法甚嚴今管軍官則公然役占軍士於私家者矣　陛下特勑五府公侯會九卿詳議軍官俸糧何策給足昔年軍職如此其少乃得眞材今冗員如此其多乃無材可用冗員日增何策善圖其後邊防日弛邊軍日困邊糧日匱戎狄日强邊境日危何策振救其急新舊軍職比試之法何如酌中軍政體統何如申明軍士困苦何如撫恤必盡究弊源洗削之庶幾紀綱漸振衆囂漸息和氣漸至而災變可弭也洪武三十年定　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爲之禁文官以其屬已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故得贓愈多贖罪愈易是教天下奸貪也陛下御極以來未嘗輕戮一人決囚之夕三鼓不寐重

民命故也酷吏無忌仍敢虐殺良民成化以前糧戶解戶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驗收乃運送　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臣見面及今小民有白糧一石加至二石八斗乃能上納各項糧料有索銀四百八十兩乃得批廻者各省解戶有久累旅死游魂無歸者矣雖有禁例小民敢與內臣抗乎伏惟　陛下勅各部熟議查革冗員裁省征役俾民無擾申明受賍正律文官勿相阿黨以虐百姓申明酷吏故禁故勘平人正法俾良民不枉死改正各部收納糧料舊法俾貪暴不肆苛虐小民不致重困庶幾弊政少除災變可（弭矣）

傳

贈太傅謚文康梁公儲傳

霍　韜

公立朝四十年多自掩蔽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聞謗不辯謗言日積府之怙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以自庇覆反操戈向公公亦不較海內後進不面公徒聞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知公者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嬖臣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有賂爲之祈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臣奏曰祖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　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奏曰茲土遂畀秦藩悖　祖皇帝制　武皇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敢公草正
敢於不草

曰業已與之六科十三道諫臣各執奏曰　秦王請益封壤不可聽許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公當草制念曰若遂草制畀地　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與事　君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公承　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　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長及蕃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罔天之力決於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為功也正德己卯　武皇帝躬巡邊羣臣諫曰　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云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勑大學士楊廷和引疾不草勑大學士蔣冕亦引疾　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促草勑儲奏曰勑不敢草　帝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勑不可草　帝曰何不可對曰　陛下為君乃自卑而臣臣草勑是臣名君故不可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勑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

歸善于君

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勑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赦　武皇帝察其誠款擲劒起不促草勑君子曰儲固誠能悟主然　帝之仁明殆亦不可誣也已己卯宸濠反　武皇帝議視師羣臣諍曰不可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亦曰不可　武皇帝曰朕視師廷和儲冕議居從曰如皆從　蹕孰與守如皆守孰與圖上之危艱乃議楊公居守曰社稷是保梁公蔣公從是時也三公蓋聯股肱而共成一人之身矣　武皇帝視師南都議幸蘇淅荊豫云又議南都郊大學士儲冕奏曰南都郊　仁祖皇帝配　天北都郊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　天若遂南都郊配位不知所　裁定武皇帝乃不郊又將南幸儲冕手奏　行在門外請毋南幸自卯至酉汗浹背　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　俞旨不敢起　武皇帝乃俞曰不南幸儲冕乃起君子曰江南不擾二公之力也宸濠未反時多內交士大夫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餽籍惟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多指此疵二公皆不察之過也厚齋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

誣善之言不可信一至于此

此事身家所係不辯一言尤爲[illegible]

從化賊巢不食之土耳平日於人之餽未嘗却隨計其直酬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間日議建祠妥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匠何六往曰未有以給也盍少需尋不能營給祠竟不克建公在位日乃王御史溱請典刑公用給事中賦請沒公之貲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矯詔抄公之家公在南京報聞皆不動也　上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備兵故縱反者請寘詔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具致仕去已勿論宸濠備兵事由也劾者猶不已久之知與宸濠備兵非公也實右齋陽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者銜著筆跡故不得誣移之他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辯者然後知公之大

余世界如何容得

記

賀教授去官碑記　　霍韜

應天教授賀子鈞昔宰浙之麗水巡按御史謂賀子不能尹逘部渭厓子時視部篆覈賀子政績慨然嘆息曰如賀尹者良尹也謂不能尹詘也擬賀子原秩或曰賀子木愨介遜人木近訥訥故辭不飾愨近樸樸故禮不縟介近矯矯故俗不諧遜近畏畏故儀不炫不能尹也渭厓子曰辭不飾所以屏僞也禮不縟所以崇質也俗不諧所以自立也儀不炫所以秉孚也古之道也賀子能尹也或曰今之能尹豈曰口佞逞也寔巧承要人頤

涎潝吐焉躬曲舌圓翻變白黑阿合上官乃稱能尹賀子不能尹也賀子教應天渭厓子曰行矣髦士式而木也可以立本式而慤也可以存誠式而介也可以勑身式而遜也可以愼德行矣往不能尹乃今可以能師矣賀子教應天二年其對上官無諂辭其對諸生無詄訶木也猶昔也不僕僕走趨不郊迎要官慤也猶昔也節饋不通見贄不納推財賙貧衣布蔬粟空如也怡如也介也猶昔也謙而溫遇要官如震焉蹴踖如也遜也猶昔也乃今黜也或曰賀子弗有可黜也然乃黜也其故弗可知也或曰賀子實躬歸無餘貲如賀子黜凡今之官必貪婪而後可或曰學校職化源汚者黜潔者進猶懼士化不疾也乃今潔者黜汚者何懲士何勸焉渭厓子曰雖則詘黜也然而天下知賀子之詘黜也寧少也爵有之素位樂天君子大自立也賀子受學陽明之門陽明之學求自得也賀子誠求自得也外何羨焉今之汚夫溝渠其身心以營營富貴也死穢猶遺蠅蛆恥伍賀子與較孰多哉吾知賀子不黜感也學之師生曰賀子不黜感也惟是繼賀子者不知何如也師生所感感也渭厓子曰賀子得士如此可以自考矣雖詘黜矣不感感斷可知矣

以三者論文則文士總矣公當處其正

序

序王文恪公集

霍韜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品者人爲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爲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由才奇者也世之文由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我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學與才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守溪先生早年詞氣如風檣駕濤如逸驥馳野如銀河注濵如長虹橫漢如電走列缺如駛飈之嘯六合可謂雄矣晩年脫枝落

英尚淡崇質大羹不和大烹不割玄酒不麯大音不絃古鐘石磬俾耳不諧蓋雄而古者也故曰公文可傳也才格也一也先生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是故觀怒懼篋知公於心學力矣觀慈湖記知公於異端辨矣觀昭穆對觀尊親議知公於天倫明矣觀教太子知公慎天下大本矣觀講學觀親政觀邊事議知公康濟之懷矣觀歷代官制知公考古變通之識矣觀諸序記觀諸東書觀諸碑銘觀諸詩歌知公黜浮崇古之大略是可傳矣故曰公文可傳矣學力也二也公於壽寧侯舊也壽寧侯戚密椒宮大臣無恥者趨焉公自壽寧題後不通字姓君子曰公之介也　武皇帝時瑾擅橫赫無恥者趨焉公決去人曰去則忤瑾或怒不測公曰吾不得吾職則去禍福奚慮焉天下乃知有大臣之烈故公之出也人曰瑞麟威鳳之遊也公仕也人曰景星卿雲之見也公歸也人曰雪冬松栢之秀也公沒也人曰夏鼎周彝之藏也公也無忝名臣也已故曰公文可傳也人品也三也又曰才格也學力也人品也胥賴以成者也三善有一焉猶可名世况於公具焉或曰公在孔門如何渭厓子曰公若及孔門宜列游夏之間性善之對則式孟氏人心道心之論宜式程朱

以是非爲皇治

贈洪通判序

或問天下何如則治曰在是非曰不達曰是是非非則天下治又問天下何如則不治曰在是非曰不達曰非是是非則天下不治請問曰治世則是非公是非公而後淑慝別淑慝別而後懲勸明懲勸明而後官治理官治理而後百度貞百度貞而後萬民順萬民順而後天地位萬物育是謂治世是非不公則淑慝混淑慝混則懲勸乖懲勸乖則官治邪官治邪則百度弛百度弛則萬民厲萬民厲則天地乃不位萬物乃不育是爲不治世是故帝王臨御天下不亟於萬物育而亟於天地位不亟於天地位而亟於萬民順不亟於萬民順而亟於百度貞不亟於百度貞而亟於官治理不亟於官治理而亟於懲勸明不亟於懲勸明而亟於淑慝別不亟於淑慝別而亟於是非公是非非帝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或曰判府洪君敦崇古雅抱才不試官治理亞乃皇皇仕路罕知己者豈是非之未公歟曰是非終明明斯公洪君可以無愧斯可以無懼是非終明明斯公終遇知己者曾謂治世乃不顯洪君

書

與晉溪王先生書

霍韜

向拜領教務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苐慨率直太過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遇直率者即羣咻焉曰其人麄鄙遇恬靜者即羣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杰者即羣咻焉曰其人肝膽難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倒戈内向皆是也今之豪杰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共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

亦有面而不識者

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屑也雖有公薦彼猶誘曰予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杰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眞豪杰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眞豪杰也豪杰且不得況于得眞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道之不古也　聖上極眷注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先生不見信于世亦以是也生竊謂先生一代奇杰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爲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脩焉漸復西周之舊惟先生茲行是賴關中故多豪杰薦剡所及詢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爲第一重事同留意不一

以人才華低昂即是老成大段

與胡靜菴書

屢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并也先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剛褊棄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爲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爲世道幸抑亦反爲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孟半之行也士友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其人耳予勉之韜對曰古之格君必德爲大人然後能予猶未免爲小人也敢辭且古人之啓沃也其相與也畢如今之拜

而稽首立誦講章耶今之人有求稽首誦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耀矣是其足與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於斯也敢辭昨過崑山與魏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誘乎生對曰譬諸曳大木者一人之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於林莽豢養於散地獨疲其筋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下負九牛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豢散地自逸而自適人亦莫之驅遣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九牛非我家畜也惟幸雨潤草肥俾黃犢得安眠高壟耳生正色對曰諸君勿輕退托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陋習則人心自正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治古人救治有急於退小人者乎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正人在列正氣日長舉世士夫孰願爲姦邪故大賢君子之謀國也苟能誘一人以爲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相勸誘以爲善是舉世不善退矣豈必出逐之云然是任也均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托生謂此乃先生與南都列位諸老所不得辭其責者舟中錄上當候與君之贄不恭惟恕之幸

誌銘

翰林院編修改齋王公愚墓誌銘　鄒守益

嘉靖甲申秋七月二十五日改齋王君以諫卒于位其配胡孺人恐兆歸其喪伯兄恭仲兄愚奉任太宜人命以季弟愬次子東爲喪主越十有四年丁酉尚未克葬彭山季侯謂竹墟居侯曰吾有司預有責焉乃檄縣尼葬其子弟謀曰是其可以聞於官卜吉縣東之蹊徑栅于十世祖孝子叔可之塋坎山離向以秋九月十八日襄事而虛其右以俟胡孺人孺人泣謝愬曰而兄所與游率海內豪杰然其容邇而存者宜莫若東廓子愬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詞甚哀相與泱潸潸下志曰改齋姓王氏諱思字宜學系出晉太傅導其家于吉自南唐處州節度使諱崇文始其從泰和自宋戶部侍郎知諫院諱贄始世以儒有聲國初諱沂以儒行徵說書授官不拜高祖諱伯貞知廣東瓊州府有遺愛祠在瓊曾祖諱直少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有傳在國史祖諱積好學篤行文貞楊公作說玉以擬其德考諱俅歷官廣西知太平府孝友仁惠整菴羅公銘之改齋生長詩禮中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而舉於鄉是時豪奕自許廓如也及卒業南雍與天下士磨礱乎昔矜輕警惰下座求信國文公

不背文心
不戲采

俸奉以出入及遭外艱葬祭不愆于禮正德辛未第進士以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爲應酬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所不能悅人以美辭而改是非吾所不敢先達嘉其志及授編修時有倖進爲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有定法若誘於利而合怵於勢而殉如鄙夫何或咎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乎哉聞者咋舌甲戌秋上封事以爲　孝宗敬皇帝之子惟　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　太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維是任喜怒移威柄弛紀

綱摧士氣召天變言甚切至謫潮州三湖驛驛丞便道省母以二僮自隨郡守闞景韓書院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陽明王公鎮虔檄使贊軍議曰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難於趣時長才堪以濟用君感其知與李君子庸偕至尋寧藩變作搴裳宵赴軍門功成亟歸曰不言勞庚辰再入潮請業者益盛隨材曲就語亹亹不倦諸生傳錄而宗之　新天子改元召諸以直諫謫罷者咸復其位乃改齋自三河入翰林加從六品俸又錄寧庶人功帶支九品俸預修　先帝實錄同考癸未試事充經筵講官夙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甲申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不報既而文端公塋有水患得請改葬矣七月之望復預伏闕號訴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起（彌留）其居不售無以爲殮公卿寮舊相率賻而殮之以歸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咨洟溯泣者無子壻鄉進士劉教緝其遺言多散軼得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傳于世年甫四十有四改齋資稟犖奇而充以學力視豐寠崇卑直如芻狗其之三河也夜半舟觸巨石緣石以坐浩歌達旦及杖以歸猶手書贈廣德詩遒勁如平時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母二字其於死生達矣夫復何憾方同志彙集嘗諷改齋增側室爲俎豆計改齋

雖不可謂然其言壯矣

築曰大丈夫當爲天下萬世所俎豆戀戀於兒女耶今果祠學宮如所言云東湖吳公曰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温然其和似崑山玉涇野呂公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世以爲確論

今日法祖第一事可與文恪講學親政疏並傳

奏疏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

孫懋

臣嘗伏讀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承先朝內外姦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聰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奏章或先沉匿不與轉聞或揑改旨意肆爲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者假以朝廷震怒動遭譴謫箝制人口不敢復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眞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猶有論駁

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亂機壞　祖宗之法莫大於此重以奇珍淫巧百計誘惑使　先皇帝既不得日親萬幾又莫與儒臣接見　經筵輟講積有餘年浹月臨朝恒以昏暮君臣隔絕形跡疎遠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姦人之手　內閣莫獲參預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姦黨横行蓄患邊方流毒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　社稷壅蔽之禍茲亦深矣如昔年劉瑾揑寫　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摻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爲寒心尚賴　皇天眷祐　宗廟有靈　社稷不致顛危乃眞幸耳茲者伏遇　陛下聰明天錫仁孝夙聞起自親藩光陟　帝位四方萬國延頸拭目瞻望太平今　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治之始且　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覩　明詔痛革　先朝弊政洞察小人姦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爲我　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　詔令　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矣蔑以加矣但臣以爲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尚有可憂伏願　陛下奉　天法　祖總攬

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　視朝之餘卽御　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　召入內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事大論議矛盾者則敕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批如　先朝之爲者卽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　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伏私念　內閣機密重地　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　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壅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乃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之術尚若闕疏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機得以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者之　祖訓內開創置列於　大明會典臣愚欲乞　陛下仰遵　聖祖大訓裁稽我

太宗文皇帝故事敕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式鈐以　御寶將逐日　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同雖　陛下聖意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行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　敕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奏紀其數目送吏部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沉匿之姦舉無所容而　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臣忝官諫諍遭際　聖明一念朴忠粗先有見如此伏望　陛下俯舉　祖宗久大之業釐正　累朝因襲之弊光復令典永示弘規追究前日壅蔽章奏朋比欺罔一應姦邪之人明降　敕旨處之重典以示大戒庶實稽本澄源法　祖立政之第一義也伏惟　聖明留神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之至

同道考察之與甚嚴

疏

守令定例疏

胡世寧

臣惟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巡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爲民也　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成其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副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布右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三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

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日月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于進士爲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即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令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凋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爲之脩也視生民之饑困若見驛馬疲瘠誰爲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興水利勸農桑者不屑爲也責之以積谷備荒者不屑爲也至凡覈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强等事皆不屑爲也乃惟巡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惟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罔不恤也往時巡按秉權太重行事太過　先朝考定　憲綱一書以爲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例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行其職而事皆稟命於巡按矣甚而巡撫同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風旨於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跼位隨行甚者荅應之際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至于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際與奪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者豈惟巡按惡之衆皆疾之或陰訐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其一事之過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揖爲名日候於

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使外臺之長乃躬任鋪司鋪兵之役而不恥矣彼爲布政者則曰我姑卑巽數月則有京堂之陞矣旣爲都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則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苟循保位爲賢而慷慨任事者爲不謹忠正之人因是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憂民爲之興利備患耶此今日致民飢困所由也今使大臣有如富弼之賢者 陛下委金萬鎰使之馳往地方賑救欲發倉廩則倉廩皆空也欲與其糧食則米穀絕無也欲勸大戶則大戶自不給也欲知饑民實數則守令素不之究也欲委官則無實心行事者而或差右於巡按則不敢承命也一人耳目有限將如之何哉不過公文行下而造冊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其生其死誠不能知也此今日之饑荒實不能救而後日之饑荒所當急備也

聖旨所憂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此正可憂之時也臣惟曰回士風變治體而皆復 祖宗之舊此今日救民之急務也然此事大臣不敢獨任也惟 皇明張主於上而已何者臣僚昔皆驟遷今緩其陞則怨怨則謗御史先既權重今抑其權則怨怨則劾劾與謗皆

往跡尚逢
迎必至于
是

大臣之所深畏也今日職位退亦可矣而歿後議久贈謚則又以有無彈劾爲應否由是浮沉保名者恒得志體國任怨莫之敢矣臣故謂保民今日急務在 聖明張主之而已伏候 聖裁

奏疏

崇一德以享 天心疏

唐皐

臣嘗伏覩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序有曰君臣同心志同一氣所以感 皇天后土之鑒海嶽效靈由是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其首章又以君臣同遊竭忠成全其君拾君之失撟君之過補君之闕爲說大哉 皇言所以貽謀燕翼垂萬世 聖子神孫之訓者深且遠矣仲虺詳陳咸有一德之功孟子極言相待一體之道皆不出我 祖宗彝訓之外也仰惟 皇上起自潛邸嗣守丕基登極之初治以憲 祖爲先志以勵

精爲大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平以謂　陛下蓋將更張　武宗之致以　上繼孝宗之治而遠復　聖祖之盛也然自　即位以來君臣無同遊之美上下鮮一德之休知有股肱而不藉之運用知有耳目而不因之聰明是　陛下雖有願治之心而失所以求治之道也臣嘗供事　華蓋內殿親見殿外之東極非有一便殿或指以示臣曰此　孝宗皇帝燕息之所也凡諸臣章奏必於此閱之遇有懷疑未決必召輔臣至此參詳可否然後下之所司是以政無闕失　今聞以垂無窮目　召見之頃[illegible]得[illegible]　撤賜御饌君臣際遇至今矣談不知左右近臣熟知　先朝典故者曾爲　陛下言之乎臣恐其不能且不肯也臣又見得先王優禮老成引年致仕不許其請則必賜之几杖以昭眷留之誠蓋以老成謀國多識舊章不可不重惜也近來户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引疾乞骸章疏屢上　陛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也臣方擬有几杖之　賜以爲　聖世之光不意頃因太監崔文家人之故謂俊廢格　詔旨令其回話其與　陛下起廢之初慰留之　溫旨大不侔矣萬一俊執奏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掛冠玄武　祖帳東都　陛下

寡過之人妙妙然在今日則細原可慮矣

雖無簡棄老成之心亦抑何以自解於天下之口而祈免於萬世之非議哉臣觀　陛下在內所寵信者多藩邸久侍之人也非　先朝寡過之人也使此數臣者果皆忠於　陛下豈肯令　陛下因崔文一家奴之故而簡老成體國之臣乎又豈肯令　陛下加拾遺擠過之忠以廢格　詔旨之罪乎又豈肯令　陛下變免雷之　溫旨爲雷霆震擊之威乎夫自古及今君臣上下同心一德未有不治者也上下隔絕中外疑阻未有不亂者也　陛下即位二年於茲雖無　武宗以來危亂之形而有正德以後災變之大其幾甚可畏也伏願憲

聖祖之言舉　先朝之典虛　顧問輔臣之襟隆體貌大臣之禮養　聖主遷善之勇全老成執法之忠鑒憸邪非亂之由消近習保姦之禍務使君臣如一人之身　宮府內外如一家之勢則政以道成氣以和召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我
聖祖降鑒效靈之訓可驗於　今日矣

莊渠先生常人也每其辭讀之終日不厭

序

六書精蘊序

魏校

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閏位强取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既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撰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也心學而明也貫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密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其道易簡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精蘊則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譌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浸以備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與否與今國弗能知剏秦之斯彼何人兮而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變而爲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君道天下日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於輔桀者也校嘗曰三代而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非稽古師先王而歷代師秦以爲故詎惟六書也哉校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欲請於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僞擇於小篆可者尚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爲之贊發大義以開心法學者毋滯於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天機之不器於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與斯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斯無道秦百代羞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寧慊於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古文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頡而參諸籀若磐盂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邈隸亦必修之

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苛灰書籍之叛經離道者復歸民于樸毋或琱琢其天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十八目次

崔銑

序

贈太宰石塘聞公考績序

贈高令序

賀鄭都指揮序

論

晉里克論

傳

南京左都御史石公璞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駙馬都尉樊大振傳
述
顯妣淑人李氏述
書
上西涯相國書
舒芬
記
大義祠記
江暉
序
壽元玉六十序
王廷陳
書
寄余子書
黃佐
傳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傳
鄭善夫
疏
請改曆元事宜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
鄭顛公傳
書
答姚元肖吏部書
廖道南
疏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文徵明
序
遊洞庭山序
書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唐寅
序
中州覽勝序
祝允明
傳
義虎傳
雜著
説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靈
論
節論
桑悅
記
獨坐軒記
唐龍
序
循吏私錄序
王寵
序
秦漢文序
楊爵
傳
蘇宣傳
周主事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

明文奇賞卷之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贈太宰石塘聞公考績序

崔銑

精文比制域民於矩是謂法守之臣以係邦國者也危詞烈政去民之厲是謂抗直之臣以作邦國者也委圖奇中解民之結是謂運幾之臣以彌邦國者也若夫虛中粹外定宇博量正表于此形范于彼不爲禍創不扳事首迫之而後律感之而斯應付物以能因人是授此社稷之衛古所謂良臣者焉是故略尺寸之著而黙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靡貲泯旦夕之效而曲成無盡世不有擊磬者乎武而戞之其聲播說而拊之其韻和石何知乎氣可鳴之和答如取況人吾同類自毛髮之懸至靈覺之則一也外其身以動之末矣哉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伏其知而不發也不賴乎言與知者存焉爾弘治乙丑禮部進士三百人銑亦厠名石塘聞公甬川張公同邑同舉年十踰冠沉重靜方偉然國器陽明王子數向予道其賢曰聖雖學作允賴於資如明山二子其希聖也何有石塘公遂總選司尹兩都貳司寇自長再拜天官卿凡公之所涖人曰務棼難理公則沛如人曰勢臨莫執公則茂有王良之御控轡隨策養氏之發縱送宜括而冲襟淵度仰而望之樂其可親徐而就之憚其難犯憶斯謂良臣哉公貳司寇滿九載而拜尚書今又再考矣久在于南地重事簡論者咸謂鬱其才而拘其化也往朝鈇銓卿所司累以公名上請而未真拜夫知古善植者乎不急其尋丈之榱必須其百圍以棟楩楠則然竿日而華計旬以待方孄婢樸樕大匠不覗焉昔唐楊綰史稱王佐吏禮秩淹民望益隆踐其一日即相沾被弘渥逮其拜命元勛奢士相顧愕貽或減音樂或夷堂隍此何待聲色然哉今年春石塘公北上公卿餞之江滸舉觴而

合理藏乎
上琢

賀曰聖天子其喜于南卿之來留司政本則大有慶也

贈高令序

夫賦奇特之器者受抑于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于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天才乎人而曲以成人遂於時而違則合身下者其道上身褒者其道貶故柳茂旬月而爲薪松閱百年而斯棟方枘格于圓鑿泛鳧乘於流水是以馬遷發伯夷之論董生賦感士之篇也負薪者不拾遺金丐食者不覗嗟來斥跖之徒曰盜必怒磐市之童曰聰必遜可以存性而悟命矣仁者壽而顏則否聖者尊而孔則蹇命也參互而不齊也仁如顏而不貳聖企孔而從吾性也精一而可貞也不齊者任之可貞者據之是故原憲詘衿駟之矜干木甘踰垣之臨而況不爲二子邪天以寒暑者中人善室樹者避之地以江濤沒舟攻楫櫂者濟之無束手而待者故君子窮則安通則利所用非窮通也自得其性焉爾黃次公繫而受經張子詔謫而却粟賈太傅返長沙而建策蕭長倩起抱關而輔政夫去就惡可一端而取乎鑑不爲人之姸媸而亂其照權不爲物之輕重而決其平故蠖之屈者伸也龍欲躍者潛也不厭蔬糲焉飫鑿粳必駭危險方慎坦途士焉往而非德之資邪冠氏高子英特抗直富

納賀惟畏賞咎名言

才明政兩邑宜之而沮于臺察夫討高子望奚所不達哉天其欲玉高子歟高子善承哉

賀鄭都指揮序

崔子曰日者薊盜之起八人也度險如家治緩濫爲萬人大師而後克之賞也勞者下勢者上夫德衰而後有政政格而後有兵兵怠而後有賞故化世不言政治世不言兵振世不言賞賞而猶失末孰甚焉昔閭丘氏之子也溺其父號於國中曰能救子者予金漁人援之出閭丘氏之戚攘爲巳德其父金其戚而徙勞漁人及其次子復溺號猶前也國中無應者故信古之所貴也銑外女弟之夫存亦從師有功自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銑外舅鶴翁及鄉大夫賀之銑曰爾存功倍於爾者爾知之功蔑於爾者爾知之思倍當安思蔑當愼自爾祖至爾爲都指揮三世矣爾父尚行畜家夫盈而能守故有爾今日爾惟嗣德惟孝爾惟報賞惟忠爾惟納賀惟畏且銑聞之福不可妄受曰持貴不可徒居曰稱不持福則爲殃不稱貴則爲辱夫善飲者餘其量適也滿其量猶或可勝也過之鮮不困且病矣故君子懼福而憂貴又曰爾存爾達爾毅爾欲尚官其夙夜守予言斯克有勛有聞

論

晉里克論

崔銑

里克弒二君春秋于奚齊曰其君之子于卓子曰其君何也夫獻公嬖邪淫寵妾庶必殺太子奔二公子而後傳位奚齊雖父子至性者胥後忠言一切藐之矣曰君之子見國人莫與也獨獻公欲之耳及奚齊被殺晉無先君之命可承易邪反正廢狡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歟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說之克中立而後難成奚齊就殺國無謫言則克之才與試觀晉當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如齊迎小白魯友翼僖則

晉卽定也顧猶荀息之愚立卓子意將絕亂源而啓後圖夫君何物也而可移乎嘗計哉才足以明賢權足以訖事而緩貳其圖誰之罪歟是卓子者乃克君之也嗟乎事當兩難有義會之勢當叢逼有幾樞之執義宜申戒乎猶見幾宜豫戒乎岐微乎微乎藏于顯形危乎危乎變于立談其易也轉圜其難也倒海其是也生重太山其非也死賤微蟻晉再亂而君再弑息就死而克亦戮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爲臣幹智爲政君斷乃節輔需乃事賊遲疑待計而變更矣奈之何哉

傳

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漳石公璞傳

崔銑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初爲監察御史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璞剛直有治才所在著稱在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矣婿婦往拜其家婿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搒掠自誣服云棄尸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尸獄成獨璞疑曰殺人而棄尸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婚方燕好胡乃爾爾出囚謂曰爾辭信乎囚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

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汚名又枉死於理安耶望天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窺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其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檣麥中江西人號曰斷鬼石在山西時議修堯廟一夕大風拔不積廟前皆棟梁材後進工部尚書正統戊辰河決滎陽經漕濮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入於海命璞治之河決口塞明年己巳處州 盜起命璞討之平景泰辛未也先寇獨石命璞兼大理寺卿往璞充餉勒兵修垣守險 康定帝賜璽書曰爾忠勤善謀素爲邊人信故命爾事平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丙子湖廣苗叛民李珍魏玄冲往爲用道之寇掠作讖文湖湘訛言騰民用大擾又命璞往璞以計生得珍玄冲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數年致仕天順庚辰 英皇召大學士李賢謂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然貧爲我以璽書召來璞至京 上召見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 上曰吾賜爾緋玉敝乎璞叩頭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結納今臣自分塡溝壑矣詔至臣自知亡他途必

臣有罪當誅譴耳　上說是時璞微賵乃命掌南京都察院事成化初致仕歸五年卒後渠子曰銑正德初奉旨充　孝皇實錄叅對官見國史載石公功令求諸其家亡有也長老道公數事載之足見其素槩石公在山西其夫人與諸僚妻燕歸愠曰彼多金珠綺采吾布帬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石公曰爾何坐曰席首石公曰使吾墨於憲汝安得居此坐且我素不以妻子故宦彼金珠綺采者後欲居汝席得乎明年其夫果有以墨罷者石公自司馬歸彰德無宅第假太僕行署居後竟不能治第有司令其家納金以行署長歸之子少聞城西孫平村高平渠南有石尚書別業己卯春始過焉傍蚚作屋三楹痹甚且闇屋左茅舍垣內僅一畝予訊其老僕厚郎公居蓋尨朔易之屢矣分歸賈臣僅百畝其孫貧四十畝售朱氏安陽其自典史歸石公許往其家盛治具几上陳銀鹵前列金杯十餘公見之問曰爾宦幾年曰未一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我貪奪職石公曰使吾治爾爾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三事稍平
可行莫謂
賊駝無人

駙馬都尉樊大振傳

崔銑

樊凱字大振安陽大韓村人少給役至縣令見其狀貌驚令學凱長身玉立美鬚髯成化初選尚　廣德公主

凱與周景同鄉生行又同凱慕景爲人襲其行事景傾心與友凱亦能爲詩成化丙午命統禁兵日介冑升殿侍衛正德初劉瑾用事自公卿以下莫不折節而凱獨不屈嘗曰凱幸託主爲朝廷肺腑戚縱自輕奈辱主何所統卒王某者瑾鄉人也有心疾凱數掠治某知瑾惡凱正值瑾出東華門將升肩輿某稱寃狀列凱受禁卒金且多私役者遂罷凱侍衛凱善論事有康濟心今附其一二河間諸郡民貧役苦又繁生子越兩人即閹之是時貴倖者在諸郡子弟列土封伯厮養富埒卿相民益冀倖每歲終禮部納用數千人不與者猶數千人部中譁自尚書以下反避匿凱曰此已無家故志意蘊憤誠得發遣使事藩王嚴禁後勿得閹不二年此患息也論團營軍曰軍太半私役矣不即受錢代人役或召負擔以生逮操弱弓敗矢取具臨時食頃罷一旦有緩急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都城東壖郊指揮以下將兵居各立保伍毋得他出給兵符爲信且守且練有事命將往統之斯強幹而制枝矣子琦瑤俱錦衣指揮同知琮百戶安陽人又有李讓李堅宣德中皆尚　主子孫亡居安陽者其世莫得而詳也

述

顯妣淑人李氏述

崔銑

先妣諱慧戶部侍郎李公和之長女也母郭氏封恭人李氏安陽人先世爲元萬戶侍郎公爲郡學生正統八年癸亥三月十九日生先妣後侍郎公登天順丁丑進士先妣年十五携至京居西長安邸每聞倖臣石彪曹欽退朝過聲勢炫赫告于母曰　天子出殆不若是此曹其不免乎後果敗誅年十八喪母長弟華十四年仲弟蓉二年季妹七年長弟善飲尚俠責曰爾欲貨父邪凡官忌雜交仲弟猶在襁褓擇母字之季妹教女工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官均粲

女事勿越閾是時侍郎公爲給事中　上方督責言官竟日在公先妣理家務以六禮爲侍郎公內高氏配高入猶貧之比嫁不私一物天順癸未侍郎公因使得還請于學官曰吾長女有大功于李吾不可輕字人必以歸儒生諸生俊才者誰學官稍顧思不得侍郎公促之學官曰居射圃讀書者曰崔生可然山東人明日侍郎公往拜學官因從觀堂廡齋舍次至射圃見家君儀觀甚都因試經義又工大說乃託鄉先生張祥來成言崔氏由是籍安陽明年甲申先妣歸于我取嫁來衣更之以奉姑蔡恭人弗繼則澣補以進貨簪珥日市甘脆以羞舅姑諸娣氏間女也先妣能下之明年成化改元乙酉家君得舉己丑舉進士授主事庚子家君丁內艱還歲凶先妣自食糠粃節食食家君是時長弟爲大商積累千金季妹爲駙馬兄妻事先妣跪伏謹畏如母家君性方直臨事據心所安弗回多拂上官意舉進士十有七年始一遷官素貧不苟取先妣尤畏法視貴倖下所歆人或饋一帊非所當必勸家君固却去曰古云文官不愛錢如受饋必毀法一旦敗露人誰惜之諺曰憂食羊不如樂飲湯家君笑曰吾豈貪者乃相戒邪家君爲京官二十年貰屋以居先妣令僮日拾馬通自夾薪以

弊衣太半綴補初宦時止一僕先妣剉芻飼馬連失五子年三十有六始生不肖鋭五歲時先妣歸寧表兄弟俱衣絲褐不肖向母索衣先妣歸啟二敝笥示之亡可製者不肖益哭亦竟亡也延安絲甲北地諸僚占桑養蠶不肖迎婦歸先妣令婦養蠶取絲三兩曰吾欲婦知女事艱明年遂止家君在蜀出按部先妣令留門隷老者四人守戶且鑰之日再啟汲水不肖以下毋得出遊不肖十三時在延安私以紙易瓜先妣怒責二十曰此漸可通賄爲官多因妻及子好貨敗其名不肖自侍讀在告嘗看花張園回詈婢于室先妣早起數之曰婢可怒胡不待醒昨夜卽爾酗酒爾爲儒爲　天子法從臣當如是否是日所親又置酒不肖不敢諾舅母及表弟坦輩爲跪謝過乃許家君居閑三十年僅有南岡瘠田食指三十先妣節約得裕他有田千畝者反來貸粟未嘗兼味而食完布帛而私今莫能狀其勤苦性攻女紅好自製衣非大病刀尺不離手不肖每請少休曰吾樂之不肖子女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汝夫又止一子尺帛以上彼不敢知汝于子曲狗所求夫貪以求成求而遭阻尚懼而知恥求亡弗遂則弗知恥將何不爲也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有六日卒享年七十有八歿

前二日出衣及簪珥賜諸子孫及外孫又賜侍郎公守墓奴妻一帊曰語爾夫守墓幸益謹吾事父母今止矣先妣歲節家祭後必祭侍郎公云先妣生女二人俱先卒孫男子二人滂汲女二人曾孫男子一人士㮚庚辰春母訃至京傳遺言曰語銑爲我求一志紀實不肖狀母行求銘于谿田馬子伯循又七年先君亦棄養因閱舊狀芟艾冗蕪附于父述後并示子孫不肖孤銑泣血謹書

書

上西涯相國書

崔銑

于西涯爲忠告卒爲一士之譏詎其人哉

竊聞忠臣者遠不間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爲忠愛而能諫爲敬銑趙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殆何堪聽聞銑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墻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汚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内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

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悅然而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之兵散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矣若再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内者留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也銚耳不得開口不敢言者又百此乎今九重及唯諾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事能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漸執手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逮貴愈堅相幾酌會爲國蓍蔡行前而人信二也是故以戚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弼亮初政調和瑾虐釐弊庚午入告累矣似猶未厭天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請告夫子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幼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乎世與紛世者不合迹而毀績善始而不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面對創難而覆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祖宗之典誠于中而徵於容因其明而通其蔽上英武冠世深信而攺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艙熟視之世仇也見必以刃挨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于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而獲遂夫君以爲社稷也吾爲固之如磐石然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欽不然使至如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奚濟也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拘其進毋以浮僞溷其眞毋以粗率棄其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綴其爲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治貪厲恥表節嚴其進覈其僞不惟得眞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于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畧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慫慂盡其諮議不無裨也周上需

繫民心財也蓄之者積爲之者充食冗者耗費奢者竆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飢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與工皆稽業而定旣唐倂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强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故事而畢治戎者循例猶以紈綺子將之一旦

今兆云皆
尚缺下

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籍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　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太宗北代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繫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塞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閼于爲趙守過深澗壁峭若墻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犬豕有誤入此者乎鄉人對曰無有閼于曰使吾法

猶淵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大夫則諛者遠而罰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讒者遠而功勸無別而緩非所以爲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爲伏惟執事當國安危攸繫故敢俯伏門下稽首上書于冐台嚴不勝隕越之至謹伏斧待罪

記

大義祠記

舒芬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非不知啓之敬承爲天與也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其誓不以家天下爲兵禍之始邪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而叩諫之懼後世臣子一動于利將藉此以行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

章句冗濫議論剝衍之報

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于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爲恥奉君后以臣妾于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不污之義則宇宙不幾于覆邪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奠于岳武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擇死所以火不克死復以水乃死烏乎擬公之忠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昂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尤烈則十倍於魯連也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邪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人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伯夷下矣公名應鑣字巨翁謚正節事詳宋史本傳茲不及贅唯公以江山人舊有祠在縣治北正德己卯進士武進吳亞甫來尹縣謂僻陋弗振非所以風江人也乃改建于東門之內通衢易腐支頽工不甚費九月吉遂告成事亞甫之政以節義教化爲急務大率類此如近宸濠之亂人多觀望唯亞甫與進賢令劉汝澄首正其逆賊之名移文上下則夫是祠之改建也豈徒然哉十月望使生員劉貢致書來閩屬芬記因憶成化間厓山建祠

祀文張陞三公白沙陳公題曰大忠祠是祠舊因公謚今改題曰大義庶足以表異公之心也嗚呼大義明則中國安而夷狄懼矣

句句做子好處即瘋處

序

壽李元玉六十序　　江　暉

李子元玉棲連磯之墟涉燃犀之浦憩乎浮丘而泳乎白璧栩而行喁而嘯據几而持罍輿然適也不閒厭不華蘄不僞藏不囂役益將糠粃世物而以玄寂荒乎道者矣而覗履若壯形容若孺焉是其喻於生也乎夫賦軀也散萬不殊而使其自理也限者其誰與是故有思莫若無思有爲莫若無爲杜通黜明以凝天眞常德乃存今夫民市處則嚜都處則佻塞處則橫朝處則傹丘谷然乎哉徼勝襲名趨躁耽競志亂務營侈出荒俚戒

倜素履然乎哉是故谷居者顓素尚者潔顓不鄙心潔不涸神無索無盈無垢無澄可以固形可以遠卭可以永生夫是謂道根南海有魚焉廣數百里其鬣棟張其脊陵踞潛乎無極之淵息乎沆漭之鄉未有能原其紀者設移之潴沼則鰭而醢矣安能充其巨乎百圍之木峙乎嶚巢匠者莫近園有拱把杝而爲薪豈殀于度哉邇易致也故曰金以火範火亦消之絲以織章織亦敝之其操也成也其成也泯也緒著一司勢隆一時者亦若是而已方且梏于裾緩之煩汩于聲利之湍而足專馳之而目專覘之而口專饕之與世相劉栺噬日蘭月戕而不能止可不爲大哀耶夸毘珠襦以矜約約者緼綈尚褐無所用之以珠爲彈以錦爲羅而求雉于窮莽之中必迅作而不遘故曰哲人知時介人知守達人知安至人知存今予遯世逃名而軼于塵穢之外其意宵其顏舒其衷恬洋乎其裕而不流茈卓乎其遺而不滲也浩浩乎其似喜乎湛乎其無所涯乎逍遙中冥以基無垠參寥罔象以基無朕不肯不求安能窮其壽

（保愛性命是讀書做官事業立德第一件）

書

寄余子書

王廷陳

懋昭足下昔借館院頗辱睠與曾不幾時子以憂去去之明年僕坐罪謫僕之難合子所知也時吏不能指其瑕疵纖劣莫競遂伏誣議人悲失路僕幸生還可為知者道也春仲晤令兄悉子幾死奇禍得失夢幻無足芥蒂更計子首夏經黃必獲駢展甚　冰信次布歡臨江遲侶獨往微吟數而不斁今晨書來乃知仙舟　徑泊鄂渚矣令我歙歔移時涕泗交下豈緣偃蹇感慨易生誠以二三良知星處莫覿僕以繫匏子復塌翼過此不悟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風塵恐末覯無由耳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冀詞賦小技亦無足煩其思惟紓其綜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爲踈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鴟夷之逝而汚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卧卧不爲夢厭苦俗徒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苦滑磴危鮮不緩步身多疾病藥餌不離此僕林居大畧也子亦欲聞之耶惠來諸篇詞翰毘灑把玩未釋豁我心聊二詩稱荅更希報章

闡直不屈不苟婾阿此八字不愧科名矣○坐其弟特舉不以實降官國初之嚴於特人也

傳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傳　黃佐

吳伯宗名祐以字行撫州金谿人父儀元鄉貢進士遭亂隱居教子伯宗十歲通舉子業先達見其文歎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薦舉首辛亥中書省會試名在前列及廷對
高皇帝親製策問畧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科得人爲盛今特延子大夫於廷不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由伯宗條對稱旨擢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得伯宗
高皇帝甚喜賜袍笏冠服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

大學士立脚

訥等同修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己伯宗性剛直不屈惟庸每銜之八年惟庸中傷以事謫居鳳陽伯宗（謫官後論）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以事恐滋久爲國大蠹辭甚剴切　（聖主）上得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錢鈔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歸獻之除國子助教十二年命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　皇太子嘉納明年改爲翰林典籍　御製十題命賦之伯宗援筆立就詞語俊潔　上嘉其才敏大加稱賞賜織錦衣十四年以爲太常寺丞辭不拜十五年又以爲國子司業掌監事又固辭不拜由是忤　旨貶陝西金縣教諭至淮安

召還以爲翰林檢討未幾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弟仲寔爲三河知縣薦舉不以實伯宗爲所累復降爲翰林檢討十七年四月乙未坐文字進不以時謫雲南卒伯宗爲人温厚詳雅博學能文不苟婾阿故屢獲譴所著南宮集使交集成均玉堂集

疏

請改曆元事宜疏　鄭善夫

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杪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

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餘年至元授時曆以為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為朓朒只在二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食之時刻杪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杪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杪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杪極精極細及至于半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牛杪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萟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毎得其人我　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校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

鄭顛公傳

鄭善夫

天祐公字君作淑公之後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革自負以豪傑之才恥與牛驁同皂處南湖塢中意洒然也是為南湖處士晚年世益亂上下涸賄上自達魯花赤下至邑子丞尉競為饕飻降其風而化之乃憤然有回淳反朴之志恤恤然賙貧鮮寡一物價平出納使世之貪鄙也銷後游四方齋餘貲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即鬻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能測其所藏咸呼之曰顛公云公嘗假三世田其價已盡後其子匱乃召而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達于一省為人而亦已一為己而自至所謂以不材終其天年者也哉將何從乎

曰而父所鬻田若未盡而值也給如之至其孫匱復告曰而祖所鬻田若未盡而值也給如故晚年每碎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微醺輒麻鞋散髮走道上暢歌屈原漁父篇以自況其志或勸之仕乃喟然漫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毳龍駱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熱死其一垂頭昂尾駝頸駱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以養精也茲蓋得之舊譜參之故老所傳云爾古之人有逃名佯狂裂冠毀冕而求自拓其所極者世未易知也埋蛇渡蟻近不在其身則患應之於其子孫云

后一段似未聞伯安語者

書

答姚元肖吏部

鄭善夫

辱書教以不逮諄諄然所謂啓其聾而豁其聰浚其源而導其所歸者也走童子時即好為文辭每讀大人上林諸賦愛其窮高極眇鏗金戞玉奮然希剽其餘聲晚遇王伯安于毘陵相語數月始討之心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乃始改念掬撫羣書而求其鍵于今三年矣蒼蠅紅紫未之有別者也深愧知己之辱深愧知己之辱然曰林居有俯仰之累謂走必須一來固也走家素貧入仕十餘年而不家食者纔一年比來八口愈不自

支豈故欲爲希僻不情之行孑孑然慕巢許之高哉顧以病骨不可一日留闕廷得歸甚快初不計其來之時與勢也方今事例凡起廢者必親致詞於州縣省司上下凡三衙門四鄰里正與醫學凡三覆結而後得達于銓曹復待命幾月而始得一職也久卧者思起而乃艱其來者非所謂門有噬狗乎今天下好進之士不爲少矣其多才善能之集于京師而矯首奔足者亦不爲不多矣大臣之隨材任役分布内外四方亦豈乏一蠻夷曠莽之墟處麋鹿斷聲息沉溺枯槁之士而皇皇然如恐遺之者哉沉溺枯槁之士不可謂盡不欲仕也仕亦不可以爲全爲祿也置之百執事之列亦不可謂無裨廉政而但蝗粱黍也走之進退界在兩難之間耳昔者韓退之三上宰相書汲汲求進嘗竊鄙之而三不報至有周公之說跡其事又不能無悲其心也如其不爲祿而有憂天下之心雖孔孟亦嘗皇皇焉耳走實匪材而貪乃甚之狂又甚之以退之之賢至於三上書而不報焉不待慧者知時宰之未必賢如周公也今上有周公而走獨守株其拙又甚之雖有憂天下之心無恠其頓於萬里之外也因閒論經情及此似乎有所要而言之也皇悚皇悚北地旱霜惟賦食爲道加愛不宜

以人聲爲上樂之本屬久矣元氣元聲與爾而士

疏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廖道南

臣伏考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矣臣嘗莊誦竊歎以爲　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治馨香達于神明休徵駢疊登諸史冊禮樂百年而後興信有由矣恭惟　皇上建中致和體信達順光紹　聖祖之丕圖載舉降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備四郊邇者　宸翰飛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親撰圜丘樂章耀煥乾文發揮道妙比之絃管協乎律
呂真有以動天地而感神明矣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
於虞莫盛於周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
出納五言汝聽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
舞大合樂以致鬼神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
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爲商天三與地
八合而生木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爲
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爲羽五聲相生旋相爲
宮於是乎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
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有和氣有
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
地之和應矣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有戾於
古者言之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
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
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
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
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於太常寺
協律郎傳之旣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旣殊而不得乎
元聲其陰陽配合之禮律呂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

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疾徐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隷籍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其會之於服冕帗袉舉弗彝之於佾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縣九亨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于　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優侏儒褻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

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大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鬱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躬耕籍田設樂於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羣伶紛擾衆劇喧囂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諸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　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以復其初　朝廷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聖人在上必有所作矣或謂元聲難知古樂難復臣歷考經籍樂

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
若禮儀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志班固
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朱熹稱之以爲
成一家之言若陳祥道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
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
以作樂崇悳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
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聲之所以
宜矣舜命夔曰詩言志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我　聖
祖謂熊鼎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斯訓
也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
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
聞按諸樂書條爲之說一曰稽五聲以正八音二曰稽
八音以正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宫若歷代諸
家之說亦互有得失先儒許衡固有定論矣臣等不敢
僭述謹繹其義附錄進呈仰冀　聖明俯垂采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寥寥數語已見洞庭眉目

序

遊洞庭山序

文徵明

洞庭兩山爲湖中絶勝有其區帶映而無城闉之接足以遐屬高奇而靈棲傑構又多古先逸民奇跡信入區别境也余友徐子昌穀近登西山示余紀遊八詩余讀而和之於是西山之遊無俟手披足躡固已隱然目睫間而東麓方切傾企屬以事過湖遂獲升而遊焉留僅五日歷有名之蹟四雖不能周覽羣勝而一山之勝固在是矣一時觸目攄懷徃徃托之吟諷歸而理詠得詩七首輒亦誇示徐子俾之繼響昔皮襲美遊洞庭作古

詩二十篇而陸魯望和之其風流文雅至于今千歲猶使人讀而興艷然考之鹿門所題多西山之蹟而東山固未聞夫隨有所倡也得微陸公猶有負乎余於陸公不能爲役而庶幾東山之行無負於徐子癸亥冬十月

序

書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文徵明

不立坊愈見公之品故若子務其急者

吾當拜之

夫聲聞過情君子所恥有損無益賢者不爲今大巡郭公欲爲某建立坊表出于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蒙深有不自安者自惟潦倒儒生塵伏里門又以衰病蹇劣不能厠跡士大夫之閒故摯摯退縮非以是爲高也今以爲賢于他人郡士夫誰爲不肖且某在今諸士夫中名位最微人品最下行能才智最爲凡劣一旦以爲賢而拔出其上目然居之豈非君子所深恥哉某雖不肖自托於君子然亦安肯靦然無恥甘於小人之歸哉嘗

何可不讀言拈來便[illegible]

閱郡志宋蔣堂希魯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守郡以其名德因即所居表爲難老坊蔣公愀然不樂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何以至於我也胡公即爲撤去當時以爲美談迄今傳示方冊某自視於蔣公無能爲役而明公則今之胡公也且某素蒙垂愛其忍以里俗小人待之哉某雖非足於內者然竊欲自附於知分守已之士以求免於務外爲名之愆惟是　憲府崇嚴無由控訴欲望明公轉達此情得賜寢罷寔出至幸也况今歲歉民窮賦無從出一有興作不無騷擾此亦明公所宜矜念者且某世居此里自祖父父叔以來世叨薄宦里中父老毎爲贊喜然於其人寔未嘗有毫髮蔭庇萬一舉事則匠作夫役勞頓寔多夫不能覆庇而反至勞頓豈當時贊喜之意哉彼雖自受其役而區區以一身標表之故坐視其勞亦何能安然不爲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正所謂無益而有損竊爲明公不取也比者蕭二守顧訪首及此事某即欲以此事上瀆明公彼時猶以爲未必遽爾乃者反覆思之恐一旦文移下督材木既具營繕既嚴則勢不可復止雖欲有言不可得矣緣是不得已輒露血誠先此懇請惟明公曲賜處分倘得幸免則明公之惠

不淺淺矣區區此請在於必得若以爲非出至誠姑爲是退托以激月時譽則重得罪於左右矣然而不敢避也病痛不前無緣躬叩鈴階謹勒手狀令兒子俯伏以請臨紙不勝顧望之至

語不多而悲伯虎長術若士皆顧人也若士勝矣

序

中州覽勝序

唐寅

吾黨袁成器少年氣逸溫然玉映埜十室之髦懿也弘治丙辰五月忽翻然理篙檝北亂楊子歷彭城漸于淮海抵大梁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川陵寢弁衛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目遊其中予黍與鄉曲得藉訪道里宛宛盡出指下予聞丈夫之生剡蒿體揉枱幹以麗別室固欲其遠陟遐舉不齪齪廡下也而愿慤者懷田里沒齒不窺闤闠曰世與我違卄與菑木委灰同弃雖有分寸而人莫知之也後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予固

欲自展以異而類然青袍掩脛馳騖士伍中而身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久落落于此成罷新從魏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城項氏之都也今麋鹿有幾頭歟黃河故宣房之基在否歟大梁墟中有持盂羨爲信陵君祭與無也成器其爲我重陳之予它日當參驗其言

傳

義虎傳

祝允明

荆溪有二人髫卄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宴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貲乏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邪窶感謝富子即具舟費并載其艷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子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奇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碎破血出

虎沉好

被踝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豔者若夫君嚙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途而哭倏見一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獨尚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而走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邪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多此句

奇而不妨

說

說吏

祝允明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甚於民之相爭也民之爭求止於吏吏爭於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後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與其欲止民爭而更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尚寡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論體不可移

論

節論

張一靈

凡論節於家以妻國天下以臣通今古也余竊謂二地也道均而力殊效齊而功差天君也夫也地臣也妻也亘古地不得違天則臣不得違君妻不得違夫玆不謂道均耶有守則不得私避有歸則不得獨已此臣也與荒蕪冷寢貞濫人鮮別生死物莫恤者異矣玆不謂力殊耶節於國國可再造節於家家可重與玆不謂効齊耶有輔則易成有激則易烈有著則易傳幽陰之地無輔也無激也無著也當其時勢且與凡夫勤家者倍蓰

也茲不謂功差耶以是較之則妻節之難之重於臣不亦然哉王節婦之節灼灼今得考壽子孫厚終諸文章先生以銘表贊述者多矣敢反復其事而申茲論

記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爲西昌教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襃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柏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胸

鐵然自可

次日拓又若左臨大行右挾東海而陰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挐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挐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序

循吏私錄序　唐龍

正德巳卯江西鈌監司予當行是維孽王湛亂虔劉斯民燬其室廬是維士馬彭彭驛騷于途征餽轉輸蠲輿于野乃民弊焉日阽諸危亾庶府之政若棼綱然既至實弗勝是懼亟問于君子曰吾聞政有經今日之事奚先曰民病哉官邪昌哉大者恤民隱正吏習巳矣抑聞有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夫民猶羊而吏爲之牧者也古之牧良故澤而肥今之牧殘隕然斃矣柰之何不跳踉而號也無亦正吏習是急哉予曰聞命矣

以死者媒生者

乃布檄而以繩諸贖貨奸政者弗悛督責之又弗悛必斥勿貸若子曰性有善慝習有上下政有勸懲故烹封舉者彊國賞罰明者識治子之政毋乃詳于懲而勸猶畧乎予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錄諸先爲吏循而沒有遺愛者于是乎廣信府錄同知曹琥吉安府錄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錄推官羅江于是乎泰和縣錄知縣陸震安福縣錄知縣莊典言其故皆曰介乎其廉而節也郁乎其惠而和也挺乎其直而不回也晢乎其明而不鬧也秩乎其肅而不替也言諸其民皆曰始奠乎安若堵乎而今由由乎思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碩乎澤澤乎吾幸而論其世焉諸郡縣先是有祠乃俾斵木爲主增祀之吾見吏而土者憮然曰均之民父母也彼沒而歆民之祀我顧生棄于民哉庶幾賂不彰與私欲不行與掊克不加與刑均而賦儉與作僞自遠而奸慝無所容與民于于然隱曰瘳矣卒不悟不勸者不仁之人民之殃也天其天諸夫錄止于五人愼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而事易見人易感也况前乎此者業載諸祠後乎此者未葢棺焉非故畧也附錄高塾易春乃吏習有關焉特錄劉源清大忠義也特錄夏尚朴劉⿰犭申貴士行也夫忠義昭士行興然後吏習不媮抑勸之大者乎

時文原是古制古文方爲時義扶救空疎

序

秦漢文序

王寵

嘉靖癸未天水可泉先生來刺我邦憲古振文式崇化本數進諸生館下追琢礱厲範以矩矱越明年出所編次秦漢文授之讀既受卒業寵跪而請曰是編何居先生曰五經其炳矣日月宇宙弗可湮已近古而閎麗者其秦乎其漢之西京乎今士以文進古之制也而業之者弗古是程吾惑焉攟摭經傳苟以徼于有司其尤疵者口耳乎帖括剽裂乎佔俾秦與漢無庸及焉吾怪其涉之流而不飲其源也將浚之使邃闢之使廓而無用

是謗謗促數也文其有倡乎寵曰然則左傳國語尚已何遺焉先生曰左傳國語其旨奥其辭簡其爲書也聯屬而成章經之翼也小子識之爾烏得而選諸寵曰然則西山眞氏之所輯者不旣踶乎先生曰夫文也終始有體節奏有變繁簡有裁經緯有章辟之樂焉一音弗備樂弗諧矣吾竊疑其析而不屬也離而不理也懼學者之窺其一而遺其二也寵曰然則東京以後不亦有可錄者乎先生曰氣未見其渾也體未見其雅也間有之吾懼學者之作法於凉也故略而僅存焉寵旣聞命爲之刑其訛而是正之郡人湯氏愿而好修請以梓梓成寵敬以所聞者載諸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

蘇宣傳

楊　爵

蘇宣字廷詔大名府南樂縣人以校。尉。供東廠辦事役能以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迹皆奇特予初下獄東廠使人更迭覘伺日具予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一上奏四月初一日宣來時予晝夜杻鎖右脛前爲杻木轉磕成瘡宣自以手起杻上木以重瓦間合脛處使相去寸許瘡自此愈後宣數來時緒山錢子繫獄恐宣以厚予遭譖數語予當令防慮予以告宣宣曰使公而富於財。則誠如所慮。今公一貧如洗。日且不給。雖有譖者。

必不能行。乙巳年春果有譖宣者謂私與予交通下宣獄笞五十奪其辦事役予問之即獄中書片帖使問宣宣答書云勿以我爲慮當開廣心胸是年秋予蒙　恩歸田里送予至通州同宿客舍中次日各以詩相贈而別夫當　天威嚴震之下人人恐懼宣能以厚道相與可謂難矣繼之者楊楝也楝字國用霸州人其母王氏病楝割其股肉煑羹食母予與劉周二子復繫獄不能自食楝以東廠使來覘予力言於司官得自供米物孔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信然哉若宣與楝使有學校之養師保之訓何善之不可爲

可作正氣歌讀

周主事傳

周主事名天佐字宇弼號積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待罪死於獄中楊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畧謂雪雨不可爲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爲忠信而邇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修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干冐　宸聰初五日械

繫下獄十三日夜復蒙笞撻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桓鎖晝夜困苦閽伺警惕罔敢睫寬坐臥處血流地上可手抔之履襪衾苦之類爲血所沾若漬於水中然　天威震動輦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　九廟災　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　詔上疏其畧曰

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効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冒昧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憤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況　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恐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爲囚犯

又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
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
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
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
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
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
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
忠讜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
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有　詔周天佐笞

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柙囚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梏微
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錬貫梏目中令不能轉側絕其
飲食三日死矣當此　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以
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爵爲戒哉天佐以未信疏遠
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理奮筆於言論之間而納
其區區之忠欵焉宜其言出而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
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
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有不得其死所以重
人命廣德愛也天佐笞之甚重兩臀爛裂腹上俱青黑
醲
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

（以不相知之人而相救以相救之人而不相面而交何爲哉）

並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御史王事即據其所言題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皦俄而雲靄横空震雷微雨屍既出雷已天佐妻某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柩寘寺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柩前而哭之人曰予與舊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爲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事也既而知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困於杻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諭甚嚴凡厠所往來必閒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寬解之呼一人即膝上手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天佐首之且微有笑顏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爲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爲則死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寬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爵亦未得親哭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來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秀當謂其少年柔順而已不知其已之剛烈能作如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之後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

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于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蓋自古皆然也士當總丱藏而脩之於家塾焉承師模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事親無或有不孝焉事君無或有不忠焉及名登仕版身荷天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顛沛而罔敢易也顧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靡波蕩之洶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恨者鮮矣天佐之死天速爲之震動萬人爲之流涕焉。嗚呼天也命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十九目次

張含

說　虎銜魚說

翁萬達

序　贈郡守陳君入覲序

徐階

墓志　楊忠愍公墓志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金繼輝
書
上宗伯書
又
鄭曉
論
皇明土官志論
序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皇明直文淵閣諸臣表序
皇明四夷考序
皇明北虜考序
雷禮
傳
都御史韓公宜可傳
王慎中
序
送程郡博致仕序
裴母周氏貞節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贈趙千戸序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碧梧軒詩序
送贊畫陳百戸序

記

長汀縣學記
聚樂堂記
金溪游記
海上平寇記

墓表

張毅齋先生墓表

（賕惟恐人不知此一變只出意外）

明文奇賞卷之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說

虎銜魚說

張合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民失恩則虎銜魚矣禺山子曰奚翅魚乎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邇停都見漁石公嵦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賕著近鮮以不賕著方岳滋倍焉況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鄙下無識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婦也監司而賕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岳而賕殆翟服而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也銅墨而賕殆十金中饋而奔也蒙復於公曰昔者之賕鑽穴踰墻今也之賕連闥洞房昔也之姣叔孫僑如今也之姣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賕惟恐人知今茲之賕惟恐人不知賕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爲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序

贈郡守陳君入覲序　兪萬達

（少居僅能法緩急以使民以守法亦未難邪）

太守之於民近而責重至易知也其在治劇人主不易視此官輒嘗問姓名察所治狀賜車蓋黃金降璽書褒譽或召入爲公卿爲御史中丞至顯榮矣顧豈非賢者任邪太守誠果賢樂有其民而因以爲政誠又如古者得專制事事攷鏡屬邑吏亦咸知太守意相與以子民爲功是興理之道而太平之基也乃今視昔何如哉藩臬長貳若臺臣監者雜然以簿領相煩文法相稽牽泥日甚間自少疎則大訾而小譏什九齟齬蓋其勢易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其過易求也設復有恣睢可駭如近所聽聞雖屏不敢信然何嘗有毫髮利愛斯人之心賢者不敢貪漁獵徇風指彼能不潛忿瑣摘眛其腹心刻於屬邑吏何恤哉時事驚人非特太守之事輕也然人亦有言變觀時定觀理賢者顧獨可以理定而或幸所治之郡僻遠在一隅監者行部不數至以擾我之隙猶可得與若屬修百姓之急宜上恩德孜孜舉其職豈其難哉潮固粤之截壤陳君又博大仁人也懷千里之印而不以潮人爲陋和保而燠休之厭棄機術屏絕游談無事於操切摘抉探迎跂附之爲定於性則然其勉𤼵諸屬吏用情附實抑揚皆德風也以故屬吏亦樂於無擾咸相戒言無忝負長者長者今且以述職行矣　天子異日儼覲問太守治民事勤勞何以爲對將陳說閭閻疾苦時事得失太守得爲不得爲之故冀有所感動即不車蓋黃金璽書之賜而名重當時致位卿丞可日月待也太守可他官視者哉余辱陳君知最深不宜無一言以贈會揭陽鄭君暨其僚友以文見屬遂發其所欲云如此

誌銘

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繼盛墓誌銘　　　　徐　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名謚也　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　皇帝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厲士大夫故奉　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虜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　詔錦衣衛逮公置詔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　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　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　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　皇帝以明聖在宥府其一　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　詔逮公訊所以引　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歷不易詞　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吏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　親王令旨杖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甆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悚公顏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

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懾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為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為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為求救于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為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　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為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策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　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

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　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臬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婿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臬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雪　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旌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巳斥逐、嗚呼。後之儆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　詔從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　恩恤之及、去年幸聞未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　月　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臬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摭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徙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臬君狀、銘曰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畀身仆盍自奮。　君恩必報以死

殉人心為憤地為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　皇
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廕　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
重孰並我銘揭之為世鏡

朝鮮詞翰解人太宗詩宋人才故其詞古雅

書

上宗伯書　　金繼輝

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等薰沐再拜謹上
書於太宗伯相公閤下茲者有寡君之遣鄙人等來也非
修乎事之常而事固有得已不得已之疑焉故與國人
謀矣其小人者曰國祖蒙被誣詆益累葉願雪承　列
聖之垂永不一不再而足獨所稽者　新會典之纂完
頒示有期耳期至則行李往來相屬不必於專也專而
期或未至則遲以年時不得留而俟也事宜得已其君
子者曰冒以他人之系為誣何如也陷於弒四君之惡

爲誣何如也詬誣攸集 典訓是載而流布於天下之耳目爲究何如也惟寃屢號有降茲監訖至今日無遺情實然典之未新積二百年以有待 典之適新將朝恭如不及獲亦既竊聞其垂完矣不亟專使以請 明示而誘曰往來相屬是尚可忍乎況事有關於父子君臣之故者共在中國非禮政所不及則聞之不容於恝爲之辨之不容但已肆 天朝之動念於我久矣藉令專使以俟完 典果有年時之留必不拘於故常而莫許也事奚啻不得已寡君於是邦小人者而君子之聽曰此固寡人之志也盍亦使以命鄙人等而宴賜特厚至於解衣推食遣之曰復覲執爵以飲西向拜 奏而授之且泣且語曰我祖我考實皆奉有 先朝恩勅惟覬 新典之快覩無復餘憾而溘焉泉壤目且不瞑寡人之得 聖旨又丁寧矣而獨可保其完乎又曰汝等必得頒完而還鄙人等泣而辭曰不得事完毋還也小邦蕞爾區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惟不欺負以爲恆物今寡君既以事完屬鄙人等鄙人等亦以許寡君豈容有二哉顧以 新典之完乃我事完之日惟早晚奚於始聞之爲慮亦不敢以私情迫切而有所欲速於其間惟不得留俟之爲懼耳寡君之衣在身絲縷之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足與同弊寡君之食在腹沒齒足以爲飽雖十易寒暑無難留也惟難留者在　天朝接遠人之故常而不可寬焉卽鄙人等有亟而已雖欲勿亟如毋還何鄙人等旣以寡君之咨抵執事者而奏下亦到部伏惟閣下高明仁恕宜無不察其詳鄙人等庸敢以贅獨恐執事者於鄙人等所以不得不專來不得不留俟者察之或泛而容易於禀覆之際以致萬分有一鈌悞也用是不免披訴惟其專專於無所事言涉猥屑而不能自已伏望閣下兼容而曲遂之庶使小邦小人者言譬君子者言不譬而鄙人等有以速報於寡君則千萬之幸也

再上宗伯書

金繼輝等熏沐再拜謹上書於大宗伯相公閣下伏以鄙人等受命寡君以來者專在請留都下恭踐　新典纂完之日而已前者閣下不惜堦前數尺地容令鄙人等得以一紙書奉達於下執事閣下又不之鄙外賜以顏色相與應答如響閣下之待遠人爲已寬矣但久留之請乃鄙人等一大件事也而閣下終始峻拒正以鄙人等言語殊音文字艱晦使寡君哀痛迫切之情終不畢露於大人君子之前斯則鄙人等之罪也鄙人等竊惟念閣下之意必曰茲事也自在　先朝以至今日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勅優許不一不再而今特一依前後奏辭情節具載新典書將脱稿而獨刊行頒示其期尚遠外國陪臣不可淹久於京師也鄙人等誠極愚頑然豈至於不較事體直敢與執事抗哉蓋寡君之所以遣鄙人等來者鄙人等所以許寡君惟皆以留爲期者其事誠急而其情誠悲矣何者謂他人父天下之至辱臣而弑君天下之極惡而因諉附載簡策使舉國之人陷於無父無君之域其深寃至痛閱數百年如一日仰惟　大明中天萬國咸寧凡在覆載之間雖肖翹蠢蝡之物無不熙熙自得而各遂其性者獨我小邦環海東一域恒在陰崖覆盆之下寡君自繼事以來耳不聽聲音目不睹華靡寢不安枕席日夜翹首西向以望　盛典之頒欲慰先祖先考地下未釋之憾者蓋十年於茲矣未知閤下於此動念否乎鄙人等或去或留自閤下視之宜若無甚加損而在小邦父子君臣之義繫焉是烏可輕哉蓋留則寡君之願也義不可負也去則使事之常也禮不可違也義不可負而負之是傷義也禮不可違而違之是傷禮也鄙人等自聞　命以還徊徨卻顧反覆沉吟而之禮之義終無可安之地惟知退有一死而止耳伏願閤下曲垂矜恕設以身處其地而思之庶可以決去留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有不至於傷禮傷義而得其宜者矣伏願閤下叅詳寡君咨內事情兼採鄙人危苦之辭稟復之際卓而上徹　九重之聽倘蒙　聖天子矜允蟣蝨之懇則庶幾小邦不待再有　奏籲獲伸數百年未伸之冤而鄙人等亦不失區區事君之義矣憂懣之極未暇擇言而發無任兢惶悚仄之至謹冒昧以達

皇明土官志論

鄭曉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壻與妻皆許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　兩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于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而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隳廢嘉靖九年今　皇帝斟酌情理曲爲條約稍復　祖宗之舊今攷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驛傳凡三百六十隸

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百三十二錄武選錄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錄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脫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　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師東義指驅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戢惠畏懷思祖張統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慓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艮景東最强獷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凋劇爲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竊尋苛盖自麓川虐

亂本

耗中土孟養曲猗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覆况投官非人刑法奸貨湖南滇非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達道討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靄翠宋欽歸附乃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頗成威懷有方稍稱馴順其壤地聯絡衝罥掣肘自泗城非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譏搆亂喜禍佳兵犇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錄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峒嶮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强雄脇諸司自宋迄今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輙謙調發所過殘破慘於劇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溱統馭嚴飭頗稱戢歛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寶之憂豈有苗夷也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敓田寧梧藤諸屬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峒為孽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為夷巢寇竊無虛月矣至于江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甫叛思田更强姚鎮剿則黷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矣四川山包劒棧水鎖瞿硤襟帶擁束足稱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欲其馴順是在調擾龍州為松潘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臭息顛其內黨日堅數啓隙亂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敘瀘之間宜有機權攜其醜類若乃禍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論曰　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獠蠻僰猺獞之地西起巴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粤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

盡之

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率過濫捎懷失策雄圖自窘狡窟益深矣况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緐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釀禍蔑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闢國陋於綏人曲防害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畜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于是侵警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綱頹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敷

聞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於節帥修文德於廟堂猾亂之憂斯其鮮矣

整贍似班成一家言

序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鄭曉

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　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絕始慮綏防胡爲急於是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　文皇英略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峯包大寧控保塞山戎爲寧王度渝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夷爲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

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門爲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壯保寧夏倚賀蘭爲慶王兼殽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坰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局嘉峪護西域諸國爲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宮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輅輪不絕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旄部兵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繇旒於下國迄無坑沉之禍世乎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控表宋侯之所以盡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覬覦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鼂錯之謀凌遲既深猜忮遂積建文數年間雖懼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敕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　天子攬綱結網燹梟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踪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

楚何緣而擁漢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圉土之牧未聞甸師之戮至正德中寘藩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今　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亨萬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　高皇帝約已後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耶祿歲增民財日窘至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橫魚于紀窘困則濫而思亂其爲禍一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略敘先朝典制爲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焉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我朝初起淮甸旋定江東收拓疆宇統一華夏滅漢之功爲最取幽燕次之次汴洛秦晉齊魯次吳次閩越次蜀又次滇南當是時功臣封者食租衣稅雖不得分土臨民而鐵券寶綸天盟廟授追崇之禮過于商周世宥之恩寬于漢魏矣　高皇撫運開天刑用重典藍胡謀霆誅鋤萬數相國慘於洩蕭督府嚴於誅越豈非功高

用句簡倩　用字板

過大疑積釁深卽欲包荒法吏致其深詆寵祿浚剝宗姓殲夷勢運然也況華除之後輝祖以守義釋囚景隆以負國淹繫江陰失律遼西長興喪師安定越嶲安陸之流乍承收復終歸坻隸故其存者魏西平武定三家耳　成祖靖難以九門壩上白溝滄州蒙城夾河靈壁七戰論功已而北驅殘虜南縛交酋西靖羌番東捕倭韓舊恩新績降胡厮養往往登封洪熙宣德文敎漸張九伯皆特較款塞合騎從征頗備不僭正統景泰天順間醜戎猾夏奸黨貪天己巳丁丑剖符益衆未幾誅奪存亦無幾成化時國家治平屯細柳出居胥雖師律尚

千典第一　政

嚴而檢覈多濫以故傳世者鮮弘治熙熙愼名與器封者無聞焉正德間汨廢典章黷濫極矣今　皇帝洗滌乾坤光復祖憲登極之詔首錄擒反者宸濠功已而秉毖宗禋顧瞻丕佑悼念元勳興滅繼絕五姓續封於斯善述若乃外戚恩澤封者洪武永樂未之前聞增壽雖文后介弟顧靖難密謀殞命廷闕長陵悼念子封定國至獻陵卽位杲始以昭后恩封裕陵又封杲弟昇自是進紀褒申更相援引今　皇帝若曰營丘以鷹揚裂土建成以馬軼受盟后家封爵　皇祖未有典制魏定封公雖緣戚里實開國靖難佐命功臣彭城惠安軍功居

半可世如故他皆宜革徒以先朝恩命錄之且終其身自是慶陽太和皆罷封稍稍陳乞或得都督都指揮指揮云今玆累朝封者公十八人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人王一人外戚公一人侯五人伯十一人凡二百七人乃今世及者纔四十四人其以文臣封者公一人伯八人不得嗣者乃七人略考其狀世次爲異姓諸侯傳令後世得覽云道德勳庸最著者錄諸名臣記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　高皇不聽然藍玉以凉國公尚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　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與諸司凡封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內閣也自解始也已而解出爲

交趾參議胡爲祭酒文簡下詔獄文穆早卒楊金三公事長陵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獻陵復設公孤西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者掌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丘以卿貳入內閣餘皆修撰贊善通參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先是內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瑛以干請諸司出山教小內使書瑛爲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淵爲工部尚書不獨解與胡也其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中書舍人也文靖戶科給事中也文清監察御史也文達吏部主事也邇日丹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　列聖嚴於防奸而廣於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多效職三楊參

是時頗知恤民故恤民者宜爲公亦宜爲細

合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消弭讒隙文經武緯內戢外寧四十餘年號稱平治昭后既崩裕陵親政一時五相才（相庸權去）器尋常權歸奄振國社幾搖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強者恣睢弱者韜默或陰主邪謀或曲從審旨儲宮易位官賞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削逐臺閣一空自是輔臣乍進乍退恩數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戟邊隅者南陽既斥復再最專且久造滕陳謨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叢成化閒文憲文毅事關綱常抑閹力諫時值佞倖請創行誅弘治初年大奸距脫海內欣然宜興洛陽端靖寬綽長沙餘姚文雅諒直太陵晝接再三虛懷霽色勵

有君無臣眞可痛惜

精訪落將大有爲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恩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閒財以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仕以驟進爲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芳宇本衣冠之盜厠跡禁扉數年閒濁亂天下新都守正應變綽有餘才碩果尚存巨川攸濟雖大禮之議未協宸闈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今　皇帝龍飛虎變獨秉乾綱輔臣仰承休德夙夜匪暇皆能賁飾絲綸興制禮樂豈非臚巷之遇賢於夢卜都俞之風幾於獻替乎茲表直文淵閣者凡若干人擇其尤者入名臣記餘皆略次

其行事以備覽考云爾

皇明四夷考序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華蘭台已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勃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略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艘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屢屢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為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治夷只此一法○）得相安焉可也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偏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為而不可也陪

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於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焉可得乎

皇明北虜考序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涼蹴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侵我疆圉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朐挫跌五師不還　文皇赫怒仗鉞四征蹀躞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鉋繫於掖庭本兵雖經於私第渝木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峯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訹謾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幣戎心狡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

首艮之禍如此

當用威寧伯任其人頗有將才

躬弗虔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輈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徹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跡遙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弒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凌稍不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遣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扞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爲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顧茲譏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于城爲之解體不惟大寧與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携貳於是並

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方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按往牒詢洪武永樂皆嘗遣使窮廬至屢書敕錫之綺繡縻以官封務駕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强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鎭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關庭知我地利闚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己未庚申妖孽昴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卽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牧薇杜之

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巳巳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益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陜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今 皇帝躬神聖之資秉鼎革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彼善憂者以爲近日諸虜解讎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爲閒諜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闖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荊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

（近京亦未少闕）

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卽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少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衞霍唐歷國於安史豈若我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行獵狁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皐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太祖禮臣如此韓公眞丈膽氣

傳

都御史韓公宜可傳　　雷禮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籍山陰縣人元至正間行御史臺辟爲幕椽毅然拒之　太祖初郡縣以歲貢薦授山陰縣學教諭尋轉楚府錄事洪武十年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九年左右御史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侍坐　上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陳寧胡惟庸涂節險惡如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將三人斬首以謝天下　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主聖主

口御之排陷大臣着錦衣衛監問尋釋之出為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笞以上悉屯鳳陽毋慮萬數郎上疏論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合論其情之重輕事之公私罪之大小而施舍之今官吏有罪不問公私而悉屯鳳陽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其公私以合輿情　上可之命定于律郎令律所載者十三年歸朝京師　上賜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為奴婢宜可不受且以為非聖人政郎上疏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況男女人之大倫姻婚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　聖

聖人聖人

明所宜此必有以夫榮妻子享其樂夫既犯典章當隨坐以重其罰進說者豈盛德之事聖人仁政之所宜行哉乞除之天下幸甚　上曰汝言是著為令後坐事將辟　上御謹身殿鞫之時天朗氣清忽雷火遶殿　上驚而言曰得非枉此人耶雷乃息宜可獲免封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以例罷歸十九年行取到京命撰祭鍾山大江文論日本征烏蠻詔作堯舜禹湯傳言論皆稱旨特除山西右布政使二十一年以事安置安南二十三年以翰林院檢討陳性善薦其德行文學再起為雲南參政尋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臺以鋤奸顯忠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已任百寮悚惕不敢犯未幾卒于官時大星墜地櫪馬皆驚人以爲應宜可云

序

送程郡博致仕序

王愼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廢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峰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緝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攷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固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矣賢不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妙在此一轉

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况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効于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評也者所事也非人事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彊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很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羮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痾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歛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倘行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客倘有詰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裴母周氏貞節序

古載籍可見其辨於婦人女子之事莫詩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

之所載自芼蘋湘薄求桑采蘩抱衾宜雁雜佩畜旨敬一職而勤細事旣皆錄於史氏仲尼存之以爲教不宜詳小而顧畧於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史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歟至於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又何其鮮也葢其書法與詩不同閭閻井邑民庶之事不從於赴告雖欲書之而有不得歟然諸侯公卿大人有國家之佐範於禮而約於訓尤宜有以自全而其可書之籍猶如此況於民庶之末哉而彼生於教明俗刑之時其有節與敬職而勤事者宜無不能言又不宜其偶不能言者卽爲有節也由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益可見矣以彼世之盛若此而世之後若可知矣中國若此而地之遠者又可知矣吾所爲序者始與裴母周氏蓋婦人之有節者也觀其不二其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確然以禮自防皎白完善終免於凌暴點汙之患力撫其子督使自立門戶起而宗祊延亦其材足以輔其志而能然歟以時之今地之遠而其人若此豈不尤爲難哉（語）亦有感矣夫詩之于民庶甚詳矣其有節而可載者以不能言而不與於存春秋所書不必其能爲言也又以民庶之賤而不得列則彼婦人之有節而幸

彼直而故曲之

起得妙

生於詩與春秋之時。猶有不遇之恨也而仲尼之於是書其於欲捜著内美以顯垂陰教之意其亦不能無憾矣乎吾之於周氏其敢謂使之無不遇哉然而闡發幽側以輔翼世教固將學於仲尼者也方求夫事之可載者使見於文安得以其生之微而廢之吾之爲此序其亦竊有取乎仲尼之旨而周氏之果不爲不遇也

贈遒千戶序

異時武人之容冠猴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劒而語難。飲酒呶號視直而不能側聲高而不能下手足之力有餘趯而不可制則蹴踘蹶張投石超距以泄其悁急而

又提

宣其氣卑躬俛首靦顏笑而柔聲音飄紳襜袂與人爲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衛右所千戶趙君伯齡世武人宜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異時武人其容如彼其所爲亦且暴戾恣睢忿悁所至輒批搏人以自快嗇財悅色則攫取挾狎而無所憚時平久而文法行往往見爲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若戮辱之於是武人之容爲世大詬不思其爲則非而其容則是彼其懲之之過而靳以自免輒改其容以趨媚於世而求容乎上雖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耳目而矯強果奮之氣無復異時之效不亦可患也與且其容非矣而其所爲亦卒不

能大變於其舊是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義拊士卒如恐有傷尤廉於財貧而不侵乎下其所爲是矣予獨怪其容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冀上之用乎然竟落落在羣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以試飲酒不得醉醉亦不敢狂語徒飄紳襜袂與人爲俯仰以銷沮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盛背惡者不得肆而歛飭者亦無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視哉吾甚患之故有以贈趙君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以紆曲爲風神

生當封萬戶侯效當以革裹尸此古之英雄貪功徇節者所爲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爲既不借一死以求侯既得侯矣又烏能死哉狗馬實於外廐玉帛羨於内府子女聲色之美充於下陳耳目之好既以給矣口體之養既以備矣患日之不足而已又烏能死哉非獨然也其始所爲勇于犯難而忘死者志固不在死而在侯也然而有死者矣所謂以此始終者其事有所不免而豈其所自許者然哉慷慨之士不絕於世矜奮而自許吾將何以信之曰其事有在乎犯難而志不存於侯者吾將以是而信之矣自國家以武舉求天下之虎臣幾百年而吾泉州未有應者吾友俞君志輔始奮然而

出以百戸中其科居常作止動息與兵爲徒擊劒馳槊適於持種之嬉閱弓舍矢狎於投礫之娛擐甲戴冑而踞鞍馬若袵枕席而便紈綺也其爲千戸於金門爲守備都指揮於汀漳所至與士卒同甘苦爨無精稻厨無度肉而營伍之井匽庾竈必善且拊循勞勉人人必至惟恐傷之其誠心惻怛發於中而周於外不徒色之仁詞之厚而已予見其所爲嘗驗之曰凡爲大將者。視方畧計數如何。烏在自操凶器。與卒伍爭忮而較勇則是身不勝衣。射不穿札者。不得將上軍而冠征南敷號令明而嚴威致則帀召烏合之夫。可使前敵必人人得其

心而後與之蹈白刃。彼行厨棄粱肉。而士有飢色者非漢之名將哉君所以復予則詔凡吾所爲必始於盡己不習其事而苟據其權不得其心而欲用其力吾以爲於己不盡故不爲也今使方畧計數明矣而且習兵事號令威嚴振矣而又得士心不尤爲兼備而無患哉且古之不夙習兵而拜將不素養士而立勳者推轂而出鑿凶門而前行其權得以斬艾磔裂人而無所制於法故能以威使衆而可以有功今將無殺人之權而制之者多吾又將率之而與之共處苟爲不素畜其心則有渙然而走耳士誠與我而自不習其事悍然率而爲之

先是委虎以肉也吾雖不愛死乃當以不習兵死哉以其所言考其所爲豈果以狗馬玉帛聲色子女干其志耶吾信君之能死也以此今僨軍亡將之釁屢見於邊上方鬨鼓鼙而思將帥行且召君君必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臣君旣習兵而素揣士所宜向無不成功君固當候而無所發其死吾之說將不驗吾然信君而人將不信吾之言人固不吾信而吾先自信其信之也不妄于君之爲僉書都指揮於廣東也序以爲贈

碧梧軒詩序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益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貧賤宜也又何怨焉材足以用於世貧且賤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出於不平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怨之物寫而爲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與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沖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富貴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蝸宕之氣揉磨鑠華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不

爲不入世所用而寫得玲瓏點睛手也

可冀命之無所復爲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有一焉終不以爲不可復爲援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貧且賤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托婚於宗室之家者捐累以佚樂競爲綺豔臃腫而忘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焉君獨深沉寂寞畜其氣若其思以托於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其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必大有所不適於富貴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以醇學篤行爲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

爲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送贊畫陳百戶序

文韻生于文骨進頗以韻勝而骨孚矣

善騎者不忘馳善射者不忘彀彼其體習于銜轡玦彇之具而心悅乎鞶鞮縱送之能使其約束委頓于衢巷里門曲蕗而跼蹐不由一室月窮於前堵而足極乎四隅越月踰時而不得一逞則惘然而不樂故見平岡峻坂則思介馬而驟見廣塲易闢則思決拾而起有其技者固喜利其用也勇敢武藝之士矜鬬樂戰按劍而語喜難而幸危戀鼓鼙而音喜撫介胄而色厲居閒無事常有死封疆之心今將使之酣豢於甕盎盆缶之閒據妻抱子以老而流然盡一息於床簀之上宜其有所不樂也泉州衛百戶陳君經綸毅然有勇武人也百戶固小技而泉州又內地君雖矜鬬樂戰而無所用其勇一日以事至都下自言於兵部乞隸兩廣軍門爲贊畫官軍門所轄五管蠻峒牙踞蠻猺雜種之所蕃育人質而獸知挺鋌呼嘯所在而有無日不用兵君之好勇而得隸於此此亦騎者之平岡峻坂射者之廣塲易闢也有閑習之技而得便利之地心動於鼓鼙之讙氣盈於介胄之肅何其壯也然亦可謂樂矣君爲此乞固死是求

討反顧而慮還踵豈君所以求往之志哉然今司馬中丞張淨峰公實爲兩廣總制吾聞張公在鎮經文緯武以仁義行師既已擇其大憝巨酋之不可化服者蒐薙而誅斬之其可以化服者皆以人畜之不絕以獸薙容尊俎而偃戈休甲訖威聲於四遐君誠矜鬬樂戰而慼發益稀兵不輒出雖時有所用其勇而已不愜其矜樂之志矣張公於用兵每以律授將佐不得越教誠違期約妄有所事常節其驥而養其銳不以窮武力爲功用能軍無躁敗賊無濫殺君誠好勇其有所用之亦且善勝而完歸又安所得死矣君於此毋乃有不樂哉夫所爲寢食不忘死者壯士之志也將死之求求死而不得則爲之不樂毋乃過於壯而苟以蹈一夫之勇歟予既壯君往得其地而又幸其所事之得人勇有所用而死之無所也爲序以送之無使其過於壯而有所不樂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

長汀縣學記

王慎中

學之立否與有繫於人才之成壞乎哉亂臣十人而下人才之美莫春秋時爲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廢弛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於風子產爲政輿人頌之以爲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於其時雖不其毀蓋以使好議者在游焉而非有興起教養之道也魯最爲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獨待於僖公其闕絕而寥簡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中否用慶讓之典於諸侯王臣行過侯國以臺池苑囿

之崇陂梁道路之茀占國之不治不聞以學校不立爲譏而原氏之卿士至以不悅學語於朝其上下之間怠於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於其世頗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從政其臨利害生死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爲少也西漢立太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官弟子諸儒經明者得以列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意於斯拓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

漢儒亦未硆

之士皆尚通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倖得苟免之行成而不槩於民法詭計矯拂之習勝而不致於實用而其微詞類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於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與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於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生之制爲繆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其秀而可使知者爲可以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於教者其講肄有業其辭說有數其蹈舞有節其視聽有物其導之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旦晝向晦皆必有所爲其

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於九年之久猶懼其將反也其勤且詳如此非直以善其口耳之所涉美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故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奧而無一不盡其才之克則適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於化俗學之行至於動衆則賡緝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所以然而皆一於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修益其學廢而教猶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才之多其不以此與而彼兩漢之士雖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廣而亦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愧於春秋而後世莫過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於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尚通而不槩於法好異而不致於用之過乎春秋之士由學之隆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修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於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去古已遠而爲吏者知急興學之爲務信乎有志於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伕長汀縣知縣祝君鑑是巳長汀故有學而痺迫弗稱孔子廟亦就圮諸生來學每病其不足以

時居游而聳瞻嚮羣聚而謀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鉅才爲福郡力益有餘而吾同年友李君遂方以福建左參政行部汀州郡以謀告而意克叶因視其學地曰是其方位據向不爲良也盍革而圖諸乃改位於其地之右畚壤測臬而望之經體面勢言言噲噲不大變徙而得位之良如遷十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廟堂階作而祠齋廨舍庖庫廐廩咸以序爲蓋其據向良而規制壯矣視君後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于是斵刻丹艧之飾渙然完富而新學之美甲於郡中士皆歡喜道說相攜而至以得學其中爲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善於李君以爲非其懷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君以來請記者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揆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爲者長汀之士其所遭値已有過於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來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稟仰而興於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講肄辨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于思而純於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乎此而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於成才之數此上之罪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尚盡心

每于學宮之外淵然託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千古文人只患一窮凡碌庸之文窮之也窮而之文窮之進也先生亦有窮處

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汪君來請之意也歟

聚樂堂記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粉白黛綠雜進迭侍袊襦璫珮交於几席觴俎之間而不知夜之將旦則恍色者之所樂而夸者訾其內格五六博叫梟呼盧揶手交臂之頃車馬從徒離合于一枰之上百萬爲擲曾不足以盈其一睨則博奕之所樂而豪者嫉其辟擊槊試劒砉然雷震霍然風靡始陽卒陰衒彈於角而勇力泰至乎多變其樂進於技而以豪自喜不虞也有嗜圖畵鑒古玩物者過而哂之曰是何麤猛而近鬭也則發秘塚壞壁之藏旁搜而善購一珍一鼎撮徒縱觀以炫博而長價自以其樂在乎藝與能也又有譏其側者風騷自命之士矜才於形容盡態於藻繢此唱彼和騁奇競巧當其元本之冥思模寫之妍狀可以廢食寢而忘昏旭彼鑒古者之所好蹴然退舍而知其不足稱矣儒者猶且非之則樂之所至豈有涯哉西亭君築室以居業貯書數千卷百家衆技稗諧小說佛老異典莫不畢具其要在於詩書六藝之文晝誦夜諷矻矻焉竭其心思之所極恍焉而前疑窒焉而中怦意挫形頓而不敢體客非有事

於斯文者不闚其戶非但歌舞博塞技擊之以內辟龕猛見誚者無所干于斯室而玩物好事之間適與夫餙繪律句才人一技之工且以爲壯夫所悔而不足爲也當其覃精於一息之近而妙契乎千載之遠若古人之在而與之爲鼎覃客之以斯文至者攷證辨說窮浩蕩之倪而析秋忽之端自以爲舉世之可樂者莫斯若也名其堂曰聚樂以書至清源山中乞記夫生於宗室貴富之家則嘗于歌舞放於博塞技擊而不患乎內辟龕猛之誚以其居養所致然也有能鑒古自適琢句爲工則可以自拔倫萃而爲學士大夫之所道君所爲樂乃在此而不在彼至樂之涯其果不出於斯堂之所表耶嗟乎是書也吾見夫讀之者之多端而所以致其樂者不一也得之者以繕性而失之者以溺心悟之者以反本而徇之者以滅質方其悅于博而耽於文則心愈溺愈滅而愈足以爲樂吾又安知是書之不爲聲色之娛博塞技擊之靡而何以賢於鑒古琢句之所好耶君誠以吾說而自得焉則今日之讀固向日之書也今日之樂有非向日之所樂矣客之來者有適然而忘于所知亦有瞿然而惑于所見者矣然後謂之能窮至樂之涯而不復爲過者之所譏如是則請西亭君終日讀書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山水驕人者當貴先二

斯堂而勿輟

金溪遊記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墐陰而牖明畜妻子其中而身與爲處出戶而行前有擊轂之車而後有連帷之䘹驟而之乎空曠之野寂寞之濱蒼山萃崔而高起綠波澹蕩而長浮則爲之忽然而喜如出幽室脫縛束耳目爲之加明手足爲之改適此何異乎飫粱肉者悅蔬茹之食酗酎醴者啜清冷之漿其舍醇醲而卽疏泊而不得謂之知味也由其無所得於此徒以迫切于喧湫嗸雜之甚意煩氣倏急于有所投而自解峙者知其爲山逝者知其爲水而嘗爲有遇於已哉嘗試登高丘汎長川見夫樵夫牧豎罟師估人爭道而徒馳疾榜而擊汰以家爲赴望望然不及如其去山水之不速而恐其或後以彼觀之則醇醲之可舍固在山水而城郭室家其疏泊而思卽者矣物之美惡無常態而有定形山水之爲佳而城郭家室之爲垢濁亦美惡之大齊也由樵夫牧豎罟師估人觀之則所謂佳與垢濁者舉易方而僨處世之偶得放於山水輒自謂絕去喧湫嗸雜之患方多其所遊之適以傲乎城郭聚而室家居者之人吾亦未知其美惡之所常也飲漿冷者暫快而非甘嘗蔬食者少

蘇而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忽喜者意豁於久煩之餘氣舒於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巳生矣何必不爲樵夫牧豎畧師估人而何以笑彼之望望凡物之美惡無恒人情之欣厭有向昧者挈情以徇物中之厭欣變于外之美惡迭欣迭厭而不知自主惟明者爲能以情御物物變于外而不足以易其中之所樂樂之取于物者未嘗無所寄而皆其自足于中者之所取則惡者未嘗不美而況于其美然後美惡者卒歸于有恒而皆吾之所御欣且不得而有而何有于厭苟其無所厭則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喜而奚待于忽然蓋吾

泉州之江自諸山發源而下建無而急瀉至于金溪而始瀕洋渟滀山起于兩涘高深之景相得草樹互映雲煙相鮮茲亦山水之勝處也之焉而忽喜行不知其幾何人而吾獨與黃應初洪舜臣二君偕遊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詠方希而諧笑間作計彼驟之而喜者亦必有以同乎此而山之盎然而靜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于吾目著于吾心形器都遺而神情獨遇信有彼所不能同而吾三人者亦可以目擊而交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然而其樂可以忘言而其遊不可以無述故予爲記其意如此使世之好遊者知吾三人者之遊而能

風雨驟來千轉萬折是此公長技

樂益有以御乎物而談山水之美美者必出于吾而後爲山水之美常也遊之日爲嘉靖戊申八月七日應初名淑清南安人舜臣名朝選同安人而予晉江遵巖居士王慎中也

海上平寇記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鞞芾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温慈款愨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折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却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七

注之甲鷙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瞚曾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爲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搆兵不數百舫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于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衂矣由有此海所爲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旄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鍾鼓之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即術也有何術然不轉不曲

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釃酒成池饜其口腹之所取慾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鬭以爲効如馬飽于櫪嘶鳴騰沓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于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爲市牛酒買粱粟以啖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師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早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爲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爲今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鼎墓文所以不盡縣觀此下先生文所以高於諸才子也亦是作手方可與之試者

墓表

張毅齋先生墓表

王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中當國之大難而失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失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于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决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于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關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爲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爲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實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　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猶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爲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　車駕蒙塵公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犬羊悔禍化逆爲順羣執羈紲御銜縻奉　車駕還都鑾鈴不爽節鎣靷無脫者而國勢尊鞏曾靡障陴戍壘之隳蓋國之大幸也嗟夫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詘於不省

使晉臣慶鄭懐違諫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
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爲王
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
必有使鶴之誚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
重不爲苟遁以求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
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
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
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
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爲之揜也公之存不爲晉
臣衛人之誚而一意於國死而不求誠知國完君復方

几慊其期於安國之本懐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
列於昔之死君者之間爲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
百年慎中始從公之族孫鄭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欷
歔慨歎息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
竊窺
英廟實錄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
列而其名揜爲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
書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左史氏記則其名
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
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
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斂衣冠而

塋焉濁墨形魄公既决棄不復顧懐齒髮骼胔化爲蒴陻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咲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睠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遨遊於鄮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拖蔦葛施石而狐兎穴室牧豎樵子顧懵不靈將有箕踞蹲跳於其上而睨草木以爲薪樵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於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予謂公之堯氣既常棲遊於兹阡土魍木夔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罔陁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眛陋如墳中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絶去城廓在遼墟深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顚蹐或不幸而仆猶不爲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薈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諠詫播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没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爲無益於是爲撮其事而論其意書

以援鄭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二十目次

呂柟
序
送劉任丘序
趙時春
序
送楊景周擢廣東按察副使序
送光祿麟奉使大同圖序
陸粲
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注荀卿子序
題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贊
子家子贊
朱紈
序
甓餘雜集序
紀事
茂邊紀事
辭
俟命辭
羅洪先
序
解學士文集序
重刻一峯先生集序
熊過
序
贈朱瑞州子羽詩序
贈王晉叔備兵平陽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

與霍吏侍論武銓書

楊博

疏

條陳邊計疏

序

田汝成

送廣南臬長居竹墟序

傳

阿寄傳

書

上巡撫陳公書

何良俊

序

蒴絲集序

黃省曾

書

寄空同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送劉任丘序　　呂　柟

畿甸之縣如任丘壯大而又詩禮文物之地者也任丘之鄉大夫宰求于太宰選於衆得吾友靜齋劉子克艱以授之于是吾鄉縉紳皆欲贈之言而謂予與靜齋少同師長同學强且艾恒同遊宜有以言之也五月之望予餞靜齋於西邸靜齋離席曰守臣聞諸君有戒言屬子守臣之與子交也非一日矣若不廉守臣能絶之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教若不公守臣能絕之不必教守臣如有不然他日何以見吾子也惟大事至而明有不及政行而法有不立則守臣日夜惴惴而望子以示之者也呂柟曰政自正德以來民力屈思盜而不思良民俗頹思爭而不思睦今幾二十年皆爲之吏者貪私教之也今子巳能廉且公是何有於任丘而憂夫不明不法邪雖然今有明鏡於此可以別毫釐照遐隱非不亮也使頓置而側安之則雖以視妍者祇見其耳目偏容貌陋亦可惡矣今有峭谿於此足以止陸越杜侵犯非不法也使引索而駕木焉則雖以視懦者祇爲開蹊徑濟其交昵亦可狎

密嚴而華
自圓

矣是故君子惟患不廉不患不法惟患不公不患不明故夫子以不欲止盜而公儀子以斷織拔葵能治魯也曰若是則廉公亦非易事乎曰然子不見終南山之禪子眞是耶隱幽巖處曠室不接人三十年以爲旣定寂仙佛可坐而得也一日有友携入長安城過柳市以東粉蛾黛姬妖聲艶曲觸目而塞耳遂忘其三十年之爲功也周京之士年巳耆耋家藏古度舊衡自謂傳自夏商以準物不爽分寸錙銖者也他日入於秦市鞅誚其尺冉譏其引雎改其錘澤移其系于是或以千鈞爲輕或以尺布爲長而不自知也曰廉公之難亦至此乎然

則何以至之曰吾東郊之圃有株桑其上鳲鳩生數子朝飼之自上而下夕飼之自下而上雖有爭者亦不亂其次以與之未幾數月其子皆喙剛而羽健無或不能飛者矣吾西鄰有老媪生數女長如西施已嫁矣次者寡髮次者粗眉次者面黑如漆次者耳短吉士過而弗問也媪乃謀諸媒氏剪髲與髢出鉛與畫眉傾奩中脂以粧之故其環重十銖三年之內數女皆嫁焉於乎子誠如東圃之鳩明奚不行子誠如西鄰之媪法奚不立乎訂頑之言如鄰媪砭愚之言如圃鳩是故仁則能絕不廉義則能絕不公

此公文人有昌黎氣魄

序

送楊景周擢廣東按察副使序　　趙時春

明制內設御史院外立按察司以糾邦治號曰風憲官其職不親操政主按政之得失而褒貶之不涖民事主察民之利害而興釐之故凡內外有司有失職者必敲鮇於秉曰彼風憲官將以所治糾我爲風憲官者亦夙夜惕若曰我所糾之治有遺乎則將爲我風憲羞庸是百司無秕稗之政黎民有嬉皞之休風憲之設亦侈大哉初擢其權重難制故班御史院於六卿左按察降二司一階又以中丞攝大夫之職副使佐按察使之治凡

使之治必關白而後行有所漏罅則佐而糾之不以逼爲嫌故中丞舉其職則天下治副使舉其職則藩省治居是職者可謂得行其志矣其後爲中丞者自比於六卿爲九卿始引大體以自居而下移其治於御史爲副使者亦自昵於二司爲三司又以逼爲嫌而挈其治擅之使副使謙遜無所關李陞堂陪座押案僉書退食廨所玩愒日月或問之應曰我帖司副使當然士大夫有擢是職者必問其爲帖司否帖司之說豈法制使然哉始余少讀官吏甲令所載風憲官冠豸冠服法服得以風聞章奏奏不如不治心甚駭之又聞長老言異時天造之始副使以下乘馬徑入省堂案驗公私掠治吏卒省中咸慴服請罪其威若此又大異之以爲人生而居是官得行其志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弱齡入仕目睹所謂風憲官者已稍異所聞心私怪焉又聞帖司之說則大以爲疑及爲刑部主事與郎中楊東溪爲僚貳東溪侃果斷通敏則凡余之所治者一一屬之而余乃以閒暇爲樂始信所謂帖司者不唯風憲而百司亦皆有之會東溪擢廣東按察副使其僚友咸賀不敏以少當傳長者辭令則爲致其語曰我將以君爲帖司者耶必令婾惰於流俗徜徉以窮年而奚庸余言也竊觀君之楚

楚然慹勤王役蹶蹶然不遑息殆非喜爲帖司者耶夫夷夫遭際休時在側陋猶耀其光況居秩官衣章服得行而志固當嶄然巋然砥礪臣節訶頑砭懦播汙流清巍然隮退夷之民于陶唐政教之中矢將使後之人指目之而愕然駭異者亦猶今之駭異昔人此貞毅然大夷夫之事也君子所得爲也顧可以帖司自諉哉夫余固帖司者也然一聞其說尚悚然而競厲踧然不欲復齒身況君之果斷通敏者也嗚呼吾知東溪其必不爲此也夫

送光祿麟奉使大同圖序

大同據雲朔華夷之會雖聲華四暨宇內鼓動於華胥鈞韶之中而大同之士喋肉刺血以與虜搏前擲虜顱後繼歌舞縱金革角抵延鼓之樂動費萬金司計者決不與之校貨貝軋穀而奉使鈞秩蓋所以養豪俊梟雄之氣以竦鬼魅獍蜮之心固不可以尋常繩尺校嘉靖戊戌歲予犒軍金數萬於是同郡光祿署署事李麟持符載綱以往宣布 明聖優渥之至意士咸歡呼醉飽稽首稱萬壽而退具軍樂列麾旌以送使臣李君之僚以爲榮耀繪圖其本末而屬余次語其端云唯士之所以效祝於上而致敬於使者豈非以爲報哉雖然此庸

人感恩之常非上之所以望於豪偉梟雄之士也吾聞古有豪偉梟雄之士者其上不以名義辱於遠人其次不以理色辱於鄉士其下不以形勢辱於疆宇匹夫爲義而大呼決計風雲爲變慘而姦軌爲喪志況乎合三軍萬隊之力稱爲　天子之北戶者邪問者虜數犯塞爲疆宇憂此於古豪偉梟雄之士以爲最下辱致死之不旋踵夫合三軍萬隊之力而效死於讐敵虜酋之頸寧足繫而虜之膏血寧足汙輪蹄也何獨聞於古之人而不見於今之大同之士也呼之以其名則應奉之以其資則受責之以其事則哆然縮懦是寧豪偉梟雄之足言乎以庸人之感恩而爲豪偉梟雄之報奉使者加之何而不有以開喩之也抑吾聞之言深者其形畧而感極者其報甚則夫人之所以云云而使大同之士爭爲豪偉梟雄之事以致報乎君上者將必有以自暴於疆宇而非所當先言也姑俟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

注荀卿子序

陸粲

陸子曰吾讀荀卿子書高其文辭而怪今之君子之好之何少也或曰荀卿者意廣而爲學淵疏議論大抵矯亢失中又時譏切孟子以故近世儒者或頗黜其書吾亦甚恨卿之不遭孟子也使夫得游從焉與相切磋焉而去其蔽則卿固可爲醇儒哉然自孔氏沒七十子之徒散亡既盡敎益衰學士大夫爭騖於權利而卿獨修先王之言卓然不阿時好彼所謂豪傑士也非邪戰國之世儒者阨窮孟子既困於齊梁以終而卿亦老無所

甚矣求徒之難

遇曉廼適楚楚旣衰矣而黃歇當國未見其有可仕者也方天下日被秦虐吳之故墟去中國稍濶遠兵車不及卿將託焉以卒老歟非有意於干歇也卿沒後李斯相秦以并天下斯雖嘗游其門而卒叛去乃用異說以殘民廢先王之道蓋其徒之不肖者也而或者謂卿之學有以使之夫學焉而失其眞自孔氏之門不能無雜而獨卿歟其師善醫其弟子蓄蠱以殺人非師之罪也議者以斯故病卿亦少恕哉卿之書三十二篇其禮樂二篇多戴記中語而雜篇自大略以下文辭不類往往雜見於家語諸書中將後來者勦焉以附益之乎余旣感卿以李斯故被汙衊因取其書粗爲按定其章句又頗以己意訓釋之爲若干卷藏于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題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李槃

昔在宣德初吉郡胡公槩以大理卿巡撫南畿威望甚著論者或頗譏其苛刻然余長聞諸長老言當是時天下乂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漂惡民大都漁食百姓以致富羨而彊宗右室所爲多踰禮制　朝廷患之賜公　璽書有袪除民害之諭惟公亦以爲莠盛苗穢不可不鉏故其爲政尚嚴雖所誅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并兼豪植之徒薪除畧盡姦宄革心小民得職去之百年而其名聲猶赫赫使人畏仰農畝走隸皆知胡卿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黙数妙

若公者方諸漢吏葢趙京兆尹扶風之流非邪自承平久而法抏敝也流俗之論以容養奸蠹爲寬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黙數歲月得美遷即去苟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衆口諠譁流言飛文上下交構必擠而去之甚者陷之死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令胡公在今日身且不保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公所著有芝山公餘二集皆未行于世此詩僅數十字葢初仕時爲吾鄉人作者余間得觀之乃因論公之行事而竊識其所感者如此士之有志當世者或于吾言而太息焉

贊

子家子贊（有序）

陸粲

子家子曾公族之賢者也仕于昭公昭公庸愚無足與有爲者而子家子從之何久也已爲同姓之臣君且親之義不忍決去也故寧周旋焉迨君死而已矣始昭公與羣小謀季氏子家子諫之不聽及意如被攻屢請而欲以五乘亡也豈其誠心怒私黨而驕君志緩公徒之攻以待變耳子家子知之故勸君許之許之則季氏之謀益懈意如雖不成亡而昭公亦可以無出一與之盟而國定矣此子家子之心也比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從亡在外謀事發言度禮處義無一不中節嗚呼賢哉公甍喪至自乾侯從公者皆自壞隤出奔畏季氏讐已也若子家子則意如知其賢且許以從政矣乃不受而逃之從君七年卒而不以利疚其志可不謂仁乎衛獻公失國十有二年而復子鮮子展二臣者有力焉然孫甯之得民未若季氏之專且甯喜有志于逆君矣又當時齊晉尚强國有賢者可動以義不如范鞅梁丘據之貪以無君也而二子乘之易矣不然以子家子之賢得中主輔之雖以强霸可也而復國于何有夫其力不能康君身而又不足以誅權臣

太史公可嘉處在此　子家

故亦潔其去就爾矣孔子稱志士仁人者於斯人見之然吾惜其終不著于傳豈自壞隤之後遂長往山林以没身邪又怪太史遷書所爲賢卿大夫列傳甚衆顧獨遺子家子曾不得與曹沫專諸者比何哉故重論其事爲之贊贊曰

曾多君子柳有世臣誰歟遺之自其先君周公伯禽尊賢親親藹藹子家既忠且仁君亡我從君没我遯明王不興孰反我讐我志弗遂而終無尤豈無材賢內恤其私從讐如忘棄君如遺我思古人愛莫起之嗚呼子家百世之師

序

覽餘雜集序

朱紈

覽餘竹頭木屑而已無可集集成於激耳嘉靖丁未紈自贛移撫浙江兼治閩海時浙閩海道憲臣罪廢踵接四方撫臣被逮者指十有三屆矣開府草昧怠忌相乘而夷夏之防奉　天語丁寧曰寇曰叛曰勦曰翦除浙閩趨利者則曰生理曰激變紈愚人也是歲十月入漳州甫三日聞泉州同安賊起會兵討平之不便者反間百出遂被論得以功贖十二月拜　新命歷閱海防陳亂由明綱紀嚴忠邪順逆之辨一時大讙巧者陰傳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件以亂吾眞由是所如不合轉成多事矣戊申正月在興化聞倭夷求貢　詔不許下撫臣處分三月入寧波致諸夷至面定約束徑趨杭嘉四月兵襲九山雙嶼諸賊皆破之讙者益衆有以危言嘆兩院及飛書媒蘖者蓋天下之惡皆歸焉五月寧波飛書夷館誘使作亂以先殺巡撫爲詞衆志大搖愚堅臥定海鎭之渡海達觀遂扼雙嶼之嗌賊失其巢往來外洋者一千二百九十餘艘上下連戰皆捷七月聞閩人奏革巡撫及漳因遁入於海大担嶼大步門大江諸警繹騷時愚疾甚呻吟規畫幸中機宜而侮弄者嗤詆者日亦甚至有宣言當軸震怒　詔獄且下者愚自分不免又不敢請去乃謀殮具以俟命集數月章疏梓之以代喙久之疏益增逮者不至集亦累卷於是冠以　玉音足以公移以政論以筮仕須知以紀事以永感錄終名曰甓餘雜集附惜陰自棄之義此孤臣孽子槃不激不成也十月拜　敕改命巡視遂興疾督兵追賊下溫盤南麂諸洋十二月大捷時經年建白多見沮撓有說以海船之利脅以身後之禍啗以南京侍郎者乃連疏請骸骨申辨蹇蹇己酉二月漳兵與賊大戰于走馬溪大捷盡俘之賊黨不自安一時航海者數千家漳城聚觀者日以萬數所俘

佛郎機名王、猶大言曰、我以鳥銃攻汝大同城、直易易耳、愚自福寧馳　符節、傳令軍前、執訊斬其渠魁、安其反側、先後以　聞、浙閩悉定、黃巖令楊完祈紀功碑于久菴黃公、愚不可、曰爲吾祈饒餘集序幸矣、公嘉惠焉、五月得　請生還、復被論、衆必欲殺之、賴　聖明在上、姑褫職候勘、事且不測、相愛者見尤、則應之曰、糾邪倡義、誅賊定亂、即死以謝之、榮于負　國多矣、嗟乎閫外大臣兼官守言責之重、泄泄巧爲身謀、世道之憂也、往年福州逸囚、布政使以下、駢首就戮于御史臺前、賊在興化起營、告示守巡各官免送、馴致寧波謀殺巡撫、雖

有功亦誅
無功亦誅
寧可免矣

羇縻之邦、不如是也、今刑法始伸、人心不同、乃爾獨使浙閩不定、愚當失職之罪、賊擒而反側四起、愚當激變之誅、皆無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也、雖然亦自謀之言耳、幞頭公服朝貢外夷、勢家之爲也、勢之所在百司竊歎而已、或敢誰何、中傷可數、朝鮮之奏、引而不發、似忠而侮、稱天差、稱天王、稱巡海大王、刈人如草、恬不爲怪、獨一勢家召釁、始建開府之議、議行而掣其肘、開府罷而某府之船出、開刀至於開胸、殺人至於殺官矣、附勢之徒、方且談王霸、談循吏酷吏、以惑世誣民矣、乃求論勘諸章、併集疏後、以備兩端、增紀言以見志、去政論須知

非人知之乃天知之九廟社稷知之

諸卷毀之皆所謂敗將之勇耳先是南津胡公巡視五年于茲愚旁搜墜緒莫遺尺牘爲高無因獨行有愠竹頭木屑之集是或一道也嗚呼江左養亂之時獨有投江加鞭之事然則力能跋扈思夢自制之許亦有自哉人知愚之激禍不知巧者之激愚也禍釀交成而本兵覆奏猶曰忠憤激切足爲兩省人士之儆公論蓋未泯云世有指諭時政專攻　上身者則交譽之曰忠惟吾臣工以黨同伐異胸臆頤指爲巧不憤不激則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者不足爲訓矣乎謝皋羽氏曰今人不知于後人必有知予者悲亦云

獨見卓識亦作詞者勸

紀事

茂邊紀事

朱紈

初諸君之徵詞爲茂州參將周繼勳贈也紈以邊隅學者不知四六之體乃戲爲此而感時叙事不覺盡吐所懷內翰王豐玉子見之節去首尾爲全勝樓記入威茂誌愚意記體非似且不欲泯其顛末因稍增定爲茂邊紀事

嘉靖丙申季春乙丑護林（茂州驛名）之北來遠（疊溪所驛名）之南長寧古驛之墟（長寧驛今廢爲堡有提營官戍守）穆肅兩河之會（穆肅堡名兩河會其下極險隘南北糧運必經之地）有戎不軌倡自三溝（深溝淺溝渾水溝皆番寨）

（名）羣醜弗戚陰連二姓（大姓小姓）稔兇殘于殺越肆睥睨于轉輸神矣梟鴟作慝惟窺月入秘如鬼蜮欺人至擬天驕急峽鯨奔呼吸繫千人之命重關櫛比安危引一髮之釣天意代謀地鄰告變（時報三溝斜大小旗山水磨兒立頰子高黄脊魚凡十寨夜伏兩河口上下期以來朝刼運）周郎分闘（叅將周繼勳）夜傳銅虎之符龔尉名家（長寧提營指揮龔銳）早試金蒲之鏃羣饕大沮一芥不遺兕出柙而猖狂豕負塗而躑躅嬰此方張之寇四路無雙動皆以律之師三城有恃（賊既失望則反攻長寧繼勳主戰守深戒撫和龔銳一日三戰皆捷）警聞叅府建節星馳（周繼勳）令下岳希刻期雲合（岳希蓬長官司坤元）累官都督何無忌之策勳獨將遊兵杜諸公

之敵愾松州遣騎臨翼移屯（時總兵何卿守松潘當方和何禮華援長寧遊擊將軍杜欽自疊溪移駐穆肅）乃控上游互為策應蜀山吠日百爾隨聲周轍驚霆紛如怒臂外結河西諸部日擾邊陲（河西巴猪黑水曆日諸寨助賊攻長寧）內要山後諸酋徑趨我閫（茂州山後羅多魏磨白若羅打古得失墮木土核桃游諸寨攻茂州）積威攸刼競傳市井訛言故態復萌追咎轅門惜賞（各寨歲賞長寧路費銀一萬三千疊溪路八千以為常癸巳歲大中丞南湖楊公率總兵何卿平五寨乘威盡革之止循故事存銀一千七百有奇量犒酒肉而已至是賊以為辭傳者從而杯之）所賴　九重神算炳在琅函時惟兩院英名茂流錦里才兼將相河陽潘岳之孫（大中丞方塘潘公）風樹紀綱吳郡陸機之裔（巡按王洲陸公）芻蕘竝採臂指相通遂收渙而定疑

聿勸忠而鼓銳三溪設險可塹可城（三溪自東峪流出至茂城壯山前合流西入岷江）六哨分工且矛且鍾臺因山澤圖永逸於暫勞陣寄烏雲鎮大勢於至靜（山後諸酋頻年犯茂城官軍閉門講路而已至是佔地於三溪出師分據之衆無固志命即地爲城西起岷江東極山巔東臺名之曰烏雲山墩西臺名之曰烏雲澤墩中爲烏雲亭）應兵隴木一戰枯摧梟俊黑橋羣奔瓦解（城倅起數尺賊奄至衆倚爲固隴木長官司坤兒卜郎陣誅賊首哭卓犀賊猶據壯山三月乃退）核桃再熾達觀花水之遺龍觜夾持進扼燕崖之隘先人默奪劇寇潛通（賊既退志甚大聚于核桃溝誓衆肅隊將再入寇時新城漸高乃分兵進據壯山各守要害期賊至於燕兒崖擊之賊謀知不敢進半月自潰）伺間道於夜泗坐收要害（所賊峭斜五寨爲亂獲夜泗誅之乃定）獲細奸於時出巧中機宜旌旗與白日交輝號令爲雪山增重縱橫應敵三軍不損一人遠近執停一月豈惟三捷腰金貴介獨馳不測之巔手刄元兇兩奪羣攻之具膚功尤烈脅從皆降（初賊犯茂爲四月三月長寧亦以是月受攻幾陷冀鎰身先士卒馳下似巔崖斬哭竹巴奪其七稍砲而還如是者再曆日乃降餘賊皆解）惟彼深溝猶茲跋扈下似翔而弗下簡石爲驅萬夫葸爾莫前常山阻絕（深溝皆險阻據高下合長寧其穆肅輩十里不相聞矣）老師非計客使與權昭物采以犒軍侈壺漿而屬道狼貪可笑甘心葛伯之邀鴆毒脅懷駢首中山之臥荆棘介然成路叱咤生風桑榆藉此收功譸張虧簣（四月二十四日遣使賫牲酒盛張鼓吹聲言犒軍出深溝寨下賊爭奪酒羣飲之尋中毒死傷無數官道遂通將率龔鎰輩擣其巢穴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繼勳力沮焉）光韜巨闕舌戟爭銛敵樹蕭牆筆鋒樂傷（將內外皆主撫賞之議有以私憾媒蘖純者因與之辨且促何卿來會公移私劄往來百計）斷案得中丞之斧辨失儀泰突圍迎驃騎之轎歡交平勃既參而伍乍合而離（五月十八日純至長寧迎何卿反覆論難日昃始定議僞爲不協之狀而散密期二十八日會勳深溝）虛實相形正奇互用鑿山通徑故左道以傳疑卷甲銜枚忽中宵而乘懈懸崖（立木）追鄧氏之氈分部蟻登亟樹漢家之幟盡連砌於一炬（燭）萬劫之遺究數雜虜於橫戈刷千工（崖名）之深恥（至期純與周繼勳至自茂州何卿杜欽至自疊溪部分指揮李嵩兵屯神溪溝龐振兵屯刀溪溝高翔兵屯燕兒崖曹泉兵屯魏磨墩各爲進擊之狀密周繼勳屯韓胡堡維舟江滸爲欲渡之勢以綴二对後賊之衆密備黃脊魚降者丁移肅諸傑以杜往來傳報之奸冀銳分兵由長寧上門路指揮蔣啓兵繼之坤兒卜坤元兵由長寧後山路法保繼之指揮曹亢新兵由兩河口路長寧安撫司兵由長寧下門路杜欽兵由穆肅山路俱夜半銜枚緣崖而上凡越三嶺未明抵深溝寨襲殺守者令圍之焚其碉一百八十餘座火三日不絕何卿消其子何希堯周繼勳杜欽各營其巔爲進擊淺渾之規）淺渾伊邇一夕亡唇老稚相攜四山崩所事懲姑息恢張擒縱之規亂鬪厥由兇制短長之命衆輸心而悔罪爭縛渠魁至斷指而祈恩壹遵約束（淺渾乞降不許獻甲獻牛乍不許淺溝縛送渠魁二人渾木縛送二人斬于軍前與深溝餘黨俱貢方物來降願受約束有斷指截耳以自誓者）刲牛泉杪飼馬雲端射息仰天之禱勒銘張口之石月初建未日則先庚黑水再清漢關重闢壯士歌而崑崙應妖氛淨而牛斗光偉哉主帥之功展也多賢之

輔智慧信惟乘勢號咷終有同人徵調無煩旁縣不聞金革公私大省居民盡仰帲幪（先是三司會議閣合省之兵檄書發而捷書至）彼娼嫉者何爲竞捷幡乎何益嗟乎夷狄古無深治兵家未有常形處置得宜韓輿取捷忠邪易位陳塹爲夷愼蕭氏之金甌白茅斯重碎范增之玉斗瓦礫何殊語要無他任人而已遡歷年之多難慨當事之寡謀舍耕織於專門王人受敎狃採樵於近利天險爭雄千里徵兵驅市人而浪戰一言遣將率弟子以輿尸野心從此日驕士氣至今不振或吹虀而過計每破釜而失聲吝出納於平時急撫和於臨陣堂堂中國不羞城下之盟

赳赳武夫盡剜心頭之肉。技人飾詐謂彼昏而不知祈父招尤慘多瘠而罔詔馴致遡年之禍無如五寨之深（鷰兒雞公刀農烏都鵝偽）江山助彼金湯道路出其門戶防秋死別一戍數千來歲生還什無四五擢髮已窮于甲士褫衣不免于戶侯（所謂千丁深恥也）彼美督軍呈身三徇（高智提督長寧時爲賊誘拘三宿四百金乃免）有雄驍騎遮道千金（遊擊鄧爵阨於中途千金乃免）魏磨覘我垣墻白若狀人肘腋有山如障來則高巢有坎如隍履同平地孤城鞏固誰開近賊之門福將尊榮莫究折衝之志蒙茸北郭牧唱吞聲（茂城北門外田數千頃不敢牧放馬牛）咫尺西橋鬼門騰號（茂城西門外鎮西橋號鬼門關）狗竊貴於人命（長寧堡嘗

（蘖賊大衆賊來攻得人命錢乃散）貔貅賤若草菅章璽稔兇神人共憤（章璽茂衛指揮也誘賊要賂者十餘年後蘖于獄）仵動死事日月爲昏（長寧堡百戶仵動爲賊支解）上帝聞腥旋轉廓清之運元臣秉鉞鑿開混沌之天（即癸巳之舉時會計用兵之費三十萬調合省兵數萬）罪惡貫盈宜俾根株悉拔險膚起信乃惟旦夕邇圖徎血猶爭虞旌倏下倉皇失措馬高已死之金喪亂既平人惜有功之袴健兒解體髦士弛擔（乙未秋統承兵備之乏）乏承殊類杞憂環視漠如越瘠言猶在耳戎復生心試觀四起之塵夫豈一朝之故及今不戒尚事因循厥禍長流將何紀極彼其之子束高閣乎幾年亦獨何心壞長城乎萬里塞胸諸難

公有詩云古來文士多高論不向軍前賦一詩

未聞決策聳人銷骨巧詞祇見幸災樂禍身如謀國何嫌殿上之爭賊已渡河尚作道傍之舍百年之算肯斂手以推棊六月之師但駕言於揮扇肩山欲蹶腹劍反攻太阿不識倒持宏詞何用手板已看倒執高論猶存嗟乎內有讒夫外多勍敵阪高難合息壤無盟肘雖掣而力自前踵未旋而亂遄沮人見田單厲氣遂收三月之功孰知神禹至誠會奏七旬之格豎儒幾敗乃事炎德方隆蔡功惟斷乃成名賢在位匪人匪地惟動惟天蓋忠良不病於扼腕斯夷虜無憂於猾夏天冠地履自循萬古之常秋殺春生孰爽四時之令是非如鏡賞罰

快人英雄有樂死之心沙漠盡宣威之地嗟乎室家安枕所重藩籬匕劑奏功寧辭瞑眩靡鹽莫非王事匪躬乃見王臣紫塞歸驂耆老垂漢官之涕青萍長價將軍全報　主之身栢府持衡宏啓清平之宴（兩院開宴名曰清平）王堂秉筆大書全勝之樓（王璽王了元正）白面何能躬逢盛事彤弓載咏共醉佳辰念一時共事之情成百折不回之義有痛更深干定惟亡乃保其存爰紀諸聚再申百韻

公不愛官誰得以官嚇之不怕死誰得以死怖之所爭者是非耳

辭

俟命辭

萬劫孱兒獨立孤蹤八疏軍功十疏愚忠一官早辭亡命莫容浙閩之機械則巧　宵旰之緩急誰庸蓋以海爲刑之家布列顯要故以是爲非之口充塞鴻蒙披腹經年正慍多讒之險乞骸請老敢干不韙之公日月在天雲霾在地便宜　敕旨遂成文具旗牌軍令遂成兒戲世睫誰開黨同伐異知責人以常法不念呼吸之兵機知論事以常情不念順逆之名義知一時賦命之當惜不念累年赤子之倒懸知一時威柄之當收不念累

[illegible]冠履之倒置知坐計以旬月不念先奏福寧得報云云相去漳州千里知遙制以文墨不念先奏先人奪人云云實爲　天閫萬里變虞倉卒孰非督陣之時事繫機宜未奉班師之旨九十六執訊之醜。若云可矜。若云可疑。數百千航海之家何據而作。何據而止。茲幸指揮粗定大開報復之門。向使反側四起必樹激變之幟。報復尚爾公行。激變固當文致。不然開府職掌叅劾何姦宄悉見彌縫極口條陳利害何上下曲爲壅蔽居府朝貢夷國謂非叛臣寧波謀殺巡撫謂非怙勢鄭世威未奉復職之　右布政陞遷張德熹顯犯通賊之私頤指營衞惟功惟忠爲仇爲厲作福作威孰大孰細且內外錄因應死尚多摭拾之詞令薦紳爲賊前驅孰無迎合之弊會議如此支吾主者得無牽制盡刪原奏之要全爲佑賊之計既非賊曷慮不靖既行勘曷煩告示既慮變曷不體念當事之人既佑賊曷不早寢開府之議軍門未撤。占風之月無波。勘使未來。僞府之船已熾。開刀至於闢胸豈法所許殺人至於殺官何詞可諉將官人之命輕於叛賊抑　天子之法輕於勢利前此一年臣奏　九重固曰不死盜賊之手必死筆舌之鋒。斯言既驗俟命爲恭亂曰紏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

負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惟成吾是

近世多訕其貞反狂此文足以揭之

序

解學士文集序

羅洪先

始余遊東山經三麓而後躋浮黎浮黎者東山之巔也據是返顧培塿層疊環以百數當是時第謂高厚必資積累理固然耳後數年友人相期于衡百里而近望其高與東山似卽而仰攀百折縈紆窮日乃至祝融之峯自峯頂下視旁無倚附緣麓一谷橫四十里蓄拔坤維入漢紀特立而博敵諸山非其倫也又數年入匡廬其它不異東山獨五老嶙峋得衡一體於是悟曰物固有至鉅者乎彼名嶽者山之至鉅不由積累而高厚者也

匡以五老亦得名岳嶜之形貌兩人戴立豈不矗然而不可爲鉅偏長拘行無以語聖賢之大亦猶是也夫聖賢至矣彼晵毀譽輕利害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不可圖以世俗之見故卒應王佐而稱豪傑若是者亦謂鉅人春雨解公幾之方

高皇揮斥英雄濯拭宇宙此何時也而公未弱冠天眷獨隆

成祖之初契符魚水觀其應制寓諷封事犯顔有鄭公之正乳兒朝貴敝屣爵位有方朔之奇忤權蹈危投荒厲節有太白之遒保儲忘身徙家戍邊有柬之之烈是

盛事

果積累得之否乎即使有歉于聖賢亦當不失爲豪傑何則其才固自殊也世之知公者淺類以詞翰賞之至論平生莫定題品伏闕

仁廟嘗曰人言解縉狂縉非狂士嗚呼非日月之明哉公亦有言寧爲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斯固其自況矣公蒙禍既酷榮祔外氏洪先再過其下欷歔歎息不忍輒去會柱史遵化古松段君來江省弔古采言檄縣禮塋將刻其遺文以傳公天才逸發援筆萬言不事屬稿而又經籍沒故多散亡從孫桐緝錄凡十卷求加詮次稍剔其僞不盡删繁者其辨人中之岳安在無徒高卑之

校哉

重刻一峯先生集序

天地有義氣大和秉以代其運陽春賴以歛其成震而爲雷霆激而爲風颷慘而爲霜霰起而爲山嶽奔而爲湍瀾其凝于物爲堅金爲完璞爲後凋木其靈于人爲剛嚴爲果毅爲直遂爲無側頗得之而諂欲亡言之而異端熄用之而羣奸屏四夷寧而不用則爲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將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儒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

妙在常事

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裳今之處貧賤者未必皆困于衣食者也困于衣食而至于凍且餒者益加少矣公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它尚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忿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于勉强者也吾獨怪夫學者之爲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纚纚乎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詰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足以怵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爲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洪先自幼聞

（讀書只是再讀義理使出）

公於人輙有不獲執鞭之歎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羨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三二年來漸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峯集者不牽章句不涉蹊徑不執意象不事雕鏤慨乎其於辭沛乎其于氣而皎乎其於光得之心出之言惴者慚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至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以空文爲桂林張君思默以進士來令永豐首考文獻風勵諸生聞公之文有遺刻者請于雙江聶君蒐緝編次俾爲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予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爲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夫

此等文行送時易學亦好

序

贈朱瑞州子羽詩序　　熊過

過頃試吏爲宦學頗多述方及睇視人語獨傾聽不厭射亦時時有所服膺廼得失之際盖與嘆焉夫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此豈虛爲言哉然列地事觀人風亦多流代之感者吏又烏有成事可習視乎吳人朱子羽守瑞州過其友人曰奈何治瑞傳在萬山中當吳楚爭伯時無有四戰之役其壤地乃若斯僻矣歷漢初逮于有宋用文日至久也而射策者率不應命予觀世傳曾鞏學祠記以時如彼其受變若斯之難何也然其俗朴野不

囂于訟自昔守者樂之詡詡然標爲道院如非誇眺覩鴻荒豈異旨哉就其俗孰不可坐鎮而安者予蓋歆羡哉南昌人熊景之其時與予相次守司馬署郎予就以其俗証之景之言瑞民不良迺入江西上第中予始聞大駭異之乃呼吏牽舊牘求其故曰今吏治不古豈所師謨詩謬戒所傳開殊方與固推之衰亂乃稍反若天降命與　明之治在弘治中嘉隆盛矣然御史周進條疏其故曰瑞一郡三縣在深山中民性强狠往往則相聚爲盜請延上官飭兵章治上高高安新昌疏語在十六年又最治時勢可又安而直爲此廩廩難報也山川藏疾倘非是耶開之甚難亟返之無繇斯亦大異乎昔所云矣即誅名不察實長吏雖勞誰爲知者乎抑有易者古之理亂非吏明也民從違非能易地也聖王在上而民不奇衺者又非能哺而食之提耳而教導之也其要領迺在得人而承流布和惟長吏爲親民易任職然長吏者又率多師吏法指名當用齊之刑耳所謂法分名表參驗稽決其數一二三四者皆是也言政而不及化此令誦法之士闇于遠圖賢人憂心疾首而民失職也悲夫子羽苟少加之意瑞民秉非獨嗇于他日也史院編修唐君順之率文章之士爲贈言而屬予爲序

鍊格精詞眞潔

送林君于石守南安序

嘉靖十八年秋主客郎林君出爲南安守南安在大江西北走赴燕縣次傳之日百里途二月僅乃得至亥步而鼓記之其去中朝本縣絶矣南有庾嶺漢軍監庾勝所爲城者其横浦有樓船將軍迹予覽觀史遷書劉嗣之南康記盖楊僕本縣此伐南粤云其西尉陀發兵攻長沙邊邑所出道地固通閩粤西甌駱粤崇岡積丘此在兵法進塗爲圯扼險則爲支矣此何可輕斥哉顧擇人而守之以遠見輕鄙若左官然者時時有之故得人而守之是以棄居郡不嗛奉職受事常不如遁甸此亦積輕之勢矣豈國家所用柔遠之指哉嗟乎林君以予觀南安地所繇泰剝吏治所繇與壞未始不成於寧一而以操切反繆也彼其民貧好訟而地復巖險交臂而易者緣手則盡矣又非土著也郡土吏稍失所馭之負襁而相招呼矣其易爲亂豈獨天性哉始熊天瑞竊據此界部中甚困會　高皇帝起然歲時迺始定之彼伶人之餘分非籍要害曷能苟延哉故南安者言南方所繇安危矣其後自海道下取南粤不假途而樵蘇焉非盡以其道惡誠策便而動亦瘠土之民不欲以軍興從事煩供張也垂及百年里父兄子弟安其土而無外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皇帝之澤豈不大哉成化之末吏治頗失初命監臣始請飭理其地弘治初撫臣遂請操守迨至正德中乃有起豎牧稱南征王者豈非繼成者不能褒揚先業徒冐空文罔公上乎今君推擇而往必用此爲務毋忽其遠也月缺其圓遠日乃光故曰二多譽四多懼蓋言遠近也誠君子也靡不欲試難自別其器豈苟以遠爲戚耶遠而无咎必用柔中柔中者寬居而仁行非倒持以示大竊鈇以示容誠欲道之德而後齊一以禮也夫忿其頑而用重典剛克之此乎土所不堪釀而難却之禍也而况南安險遠貧困之民哉林君勉之文牧之後其政必達吾知君之宜于遠也屬諸僚之請述其事作序

此等文字方是西京氣色于鱗遜一籌矣

贈王晉叔兵備平陽序

王大夫既典師平陽兵熊子曰學者言平陽之備以爲逼虜要非事實然考信徃記參諸舊聞其地北接汾晉西通同華東連齊魯之墟南面以臨衛鄭莫能當者蓋興敗之故多出焉是四戰用武之國也昔秦以其强盛衡制諸侯山東之國皆有害也然河曲卒困於趙盾走之兵法曰地有所必爭如平陽豈不然哉晉魏六朝之際兵戈相尋平陽益爲要害王猛敗慕容評滅燕宇文弢策舉齊靡不由汾曲走出爲師凡東境之禍固皆掠

境平陽者周鎮玉壁城齊據武關又皆設險伺非常之警然則攻守之便乃自古稱之矣今天下已平治非有秦晉之怨燕秦之謀周齊之事也則言事者因亦後之然諸蕃嚮善稱第者舊迺多參居其芻麗洛川諸偷故皆蕃落也負拳勇恃狡捷往往由平陽潛入行盜侵毆河南諸所往乃或攻破城府放囚徒取財鹵去年乃相參會殘石州此壤服之憂不得委蛇高枕者也夫蕃之雜久矣卒欲去不可得藉第恐之亂又益盛武備宜以時修舉然不可顓一恃也苟不惟鎮撫慰籍修其孝弟忠信則親上死長之誼絀矣雖兵亦何所於用之彼蒿生搗羽之次雖以霸國之餘勇敢之氣當其淫兵未嘗不頻蹙稱窮請號也居居究究乃思它人智者寧無懼哉今平陽古唐區也人情大抵不遠獨恃兵者非完計也且夫唐虞之際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命皋陶爲士茲士言不及兵蓋刑清政修內不挌外則邇至遠懷地利不如人和何必至今迺異也皋陶之命曰明五刑以弼五教聖人之於民固將教養使安之非徒以兵戕厲之也予所厚善許士事曰正德中賊流入境平陽人杖棘趨戰或持白木長柄續短刀鉤鐮偏袒呼而犇之有夫隕自樓救奪其妻子者賊卒憚殺其鄉道謂賣已也

一本論結亦老

而去之彼夫勇可以赴義矣子今刑官而又司兵山川兵革子所統也然幸無恃兵淑問如皐陶弼教而已象刑惟明則人知方何畏遠不可革況今之胠篋探囊者何足慮也故兵備者備兵而已非以爲可恃也

武銓之陞更有急于是者於其小而不於[illegible]

書

與霍吏侍論武銓書　熊過

月日兵部武選上事熊過頓首達尊少宰君侯典謁所聞程力搆謀者知士之度也赴時投機者懋功之要也傾否出治者大人之分也君侯以蓋世之英震動宇內自薦紳放於萌隸想望高誼之日久矣程其力無不可舉而又受知　陛下深所簡在值聖明之朝身爲列卿與廟堂之議解棼之會何可後時旬內常承介使詢及選人聞者頗不悉君侯之意過獨知大人之度兼善成務方且共修王章逮治平之業謝天人之望垂竹帛之

名無惑也謹以選事奏記君侯察焉天之生民盛矣由一人乃至數十或又有百千無算者皆是也而地不加多　國家自留州供上輸邊之費其取諸民殆無遺利民已困罷一有征調率不能堪而公家之財歲有常經即使少有贏餘亦應爲緩急之備今四邊多壘行陳往往擒兇魁縛徒從奪獲馬牛羊器械者則　國家思所以報之舊者未銷新者叢至地之生財既不加多欲責取於民則亦已稱疲公家勢又不得裒益以奉之所謂上下俱敝者矣往往賢哲深惟根本洞察律令分辨時勢至其子姓限以三世五世有入刑者屢以常法奪其世爵其子姓即隨所附籍令世世復其家無有所事徭戍可謂義至精也然有遺說者三焉今之武選異於吏曹吏曹自正途外吏胥醫曆譯擬之官皆籍焉武選務在清武臣而已武臣不可徒清計莫如令程其功使然言事之臣皆曰洪武永樂創業之時異諸後世其所除拜兵吏雖不歷戰陳不得輒議裁損然招諭之使幹局之勞乃至持金鼓采海青歷年月者諸凡途不一是果何武功也今法皆論首虜授之官　祖宗時武人子孫蒙其已成獨坐享賞延之澤不敢究治過愚以爲非惜矜之心失　祖宗大同之義一也過江之功非僮子所

知顧五年之間其間乃與百六七十年等竊意　文皇帝深念從事爵一時附助之情非萬世之計也攻圍克陷固不必深言至如大營朝見者并一軍寵秩之其賞可謂泰侈矣永樂中有征討官繫獄者　文皇帝曰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然則曲庇新官蓋亦有司之過非盡　文皇帝本意也王者以天下爲度不宜示人以私探君之心成其過舉當時之臣可謂不忠今又失此時不議裁損竊恐至於大壞而思改絃雖有善策抑亦無及矣此其二也今職官有世襲有流官言者指流官以紊冒爵要亦不盡事實過以司存嘗從內府觀貼黃文雖試百戶乃有稱流官非必指揮以上也有始爲流官而後欽准世襲者然則指揮以下不盡可襲亦當分世官流官矣今槩而授之據非所據與初意可謂不侔夫世襲尚應裁損流官何得坐縻也不審當世之臣果何爲使因沿至今此其三也此外又有中官貴豪特爲冒濫竄空名尺籍中徼倖苟得大將有不賞之懼則畏其勢不敢難也往年大將及撫臣惟第設奮勇諸科以待之奪士卒功尚少今例諸奮勇而無擒斬者與雖擒斬而非爲首者被傷者諸執大將旗有功者尚有一二其子孫皆不得錄於是直上首虜避他日褫奪計甚周

過愚以爲諸中官貴豪者子孫雖有眞功一世後不與凡十歯止其非望然後武選庶幾少清嗟乎君侯天下之事未有極重不反之理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變通宜民不可有後時之悔過抱區區之心年所於此矣告之莫有應者有應者力又不足以行之君侯存心天下又適因下問選人計舉斯心宜莫如君侯者敢願君侯少爲留神言出於君侯之口上下信之勢宜叅可行者國家之利也伏惟君侯恕其狂瞽詩云楊園之道倚於畝丘此之謂也某頓首頓首

今得允便
是本兵

奏疏

條陳邊計疏　　楊　博

准兵部咨該　内閣傳奉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鎭虜寇搶殺至甚防虜之計如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羣臣着實詳議來看欽此欽遵節該本部覆議合再通行大小官員攄忠殫慮破格講求各令剋期具　奏容臣等酌量緩急會同　内閣并五府九卿科道各官逐一詳議列款上請取自　聖裁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臣等切惟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鎭則　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搶殺至甚誠如　聖諭荷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上軫念生靈日勤宵旰　特諭輔臣公同臣等詳議預防之計臣等雖至愚極陋目擊時艱敢不祗承自昔防虜不過戰守二端而各邊地勢不同戰守亦自互異即如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墻可恃虜難保其不來但當乘高據險使之匹馬不入即爲上策山西宣大遼東四鎮無墻可恃虜難保其不入但當堅壁清野使之一毫不得即爲中策臣博臣本固臣士儋連日面相酌議除重將權明軍令脩城堡等項事宜已經各官條　奏不敢槩及外謹將東西六鎮戰守之機其大且要者列款上陳伏望　聖明特賜省覽　敕下該衙門會官詳議裁定施行及照奉　旨建白若臣等之事也詢謀叅酌者輔臣本兵之任也至於削去虛文力求實效者則總督鎮巡兵備將領之責也若使臣等言之輔臣本兵議之邊臣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同或陰行規避紙上空談譬之畫餅竟何益於安攘之效所據責成邊臣同心寅恭實心幹理乃今日之第一務也又念兵凶戰危人情所難　朝廷所以驅策之者惟在賞罰有功不賞人固弗勸有罪不刑人孰肯輕蹈白刃之禍哉近歲薊鎮潘家口磨刀谷失守總督王忬楊選相繼棄市而總兵叅將遊擊反從末減是以今歲虜警屢稱敵戰竟

一段透亮

要緊之著

失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一將請纓而死可以見其情實矣項蒙　宸斷逮繫鎮巡人心始知警惕而副参等官田世威劉寶胥進忠吳光裕等分有信地不能固守其罪尤重亦當先行救問合無將田世威等提拿到京法司查照所犯一併擬罪以為邊臣縱寇殃民者之戒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一定薊昌守墻之議薊昌二鎮因山為墻延長幾二千里自庚戌虜變以來屢經脩繕河防口古北口黑谷關一片石等處拒回大虜明有微驗近因猾虜潰墻說者遂謂墻不可守是誠因噎而廢食也蓋前年墻子嶺失守乃通州官軍今歲界嶺口失守乃河間官軍守

兵單弱援兵不至此調度之失宜豈可歸罪於墻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趁此冬間躬履邊垣逐一閱視稍有不備即為脩補春秋兩防將調到入衛邊兵分營配搭每路各得一二千名駐劄適中地方猝遇虜衆攻墻令其併力戰守彼仰而攻我乘高而擊虜騎雖强恐亦未能飛渡○一定宣府南山之議宣府東路咫尺昌平其四海冶岔道八達嶺等處俱有通賊要路總督軍門統領重兵拱護南山實以　陵京為重連年關外增設墩墻深得重門待暴之義近議紛紛欲將兵馬列於張家口左右衛等處俟其南下方守

南山失策甚矣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春秋兩防仍照成議謹守南山以慰 君父宵旰之懷不得藉口外防致遺內患○一定山西擺列之議雁門寧武偏頭三關均爲山西門戶雁寧二關外有大同猶稱屏障偏頭一關西連延綏獨當其衝先年寧雁一帶添築邊墻增兵戍守未爲無據然邊長八百餘里原守官兵民壯不滿數萬名曰擺邊實爲故事固未見其倚墻拒守如薊昌二鎮真能遏虜之歸者也蓋薊昌合諸鎮之力爲守頗易山西止一鎮之力爲守實難今該給事中張齊議罷擺邊得之目擊非臆說者但事在閫外遠難遙斷合無聽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虛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實奏聞如果可罷每歲秋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適中地方遇有虜警相機戰守以保萬全○一定保鎮防守之議紫荆倒馬龍泉諸關層峰疊嶂頗稱天險且籍宣大爲之屏蔽虜若南犯諸關勢必經由二鎮即使界馬而馳亦須數日可到但當明其耳目養其銳氣如果虜犯宣大已入南內邊南窺洪蔚保安靈丘廣昌等處然後乘墻拒守斯爲得策近年以來先朝擺邊不惟空勞士馬亦且糜費芻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每遇春秋

兩防預將兵馬分定地方照常操練必須的有警報方可登墻以戍以逸待勞之計○一定大同搗巢之議大同地方外連朔漠與虜爲鄰虜犯山西保定勢必由之先年總兵官梁震每遇虜入輒率勁兵出邊搗巢故終震之任虜卽入寇不敢久駐蓋牽於內顧耳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虜果深入發兵搗巢冬春虜賊馬弱之時虜雖不犯我境間亦搗之亦不爲過有功破格陞賞縱有敗衂不當輒加開邊啓釁之罪至於宣府亦可倣而行之蓋總兵馬芳驍勇不減於震戮力報　國此其時也○一定遼東積貯之議

遼東一鎮濱海隣夷中通一線之路一切兵食悉皆仰給本鎮之產且地甚肥饒收成常稔但鎮人愚昧不肯少爲積蓄之計豐收之年粒米狠戾一遭凶荒坐而待斃如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人至相食食旣不足兵自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合無備行巡撫都御史魏學曾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設法令其開墾荒蕪每遇年豐穀賤處發官銀糴買收貯仍敎諭民間照依江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爲一年三年之備惠而不費事在可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汀不知人爲田休臣法甚當

序

送四明竹墟屠公之廣南臬長序　楊　博

今制列省各置臬司臬之長與中臺御史大夫寔相表裏蓋以吏治之臧否風俗之淳漓民生之欣戚均攸繫之而明刑折獄特其一事焉爾是故爲治有體論治者貴識體執法惟平倚法以削者則非法於戲是豈可與俗吏言哉四明竹墟屠公琦行瑰意振藻摛華弱冠即舉進士出牧六合爲良有司稍遷郎署爲良司屬載守吉安爲良二千石久之始詰戎於徐於時虜警方殷遠邇震慴公談笑處之屹然爲東南保障在徐七年始叅

東藩公怡然不滯於懷咨諏之暇輒雅歌投壺間或發爲詩什類皆憂世憫俗之意博與之相從歲餘若飲醇醪固不自知其心醉矣大司馬漁石唐公正位冢宰首用公爲廣南臬長士論翕然博乃諗於公曰掄材舉滯唐公眞知人哉唐公眞不負　明天子簡任之心哉夫天子在擇一相一相擇十使十使擇刺史縣令而置之則天下不勞而自治今　上能擇唐公唐公能擇公明良之遇千載一時公至廣南諸屬之中豈無賢而或滯如公者乎悉心搜閱拔其尤者三數人焉或罣而弗率紬其尤者一二人焉以倡羣吏以振紀綱以綏黎旿始不負唐公知公之意若止以簿書期會爲能以發奸擿伏爲智則匪體匪法非惟不足以答唐公亦非我二三朋好切劘之望矣往代臬長姑無暇論我　明卓然著聲者在景泰間有大康顧公公之叔父東洲公昔在蠻土力持憲紀殊能修大康之業嘗聞大康後爲御史大夫忠貞益懋每入朝不與羣公卿私談或待漏朝堂過者不敢伊吾一時丰采凜然秋霜烈日爭嚴公內視諸東洲外取諸大康不日入踐中臺大康之盛事知公必能復之竹墟公喜甚揖我藩長寅齋葉公曰願書楊子之言以貽小子葉公曰諾博遂拈筆書之

傳

阿寄傳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羹耳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為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項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日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嫠人撫髫稚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閒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昌振鎡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

更不可及

常所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殷士司之去果撫為之寄居憂未所皆早見

書

上巡撫陳公書　田汝成

下官無狀承乏茲土吏治民風麤物涉獵竊抱隱憂欲獻過計言之則似迂愚不言則失智者未明之睹蹇且病訥孤憤之懷誰與抒者顧明公往矣用是忘跡謬而論記也下官所憂非爲二三小吏幾微墨守負課程慢期會也乃所憂則長慮一方積弱之弊爲梗難支爾今之爲貴州者類曰羈縻而治此非高明識治體長者言也乃今所患正坐此爾夫羈縻之令先王所以待夷狄也貢賦不徵其國朝聘不列其君是以來則修委積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簸去則申疆圉之守視若牛馬然令勿蹏觸而已若夫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者已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之加夷狄一等矣況不爲要荒者乎貴州雖絕遠給由入稅與內地亡異靑褐之使交轂而馳非要荒之服也奈何欲以夷狄之法待之哉善乎諸葛亮之治蜀也曰南中反覆非振法不可其時若馬忠之守牂牁李恢之參帷幄皆以威稜誅鋤豪猾故夜郎終孔明之世不敢稱叛近事若馬燁顧晟亦以殺伐震慴八番八番之民祠而頌悳至今不廢未嘗以嚴讐二公也豈非眞高明識治體長者哉今夫御馴駟者垂其轡的騠駃之騎則重勒而復制中州之民譬則馴駟也邊陲則騠駃之騎也垂轡以控騠駃之騎鮮不摧轅而覆軌矣夫貴州右引巴岷左屬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險百夷盤據官吏出入非兵衛不敢輒行鳥道崱鬱溪谷間之毒虫蒙密炎蒸歊臭曾無尋丈之地馳可府傜卒有椎埋胠篋之奸呼嘯跋扈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多緣土灌以流泉沃而斂樹故四方流冗亡賴匿命此焉逋藪慮不爲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易動緩之則烏集急之則麇駭非有邑里名數按比伍而尋躡也宜慰安撫長官諸司裂壤而守各私其家豪舉畀立幽明之

課不登天府故婪虣者無懲非若中州之吏擇繩墨兢業儉束也夫以孔棘之地雜以易動之民統以無嚴黜陟之官而部刺長吏猶欲一切寬假冀其苟安胡可得也是以飇結之酋雖斨自恣加以逋逃黠桀嗾弄其間鎮制官府一有按驗輒揚檄而號曰吏激我變其倒行逆施之事胡可長也　國初戍卒二十萬今物故去者十八九矣其一二存者又直以給負擔擬徵逐之役供行李往來非能擐甲而馳擊刺素練也指揮使而下又率選耎孱伍庸隸曾無諳韜略緩急可倚者也夫以緩將帥不練之兵強而使之踰五尺之童奸其

難矣是以一有征剿必藉土兵我軍既單土兵益橫故非厚賞不足以買其行幸而凱旋雖鹵獲載途莫敢詰問何也我固無以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蘇洵有言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乃今藩臬郡守　主上顧以宣威德而靖遠人者也其所推用大半以失職左遷之人取具名數若下官者固已擯而量移者也彼其處心積慮寧復有永圖哉計日而居遷延得代倖頃刻脫去而已休明之世豈乏人而使之獨于一方嶄惜何也將以惡地難治乎則不當以不齒掄擇之人據盤錯之任若以爲易也則廟謨已

姦甚非所以戢外而寧內也。土官之家率詬雋瀋虐古廉恥顧愛威之則怗服優之則傲慢上侵譬諸小人未可以慈仁導化也今法令曰土官非徒以上不得參提長吏奉行憚于條奏雖受賕枉法者亦以笞杖出之益以驕玩今縱不能褫爵削地與流官比獨不能假律令以屈辱當衆薄責消其桀驁之心乎釋此不行而姑息因仍是隳法而惠惡也人亦有言覆宗萌于睚眦奪壟起于穿窬言治盜不可不蚤也往者阿黑變于尾酒阿旁蹶于清平乜富陸梁于平浪當其初直眇少鼠竊爾失而弗治遂至煩師數年而克故欲地方無變莫若重購盜之令懸百金而購盜貪利亡死者孰不趨之捐不出萬金而諸寨名捕之賊次第可磔矣若發覺而逮鞫者勿令亟配姑禁錮拷掠以詰黨與縱未能盡除亦且屏跡它所今之治盜者無論殺傷第隨俗講解以牛馬爲償百一致法重不過充徒而已彼亦何憚而不爲也夫上之所用旣非其人下之所以御馭者又復失體是以法度日弛威稜弗張奸宄公行逆節比起大抵皆羈縻之說壞之也故曰仁者不廢法而施恩智者不遺遠而畧近勇者不牽議而愒日蓋法廢則長奸恩不可得而普也遺遠則憂迫內不可得而牧也牽議則生疑

事不可得而舉也失斯三者里胥不可以治五家之市而况于遠方易亂之民乎夫貴州之患最大而可憂者莫如水西頃有爲水西之請者曰貴州區區揮沫可濡其詐謾不道一至於此尚可高拱而羈縻哉若其比周之雄聲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北有酉陽此三四酋帥慮無不欲屠剪頡頏厚自封殖者乃者安氏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仇殺不可居解酉陽侵烏羅奪麻兎之地幸而　國家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脫一方有鋒鏑之警此輩尚肯帖然俯首而已哉積弱如此而議者猶欲以羈縻臨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

心强聒而不舍者也夫法當飭始禍貴塞源今者始巳蠱而源巳潰矣非卓犖明達之才不可責以善後之治也明公立節忼慨時論所歸誠能采不諱之言畫永安之策刻積弱之弊折不軌之萌即使下官永滯炎徼十年不調所以報　主恩而酧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裁詧無任拳拳

近于漢魏
音吐自暢

序

剪綵集序

何良俊

徐昌穀有云詩理宏淵談何容易追尋厥旨信而有徵蓋西京創制大闡五言厥後辭人遍相祖襲爰逮魏晉迄于開皇上下九百餘年使代有百人則作者亦幾於萬矣方其含毫伸紙抒思搆篇乾不欲鶩翔秇林扇步詞死者也然而苦志窮年誰能破的所精白首鮮克升堂是以序錄之家校核精審銓綜詳客稍涉蓁蕪何得塵茲簡策略存瑕纇終不點彼縹緗今稽之鍾嶸所品才一百十有五人即王微鴻寶任昉緣起諸編縱或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異同要不大相河漢觀其識同別玉鑒等揀珠總擘藝而芟除存十一於千百固亦嚴矣然三品之中惟子建一人獨盡褒美自王劉以降互有譏評則知詩之爲道可不謂難哉予嘗括而論之其大端有二夫鋪張篇什全在體裁潤色辭條莫先菁藻碎之哀晃實繫典章苟欲擅美一時必待兼資二者是故張施采色著在夏謨次差等威詳於禮籍所謂合之則雙美弃之則兩乖者也今試以菅蒯疏惡統被之絺繡終何能辨章執物苟白地明光錦裁爲負版袴亦曹毘所以取譏於孫綽者也嗚呼是既然矣究其疵累抑有數條夫神寄難馭寄在絕冥意匠無方潛于沖漠探之愈窒索之更深是以對客談諧俱能暇豫臨文議擬鮮不講張況乎雖假名言而必欲言尋象外固非銓理而寔須理契環中至于選勢定篇既方員莫準鑄辭鍊句又玄素亡別專事浮華則流於輕艶偏崇簡質則失在淺俗苟取優游之致終以嘽緩爲尤若憑迅舉之力遂以揚厲詒誚纏綿情款將同委巷之謠精研要眇復似老莊之疏翬翟備色終愧力沈鷹隼翰飛更慙乏采或象數餘列而神有遁思或興致偶屬而物有隱貌或一篇之內魚目與夜光襍陳或數句之中圭璧同碔砆駢集加以平頭上尾

所關最要四聲八病其例亦多懿彼靈均未窺斯秘蹇茲憒昧曷究其詳是以世之作者自言人握靈珠終是家藏敝帚至有唐貞觀開元間世世推極盛然自是詩道之一變也下逮宋元風雅幾絕我　明列聖纂服大肆陶鎔羣宰持衡更加領袖上播玄籥下傳正聲才情雄健者咸模規於漢魏思致清綺者復降意於齊梁由是建安永明之風洋洋乎遍於域中矣唯我華亭地偏江左自機雲入洛繼踵曹劉郗馮仕梁比肩徐庾今雖世代綿越風氣遷殊所賴崑丘岸崿猶著爽靈谷水澄泓尚流芳潤故薦紳諸公與逢掖數輩時相屬綴富有篇章幾能方駕天閑遂欲爭馳王路若我張子玄超則又英英挺拔者也間持剪綵集一編以示予曰此之象近作總若干首苦于朋游徵索將加千木以代傳寫子尚爲我序之何子曰夫言翦者託意體裁曰綵者取喻菁藻觀張子名集已備詩家旨要矣及讀之終卷則皆清麗婉約綺錯流便羣疵畢去衆美具臻嗚呼使鍾參軍復起品裁近代諸家則張子之作將非首爲銓錄者邪或以爲此作誠爲美麗使能稍刊蹊徑當不更爲盡善乎何子曰夫藝家沿襲自昔爲然即李空同序昌穀之集譏其守而未化蹊徑存焉今觀李公蹊徑更甚徐生

則知大復含筏之言亦欺人耳嗟乎駿骨猶存寧亡伯樂雅音獨奏豈乏鍾期悠悠之談孰是知者趣環吟諷輙爲序之

書

寄北郡空同李公書

黃省曾

省曾伏迹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窺覽古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遐淵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聾聵上者深餖詭結下者縱發放吐此騄驥所以空羣而和玉所以希貴也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聖代鴻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岳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生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國而黃鍾特奏至勇不撓大智不惑靈珠蚤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觚之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寔乃先生倡興之力廻瀾障傾何其雄也即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海濱既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每聞品論輙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厲焦苦矣方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先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　國初以武弁家于吳今爲吳人少從諸生困躓奇薄無風雲之便阻遏攀造然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庭揚搉治體恢展經濟發揮聖謨即當褁糧躡蹻周遊五岳窮覽六合舒豁襟抱選長林廬大壑擬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之交識或笑或賞白岩先生遂呼爲五岳山人賦詩寵行將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即遡黃河薄戾宋都登龍門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洪蘊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夙懷不遂心悰鬱惱惟仰天欷歔而已茲復不言齡算曷常恐一旦燼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憾玄臺爾矣公烏知哉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且有請質焉陋昧愚瑣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故虞書顯爲言志洒夏標之嗟嘆古人構唱

此際更難得公有一種專拾態韻

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頹矜蟲鬭鶴遞相述師如圖繢翦錦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荄愈衰于葩萬蕊不如一榮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雁喉哀哀而會節鸝鳴嚶嚶以成章凡厥有之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賤而此理未逮秋英雖徧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真機罕悟獨見我公天授霧哲大咏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逾妙而化如幺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已而脈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容色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貧賤索處無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諷詠洋洋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暨朓諸篇遒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爽跌宕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盛矣晉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藪而詩道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逮矣何我公凝禀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哲難繼　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明四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烟澤有此好慕鄙生耳管測蛙仰不知公果以為然乎何大復

似有志

號稱名流而乃爲誇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于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于靈運嗟夫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于退之陶謝亦可小寛宥矣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爲登涉之言締搆客緻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即之不得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輙書萬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爲之啓導也前薪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于詩者當辨其眞不眞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孰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略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亦焉知是

[illegible]不得受
誣

辨但於心有所不安惻惻高賢受誣恐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質耳望我公其詳教之南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首僭求削示幸甚幸甚倘不即土命駕有日非望雲空無任惆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二十一目次

楊慎

序

檀弓叢訓序

唐絕增奇序

雲南鄉試錄序

雲貴鄉試錄後序

六書索隱序

山海經後序

壽宋封君七袠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
雲局記
内江蕭氏雙節記
新都縣八陣圖記
碧嶢精舍記
論
二伯論上
二伯論下
廣正統論
辯
魯之郊禘辯
閒書
閒書杜律
書
與金鶴卿書
跋
跋越絕
異魚圖贊跋
跋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
傳

孝烈婦唐貴梅傳
倉庚傳

雜著

大雅小雅
宋人攺樂
嚴君平註老子
莊子憤世
郭象注莊子
賈子韻語
符子
青史子
曹操欲用孔明
文公著書
王嘉
太玄非擬易
天關天總
蟪蛄蜩螗
鹵莽滅裂
喬宇嵬瑣
論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迓鼓
戲婦
康節不信命
五代史
五代史學史記
宋史
綱目減字
史傳遺事
伯夷傳
張良鴻溝之諫
李密陳情表
微子面縛
青雲
秀羸多能
景雲年
虞雍國忠肅公守唐鄧欲取長安事
磨衲集
女媧配享功臣
皐夔讀何書
漢辭深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待宗室
宋統似晉
宋主禮儒臣
李綱四人持正
讀書不求甚解
君能容諫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檀弓叢訓序

楊慎

此文評注疏皆平心而可

楊慎曰醫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斟諸明高赤德又羣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犂然有當於人之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一人射招或中或否未若衆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奥或以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老眼

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亦傳注之神巳孔頴達之明備或即經之一言而衍爲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亦疏義之聖巳賀陸黄吳補緝卯列亦冬殫述者之心工巳陳騤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巳澔乎曷其沒矣茲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紀載之蒙發焉於二家聊其甄藻脩辭之偕循焉蘘之不亦可乎雖其嘿傳妙筌亟乎子休與子玄至於旁摻幽蕆累味集珍何遽不若咸陽之懸金淮南之鴻寶哉

唐絕增奇序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倆佛者莫如絕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備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乎對偶二則汨於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譏焉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效之惑矣昔賢彙編唐絕者洪邁混沌無擇珉玉未彰章澗兩泉盛行今世既未發覆於莊語仍復添足於謝箋其餘若伯弜伯謙柯氏高氏得則有矣失亦半之屛居多暇詮擇其尤諸家膾炙不復雷同前

用修好博而文出之爾雅故佳

人遺珠玆則掇拾以唐詩增奇爲標題以神妙能雜分卷帙逃虛町盧聊以自娛跪石之吟下車者誰與

雲南鄉試録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于蔀首粤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甲嚴法癸葺試賓㒷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於素乃以布政司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邑郎官洎流末官咸愼選精遴肩局隷事罔弗虔學官某輩若干人應聘以屆罔弗共闔滇之校四十有二人彀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某所睫擇也先長夏匝星浡湡湛

鬱及初商應律啓霽升陽乃甲子鎖院御史蒳蕭衆曰矢公矢愼乃蒞此二矢斯有如日暝有如燭乃臚唱諸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內司試者鑰之爻爻如也鰓鰓如也公簾以外司調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如也御史又實臨內外而綱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簡授其試之中得卌人鍥雕其文之優廿首爲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某濫竽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刪脩折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衍於

文章三代以還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策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盛於唐增光於宋而其得人之效視三代貌矣我　太祖高皇帝重獎天衷再造人極掃胡元之晦盲否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彝而倫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詩采漢箋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古註疏與陳澔集說裁訂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孟復生亦無異論

也又嘗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贍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菁莪樸棫之化梓材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蒲傀陳陳相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呿戶此何異腴腞誦詩闍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恧焉況三代之英乎　聖祖制舉之奚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今　皇上遠

述唐虞近法　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必崇雅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於今日收濟濟之士逕穆穆之衡行媲於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命而足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滇雲聖祖嘗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子生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之士尚猶刮目矧日涵泳巳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六經諸士勗哉今日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勗哉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某也願徼榮靈假於諸士子偕書以俟

自然古雅訓士不作故語更一新

雲貴鄉試錄後序

粵嘉靖甲午秋雲貴大比登賢書成某也嘗後錄以終義則臨文盱衡而贊曰唶蔚矣哉滇之文乎其士之脩辭崇古齊軌中州近則有唱第於臚句魁選於春官者矣茲舉也一一焉彬彬焉限於額計而弗獲兼登者尚繁有士蔚矣哉滇之文乎恒言目滇曰遐域某也竊載稽古滇域非遐也青陽黃軒之封壤也黑水玄禹之導跡也逮德下衰靡莫據鬼方擾矣建武葉榆氏郡永平蘭津開路德又下衰而鐵橋阻玉斧畫矣跡是以論非德盛而流光化行而服遠乎故曰地過日月之表誠登

三咸五之盛跡也我　太祖高皇帝德隆黃夏業懋炎漢以世運輪衍之寔五帝之黃也三王之夏也漢又不足言也滇之啓閉合分足徵之矣不然何黃夏啓而殷周閉兩漢合而唐宋分乎故滇文之蔚也實彰聖代文治之廣矣大矣況漸漬以百六十年之育養哉今　皇仁聖以文致太平明詔於文體三致意焉士生茲時沐浴涵泳能無慨然已乎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子諸士詎以遐自畫乎奚足以文爲鞶帨之藻也飾羽之畫也見其外矣未見其內也　聖天子所以寤寐賢儁以臻三五者如茲而已乎先正有言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其也於斯文無能爲役敢籍是言爲子諸士誦之以終鹿鳴之義

不識字非若云識字不必多識悉學字足矣亦不識字之別名

六書索隱序

愼自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爲折衷迨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岣嶁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

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於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公希大承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美茂肆筆斆之晚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舉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折汰林生亦著通雅遜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謫居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得彙粹成編以古文籀爲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複而不刪者必有補也書成名之曰六書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繙耳遂申前說序而

系之曰伏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三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楊雄說京房說劉歆說杜林說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逵說桑欽傳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說寗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成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草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强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爲笄昇高山爲杪此乃兒童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冰則戾古誰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騃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班得豥擷英蕁實何物周伯温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撼樹之蜉蝣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勦程朱之蕕醜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牆哉愼爲此感欲以古文籀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編閣不能乃拔其精

華存其要領以爲此卷深於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勦說於諸家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詁經正史訂子滙集矣或覽之曰是則藝矣其如道何荅之曰藝即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晩而喜易韋編三絕其以孔子爲楊子雲以易爲太玄而詩書春秋爲甘泉四賦邪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於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玄爲極致而識字爲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焚棄春秋而後爲不踰矩哉書成并識此於卷首吾黨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予斯言其必喙咈而心俞矣夫

能讀書人博而不雜

山海經後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旣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

奇論

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旣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爲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黃帝姚姒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

顧思遠錄雜人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

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爲禹益所著旣迷其元而疑者遂斥爲後人贋作詭撰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畧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說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筴尾

封君一嘿宋翁壽七袠序

嘉靖龍集丙辰侍御松江宋公來按吾全蜀先聲所屆風清獘絕暇日寓書愼曰吾父一嘿翁壽登七旬先是耳順之期有林肖泉文沾　演綸封誥有陳松谷文不

張見如上津人年一百一十六歲皆力通人年五九十七方生見又襄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惟飲曾孫婦乳

竇公二百八十歲

彭長生一百三十歲

鄙謂愼昔從史氏後猥授簡焉愼也屏居遐遯未及拜翁而因翁之號知壽徵矣內典有云恐含百善嘿定乎差此言近理以吾儒印正之洪範之稱福壽、曾論之稱仁壽、中庸之稱德壽、一嘿可以致之、奚以知其然也嘿焉而意已傳於心已得是德也淵嘿而雷聲嘿以立象是仁也嘿誠心通天地之至和委焉是仁德之交而福壽之源也翁之一嘿具此三善有子以超宗名世有命以豸冠繡服不其宜乎愼昔聞彭祖八百之壽、不無疑焉、後博覩載籍、於張懷瓘書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

羅結百二十歲

李元爽百三十六歲

譙定百三十歲

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元魏史見羅結百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爽百三十六歲。爲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以易敎授。援是以例之彭祖之壽非誣矣況今　皇上誕敷皇極斂福錫民俾環海黎獻同登壽域而會極歸極者膺福先焉翁非其人邪他日洛社耆英以首鄉國曾孫扶掖以升殿庭川至日升而未渠央也請因林陳二太史之言而演之以爲悠遠之徵於百齡外云

記

雲局記　　楊　愼

點蒼山之麓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尤者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在其下予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於堂上請問學予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爲實乎實者爲花乎無花則無以爲實也夫學何以異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以爲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禮曰六經吾注腳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領語揚節烈

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不徑爲雨奚爲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爲實奚爲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捨博而徑約況於人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子避席曰夫子命貫矣請終身誦之

內江蕭氏雙節記

內江蜀之望縣也蕭氏內江著姓也雙節者何庠生之慈母陳氏御史蕭世延所生之母李氏也陳李者妯娌也皆喪所天而葆貞植孤以亢蕭宗故曰雙節云陳富順縣人年十九來歸巡檢蕭騰七年而騰卒陳僅二十六歲且未有子正室陰氏之子世建甫十一歲未幾陰氏繼卒陳誓志孀居有欲奪其志者陳泣曰吾一移所天抓子將誰撫蕭祀貊矣乃侗侗然廑覬覬然藏以世建爲命債鏝釧市書冊勸以學世建長爲受室余氏余復夭卒遺幼孫曰衡年始六齡又以衡爲命益拮据治絲緦營粟布形影相依自黃口至白首今則六袠有五矣李氏邑之梧桐里人年十八歸贈監察御史蕭公露生子世延九歲而露卒嫡吳氏日相持而飲泣曰町町孤孺生將奚托蓋虞李之少不安其室也李矢之曰孤

在我之懷日在天之上寧死蕭牖下恐悖三從訓乎與吳相依食然後食寢然後寢以其子若吳出吳亦母之如已出經畫內政井井中度雖頻遇荒暵而婚喪慶弔內宗之週助無廢禮至於敎子務底於成蜚騰竟如其願則造物之報匪忒矣嘉靖庚子壽終以子貴贈太孺人陳亦爲部使者行縣扁其堂曰貞節一時雙節並耀同門邑里上其事於當路當路大夫屢核其實會上其事於朝表宅植楔有日矣嶺南少卿東洲李公邦直狀其行作雙節傳且曰堂前之陳斷臂之李靑史所紀彤管有煒焉然皆爲人妻者也而副室未之前聞也皆異地者也而一門未之前見也皆異時者也而一代未之前紀也歆其難乎亶其傳乎愼母族內江旣稔聞其事又讀東洲傳偉其文撫卷而唶曰是幽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足以享人倫移風俗可傳可記可詩可誦劉向之籍僧繇之圖柏舟之風陶嬰之歌何以加焉乃畧舉大綱以爲斯記以附蕭氏世譜及內江邑乘他日國史下採大書特筆尚有考於余言愼也嘗從事於史局矣

蜀漢偏安乃言漢室淵源有自所從來遠

新都縣八陣圖記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鎭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

矣

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塲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鏡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踉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大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僰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

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讎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

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藂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愼曰之罘不篆鍥燕然銘石藂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藂者不泯其跡剏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陳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不悖則順矣

碧嶢精舍記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嶢以山形似秦嶢關受此稱爾高嶢與碧雞相望如簡括毛東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隸古定曰碧嶢憖獻疑於楊子曰茲嶢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也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

人之官名皆不古矣何況郡邑

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太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本國至於人名則從本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奧哉穀梁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矢胎而從太原善稻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紬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兩漢地名名今各路驛傳詔旣從其請史復書其事　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於滇每慨物類於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山彔⿰山票而爲祿脿呂閤而爲呂合金浪巔之爲丁當丁也瀾滄江之爲浪愴江也不止嶢之爲橋耳方言旣訛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而博陋之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鎭於春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俗閟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注而志之若夫臨睨眺聽之美薈蔚清泠之輿卷中能賦者則備矣

鑿然以孔子爲據不是剿案

論

二伯論上

楊慎

楊子曰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予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爲者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此三者也彼秦宋楚何爲者哉秦伯之繆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冠也繆虜冠何伯之有焉自以爲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逐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爲伯哉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狐埋之而狐搰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之不得爲伯亦不止此

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巳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巳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使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閏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否則重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巳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以一時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違百里奚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繆公之悔文而巳故以爲書之終焉感世變焉蓋傷之也書之秦誓也猶詩之黃鳥也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秦誓爲美也則黃鳥亦美乎或曰置惠懷者公子縶之爲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爲也殉三良者康公之爲也曰縶則謀而公實聽是曰繆聽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繆命三繆亦大矣死謚曰繆宜哉予故曰秦伯之繆者也宋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是酗之徒嗔也一戰而見執於孟是嬰之抗虎也再戰而夷於泓以放乎死是卵之鬭石也是僇人耳夷俘耳而可以俎豆於桓文乎予故曰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者攘夷者也楚莊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

進乎況又負其蛇豕之力凶其水草之性聖人豈其以伯而與之若以爲强而與之則夫差也秦伯之裔也句踐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曰楚伯之冦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衷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子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二伯論下

或曰然則五伯幷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

泥爲孟子
搨好辨

士所以鼓譟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休其高而畫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廝亦可伯也冦亦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改於後耳或曰謂秦爲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爲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爲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爲矣百里奚反可爲乎當究其說矣時則有以

伯軏已者故貶管仲以拒之時則有以游說軏已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亦不思秦於百里奚曷嘗盡用其言乎秦曷嘗伯乎君曷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於百里奚如遺而譽孟明如不及既歸而執則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孟明不智無勇違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强賊之行也臨戎而見執沒世之恥也焚舟之後晉特不出秦無少加於晉也封尸而歸何救於塗地之敗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戎素服於秦豈由封尸而伯也左氏之筆於是爲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是而飾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不可哉故曰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不是過君子不服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今夫卵也而與流丸齊注不自虞赧而籍石以綿纖兒知笑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户之臞儒也其習鄙其言戇故曰公羊偏辭也一邲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橫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爲繆何哉曰子不觀謚法乎名與實爽曰

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者秦魯以之學者疑秦伯霸主魯公尊賢而皆遂更名繆爲穆不思其終違蹇叔徒尊子思是爽實之大者也繆不亦宜乎或曰然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纏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晉文且曰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者天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予言豈無稽哉

廣正統論

方子論已浮不妨大商榷一番卓吾藏書題目稱元一統華夷何其謬哉

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簒弑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華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明胡元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柔乘剛陰干陽非乎而女主是已是曰逆天常呂武極矣稽誅於三綱者也賊其主逆其天非乎而簒弑是已是曰亂天紀稽誅於萬世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絕於春秋者也或獻疑曰胡元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秋者也何以見其誅絕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荊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

以知其不與篡弒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儔矣未有以統與羿浞者也是篡弒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以篡弒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曌矣涑水氏嘗帝曹魏寇武侯矣曰通也偏劉子玄巳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巳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巳改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效也然即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居先王之

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也迷也固也通秉有之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所自立也既曰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之通之言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慘殺史所載有不忍觀者生民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生莽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即吾君也是何異於甄豐華歆若使呂后傳於其女魯元公主武氏傳於其女千金公主而魯元千金又女女相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於陳平魏元忠何足以

爲通惜哉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邵尚書之說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況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之夷乎王通氏誠變於夷者也是足以誅通矣或曰方子以正統之說起於春秋信乎曰信也豈唯春秋易傳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黃帝旣沒堯舜氏作此卽正統之說也夫庖犧氏之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而周易不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彊而不王也德之劣者聖人且黜之不載焉有易天明反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正統乎夫萬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而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爲宗者三而已降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滛僻天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滛僻天昏皆宗則無惑乎夷狄簒弑女主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如荀如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乏可以假借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屬之蕭曹而晉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乎道統不可以乏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二靈之主太寶之位而以夷狄腥膻之女主醟穢之篡弑戕賊之亦何以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illegible]論確矣有金華太史者獨是之予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

是乎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統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經折衷無可駁附是當代中才亦注疏名手吾甚[illegible]志其人

辯

魯之郊禘辯　　楊慎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伯禽之爲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柰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載孔子之言曰郊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二矣又恐後世之不喻也則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有深切著明於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事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魯頌閟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孔子於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皐鼬之盟萇弘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纖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僉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矣予考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蓋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案哉比事而觀之襄王之出而入也尚不許晉

文公之請隧平王之務而遷也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平尚靳之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或曰予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公之聘齊烏有先王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駢明堂之技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燄也君子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鞫而見其肺肝矣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混議謂舜臣堯或謂囚堯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疽瘠環南遊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巳私與此說之興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辨之孔子順辨之而成王伯禽之事既不幸不得明者之辨而號爲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千載予其可無辨乎

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拘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辨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閱書

閱書杜律

楊慎

雖戲而近道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可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牽强不通反爲作者之累世傳虞伯生註杜七言律本不出自伯生筆乃張伯成爲之後人駕名於伯生耳其註首解恨別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別爲恨不知唐室板蕩故園陷虜雖得所依豈不以別爲恨公豈如江估淮商風水爲鄉船作宅一得醉飽不思家者乎解搖落深知宋玉悲云惟深知其故故千年之後且爲悲歎惟

其亦吾之師故閔其蕭條解生長明妃一首云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惟其獨畱青塚故環珮聲歸月下聞此乃村學究腐爛講套語豈可戕杜乎解會閔朱旗北斗閔云亦嘗樹旌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閔之富貴北斗閔三字而上下添十二字乃成文何異世傳怒揮門不報打鋪路無籠之謔謔耶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本言亂離蕭條之狀而解云織女不能機杼故曰虛石鯨相傳有靈故曰動此何異瞶目而道黑白者絲筆昔曾干氣象本說登山而云以文彩五筆干動時貴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爲鑽刺乞哀之徒矣。

幽棲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意否是杜之陰險逆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者乎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本是期以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既爲京兆少尹必陞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寫賞帖耶可惡可厭其他尚多聊舉一二耳牽經之長實累千里此既晦杜意又污虞名曷鑱其板勿誤人也

甚致似蘭亭〻諸公皆無此博雅

書

與金鶴卿書　楊慎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闊、藐焉五年、斷金睽於參商。渴瓊發於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枉珍翰、一投嘉藻、啓緘伸紙喜與忭會、既覩、手跡、兼照、心素、滯荊之跡、雖同仲宣、投沙之懷、寔異賈傅、欣惆欣惆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闕便驛遷延至今傾翹益勤走僻弱之軀、不耐瘴厲、戊子春月忽中末疾篤癃沉痾行動仰人、窮荒絕域、乏醫鮮藥、閉門抱影、越歲踰時、近兵燹甫定而扎瘥大侵、繼之蓬心搖兀。難以托根。波臣涸轍。

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無悰寡侶較頊彌甚儋石同栗里而室無阿舒之愉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字之問僻遠視瓊儋而館無白鶴之假寂寞均柳永而遊無黃溪之適時復靜言追惟疇曩承清塵於俊造厠華景於英流桑梓芝蘭之契宴笑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析酒賦琴歌之懽炳焉服膺宛猶昨暮忽爾影響曠若隔世存者如辰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芻狗之談釋氏露電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此言詮以濯情累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觚翰漫爾有作不能多所錄於別帙者是茲用附之去檳庶傳千里之忞可代一夕之話款襟其遼靦縷莫罄時有南風更冀良訊不宣

卽末成然其言大可驚

跋越絕

楊愼

或問越絕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書中。覽者第不深考耳。予不觀其絕篇之言乎。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此以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其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蓋所共著非康一人

書曰內能約已外能絕人故曰越絕

也以口承天吳吳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吳平也不然此言何爲而設乎或曰亡人何晦人也予曰東漢也何以知之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爲鄰云云隱其姓名於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爲同時何疑焉問者喜曰二子名微矣得予言乃今顯之誰謂後世無子雲乎

異魚圖贊跋

予作異魚圖贊聞出以示好事者或獻疑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予不見韓子之詩乎予曰韓子有爲言之也跡其焚膏繼晷之際口吟手披之餘遇蟲名魚字將刪之乎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未嘗不美莊子欲絕學而莊子何嘗不學蘇子謂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人盡不識字乎如此之類古人善戲謔自掊擊之一機也雖然不可以訓若孔子則豈其然教小子以學詩終於多識則蟲魚固在其中矣孔子豈非磊落人哉近之不悅學者往往拾古人善謔之言以爲不肖護躬之符可笑且悖充類其說則伏獵弄麞之侍郎長鎗大劍之將軍一一皆磊落人也夫

欺人者皆止此

跋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

陽冰唐人以小篆著者也其書謙卦爻辭謙字二十餘多構別體乃以訲代謙按説文訲多語也从言冉聲地名有訲耶縣汝言切謙敬也苦兼切音義不同相去千里乃以克之衒奇徒以此學人所罕習是以欺人如此豈知千載而下爲識者所勘耶

此官之婦可以畀商

傳

孝烈婦唐貴梅傳

楊慎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捫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乃咨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非

孝也。乃夕易衽襡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之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蚤從我言又得金帛且享歡樂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爲墮淚每歲梅月之下影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氷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

倉庚傳

[illegible]

梁武帝代齊錄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損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郄后心妒焉帝閔居一日覽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妒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敕中庖以爲宮膳旦旦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冀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即輟箸不食帝曰荒經曷余欺乎其諸食力尚淺耶將盡脯其餘倉庚中有老而

慧者鼓狐作人語而稱曰余西裔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羲氏庖羲氏之佐有鳥鳴者主建福是釐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緣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於岐山西申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於岐下維時風翺者露翥者雨舞者霜嘷者朝嘲者夜啄者以萬計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山之孔鳥善芳不昧翡翠華首咸集宮樹王及後宮不之奇也而余族獨著彤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爲其有助於德象也一號髻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曰非所以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內特貴不捕焉今帝不欲爲文王則已欲爲文王盍赦徵軀帝曰爾鳥知周文王武爲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庚乃喜而躍曰鴛知之鴛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爲妻綱象日明使婦從夫故月紀日載魄於西由媵以升嫡月載魄於東由嫡以逮媵帝笑曰禮失乃求諸鳥乎爲我說之庚引脰曰鴛何知鴛何知月之朔也君以覲朔不逝內焉后亦辟焉月始魄左媵六人迭御三夕象徵陰也月成魄右媵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而世婦迭御焉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之幾望后當一夕陰將

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夕還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玄的告辟也鳴珮玉告節也由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柔乘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敎六宮而頌聲洋萬方也又公此制於天下諸侯有副宮大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儆是爲節當此時豈伊無險詖王制鰌之妒亦何能爲周制之蕪久矣而欲

委罪於微禽變性於纖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誕非神農之術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況昵之專非周文之制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況君江東乎帝問庾言憮然側席郗后聞之慨然無色乃命寫其言於斧扆行其制於永巷郗后幡然更爲逮下之行庾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更言乃放之不殺封爲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公子者即其後也

[illegible]小雅
[illegible]

[illegible]者

大雅小雅　楊慎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禮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隔與國風負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爲表出之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

說理解經必有虛心處

率有非漢津本說而漢津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辯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旣私爲工師所易而憒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眞爲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都房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好前偏强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任神死不畄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蹄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孽容當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自有心服者

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家者矣詩禮發家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晩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於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畧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於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寶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凋於秋天李太白用爲詩語而人不知其本於子玄也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來音歷）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爲福（福音逼）皆極文字之妙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青史子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

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絃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和斗儈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

曹操欲用孔明

此奇未敢
信以爲然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於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眞有人君之度豈止雄於三國邪

文公著書

還是門人
記錄之過
姑存於此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違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得爲緩乎

此不然

無乃自蹈於頂訕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滅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斯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盆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必是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學術關係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搆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强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人羽客僞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於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傳者何限而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以譽人爲誇人皆此類

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僞蘇注至名家亦爲所惑且引用焉噫

太玄非擬易

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太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天鬬天總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鬬也況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鬬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聚也）天心總則陰陽和此皆格言也天鬬天總文字尤奇

蟪蛄蜩螗

說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齗齗如也齗齗交爭之意卽孔子之所謂譁也

鹵莽滅裂

讀書然後
能作事應
對小拈爾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莽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强土而務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耘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

矞宇嵬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矞宇嵬瑣之語　上以此四字問內閣[illegible]慎在史館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敎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矞宇嵬瑣者也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爲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

是作文
要法

味矣

迓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迓鼓人多不解爲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迓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爲迓曲名村里迓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笑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迓鼓者謂無古人之樂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酗醟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踒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壻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鍼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肯可學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雖小亦見用修留心古人

康節不信命

張横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蠢子數托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五代史自佳但云勝史記則可笑耳

五代史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於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爲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萃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爲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況其筆力萎靡不足窺司馬遷藩籬而云勝之非公言也

勁古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髠盜販袞冕巍峩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荊蹙楚開蠻服剝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蜑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眞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

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斲高一丈牆打八尺信其然乎

宋史

以胡法亂天筆亦大不平事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脩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脩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矣相合至元脩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度議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啞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脩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迹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從李識字
雜字請查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疎外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於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贇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怨先在焉

伯夷傳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歎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於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爲立論眞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甚哉

議論文字之類如此

張良鴻溝之諫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升菴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爲報韓仇韓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

程子亦心折

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於干戈者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予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朝入亦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辨偽朝字惜未見此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乎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詭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

抱器入周之辨千古一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公論爲青雲如揭白日）

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世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珪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既嵇尚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猶客張兎罝不能挂能虎冠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户合而覩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秀嬴多能

非史稱崔浩尪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嬴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景雲年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即位未踰年而改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愼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上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得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凜凜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於世惜哉

嚴

野史正不可少以正史多脫漏也

虞雍國忠肅公守唐鄧欲取長安事

虞雍公允文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即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省

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眉山任燓曰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荊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荊襄亦欲犄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魏延之策哉自項中原有事采石成功天下勝勢孔明欲之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以再從虜人市和之詐失此機會可扼腕切齒矣愼按虞

允文采石之戰陜西州郡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閭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邯鄲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昔武穆之世金國方興而兀朮幹離不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弑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皆孱主臣皆奸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沈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允文城唐鄧欲取長安事不見於史而見於任燓之文健武遺民之忠勇亦不見於史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慘于朔党

見於范成大之北轅錄予特表之

磨衲集

磨衲集王庭秀作於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俠爲妄言陳東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賞以蘇黃文章爲末藝擬程子之學於墨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憸奸茂惡蚓結蛇蟠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邪說詖行沉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薅枝蔓益甚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信矣王庭秀者亦何幸逃少正卯之誅耶

才不讀書句自佳

女媧配享功臣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蓋傳記闕也予覩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豈曰傳記闕乎若以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烏明金提軒轅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往往如此

皋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皋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皋夔豈

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漢辭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乎交間辯難之文即如怒罵兇君臣之關乎

漢待宗室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喝取雞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藩也二子一以取雞失侯一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宋統似晉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真宗而納幣於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地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則終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渡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答架上取晉紀示之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于孤兒寡婦之手與劉智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況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而不能克久疲之遼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蕞爾之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李綱之策不克行而有江左如也太祖太宗之時則奉夷狄如驕子繼而真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至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臧慕容滅姚泰滅李蜀是蟲死不僵虎斃猶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晉而況於漢唐乎吾師李文正公樂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確論也然則一統之盛過漢唐而追三代孰有踰我　大明之今日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

毋卒仁宗為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胄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狹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李綱四人持正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聳造其廬拜受籙獨李綱傅崧卿曾機移疾不行元孛朮曹狆不拜西僧國師偉哉四公也近有爲宗伯執香爐於道場又有横玉三公而拜狸奴者吁異哉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甚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眞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講禮城北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今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遊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

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傅燮斥言中官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之劉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京兆顏運輿襯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明文奇賞卷二十二目次

楊慎

雜著
元世祖祀於帝王廟
内夏外夷
蜀無史職
張千載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章邯未可輕
景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韋叡
王維譚名理
孔北海
裴頠王坦之
馮夫人錦車
浣花夫人
荀彧裴楷
武侯格言
飛兎龍文
王導賊臣
陽明紀夢詩
趙普
目學之弊
鈴索
孟明
陳文惠公一言興邦
沮誦王堅
張文成贊徐有功
施全
王安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歇後
虞雍公功烈（名允文）
陸韓論文
李華論文
韓退之遺文
韓宰相多能文
古今文字繁簡
古今倒語
文字之衰
舉業之陋
辭尚簡要
二盧
張謂賛劉裕
半山文妙
蔣之翰稱離騷
傳一廖二
胡唐論詩
晛日
黑雲
蓮花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感遇詩
讀書萬卷
晚唐兩詩派
封使君
璅語
四六妙句
宋人四六
宋士子四六
俗儒泥古
懸榻
范蠡西施
托物起興
精鑿醍醐
君相
仲長統鄭泉
唐庚語
權德輿奇語
書解
雁戸
梓碧山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隱居不當談時事
賕賄
蘇公讀書法
守淮
白蜆嬰茀
東坡詆佛
洼張
風行水上
黃雲
三國正統

策

問創業守成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之鬼不在古而仕元者亦可羞矣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雜著

元世祖祀於帝王廟

楊慎

今帝王廟元世祖亦得與祀蓋以國家統緒所承也按世祖之立國貶孔子爲中賢第儒流於倡後國有大事南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如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爲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於座隅與其君同受羣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

至其奉佛如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如曹操命西僧楊璉眞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如項羽征日本則十萬之師棄於海島憤其敗衂復用征之其窮兵不仁如隋煬帝用姦臣阿合馬盧榮桑歌輩頭會箕斂以取於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貢安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黷貨如漢桓靈然則史謂其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美也比之以晉隋南北五代之君猶有慚德而與漢唐宋開基之主一列於二帝三王之次同享萬世之祀竊有憾焉此近日安南之論如此邇年　聖明獨斷去元世祖像禮官猶以舊制當遵不思　高廟祀之者聖人之仁今上去之者聖人之義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內夏外夷

漢宣帝時徙羌於三輔其後光武以南單于款五原塞又居匈奴於雲中西河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魏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以禦蜀漢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履霜堅氷蓋非一日終致五胡瓜分而猾夏禪種雲擾而亂華吞噬神皐丘墟帝宅紫陌移於黿穴赤縣剪爲龍荒幾二百年生民一何不幸哉夷狄之禍兆端於元

海濫觴於元魏洋溢於遼金滔天於蒙古極矣非我太祖一驅除之生民之類將滅矣所以功高湯武而治比堯舜非以此哉

蜀無史職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畱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并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畏劉西溪紀其事贊於文山像後曰閒居忽忽萬古咄

咄天氣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續錫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掩之愈光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云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于王莽道覆之于盧循皆一律也

景毅

景毅蜀郡人為漢侍御史子顧為李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漢末恥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韋叡

六朝人才韋叡為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

也敬其律己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焉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外惡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邪

孔北海

孔北海大志直節行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勃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裴頠王坦之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夷考其所爲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馮夫人錦車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按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詠者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駕駱賓王詩錦車朝促候才斗夜傳呼徐堅詩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兮僅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詠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多矣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所以爲浣花可與錦中並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荀彧裴樞

荀彧爲曹操謀主代械已成矣一旦受九錫彧乃以爲不宜竟爲曹所害唐裴樞既受朱全忠之薦爲相又勸遷昭宗於洛陽全忠除一太常卿樞乃持之不與全忠殺之白馬驛二事正相類文中子偷以彧及其子攸比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尙惜其肯以社稷與人乎嗚呼文中永叔可謂愚矣荀裴二人既與曹操全忠同爲逆謀非一日矣其靳九錫惜一卿欲微示異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吾已許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之意必疑曰彧與樞之意中變矣

忿天亦怒以此

細者如此況大者乎遂逞其忿殺之不恤也昔有孀婦私一惡少許其竊貲以逃而未有隙也一夕惡少賭博欲薄取以償戲債婦堅不與惡少曰是些少尚吝其貲以全貲畀我乎乘醉夜半殺之或曲樞類之矣若以或爲仁樞爲忠則此婦亦可爲貞爲烈乎甚矣文中永叔之爲愚也

武侯格言

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飛兎龍文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哉揚津曰楊愔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之千里外駒齒未落已是龍文驥褭之中更齊飛兎

王導賊臣

逆秦時賊
古今有之

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間耳眞賊臣也元帝永昌元年敦稱兵向闕人臣無將非反而何而導於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何嘗稱兵伐周何嘗戮周之大臣乎敦問周顗於導三問而三不對是借劒於敦而殺顗也非敦反乃導反也又與王含書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臣指刁協劉隗

協與隗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於明帝太寧二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爲此言非賊臣而何晉朝姑息不振王導族黨大盛是以一時反以逆賊爲忠貞千載而下人猶不悟世亦易欺哉余每讀史至此不勝憤與余同此見者安陽之崔子鍾耳其後明帝崩成帝卽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郗鑒責之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又郭默懷逆而不能討乃曰遵養時晦陶侃責之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以此觀之導旣無濟世之才又無人臣之節不膺誅戮亦已幸矣

陽明紀夢詩

目導爲叛亦可駭其

愼嘗反復晉書目王導爲叛臣頗爲世所駭異後見崔後渠松牕雜錄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紀夢詩尤爲卓識眞見自信鄙說之有稽而非謬也其自序曰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畧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詩云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尚崢嶸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

親欣然就語下煙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黃不然三問三不答胡恐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眞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眞袖出長篇再三說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總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筮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埏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

郭景純夢中詩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躭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佐罔顚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恐置之於死地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拊膺悲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歎非攜手登亭空洒淚王導眞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眞記固知倉

曾非兵功疑是無識

卒不成文自今當與蘋謔戲儻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趙普

宋之多姦臣始於趙普宋之兵孱國弱亦始於趙普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而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嫉媢之心蓄於內阻抑之巧形於口太祖亦承五代之弊畏難苟安玩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絕中國之地幾爲匈奴之牧馬塲皆普一言喪宋社稷而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盟罪尤在此下乎

目學之弊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李駈祀）

鈴索

李德裕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警急文字引之以代傳呼也唐制禁署嚴密非本院人雖有公事不敢遽入於內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即內臣立於門外鈴聲達本院小判官出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士鄭綮詩條鈴無響閟珠宮韓渥詩坐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

不忻之默

孟明

孟明始爲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殽陵彭衙幸晉師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鄭蹇叔苦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蹇叔而賛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覇西戎者累世富强形勝巖險雄心於戈茅戰鬭技養於射獵獫驕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陳文惠公一言興邦

或言古之相臣有批敕焚詔碎麻者忠諫則忠諫矣若遇中材以下之主以不敬罪之何辭以逭余答之曰陳文惠公堯咨爲相仁宗忽夜分有御封至堯咨不啓封來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附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不果立此諫轉移於談笑間可謂一言興邦矣

卜其君

沮誦王坙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李冰王坙同穿二江今但知有李冰不知王坙鄭條與古文在歐陽脩前今人亦不有知鄭條也

張文成賛徐有功

可行

躡虎尾而不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跱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閒忠能遠害愚嘗謂爲大將者爲太公望易爲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爲刑官者爲臯陶易爲徐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施全

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此正論也足以慰忠魂於地下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於文公遺意也近有人語予曰今之岳廟多鑄賊檜像跪縛於門外亦當鑄施全像坐於檜上持刀砍檜庶爲得之併識其語於此

比儗君子於女狐已得大意

王安石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眞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眞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旣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怨眞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卽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怨狐哉

知進退之道則知死生之道鄭五殊不可忽

歇後

黃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者滔滔皆鄭五之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斯可矣又曰綮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末諸相率植黨與以持之綮之既相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進退如此不賢而能之乎又跡其平生守廬州而盜不入境畱緡錢而盜不敢犯亦有過人者不謂之賢不可也

虞雍公功烈（名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算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簡池劉巨濟序虞公奏議云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者功偉然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于紹興辛巳之前已圖輪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先已絕出乎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

事巳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間嗚呼非胸中素所蓄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適然可乎自昔狃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其他區畫悉各精密而不苟虜遂遁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歷歷見於奏疏也余切妄論宋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况積習消靡之餘夫人皆喜逸而惡勞圖安而懼危中興以來前有張魏公後有虞雍公爲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又忍短毀之乎丘文莊公語先太師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名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之助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陸韓論文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戞戞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

評字妙

大笑

李華論文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皐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伋軻作焉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遁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慎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特難爲褊心狹見者道耳

韓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湜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而孟集無此一首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子不能爲唐時宰相蓋嫺於辭也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偯皇極之頻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有以倒語時文者本此）

古文倒語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爲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宋人嘗稱此兩人入說之論）

文字之衰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嬰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爲古文歌

安筆精鑿

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眞知韓文杜詩也不遇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爲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爲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謂詩至選爲一戹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棅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

舉業之陋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眞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折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曆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爲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辭尚簡要

書曰辭尚體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楊子所云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觀在

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尚厭觀之人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爲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元人脩宋史亦不能刪節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尚迷焉能曉童稚乎予與古今文章宋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予讀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朦瞶既書字又書名又書官似謎語誰兒

童者讀春秋之經則如天開日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穀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誇繁冗（不厭）乃聖門之荊棘而後人寶以爲珍寶文弊之始也愛忘其醜可乎我　太祖高皇帝科舉詔令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說百八十餘年遵之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千有餘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鑿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舞單鎗鬼一跳而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

下如不傳

所抵止也可以爲世道長太息矣

二盧

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資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托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氣淩鄴下體變江南陽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才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二公非妄許人者文章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如胡曾詠史詩惡劣之尤而天下誦之豈非幸邪

張謂贊劉裕

唐文人張謂評劉裕云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公禍徒及于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文簡嚴可以誅姦雄於既死矣當表出之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

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蔣之翰稱離騷

蔣之翰稱離騷經若鶩瀾奮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蔽而不得出

傅一廖二

吾蜀解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巴三收彈丸黑子之地傳一廖二成大統函夏之天傳一廖二乃太祖御製平西蜀頌中謂傅友德之功第一廖永忠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博洽

此爲一代之才人說

胡唐論詩

胡子厚與予論詩曰人有恆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姑以畫論晉有

李能作明詩之

顧凱之唐有吳道玄晉唐未嘗以畫取士也至宋則馬遠夏珪不足爲顧吳之衙官近代吳小仙林良又不足爲馬夏之奴僕畫旣有之詩亦與然謂之時代可也余深服其言唐子元薦與余書論本朝之書洪武初高季廸袁可潛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劉子高孫炎孫蕡黃玄之楊孟載輩羽翼之近日好高論者曰沿習元體其失也弇又曰國初無詩其失也聾一代之文曷可誣哉永樂之末至成化之初則微乎猶矣弘治間文明中天古學煥日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之者多失於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稱白眉而識者皆以爲傍門至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周子穉德箴其偏焉嘉靖初稍稍厭棄更爲六朝之調初唐之體蔚乎盛矣而纖艷不逞闡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陳子約之議其後焉張子愈光滇之詩人也以二子之論爲的故著之

晛日

作古文用字宜知此法

予嘗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明若刻畫近如咫尺日射其傍如盼睞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自謂切景張愈光云斜字猶未稱渴字後

如此取詩人見避暑一法

一年偶閱莊子日方中方睨衍義云日斜如人睨目遂改作睨日對渴虹愈光曰渴虹睨日古今奇句也

黑雲

唐李賀雁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摭言謂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暑卧方倦欲使閽人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雁門太守行讀而奇之乃束帶出見宋王介甫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時豈有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韓王二公去取不同誰爲是予曰宋老頭巾不知詩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昔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解此意矣予在滇値安鳳之變居圍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如蛟在其側始信賀之詩善狀物也

蓮花詩

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鬬紅妝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荷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汗溼一陣風來碧浪翻眞珠零落難收拾此二詩絕妙又劉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烱烱垂鸞結爛學宮粧勻膩雪風吹凉鬢影蕭蕭一抹疎雲對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煙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亡友何

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余一日書此四詩訊之曰此何人詩答曰唐詩也予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可謂倔強矣

感遇詩

或請予曰朱文公感興詩比陳子昂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譬之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袨服之宮娥爭妍取憐埒材角妙不惟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楚辭感興續文選無見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有契予言者

好男古文收名胸中書少

讀書萬卷

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讀書雖不爲作詩設然胸中有萬卷書則筆下自無一點塵矣近日士夫爭學材博不知讀書果曾破萬卷乎如其未也不過拾離騷之香草丐杜陵之殘膏而已又嘗記宋宣政間人文稱翟汝文葉夢得汪藻孫覿四人孫嘗自評曰吾之視浮溪浮溪之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翟忠惠亦然識者以爲確論今之學文者果有十年書乎不過抄玉篇之難字效紅勒之軋亂而已乃反峻其門墻高自標榜必欲晚古人而薄前輩何

異蜉蝣撼大樹乎

晩唐兩詩派

晩唐已成宋習正爲有派耳

晩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鳬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於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箇字撚斷數莖鬚也予嘗笑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書而徒事苦吟撚斷肋骨亦何益哉晩唐惟韓柳爲大家韓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騷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晩唐目之數君子眞豪傑之士哉彼學張籍賈島者眞處裩中之蝨也○（二派見張洎集序項斯詩非予之臆說也）

封使君

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卽去不復來其地謠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禹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虎亦可羞

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鰕或曰此詩太激禺山曰我性然也予嘗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耳

璅語

烏集之交初驩而後吐烏巢之孤先笑而後號始龍卒蚓化荃變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平準書譏橫歛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之下有[illegible]之懿哉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不聽也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歡逢飛仲尼所以感桑落也

君子蘊義生風小人蘊利生業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旨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綺也是故渭以涇清玉以礫貞輔以拂顯善以否形垂橐而往榭載而歸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友問之力乎故曰孚化之翼飛之

材生於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敎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得炭

鳶肩羔膝蠅營狗苟小人禽態乎側視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態乎

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幼清之格言吾黨之炯戒乎

出則元亨處則利貞貞元者出處之則也默則立象語則成爻爻象者語默之檢也

道以器寓人與天期故雷霆之聲可以鼓鐘寫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牛仙客

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山曰長坡貴竹名雨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氷壺不可與夏蟲饗秋月不可與俗士賞

章句之病黨枯護朽守缺保殘有不非服鄭之陋無是正左班之忠故曰依義莫依語師心不師迹難矣哉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也

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竝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之竝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離矣

貿功以長生愛時而敬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魏文侯匿謗書樂羊得成中山之勛魏襄王信史起鄴令得成漳水之功故洶洶之中不可不味也于定國身爲九卿猶迎師執弟子禮韓信破趙功成禮降將而北面事之前漢風俗之厚近於三代矣以沈充爲父而有沈勁之子以許敬宗爲祖而有許遠之孫犧生犂胎龍寄蛇腹人能起宗非以宗起也

四六妙句

磨丹漬墨有來太乙之青藜正笏垂紳郎侍玉皇之香案（翰林）學士象八節不過一歲之少留荊央入三公便在五雲之多處（象八節言一歲八遷）縱橫經庫甲乙丙丁四部之書馳驟詞垣天地風雲八方之陣（洪年齊賀翰林遷兵部侍啓）五鳳樓之巨筆九龍簾之大鍾（學士）和叔正冬伯趙司至（冬官工部）送之禮樂不離尺五之天任以三公郎近丈三之日（諫議）聽六日四分之鳳律又見新陽詠五更三點之鵷行巳迷舊夢（李梅亭）

宋人四六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豈見離堆之利復

跋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隙之謠四六中古文也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矍圃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俗儒泥古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文子引老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或當於世事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即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本世之事善則著之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制法而不制於法故曰可道非常道嗚呼斯言也其識時務達治體之深者乎後世如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蘇綽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其時非也澤麋而蒙彪虎之皮尸鳩而傳鶍明之翮適足增其累爾張橫渠必欲行井田胡致堂必欲復封建幸而不用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甚者謂肉刑可用民兵當立不祭墓而止祭祠不設像而止設主紛紛之議皆泥古之過也近日有謂婦女不宜傳粉弓足酒器不宜廂銀鍍金及仕甫通顯素履蕩然此又詩禮發金椎之塚遂欲衣周公之服者尤可惡哉。

忌其假則可惡其眞則不可

東漢而延蒼引龍躍制官宮幾人

懸榻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愚謂蕃亦癡矣爲郡守采一郡之風謠爲宰相以天下爲耳目若閉閣懸榻乃干木泄栁之所爲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

范蠡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命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施隨范大夫有何受誣

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旣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托物起興

崔延伯亦戰將可[illegible]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超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超死則不復能戰宋子京脩唐書難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詔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此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精鑿醍醐

不錄精金亦役知足學可不錄哉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者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五斗爲穀得四斗爲鑿得三斗爲精精之爲字從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允見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

君相

管子云小白爲人無小智而有大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

仲長統鄭泉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着鞭者也

唐庚語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

權德輿奇語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饐行有蹷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文中奇語也（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書解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爲奇怪之石若後世靈璧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是禹爲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是以聖人爲品水鬭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處士謂舜塗廩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女實教之是

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靜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雁戶

唐書編氓有雁戶謂流民也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恐箴多牽合衍贅予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覘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於庾公若鯨鯢澎湃舟楫簸

愚謂精神不可洩露談風水誤人不小

躬白刃蹈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英雄噫可不恐與

隱居不當談時事

古之耕莘築巖釣渭者其于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第其賢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今有廢居而口談時事謂之留心世故不　奔競而已隨駕隱士時務道學由此其選也

賕賄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爲辱受任於外者

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中葉秕政孽卿端揆以賕賄爲論思臺諫以珍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爲詩文甚者如倪偰售妹于侂胄而得府蘇師旦獻妻于侂胄而入閣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蘇公讀書法

嘗有人問於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御焉此言也虞邵菴常舉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守淮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於謝玄又莫難於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拒淮以拒敵而不走敵以入淮也

篇名宜改四味

白蜺嬰茀

楚辭天問曰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而不能固藏舊注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蛇若蛇者也昔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

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試之子僑之尸也此本淮南王安離騷傳之說而王逸遽之淮與楚近安去屈未百年其說當有祖疑以傳疑可也朱文公訂楚辭以其怪誕而刪之余謂存之亦有益於敎何也王子僑世所稱神仙也既已成蜺變化而猶不免戈擊之難則世之學仙何爲者耶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爲非又策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者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宮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爲者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窮則推墮混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然東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饑民

注張

正德丁丑歲　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因命內閣取祕書通考别本又作注張顧問欽天監亦不

知爲何星也內閣下問翰林院同館相覷愕然傾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注注咮也鳥喙也音呪南方朱鳥七宿柳爲鳥之咮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爲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辨且博矣不涉於私習天文之禁乎

風行水上

文選賦有物色一類李善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地氣然亦有色毛萇詩註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渙然即有文章也按老泉文甫字說本之易衍之詩註而發其旨者李善也○今按風亦可言色楚辭云光風轉蕙氾崇蘭王逸注云雨止日出而風草木亦有光也樂府今朝風色好是風亦可言色

黃雲

春秋運斗樞曰黃雲四合女訛驚邪感精符曰妻黨翦則黃雲入國謂女謁盛也淮南子曰黃天之氣上爲黃雲下爲黃埃江淹詩河州多沙塵風吹黃雲起李大白詩黃雲城南烏欲棲

三國正統

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爲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爲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天心星曰心爲

叙次卯酉
又

天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三國雖僭號其强務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抑又何哉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夷氣如穹廬狀也北狄之氣如牛羊之羣來而不斷也南蠻之氣如船如閣亦如旌旗搖動東夷氣如樹西戎氣如屋宅之狀海傍蜃氣如樓閣廣野之氣如宮闕千歲靈龜上有白雲常聚雲氣多黑潤者其下有潛龍二分二至必占雲氣黃雲如覆車五穀大熟青雲致蟲白雲致盜烏黑雲多水赤雲有火鬱鬱葱葱隱隱隆隆佳氣也綿綿絞絞條條片片兵氣也澤澤餤餤女子氣也如藤蔓掛樹者寶氣也紫氣如樓者玉氣也艴氣有銅紅氣有瑣爲璘褐色爲鐵赭色雲氣下垂不可以掘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陳雲如丘垣杼雲類杼軸杓雲如繩蜺雲類闕旗勝兵雲氣如織敗兵雲氣如枯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曰卿雲卿雲者喜氣也若霧非霧若蒙非蒙着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國被甲而趨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

上者勝邵鄂賦曰圜穹上乎神運方輿下乎氣昇聖王臨朝黃赤鳳龜於宮闕賢人出處五色龍虎於樓城鬱鬱蒼蒼華蓋氤氳而顯著紛紛郁郁紫桂輪囷而漸生九土表山河之異四方陳介冑之名梁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被髮跣足下殿以禳之未幾非朝有孝武帝之變武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庾翼與兄水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詳矣爲天者不亦難哉世說云月犯少微隱士當之戴顒自以爲憂既（而[illegible]）無恙當時戲謂顒求死不得此尤可笑也

策（辛未科　正德六年）

皇帝制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說也然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分始于何時兵民之判起于何代嘗質諸古矣書稱堯曰乃武乃文于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不及武于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且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英君令主或創業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備亦足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耶異耶我　太祖

高皇帝以聖神文武統一天下建官分籍各有定制列聖相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實由于此然承平既久玩愒乘之學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業蠲貸之詔屢下而人多告飢流徙之餘化爲盜賊以遺朕宵旰之憂今賦稅餽運民力竭矣而軍食尚未給調發戰禦兵之力亦勞矣而民患尚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而銓選之制黜陟之典賞罰之令亦未始不加之意也茲欲盡修攘之實謹恬嬉之戒文治舉而武功成天下兵民相衛相養于無事之天以保我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宜何如而可子大夫志于用世方策試之日不暇以微辭隱義爲問姑舉其切于時者其爲朕陳之

楊　廣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功文武並用出治之全德也兵農相資保治之全功也于並用而見其同方則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德爲全德如日月之在天凡所以照臨者胥天之德也于相資而見其一致則天下之治出于一而功爲全功如手足之在人凡所以持行者皆人之功也由是聯屬天下以成其身綱維其道以適于治體統相承而無偏墜不舉

之患本末具備而無罅隙可議之疵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帝王爲治之要孰有加于此哉臣自少讀帝王之書講帝王之道竊有志于當世之事然學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得達今幸近咫尺之威立方寸之地制策所及者皆是道與是事也臣敢不罄一得之愚以爲萬分之助乎伏覩　聖問首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而又曰文武同方兵農一致果有異乎臣惟三代而上同一道也勘亂則曰武守成則曰文同一民也無事則爲農有事則爲兵初未始異也在易明兩作離文明之象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釋之者曰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濫斯不亦可見文武之同方乎地中有水師師旅之象也而釋之者曰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蓋寓兵于農之意斯不亦可見兵農之一致乎是故一張一弛號爲善道剛克柔克協于皇極周公冢宰實兼東征畢公爲公亦總司馬武夫堪腹心之寄吉甫有文武之稱以天保治內而未嘗無武以采薇治外而未嘗無文文武固未分也自秦不師古專以武勇立國語詩書者有刑斬首級者進爵民勇于戰皆忘生好利之人士賤以拘廢干戈羽籥之習至漢襲秦制立丞相將軍而將相之職異唐宋以來置中書元帥樞密而軍國

之權偏此文武之分出于三代之後也成周之制以田賦出兵一同之田出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一封之田出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畿方千里提封萬井出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自五人爲伍積而爲兩爲卒自五卒爲旅積而爲師爲軍天子之六卿六軍諸侯之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而降殺有等焉一方有事則命將出師迨功成獻俘將歸于朝卽守職之吏兵散于野卽緣畝之農兵農固未判也至管仲相齊欲速圖霸業乃壞周兵于內政分國中以四鄉使國中之民爲兵鄙野之民爲農兵不服耒耜之勤農不識干戈之具以至句吳之水犀秦昭之銳士成周之制變易盡矣此兵農之判出于三代之衰也載質之詩書所稱古之帝王未有不兼文武之德均兵農之功者稱帝堯者曰乃武乃文四表之被卽所謂文丹水之戰則所謂武也舜之誅四凶禹之格有苗固可以武功名而亦文明文命之餘事也布昭聖武見于伊訓然聖謨嘉言謂非文武之全歟文謨武烈稱于若陳然整旅伐崇下車訪道二者正未始偏廢也三代迭尚曰忠曰質曰文而不及武者蓋言忠質文則武固在其中必以武言則是秦之所尚而非三代之治周列四民曰士農工商而兵不與者卽臣

前所陳寓兵于農之說專以兵言是爲後世之制而非成周之舊矣漢唐宋之君如光武之投戈講藝太宗之身兼將相庶幾創業而兼乎文其未備者如漢高之不事詩書而規模宏遠蓋其寛仁大度暗合乎道況能善陸賈文武竝用之言乎孝武之封狼居胥憲宗之平淮西西蜀庶幾守成而兼乎武其未備者如仁宗之時西夏猖獗而致四十二年之太平蓋其深仁厚澤培植國本况能用韓范儒者之將乎陸賈之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則在承平時不可不修文德故曰人君以論相爲職又曰將特大有司耳非相比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則在承平時不可不飭武備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曰聖人貴未然之防是知兵以衛民民旣給兵治兵乃所以銷兵講武即所以偃武治兵之與治民亦異而同也漢之軍制以南北分南軍主環衛王宮北軍主巡綽京城有騎士有材官與夫西北之車騎東南之樓船臨淄之弩手荊楚之劍客皆仰給于縣官而不編于齊民識者惜其去古未遠而不能復此漢之治民與治兵異也唐府兵之立其制最善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所以弭禍亂之原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而民無久役之勞三時耕稼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器甲出

文武能分惡見能合何須强合

于民衣粮出于民而國無養兵之費治民與治兵同而論者許其爲近古良有以也宋之制有三衙四廂諸司總管鈐轄諸將然終宋之世國威不振者殆兵權失之輕而兵民分之過也由是言之文武者其名也兵農者其實也三代而上兵出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合三代而下兵判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分夫苟知文武之所以同則所以治民與兵者不容以異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獨稟全智首出庶物掃開闢所未有之汚復帝王所自立之地武功之盛無以加矣整人倫于用夏變夷之餘與文教于撥乱設不廢修文德之隆又何如哉當時之建官也科目則有文舉武舉官聯則有文班武班部屬則有文選武選當時之定籍也常產則有屯田民田戶籍則有軍籍民籍官署則有州縣衛所乾剛獨斷無威柄下移之失犬牙相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有事則共與機密之謀無事則各掌兵民之寄在京有司馬以提督軍營在外有憲臣以總制邊務臬司有兵備之權縣吏專巡捕之職名若分而實則相爲職若判而任則相維保治之法蓋與三代而符也至若　太宗表章經史而外清朔漠之塵　宣宗崇重儒臣而出乎漢邸之變列聖相繼益懋益敦百五十年來固皆以文致治而廟

算無遺神武不殺偉烈宏功照耀簡冊壽國脉于箕翼安國勢于磐石斯世斯民蓋有由之而不知者恭惟皇帝陛下保富有之業思日新之圖閱歷熟而見理明涵養深而持志定垂衣拱手而天下嚮風動顏變色而海內震恐疆埸之虞撲之于方熾蕭墻之梗消之于未形君子洗心以承休德小人延頸以望太平而　皇心謙冲謂承平既久玩愒隨之臣伏讀至此有以知　陛下出治之全德保治之全功可因此一念而舉矣臣竊以爲　陛下求治之心甚至而奉行者或有所未至焉夫學校者風俗之首也臣顓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使主學校者皆得其人教之之法悉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湖學　道德以明禮義尊經術以定習尚不荒于嬉而毀于隨則淳厚之風可臻而士之失業者非所憂矣民者國本所係邵雍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所以寬之者在　朝廷而近民者莫切于守令使爲守令者皆得其人養之之法悉如黃霸之在潁川張詠之在益州遵奉　詔條宣布德意不以繭絲先保障不以撫字後催科則疲阜之俗可期而民之告飢者非所憂矣流徙之餘聚爲盜賊亦由教之無法養之無素故也以人情言之盜賊亦人耳人莫不愛其筋力

天下皆本土也本土之兵不可用天下兼

肌膚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貲產也在上者不以無益之工役苦其筋力不以不中之刑罰殘其肌膚不以流離病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損其田廬貲產則彼之所愛者皆爲所有矣不幸而死猶不捨其所愛況捨所愛以蹈必死之地哉今潢池弄兵綠林稱號者在在有之賦稅之過春支秋糧餽運之轍十室九空農事在所當重也邇者出內帑銀二十萬兩以濟西蜀之軍儲愛民可謂深矣臣愚以爲本土之蓄積宜自足用昔人有言兵務精不務多今爲將者兵每務多而財餽每患其寡兵既多則財餽不得不多財餽既多

若本土土不足天下無矣

則民力不答以不屈是民以養兵而亦不可反爲兵困也調發之伍動以千百戰禦之功十無二三兵政尤所當急也邇者發京營兵三千騎以平山東之反側禦患可謂切矣臣愚以爲本土之壯士宜自可用昔漢擊匈奴用六郡良家子蓋其熟知險易力衛桑梓比之他方所調發一可當百況京兵一出既有行積居餉之勞亦有居重馭輕之戒固可擬其宜于一時而非可繼於旬月是兵以衞民而亦不可過爲民毆也　聖問又謂或者官非其人臣愚以爲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一代之用特患用之不得其道耳用之誠得其道則貪可使也詐

可使也況蘊德行而志功名者乎選舉之制公矣寧無腐儒而當事局歷濟而投散地者乎黜陟之典當矣寧無冗食備員之輩隱賢遺才之歎乎賞罰之令明矣寧無濫竽而受賞戴盆而免罰者乎誠使官各盡其人才各盡其用人人有忘私之忠事事有愛國之誠徹桑土于未陰之時徙積薪于未火之日一郡有警則旁郡切震鄰之憂一時有警則久時思陰牖之悔敵至不懼敵去不悔不因人成事而老吾之師不曠日持久而匱吾之財內修外攘之實必兼盡于條教之外文恬武嬉之弊必振起于玩習之餘則文事必行而施武功之

建雷厲風行遠可以復帝王之盛治上可以光　祖宗之鴻烈　國家億萬年之原可以配天地于無窮矣臣願　陛下益崇此德益懋此功存無怠無荒之心爲可久可大之道惟萬幾之暇少留意焉則凡所以策臣者可次第而舉矣何暇于多言爲哉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明文奇賞卷二十三目次

張孚敬

疏

正典禮疏
廟議疏
議重團營疏
重制誥疏
星變疏
病痊陳奏疏
釐正孔廟從祀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子祀典或問
自陳休致疏
救張延齡疏

林大欽

策

問人君盡父母之任以安民策

袁袠

序

唐伯虎集序
王履吉集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

復大中丞顧公書
復李驗封伯華書

葉式

序

題誠意伯劉公集

楊名

雜著

縛虎篇遥贈劉千戶伏玘

張公之遇議奇然其論可採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疏

正典禮疏　　張孚敬

臣切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　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適卽敕議追尊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　皇上入嗣大宗宜稱　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　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　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　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爲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厠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　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尚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　武宗皇帝已嗣　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　祖訓奉遺詔迎取　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　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　孝宗　興獻王兄也　興獻王　孝宗親弟也　皇上　興獻王長子也今　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　皇上之有天下眞猶　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　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　孝宗德澤在

人不可無後夫　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　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　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　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況　興獻王惟生　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　皇上謂繼統　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　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　孝宗乎繼　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

此亦可從

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意蓋預爲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爲　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　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夫人人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禮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

故事不守　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　皇上虛已宏大疇咨衆言倘以朝議爲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爲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於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眛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公之心事愈明

廟議疏

臣伏惟　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矣　詔三遍蓋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　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　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　新詔傳宣愚氓不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　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　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爲　興獻王立廟京師

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　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　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甚矣　皇上聰明中正諒已察之茲言也上干　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　皇上言之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爲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爲干紀亂統人到于今非之今何淵請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不知序於　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武宗皇帝之下與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上是爲干統無疑　武宗之統傳之皇上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何言也如謂　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帝嗣昭帝後昭爲宣之叔祖史皇孫當別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爲也如謂　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　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　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　獻皇帝廟當奉以私親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者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　皇上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爲之也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者禮之不得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主

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皇上不爲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　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　聖裁匪由人奪何忍一旦遽爲小人所破壞邪

議重團營疏

伏承　聖諭今所當務止要整飭邊備以威讋夷狄重究贓官以雪伸民寃此朕所在懷也欽此臣嘗聞宋岳飛有曰文官不要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　皇上斯言其眞治平之要乎臣又聞張齊賢有曰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夷狄之勢而已（似是而非今未尤不可）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是知五帝三王之道未

有不先根本者也今京師根本之地也營伍空虛武備不修此第一可慮之事也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嘗設立十二團營之法最爲緊要日久漸廢莫之修舉正德年間江彬用事乃引宣府大同榆林遼東地方邊兵日入內府操練名曰外四家而團營之法益大壞矣近年大同軍士作亂實因邊方知得京師營伍空虛遂敢如此肆志而謀國大臣亦遂姑息養亂唐藩鎮之禍恬不知鑒此誠可痛心者也今年春北虜擾害宣府地方欲選京軍征勦團營額設十二萬人及選不得滿二三萬推厥所由蓋因承平日久而權要之家多將强壯之兵

得人

佔爲私役間有爲影射者不過疲羸之人而已夫戶部食糧冊籍十二萬人不闕一名而選兵乃卒不及二三萬京營空虛一至于此設有倉卒之變將何以爲備也臣每與楊一清議及深以爲慮而一清亦切欲如法修舉特患未得人耳茲伏蒙　皇上將御用監太監張永起用責之提督團營誠爲得人伏乞　命一清同臣等備將團營之法開陳上請仍查照先年事例添設尚書或兼都御史職銜與張永內外協同提督盡將權要私佔軍丁清出補伍以充十二萬原數而于十二萬數內又當量爲精選以備先鋒至於每營總兵叅將等官必須遍擇四方老成知兵宿將爲之不宜專以侯伯膏粱子弟濫充仍戒不得剝削軍士以離其心擅令工作以傷其力無事之日常如法操練有事之日即奏　命啓行務使將必知兵兵必克敵如此則營伍充實京師有備夷狄之患不足慮矣謹將于謙原奏設立團營緣由并添設尚書舊例隨本開具

重制誥疏

臣切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　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爲近古明敘履歷宜昭事功其於本身者

憲章

古字妙今語自膚言之

不過百餘字其覃　恩祖父母父母幷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愧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僞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　誥敕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夲使　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　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爲枝葉之辭哉伏乞　敕下內閣自今以後凡爲　誥敕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　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

星變疏

臣嘗竊聞天心仁愛人君故先出災變以警示之仰惟皇上敬天法　祖勵精圖治其心眞與天相與流通無間然者矣茲者本月十七日立春之夜有妖星光芒見於西南占者以爲長星此實臣下奉職無狀所致也臣連日祗懼不敢不言按妖星有三曰彗曰孛曰長皆五行之氣五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爲殃災其占略同而其形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星光芒長參之如掃帚長星光芒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亦彗屬也彗體無光附日而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

芒之所及則爲災今是星光芒起天庾直入參度貫西方七宿天庾三星在婁宿五度積儲粟之所也五廩天圍軍市軍井參旗皆爲所掃其分野則屬魯大梁趙冀秦晉又凡妖星出見長大災深期遠短小災淺期近三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審以察之其災必應此俱出文獻通考象緯考可考也又按漢光武建武十五年正月彗星見昴三月至東壁滅占曰彗星爲兵入除穢昴爲邊兵彗星出之爲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晉太元十五年七月有星孛于北河色白長十餘丈八月乃滅占曰北河戒一名胡門有兵喪宋治平三年三月彗出營室東行別有白氣一横天貫北河彗長丈五尺有孛氣如一升器積六十七日滅占曰白氣長星也孛器孛也爲兵喪水旱飢疫之災此皆以妖星論者也又按晉光熙元年十二月有白氣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見五日乃滅占曰大兵起明年王彌起青徐汲桑亂河北毒流天下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夜西方蒼白氣長五十尺貫天船至東井占曰主兵動宋仁宗康定二年八月

夜東方有白氣長十尺許在星宿度中至十日長丈餘衝天相居星宿大星南九十餘日沒慶曆三年正月中天有白氣長二十尺向西南行占曰邊兵憂宋英宗治平四年二月蒼白雲起南方長三丈濶尺貫南門星主兵出宋神宗熙寧七年蒼白雲起西南方長二丈濶尺經中天白氣如帶主兵喪孝宗乾道元年正月夜白氣出奎漸上經婁胃昴貫畢入參占主殺伐主邊城三月夜白氣自參宿至角宿與天漢相接占有暴兵此又皆以雲氣論者也昔宋儒真德秀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朱熹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其效如此仰惟皇上修德應天其變災爲祥旋無足爲慮臣竊恐目下四方凶荒盜賊由起惟在於任用得人焉耳今者在朝之臣雖充布大位然真足以勝錢穀甲兵之任者誠未見有幾宜　敕吏部會同九卿衙門從公論薦老成者數人某人足當總制之任某人足當饋糧之任分布京

職以備緩急之用取其才略其小過不然則臨敵求將遇事責成彼不惟各相推托而其才實不足勝任而誤國敗事矣此臣懇懇之心惟 聖明垂察焉

病痊陳奏疏

臣位重莫勝分宜求退伏荷 聖慈勉留懇至不勝感泣夫聞人言而昧於求去不智承君命而忍於必去不仁茲病當少間黽勉從事然有欲言而未盡者敢復爲皇上陳之幸垂覽焉臣欽奉 聖訓云卿性資剛速或傷於過宜思所以濟者以協恭輔朕贊理化機欽此臣切思太剛則折宜濟以柔欲速不達宜濟以緩仰惟皇上建中和之極歛錫厥福況臣在左右之列敢不日加佩服者乎抑稽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蔡沈爲之說曰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茲 聖訓復示臣等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君治之師教之保愛之至千古所未見也但今人惟知協同之謂和衷而未明寅恭二字之義仲尼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寅畏之謂也孟軻氏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故寅可同也非寅不可同也恭可協也非恭不可協也故寅而同恭而協謂之和非寅而同非恭而協謂之同可也謂之和不可也仲尼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齊頭最德切本於對君父切責之情宜少參同今

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觀和同之辨則可以知同寅協恭之義言事君之道矣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虞人以非所招不往也將殺之仲尼韙之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古之虞人能爲不同如此今之士大夫不能然者何也古者敎化行而習俗美故雖虞人能之今者敎化不行而習俗不美故雖士大夫有不能也古者日宣三德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當是時位必稱其德之大小故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有士諫爲大夫大夫諫爲卿也後世負格之說行而位不稱其德之大小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沈滯者旨喜謂之聖書遷今爲甚夫資格可以待庸流不可以待才俊今之名爲才俊者率多庸流技祿倖爲深淺執歲月以要求循列卿位而無負譴故軟熟之習成而平生之志喪無幾矣欲求人才之逮于古也不亦難乎夫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勵世摩鈍也然欲敎化行而習俗美非　皇上大有以鼓舞之振作之未見其可也漢劉梁曰得由和興失由同起今在朝臣工位高者自知年數不足則曰他日相

害吾不及見也位卑者自知資望未及則曰今日謀議吾不得預也故一切怠緩悅從務相爲雷同旋進旋退無毀無譽國家無事之日夫既巳如此矣有事之日將如之何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有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　皇上英明邁古仁義中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但有君無臣爲可歎耳唐虞三代之臣不可得而見矣今求之於其下有同心輔政如漢之丙吉魏相者乎有謀斷相資如唐之房玄齡杜如晦者乎有正色立朝如宋之王曾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韓琦者乎有則　皇上宜必知之矣雖然自古至今未嘗借才於異代求之不可不廣知之不可不預苟得其人雖使卑踰尊疎踰戚可也　皇上若獨求之於今所知之臣恐亦狹矣昔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能急安祿山之變玄宗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使玄宗預知之以待李林甫者待真卿則唐可常保開元之盛豈復有天寳之變邪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宋儒朱熹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法曰凡其光明正大疎暢通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

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於此臣既嘗爲　皇上陳之矣孟軻氏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孟之言眞萬世久安長治之策也伏惟　聖明加之意焉

釐正孔廟從祀疏

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俨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

[illegible]不成

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以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謗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簒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

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好謟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

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

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竝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竝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竝侑于宣聖之廟其爲

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埒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于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媿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

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
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沈之所著者沈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沈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沈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敍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　孝宗聖旨着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爲沮格不行及按　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陽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襄其非耶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　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

妙

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爲舊章成憲并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横私意於胷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衞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爲今尊孔子者一針

孔子祀典或問

或問孔子祀典自有唐以來稱號定矣子必願　皇上正之者何也臣答曰爲尊孔子也爲人道大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以德則師也以位則臣也大倫正而後孔子之道尊故曰尊孔子也然非愚一人之見也今昔諸儒之公論也世之人徒知以封王尊孔子而實不知所以尊也或曰孔子封號　聖祖詔仍元舊也臣答曰　聖祖初未嘗爲孔子作謚號也仍元舊耳按洪武

三年詔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歷代忠臣烈士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夫胡元祀神瀆禮極矣名之不正甚矣 聖祖一切革去獨存孔子祀典者實以孔子明先王之道爲天下師也曰爲天下師 聖祖實尊之以師也非以王號也 祖訓凡傳制遣官代祀歷代帝王孔子廟於帝王則直曰帝王於孔子則直曰孔子故凡祭祀遣命俱稱先師孔子實未嘗有以王號稱之者也夫孔子稱文宣王太公稱武成王實始於開元之制也洪武二十年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 聖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觀此則孔子專廟祀之實 聖祖尊之以師之故其不王孔子之意亦可見矣不然孔子道德雖非太公可擬然以周天子視之則皆臣子也加以非號太公既必不享也孔子又豈肯享哉或曰追崇之禮其來尚矣凡爲人君者皆尊崇其祖父孔子師也獨不可追崇乎臣答曰此 國朝楊守陳之論也其言曰孔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爲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乎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況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噫斯言也悖也甚矣天子而追崇其父周公之制也弟子而追王其師古有是制乎信斯言也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者也亦追崇伊尹可乎或曰孔子有天德王道者也追崇爲王奚爲不可臣荅曰孟軻氏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夫昔者堯薦舜於天矣舜薦禹於天矣故舜禹之有天下天與之也孔之德雖無媿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也宋世因之若將使孔子有天下者也以爲尊孔子也噫欺天甚矣或曰然則周惇頤以爲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言不足證乎臣答曰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王祀孔子自唐宋未之有改也惇頤之意特主言孔子功德之隆宜萬世報之

無盡焉耳夫豈旣以孔子正王道明大法也而復以王祀爲宜乎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或曰孔子王號自唐宋至今未之有改也雖三尺童子皆知所尊也臣答曰三尺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師也非以王也有人於此列堯舜禹湯文武之像而祀之其罹刑禁也必矣孔子雖三尺童子皆得以祀之尊之以師故也或曰塑像之說果非禮乎臣答曰非禮也諸儒已論之詳矣又按　國朝宋濂曰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開元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或曰孔子塑像固非禮也然仍元之舊一旦毀之忍乎臣答曰以土梗爲孔子也爲禮也誠一旦不忍毀也以土梗非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毀之矣毀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塑像毀矣無假於章服矣然則籩豆樂舞之數其仍舊可乎一旦殺之忍乎臣答曰以籩豆樂舞之加爲尊孔子也爲禮也誠一旦不忍殺之矣以籩豆樂舞之加非尊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殺之矣殺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祭用生者之祿天子以天子之禮樂祀其先師夫奚不可臣答曰祭用生者之祿人子推之以事其父則古禮也弟子推之以事其師則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未之有聞也杞宋用天子禮樂以祀其先爲二代王者後也若魯以周公之功用天子禮樂則非禮矣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謂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然則八佾十二籩豆天子之禮樂也孔子肯安然享之乎或曰廟仍以殿名可乎臣答曰孔子學宮之祭本古弟子釋奠先師之禮也謂廟可也非殿也或曰孔子祀典之正將行之天下也然則闕里也如之何臣答曰孔子之後其傳道者宜莫如子思也昔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子思作中庸則直稱曰仲尼固未嘗援之爲孔子重也曾子將死起而易簀責曾元曾申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是不安用大夫之禮也孔子豈肯安享天子之禮樂乎又子思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言天下一統也奚疑於闕里乎哉或曰　聖明在上凡諸祀典誠不可不正也無乃太速乎臣答曰天地定位日月陰陽各止其所禮儀有成典矣夫孔子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實祀典之大者不可不急正者也非速也宜也

自陳休致疏

臣嘗聞孔子有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蓋言上以誠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下以誠事上故不疑不惑耳臣因修省兩疏乞休未蒙俞允臣仰知　皇上以誠接下而無所疑臣豈敢不竭情事上而復有所惑乎臣思給事中魏良弼論臣罪狀何報復之速也夫臣子失職之罪小專權之罪大以此加臣臣不敢不言請　聖明垂察焉今年四月內魏良弼因點閘京營薦舉襄城伯李全禮等署都督僉事牛桓等指揮僉事王定等總一十五員蒙發閣擬票臣見所舉率多庸流保語過實謂同官曰昔官兵部有將材簿專查保語以爲遷轉近來將官往往鑽求薦舉以圖僥倖此奏內人員所宜覈實臣等擬票上請奉

（合天下之公以奉天子則權常自天子出）

欽依這舉保官員着兵部會同都察院提督團營官各照他保語逐一從公覈實明白開奏勿得扶同以滋濫舉之弊臣之心實欲黜陟之權自　天子出不得下移於臺諫也續該兵部會奏蒙發閣擬票臣等見奏內覆稱魏良弼所薦各官據其揄揚之間容有過情之失擬票上請奉　欽依魏良弼奉命點閘軍營却乃濫保武職官員本當查究姑從寬罰俸兩箇月這所舉係部裏從公用舍不許偏信保語以滋奔競臣之心實欲黜陟之權自　天子出不得下移於部司也魏良弼因此內失私求外犯公議切齒於臣日益甚矣近　皇上因修

省明示不許假公報私魏良弼輒先挾私報復　聖明必有以察之夫人主行法於天下能使臣子之守法然後人主之法尊人臣奉法於天子能不使私臣之壞法然後人主之法信剏臣受　皇上機密之任心膂之託者乎又敢不爲人上守法專媚人以求苟免乎此臣平生報主之心天人共鑒者也臣又伏承　聖訓痛自思省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此臣不職之罪上干天和以致星變以此坐臣之罪特賜誅斥臣實甘心無辭者也古之王者奉三無私君道也古之人臣三仕三黜臣道也　皇上昔賜臣之歸旋復而召臣非草木不敢不思報也臣獲命而去聞命而來臣非草木不敢不思改也伏乞上懲天戒下察人言今日策免必先自臣始則皇上奉三無之公當爲萬世人君之法臣獲三黜之罪當爲萬世人臣之戒矣

此事關政體培孝德不淺張公竟以相業

救張延齡疏

臣因張延齡事情不能積誠上悟　聖心罪當萬死萬死伏思他人可委之無言臣受恩深重惟應死報皇上視臣有手足之親託臣以心膂之寄臣不盡言以發機緘以明是非則臣負恩之罪萬死莫贖矣本月十一日伏蒙　聖諭謂延齡　皇伯考懿親祗宜守分猶

有餘乃包藏禍心謀爲不軌是何道也并所奉 皇伯
母傳諭錄示臣等作速議處因法司會問招詞未成不
敢輕議十四日伏蒙發示會問招擬臣反覆看得張延
齡殺人罪狀已明誠不可宥而謀逆之情未明故以一
得之愚上請非以其眞有逆情而敢以 孝皇帝懿親
請 皇上宥之也隨蒙 聖諭責臣以左右大臣必爲
我 皇祖保天下以殺逆賊同姓尚處死況懿親乎臣
伏讀無任戰懼之至臣伏思 皇上欲察延齡逆情眞
與不眞行法當與不當請自今日在朝人心觀之也夫
延齡兄弟當 孝宗 武宗時朝士多相交往臣時雖

未入仕竊嘗鄙之 武宗彌留之際 皇上迎繼大統
未至京師閣臣上託 昭聖皇太后懿旨拏人輒自處
斷彼時威權內外已震懼矣迨夫 皇上嗣統閣臣等
乃輒敢以 皇上考 孝宗母 昭聖凡在朝者靡不
翕從 昭聖因自以有擁立之恩以子 皇上爲當然
以致 聖母至京莫知所以接見之禮皆臣下謬妄之
罪以誤 昭聖也彼時臣初爲進士未嘗受 皇上一
命之寄 皇上亦未嘗識臣爲何如人臣只因見得道
理之眞故敢以一人犯天下之怒幸賴 聖明在上裁
決不然臣萬死無益也今朝士恨臣之心實未嘗一日

肯忘每欲相時報復雖　昭聖皇太后之心恐亦未嘗一日忘臣者也嘗有人以斯言告臣者臣答之曰臣子事君惟盡此心之誠若夫成敗利鈍則在乎天而已臣自誓此心至死靡他也今者延齡搆發臣覩內外大小臣工俱默默無言雖言官亦無敢言孰是孰非者何也實皆幸　皇上今有此舉以爲悉由議大禮中來得皇上誅滅延齡家俾　昭聖皇太后不得善終以深皇上之過以爲臣及獻一陽爲解釋陰爲佐助以重臣二人之罪莫逃於天下後世其設心如此而已特　聖明偶未之察耳臣連日伏思延齡殺人之罪誠不可宥皇上即殺之無得而議也其他如臣前議以處鶴齡或置之南京不得留住京師以滋惑仁壽宮之心臣之愚見盡忠於　皇上者不過如此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況臣爲左右大臣又受恩深重者乎設使延齡眞有逆謀而臣得見之眞即當首倡大義請加天討而族滅之又敢爲之隱匿自甘爲叛逆之黨乎臣詳招詞所稱曹祖鼓狀有曰天曹抱送六丁六甲及天神護伊之說皆涉妖言　皇上聰明天縱必能察悉孟軻氏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勿爲也而況謀逆之罪滅人族類臣於延齡此項罪狀實見得未眞豈敢妄爲

議擬。無所可否。而重爲　聖德之累乎。臣又思　皇上
此等訪據皆未知出於何人或彼一時不思干係　國
家憲典重大或出一時報復之私卒難收救　聖明亦
必自加察臣又思前次退休山中　皇上召臣催赦內
云自卿去後切軫朕思　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臣伏
讀流涕哽咽臣思　皇上所以思臣　聖母所以數問
臣者臣之心豈惟　皇上鑒之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
天眷　聖明誕生　皇嗣　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
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　皇上寬法以處延齡之家
者也誠或不察眞情必欲斷成謀逆之獄則當如律行

法族滅張氏矣。　昭聖皇太后不知何以處之。臣竊恐
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安。　聖母之心亦所不安者矣臣
承　聖明厚恩重託君臣一體休戚相同憂之也深故
言之也切慮之也遠故說之也詳伏乞　聖明俯賜加
察焉

策（壬辰科嘉靖十一年）

皇帝制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以統億兆而爲之主必先之以咸有樂生俾遂其安欲然後庶幾盡父母斯民之任爲無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與食使無衣無食未免有凍餒死亡流離困苦之害夫匪耕則何以取食非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也耕者無幾而食者衆蠶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爲災游惰冗雜之爲害邊有烟塵內有盜賊無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義之極
奈漢之[illegible]
大廷對策
第一

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然時有今昔權有通變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時若災害不生百姓足食足衣力乎農而務乎職順乎道而歸乎化子諸士明於理識夫時藴抱于內而有以資我者亦既久矣當直陳所知備述於篇朕親覽焉勿憚勿隱

林大欽

臣對臣知識愚昧學術疎淺不足以奉　大問竊惟

陛下當亨泰之交撫盈成之運天下皆已大治四海皆已無虞而乃拳拳于百姓之未得所爲憂是豈非文王視民如傷之心耶甚大美也然臣之所懼者　陛下負聰明神智之資秉剛睿明聖之德舉天下之事無足以難其爲者而微臣所討議復不能有所補益于萬一

陛下豈能以其言爲未可盡棄而有所取之耶　陛下臨朝策士凡有幾矣其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祿秩然未聞天下之人有曰　天子某日降某策問某事因某策濟某功者是豈策士之言皆無可適於用者耶抑亦其言或有可適於用而未暇採之耶是臣之所懼也臣今欲爲根極政要之說明切時務之論而不敢飾爲迂濶空虛無用之文以罔　陛下　陛下若以其言爲可信而不悉去之試以臣之策付之有司責其可行

則臣終始之願畢焉如或言不適用則臣有瞽愚欺天之罪俯伏以待罪謹誠所甘心而不辭也臣伏讀 聖策有以見 陛下拳拳以民生凍餒流離爲憂以足民足食爲急此誠至誠惻怛以惠元元之念天下之所願少須臾無死以待德化之成者然臣謂 陛下誠懷愛民之心而未得足衣食之道誠見百姓凍餒流離之形而未知百姓凍餒流離之實也夫 陛下苟誠見夫百姓凍餒流離之實則必思所以富足衣食之道未有人主忍見夫民之凍餒流離而不思所以救援之者未有人主救援夫民之凍餒流離而天下卒坐于凍餒流離而不可救者也今夫匹夫之心可行于一家千乘之心可行于一國何者以一家一國固吾屬也曾謂萬乘屬天下者有救援天下眞實懇切之誠而顧不效於天下者哉是臣所未信也臣觀 陛下臨朝凡十九餘年于此矣累勤農蠲租之詔一下天下莫不延頸以望更生然而惠民之言不絕夫口而利民之實惠至今猶未見者臣是以妄論 陛下未見斯民凍餒流離之實未得足民衣食之道也臣聞之仁以政行政以誠舉王者富民非能家衣而戶食也心政具焉而已矣夫有其心而無其政則天下將以我爲徒善有其政而無其心則

文帝亦非純

天下將以我爲徒法徒法者化滯徒善者恩塞心法乘備此先王所以富足人之大略也臣觀史策見三代以後之能富其民者于漢得一人焉曰文帝當秦亂干戈之後當時之民蓋日不暇給矣文帝視當時之坐于困寒者蓋甚于塗炭也育之以春風沐之以甘雨煦煦然與天下爲相休息之政而塗炭者衽席矣故後世稱富民者以文帝配成康亦誠有以致之也然而文帝固非純王者竊于王者之似焉猶足以尊稱于後世而況夫誠于王者而顧有坐視天下于凍餒流離者哉臣竊謂今日　陛下憂民之心不爲不切愛民之政不爲不行然

論井田述意不得云句最入時

臣所以敢謂　陛下于斯民之凍餒流離而未見其實。于是民之衣食而未得其道者竊恐　陛下有愛人之仁心而未能如王者之誠怛懇至有愛人之仁政而未能如王者之詳悉光明臣是以敢妄論　陛下而云云也然臣所望仁政于　陛下者非欲盡變天下之俗也非欲復井天下之田也亦曰宜時順情而爲之制而不失先王之意耳臣請因　聖策所及而條對之　陛下策臣曰夫民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耕者無而食者衆蠶者稀而衣者多又加之水旱蟲蝗之爲災游惰冗雜之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病邊有煙塵內有盜賊何怪乎民受其殃日復甚一日也此見　陛下痛念生民之病深揆困乏之本而極思所以拯救之也臣謂民之所以耕蠶稀而日甚其殃者游惰起之也冗雜病之也若夫水旱虫蝗之災則雖數之所不能無然君人之憂不在焉何者恃吾耕蠶之具素修而無所耗則雖有水旱虫蝗而無所害臣聞有道之國天不能災地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困以恒職修而本原固倉廩實而備禦先也臣聞立國有三計有萬世不易之計有終歲應辦之計有因時茍且之計萬世不易之計者大學所謂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

用之者舒者也故王制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例之則九年當有三年之豫其終歲所入蓋足以自給而三年之蓄恒可以豫待不虞如此者所謂天不能災地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困臣前所謂王者之政　陛下今日所方切求而欲勵行之者所謂終歲應辦之計者蓋生財之道未甚周節財之道未甚盡一歲之入僅足以充一歲之用其平居無事猶未見其甚敝偶有凶荒盜賊之變則未免厚斂重取以至于困敗而不能自振若此者蓋素備不修因時權設漢唐宋以下治天下之大率而非我　陛下之所以奉天理物而深厚國脉者其所

謂因時苟且之計者蓋平時之用以歛散於民者頗無其度而取民惟畏其不多用財惟畏其不廣方其無事百姓已不能自給迨其有變則不可復爲之計矣此則制國無紀潰亂不時蓋昏亂衰世之政焉臣前所謂起于游惰病于冗雜之弊亦略有同于是　陛下今所方欲改轍而易海内之觀者臣謂今日游惰之弊有二冗雜之弊有三此天下之所以長坐於困乏而志士至今憤惋而歎息者也其所謂游惰之弊二者一曰游民二曰異端游民衆則力本者少異端盛則務農者稀夫民所以樂于游惰者何也蓋起于不均不平之横征病于

豪强之兼併小民無所利于農也以爲逐藝而食猶可以爲苟且求生之計且夫均天下之田然後可以責天下之耕今夫里門之小民剥于汙吏豪强者深矣散食于四方者衆也大率計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常八九也以八九不耕之民坐食一二之粟其勢不得不困然而散一二有田者之業以爲八九自耕之養其勢未嘗不足議者病游民之衆也或有逐商之說然臣以爲游民之商本于不得已也而又無所變置而徒爲之逐臣懼大商之不安于商也臣竊謂今日之弊源已深更化者當端其緒而緩理之理而無緒勢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驅商而盜　數切

驅力農之民而商而又將驅力商之民而盜也天下爲盜國不可久其便莫若須限田之法嚴兼倂之禁而又擇循良仁愛惻怛之吏以撫勞之法以定其世業禁以防其奸貪吏以時其安緝游民其時歸乎若夫異端者蓋本無超俗利世之智而徒竊其減額逃刑之利不工不商不農不士以自便其身且其倡無父無君之教于天下將使流風之未可已焉此其爲害甚明故臣不待深辨然臣竊悼俗之方敝也禿首黃冠充斥道路珠宮瓊宇照耀雲漢此風未艾效慕者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非所以端正風紀之要體也故臣請　陛下嚴異端之禁斥道佛之說敕令此輩悉歸之農其有不如令者許有司罪治不赦蓋非惟崇力本之風抑且施教化之道此臣拳拳所望于　陛下之至意也其所謂冗雜之弊三者一曰冗員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員之弊必澄冗兵之弊必汰冗費之弊必省三冗去而財裕矣夫聖人所以制祿以養天下之吏與兵者何也吏有治人之明則食之也兵有敵人之勇則食之也是其食之者以其明且勇也其或有不明不勇者則非耕不得食非蠶不得衣何者無事而祿亦先王之所儉也今天下之吏與兵何如也臣非欲盡天下之吏與兵而不祿之也臣

氣脈遒古

徒見任州縣者固有軟罷不勝而坐祿者焉隸兵籍者固有老弱不勝而濫食者焉且入貲之途太多任子之官太衆簡稽之責不嚴練選之道有虧臣是以欲於此輩一澄且汰焉其所以去冗濫而寬民賜者不少也若夫冗費之弊不能悉舉即其大而著者論之後宮之燕賜不可不節也異端之奉不可太過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　陛下端身以率物節己而居儉其于三者固未可議焉然竊見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九州四海之貢尺帛粒米之賦山林川澤之稅日夜合萃以輸大倉可謂盛矣而國計未甚足以爲必有所以耗之者矣且夫上之賦其下者以一而下之所以供夫上者常以十蓋道路之耗漕輓之費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內府之百金民家之萬金也以百萬民家之資費之于一燕饗一賜予一供玩者何限臣故曰冗費在今日亦有未盡節者蓋臣聞之以天下所有之財賦爲天下人民之供養未有不足者特其有以冗而費之者則其勢將橫征極取天下不至于飢寒凍餒大敗極弊而不已臣讀史記見周文王方其受命之時地方不過百里而四方君長交至於其國其所以燕饗勞來之典不容終無然而當時百姓各足飢寒不病故民誦之詩曰勉勉我王

倣宋諸公上書而懇切過之

綱紀四方蓋慶之也傳至於其子孫以八百國之財賦自養一人宜其甚裕而無憂而民反流離困苦至于黃鳥此邦之咏作焉臣于此見君人節己以利人則易爲功廣費以厚斂則難爲力臣是以拳拳以省冗費爲陛下告也　陛下策臣曰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此乃陛下憂勤之言禹湯罪己之辭也然臣謂　陛下非徒爲是言也須欲勵是行也夫君人之言與士庶不同一或不徵天下玩之後雖有美意善政人且駭疑不信陛下往年嘗有恤農之詔矣然而天下皆以爲陛下之虛言何者誠見其言若是焉而未見其惠也今　陛下復策臣若是焉臣以爲亦致憂勤之實而已欲致憂勤之實須速行臣之言然臣前所陳者皆因　聖策所及條對要之所以振弊利世之道猶有未盡於此臣請終之夫山澤之利未盡墾則天下固有無田之憂今夫京師以東蔡鄭齊魯之間古稱富庶强國三代財賦多出于此漢唐以來名臣賢守其所以興田利而裨國用者溝洫封澮之迹猶存而今悉爲空虛茅葦之地此古人所謂地利猶有遺者而　陛下所使守此土者一切苟且應職而無能爲任此憂者此北人所以長坐仰給

於東南小有凶荒不繼輒輾轉溝洫而不能自給以生者地利未盡也臣意　陛下莫若嚴其守令重選有力量才幹忠誠爲國之士使守其地而專一以興田利爲事　朝廷寬其禁限聽其便宜而惟以此爲田利課則海內當有趙過者出焉不數十年之後則江北之田應與江南類可省江淮數百萬之財賦而舒北人飢寒凍餒之急一舉而利二焉大惠也　陛下能斷而行之大勇也或曰非不欲行也如東南異宜何臣請有以析之夫今日所謂空虛荒瘠無用之地者非向時所謂富實而所托賴以興起之本區乎昔以富實今以荒虛臣誠未喻其說亦曰存夫人爾魏人許下之屯可見矣方棗祗爲屯許之費也當時亦誠見其落落難合泊其成也操終賴之省粟數萬今天下之大又安知其無能爲棗祗者乎臣是以願　陛下以此爲田利課則山澤墾臣又聞之山澤不征市梁無禁王者所以通天下大公大同之制也自漢桑弘羊以剝刻之術媚上而征榷之法始詳歷代因之而不革大公之制未聞也然臣終以此爲後世衰亂苟且之政令　朝廷之取民茶有征酒有榷山澤有租魚鹽有課自一草木以上之利莫不悉籠而歸之公其取下悉矣夫上取下悉則其勢窮夫獸窮

則逐人窮則詐今　陛下之民將詐矣司國議者非不知其勢之不可以久也然而明知其弊而冒之者誠曰國家利權之所在也臣以爲利不勝義義苟未安利之何益況又有不利者在乎臣聞之王者所以總制六合而正服民心張大國體者固在道德之厚薄不問財賦之有無臣觀征利之說不出於豐大之國恒出於衰亂之世纖纖然與民爭利者匹夫之事也萬乘而下行匹夫之事則其國辱非豐大之時所尚也　陛下何不曠然爲人所難思大公之法去衰亂之政令天下之上爭言曰惜乎漢唐宋不能舍匹夫之利以利人至我　明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然後能以天子之大體鎮服民心焉　陛下何苦于此爲不爲也臣願　陛下息山林關市之征焉使大聖人所作爲過于人萬萬也若夫悉推富民之術則平糴之法不可不立也常平之金不可不設也奢侈之禁不可不嚴也凡若此者史冊之載可考　陛下可能舉而行之成典具在故臣不必深論之也由臣前所陳而言之均田也擇吏也去冗也省費也由臣後所陳而言之闢土也薄征也通利也禁奢也田均而業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費省而用裕土闢而地廣征薄而息寬利通而財流奢禁而富益八政立而制備矣　陛下果

能行臣之言又何憂于百姓之凍餒流離又何至於有盜賊之警又何患夫不順夫道而歸乎化哉通變宜時之道其或悉備于此然臣以爲此數者皆不足爲　陛下之難所患人主一心不能清虛寡欲以爲寬民養物之要則雖有善政美令未暇及行蓋崇高富貴之地固易爲驕奢淫逸之所是故明主重內治也故古之賢王遐觀遠慮居尊而慮其危處富而懼其溢履滿而防其傾誠以定志慮而節逸欲因寅畏而禁敝邪也故堯曰兢舜曰業禹曰孜湯曰檢臣以爲數聖人固得治心之要矣臣嘗讀漢書見漢武帝之爲君方其臨軒策士奮志六經也雖三代之英主不能過焉泊其中年多欲一念不能自勝公孫弘桑弘羊張騫卜式文成五利之輩各乘其隙而售之卒使中變紛然天下坐是大患臣是以知人主一心不可使有所嗜好形于外少有沉溺爲禍必大故願　陛下靜虛恬慮以爲清心節欲之本毋以深居無事而好逸豫毋以海宇平清而事遠夷毋以物力豐實而興土木毋以聰明英斷而尚刑名毋以財賦富盛而事奢侈毋羨邪說而惑神仙澄心正極省慮虛涵心澄則日明慮省則日精精明之運旁燭無疆舉天下功業惟吾所建者豈止以富民生足衣食而已哉

臣始以治弊治法爲　陛下勉蓋非有驚世絕俗之論以警動　陛下然直意以爲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蓋欲聞剴切時病之說故略敢盡其私憂過計之辭衷情所激誠不知其言之猶有所憚亦不知其言之猶有所隱惟　陛下寬其狂易誅其朴直而一賜覽之天下幸甚臣謹對

序

唐伯虎集序　　袁　袠

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二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首內金粉福地賦闕不傳唐伯虎者名寅初字伯虎後乃更字子畏吳人也少有儁才性豪宕不羈家貧不問產業好古文辭與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禎卿內翰文公徵明相友善而尤工四六藻思麗逸翩翩有奇氣然行實放曠人未之奇也嘗上書吳文定公寬覽書曰吳安得有此人邪頗爲延譽公卿間而提學御史方誌惡其不檢將黜之比試大學士梁公儲讀其文驚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

以爲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籍甚會試禮部衆擬伯虎復當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錦衣衛獄掠問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嘗持束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論發爲吏恥不就免歸文徵明以書慰之伯虎答書自明文多載集中乃後益自放廢縱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經造語殊俚淺人或規之伯虎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寅遭青蠅之口而蒙白璧之玷爲世所棄雖有顏冉之行終無以取信於人而夔龍之業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傳不朽吾恐子雲劇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譏徒貪嗤辱而已且人生貴適志何用劌心鏤骨以空言自苦乎宸濠之謀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遣人以厚幣招伯虎堅辭不可至則陰知將有淮南之謀遂佯狂以酒自汚宸濠曰唐生妄庸人耳乃放歸得免於難過富春渚想子陵之風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築室桃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擔石而客長滿座風流文采掩映江左外若奢汰而中慕沉玄勃究內典旁精繪事衮童時嘗獲侍高論接杯酒之歡哲人已遠九原不作撫誦遺文慨仰遐烈爰加蒐摭庶存梗槩云爾

[illegible]

王履吉集序

王履吉者名寵吳人也少負逸材博涉墳籍沉精篇翰下筆綺辭壯思滔滔不休補郡學弟子員督學者最其文試必首列然非其好也試于鄉輒弗利乃貢入太學北遊燕趙魏覩廟朝制度與四方薦紳先生游上下其論議而文益奇歸而歎曰夫神龍升于赤霄尺蠖伏于泥淖黃鵠一息千里而斥鷃終日不過蓬蒿此其志大小懸絕何如哉且夫屈伸者時也利鈍者命也夫儒者握寸管挾方牘而揚聲名於億載彼得志者曳紱垂朱高爵豐祿以焜燿一時不知駒馳電滅雲浮草腐後世無稱焉此與蠖鷃何異哉由是買田石湖之旁築室其上臨流賦詩益窺古作者之奧而病作矣乃養痾于虞山之白雀寺沒其精於聲詩而病乃大作歸不逾月竟卒卒之前一日夢雨蝴蝶入袖循而歎曰吾殆已矣夫莊叟之言殆謂我也嗟乎亦異矣履吉詩初宗李白既乃宗杜故其詩才力雄渾辭藻麗縟去輕靡而就沉著尚鋪綴而略陶鎔及白雀集諸篇則又與寄沖玄思調清逸遂窺陶謝之堂幾入王孟之室矣惜乎天抑其進有志未就故所著僅此然亦足傳矣憶與履吉銜杯論文窮夜達旦謂古人之庶幾大雅可作而竟已矣獨恨

夫天之忌才不少假也昔魏之文考唐之勃賀咸以才夭近代如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沁水常倫閩鄭善夫亦不享年何天之忌才若斯邪豈天旣畀之才乃奪之年邪嗟乎履吉古之稱不朽者不以年也又何憾哉

不没其實文足傳矣

書

復大中丞顧公書　　袁袠

辱寄題列岫樓詩駭心震目如聆鈞天廣奏茅簷草屋何以堪此煙霞增妍山水動色茲樓之名天壤不敝矣所云唐伯虎集序欲爲賢者諱仰見吾丈忠厚之至但叙事之體必須核實尼父以來未之敢違也假令吾丈欲爲伯虎諱千載而下誰其信之昔文皇觀史叙隱太子事云史官何諱焉卽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千古以爲美談伯虎誠過亦未有喋血推刃得罪倫敎者也吾丈高明何乃爾邪前示伯虎有連珠廣志賦實未見當

如松下風可聽也

續梓之僕頃亦作連珠三十首請教冀評削無庸虛美也袠再拜敬復

復李驗封伯華書

鵩鷃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塗判是以巢父恥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強合也僕于執戟曾無一日之素猥辱簡書殷勤將牧孟明於三敗雪曹劌之積恥復欲以朽株枯木薦之清廟廣廈之間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愚悃一陳其憤懣乎僕賤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閒辭賦上自墳典下逮稗虞亦嘗涉其藩域掇其菁華矣顧以家無擔石

室如懸磬有相如之病而重以原思之貧餬口無謀勉習經義書誦帖括夕覽古文啜菽飲水簞瓢自娛幸得錄名於有司接迹乎多士自謂扶搖赤霄一日千里纂言則欲窮天人之奧立業則欲擴霸王之畧高談闊視無復諱忌又以性本疎迂加之簡嬾深衣徃褎弗合時製虛名無益謗忌橫肆故大學士張公孚敬桂公萼咸欲締交絕弗與通違希長孺之亢衛青近鑒李象之遠國忠觸怒蓄憾切齒仄目而僕屹然自是九死不悔迨乎武庫之災讒言先入械繫請室卒校束縛呼聲動地搒掠百數自夏歷秋黑索纍纍坐臥圜土陰霾晝晦不

見日星命危草露籲天無門而　聖上垂恩曠蕩宥其大戾投之于越旣而雷雨肆赦獲遂首丘杜門謝客屏居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薄田百畝足具饘粥躬操錢鎛忘其作苦愧乏井丹之高潔而竊慕徐穉之食力。桔槔當戶簑笠在堂於陵雖陋無求於人暇則臨流濯足抱甕灌園釣輕鯉於芳藻弋文雉於叢藪濁酒一壺兀然就醉誦季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論蓬首箕踞從吾所好不自知其不可也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遺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旨哉斯言予復何望嗟乎士安往而不得貧賤哉

世不我知則已矣又焉能隨時浮沉取容當世局趣效轅下駒規規如褌中虱哉

此敘頗見公之闡發本原并錄

題誠意伯劉公集

葉式

頃余道芝田亟與方子伯時會禮從言及犂眉公余率爾曰公一代功宗近古罕匹而未有表章之者僕竊怪之嘗得其說而未之質也方子忻然前席而請曰先生試言之余曰胡元之事入言禍始石敬瑭非明識也蓋自賊操引納五胡遺穢中國遂乃歷載數百中間裂爲十六併爲南北合爲隋唐而夷風未息其後沓將據河朔敬瑭割幽燕而棄厥險阨於是遼騎金迫胡元乘之而首足倒懸因以底極矣且昔之入主者頗皆用夏貴儒惟元不然此其爲穢尤使人涕泗霑臆夫其胎禍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書

遠如此播惡之廣如此奄及百年不知變革如此當是時也薰蒸融液無地非狄若將不可復易者我
太祖高皇帝起自布衣曾未十年一掃而空之於是海宇清而綱常復儒術重而道學崇斟酌百王以大備一代之制盡還諸夏之風顧其始也自謂初無取天下之志旣其成也則不獨撥亂反正而實洗滌乾坤爲中國
皇王賢聖復讐纘緒所謂功高萬古而莫與同者是果孰啟其衷哉僕嘗反覆于當時勳戚之間而未得其故及閱公集莊誦
高皇帝聖製乃始喟而起曰嗟乎微斯言則一代功宗其何所復稽乎而當時載筆與後來序述者顧莫之表章何哉若漢之酇侯當荷殊禮而膺首封矣徒以收秦圖籍勸王漢中進養民致賢之說建居守饋餉之功高寇之在東京功不補敗其所有者不出爵任諸將微長之間在德厚薄數語之外亦且儼然策勳而莫與絫大況所事者亭長久歎於縱觀與人已事乎封拜則二臣特攀附之匪儕者耳今
聖製之稱舉居一則曰每於閒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二則曰入則每匡治道旣而曰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且夫道莫加於孔子而數陳其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復每切于匡治然則所以清海宇復綱常重儒術崇道學洗滌乾坤爲皇王賢聖復譬續緒之地謂非由此而致之乎至于佐廟筭夷羣兇所向無前推占指蹤直其餘事然亦不讓於今昔元功也又其大者決危㮣於逆陳群懾之表首大策於豎韓共戴之中自彼効謀宣力之臣有能窺其度而爭其雄者乎嗚呼向非兼二說之存則一代功宗何所復稽而儒者曾莫之及何也且公之啟沃非無本者少傳性理長號英特薦更世故談辯至悉故其決機悟主一似孔明之于先主周瑜之於孫策此天地間一大際遇非若淺丈夫齪齪乎升區區乎寸尺而已又即其餘則文學精博冠絕乎一時政事清嚴不撓于權力足以配事功而明道德彼伊周元聖固爲至極矣漢唐諸子曾幾何人若是乎其兼得耶此僕所爲神醉心往而竊怪夫人之未深識也。聖製曰吉非儒造實已誠之意然則儒者之言殆未能心誠求之歟。於是方子瞿然改容曰犂眉之功實愚所素疑而無與折衷者幸即談津昭若啟矇矣且承之公邑則表章其宜願書見遺俾刻之集中余曰諾遂借妄書之方子名遠宜癸未進士欲人其爲芝田聲實隆起罷業未可量余則永嘉後學葉式成規也

襍著

縛虎篇遥贈劉千戶伏把　楊名

大同有叛卒姓王氏以行行人稱曰王三其人驍勇有羿奡風且多知略嘗故衆殺主將避罪竄投沙虜酋長疑不錄約必殺其妻子示信遂歸鴆厥及兩妻火其居爲不返計酋長契之禮爲上賓日以數千戶俾統徒卒獵漁中國庚子迫太原辛丑復長驅深入榆次交城文水平定岢石諸郡邑重罹荼毒壬寅癸卯時出時入惡焰熾空聞者戰慄至甲辰秋突入紫荊直抵完縣京師戒嚴　天子震怒用論者言械繫請撤戍卒御史中丞

朱公方幷罪揔督大司馬翟公鵬及地方將官有差大司馬毛公伯溫以不能先事禦防且輕信中丞言罷職方郎韓君鼎廷杖且死詰其原皆王三之導賊運籌流毒至此乃大懸賞格　帝命若曰蠢爾叛卒悖逆不道上殺主將下戕良善罪不容誅竄投胡虜引連兵馬蹂躪中原漢難輕宥凡我將領有能善謀奮力激發忠義生致闕下者予千金陞官五級世世繼襲命既下大同軍舍劉伏玘雅擅謀力又曩與王三善白之父母妻子我家世食祿無分寸報。王三匹夫敢爾作孽使中土不寧㦲此妖醜非伏玘不可請以死從事其母泣止之

就新起

不從復曰父雖老吾有三子大者例當優恤即死不負父母遂攜其妻女毅然就道留三子于家既至關口以釀酒爲業居將一年踪跡王三無所得志不少懈乃王三果來跨馬執戈弓矢在橐從四小虜按轡關下問戍卒曰誰在此戍卒以劉二對聞言甚喜令速趨會伏玘遂攜壺榼出下馬相見執伏玘手曰弟何爲在此伏玘曰貧甚不能自給寄此釀酒意得升斗爲活計不圖今日乃見兄也涕淚交下王三懇慰之曰弟無慮予今富貴若此恐使弟流落乎它日得志當以國卿第處爾也伏玘斂泣酌酒爲壽王三傾之不疑伏玘志定已久酒

快事

皆宿儲麴蘖既厚復投藥毒。王三纔數盞即覺微酡喜謂伏把曰吾欲至爾旅舍少坐伏把佯辭不能爲款曲。王三固請以行至其舍相勞苦備至且請見伏把妻與女問其三子伏把曰留侍吾父母王三大呼伏把妻曰二嫂取好酒來吾弟兄叙闊懷以盡醉爲期因命小虜出數金以遺之伏把妻亦善應對跽獻數巨觥已伏把與王三對酌其妻出禮小虜不計壺盞數日將夕王三醉甚四小虜亦醉甚偃臥舍中數試之不覺伏把乃與原同約三卒用大椎椎其兩臂臂痛但瞠目強視曰爾何擊予也予明白赤爾族振不能起兩臂既斷縛以巨

爵賞似輕

繩。載至總戎所覆覈無僞檻詣京師　帝心大悅下法司議犀當凌遲仰傳首九邊以徇諸虜如其賞格賞伏把千金官授正千戶同事三卒各百金官爲百戶在完縣虜衆聞之星散將士奮力俘馘甚多事傳至蜀方洲子不勝欣歎夫自虜以來所傷數百萬命所費數百萬金曾無一勝以答衆望而伏把小臣捐身赴義克禽渠師以奠邊危可不謂忠且智乎一時居將領者可以自省矣作縛虎篇以遥致相慶之意或足以風于衆也

京華直北兩巨鎭大同宣府相爲命地勢遥懸諸虜鄰。關門直與七陵近中有黠虎名王三力能舉鼎性貪婪。

首倡叛逆弑主將却以虜窟爲龍潭酋長見之疑不錄鴆母兩妻證心腹獵將恩寵如上賓授之軍騎任馳逐一薄太原藩鎭輕再入平定畿輔驚三衛紫荊踐完縣千兵萬馬恣游行京師戒嚴聖心怒兩鎭將領充荒戍司馬休官職方殂大懸賞格勤招募大同軍舍劉伏玘心懷忠義眞男子平生欲勒燕然銘視賊若仇執以獻父母泣號苦莫留提刀誓斬逆臣頭世沐主恩司部伍安能坐待身封侯獨携妻女寄關戶汲水負薪自釀酒酒成日飲數十人王三不來日已久甲辰之秋賊惡盈持戈跨馬衝邊城入關忽聞故人在相逢勞慰傾眞情

劉家二嫂最恭謹跪進醇醪望接引探囊取金爲嫂壽弟唱兄酬天欲暝喜極飲多成巨酣解甲長臥毛鬖鬖數回動搖漫不省椎殘兩臂縛之檻羽書馳報　天顏喜磔尸傳首示邊鄙十萬胡兵盡夜逃俘獲備載歌聲起劉郎奏見承殊恩千金五品貴且尊名姓分明著國史氣焰烜灼歸幨門向日當爐眞獨若筭策亡遺縛黠虎縛虎弗克倘返噬其爲虀粉竟何補嗚呼丈夫不遇時屈身降志同愚痴一朝得意便卓絶回視瑣瑣皆塗泥君不見五府侯又不見九邊將錦衣廩食行呼唱幄中籌畧今何如後來誰畫凌烟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二十四目次

夏言

評

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疏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表

誠意伯劉瑜謝表

論

趙盾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維楨
序
武舉錄後序
順天府鄉試錄序
贈黃僉事兵備遼東序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姚母六十詩序
贈監察御史濯溪閻公還朝序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贈石洲張君擢守建寧序
書
與張太谷
復貴州大巡張子
與楊南澗總制
與劍門趙侍御
與孔文谷
與趙監察
復巡撫鳳泉先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姜僉事
答敖祭酒
跋
跋許石城所藏群公詞翰卷
陸樹聲
文
瘞筆文
碑
皇明父子忠孝祠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評

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夏言

（謂將者君之能君凡將有不御直若無能矣）

善御者必有所縱也故人主之權無所不御而有時乎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擅專而有時乎專則惟將爲然矣且夫三軍國之太阿而特以予人顧何可以不御哉蓋賢主之任人疑則弗用用則弗疑而況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關矜之愈重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甚此將軍之時也胡可制也時不可制。

則吾以縱爲御縱不可常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故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讀者不察以爲賢主之任將徒不御之而已而不知不御之說此賢主之所施於能將而非所槩施于他將者也能而後不御不能吾將御之矣然則將兵之權當在將而將將之權常在君所御大而所不御者小故王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爲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蹉跌求止不得柰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勲名盛則憂其難制統轄久則懼其難收刁閒之愛貴奴也舉其貴與之以求什一之利則持籌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而後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況捐千百萬之衆而出之千百里之外而無可御哉故爲君謀者其說常在御則善謀忠計也爲將謀者則不然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之號令而受命于中制則不專制一時之利害而計定于千里則失變故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制變之宜世主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此荀林父敗績于邲郊李廣刎首于絕塞子儀失相州之利曹彬損北伐之威而忠臣志士所爲扼腕而太息也御之亦何益哉故爲將謀者其說常在于不御則善

謀忠計也孫子六將也持不御之說不可以通人主矣雖然孫子固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御而凡不御者皆勝也故知明主之權未嘗不予人而未嘗不重予人予其所能者而靳于其所不能者則御將之道已夫能豈易言哉銜陷折關者槩之沉毅或不足不可謂能智畧輻輳者程之勇斷或不給不可謂能智勇出衆者本之忠義或不固不可謂能倆者其材有所偏而其志有所可奪也故夫任將者試之以五材律之以五慎觀之以十過稽之以八證而將果能矣于是有避殿之召有告廟之儀有登壇之拜有分閫之任凡以爲能將尊也操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操鉞而授之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凡以爲能將專也是故戰守異用不撓其機衆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會賚賞易施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閒帷幄之密謀毋以懸億之言而淆當機之定筭凡以爲能將寬也鼙鼓金鐸聽有所不聞而非壅也懼多言之亂聽也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將權一將權一故上足卬上足卬故下可用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君於後無敵於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

命之從而從橫而橫惟吾所裁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無還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四夷慴白刃不畢接而天下服也人見其圖制無疆康正八極以爲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蓋古稱善將將者莫如漢高光武高帝之于韓信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未聞有殊一方畧異一謀議者而馮異專制關中光武推赤心而置之腹君臣父子之論懇懇然發于至誠彼二將者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之遇而赴功名之會哉然有繇矣絳灌諸公帝未嘗遣特將雖或特遣未嘗不禀受成筭而獨于信則不御信之能也東漢諸將行行皆中繩墨歸節制無飛揚跋扈之態而有戡定禍亂之畧光武之不御固宜矣夫御之爲言以馬喻也詭御泛駕之馬不得解羈靮解即弗制有駃騠焉一日且千里令其乘風騁之安得乎故以凡馬之御御駃騠不可望其必至以凡將之御御能將不可責其成功是在人主辨其能而已矣吾獨怪世之妄庸人挾其無能之技而責人主以不御之禮大跋蹵蹋人誰羈之而以銜駕爲解胡不反視其能也抑此非奇理異論天下之恒論也桓公任管仲人請事焉公一則曰仲父再

則曰仲父人曰君亦耳而目之乎公曰吾既得仲父矣而復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亦能爾不御之說也夫任人盡然而何疑于用將也

正篇

疏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夏言

比者恭遇　皇上諮及耆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兩宮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　皇上篤養盡制之孝闢邪崇正之化　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伏奉　聖旨命大學士臣李時同臣言入看即所謂大善殿者臣等看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夷鬼淫褻之狀仰惟　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庋梁栱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爲物尚多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識辨問之守者且云是爲佛骨是爲佛牙枯朽摧裂奇離磈磥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辠愈竟遠斥之臣意自是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夷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爲佛顱佛骨者相屬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以爲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　累朝以來亦必以爲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茲者恭惟　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所始議撤佛屋毀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瀆留清禁此眞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然殿宇像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類皆屬汚穢不宜使之尚存臣請乞以此物勑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淨之以永杜愚冥疑惑之端實爲　大聖人非常作爲有補名教甚大功德罔極臣不勝幸甚後世幸甚緣係除邪妄以彰　聖化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典則不類　其另

表

誠意伯劉瑜謝　恩表　　夏　言

誠意伯臣劉瑜伏蒙
皇上深惟創業之難追念先臣與有贊襄之力行取臣瑜　賜襲伯爵臣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先臣劉基放迹江湖識
真主於未遇決機帷幄翊　丕運於方開言聽計從功成身退既投簪於綠野實追軌乎赤松進爵伯封錫名誠意允矣儒臣之極卓哉
聖祖之知故在軍則稱之曰子房其命詞至比之爲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葛始終完節上下交孚　厚澤深仁賞已延於奕世功
徹祚薄祿宜奪於後人偶塵冊書鐵券之盟久謝金印
玉貂之貴于茲九世迨越百年過蒙
敬皇之茂恩授以指揮之世襲據分亦已足矣於他復
何望哉詎煩廷論之上陳仰荷
聖恩之誤及式逢　今日再沐　休光召自青田遽
寵靈於七命瞻依　紫禁極榮被於萬分譪枯株之再
春然死灰而復熾恭惟
皇帝陛下　一德格天百靈效順　制作比隆於三代
禮樂必興於百年　舞干羽以格有苗謙茲受益　聽
鼓鞞而思將帥安不忘危憫翊運之功臣念承家之末
裔悉爲錄用特示表揚光昭帶礪於山河俯拔塗泥於
霄漢興滅國繼絕世庶幾存召伯之甘棠正　祀典崇
元勲奚止念鄭公之故笏臣敢不篤先人烈冀免誚於
弓裘爲　邦家光誓捐軀於介胄伏願　始終典于學
益充
堯舜之資左右惟其人懋建唐虞之治　本支百世永
歌
穆穆皇皇胡越一家樂覩熙熙皞皞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恐懼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無辭

論

趙盾論　　夏　言

余以靈公之弒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誅其心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謀之狡也董狐良史也當時亦曰古不越境則凡弒君者逃千里之外皆可曰吾義已絕雖弒無罪可乎當時董狐只合舉某事某事以直証其弒君不當以此爲疑詞故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宣子得免首領之誅幸矣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岸賈以靈公之弒盾爲賊首遂與師汙其宮瀦其室

趙氏之宗幾亡炊火焉天報之巧與聖筆之嚴固並行而不悖矣今宜子往矣吾固著之以警夫後之爲宜子者

讀稿剔令
冊號自遠

序

武舉錄後序

王維楨

今年庚戌天下貢武士於京時維九月實當會試屬虜警至有司以天子命且舍而逐虜俄而虜遁比十月有司復以請乃試臣維楨濫攝亞贊而典是役事竣亦宜有序序曰臣自守官吏局得以覽稽秘書抽尋往蹟晰於近事則深歎國士之難爲苦哉成祖之都燕也虜酋徙幕而非絕數千里猶尚以爲肩背之患與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大夫

以狗國爲榮。保軀爲辱。猛氣英聲。振於殊俗矣。正統初虜復入寇賴二三驍將銳身與戰虜遭創奔去竟不更來綿歷而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即有烽燧猶之驚雷飇風倏起倏滅士大夫以爲亡足憂於是左干戈右文墨與時恬嬉日有餘快斯視軀重矣

皇上神武燀赫同符

成祖自嘉靖來虜何嘗敢窺關南頃緣邊候稍懈奄焉擁入奄焉竄逝彼仗鉞登壇者豈少乎卒莫有摧輪而嘗其背者則信乎狗國之難也臣當攤卷品士時則仰天視曰是安得狗國之士而收之哉誠歎之也夫保軀之與狗國不可同日語矣士不免蹈非者何耶士有二非不識形便與敵相迫者北金鼓之聲在耳勃審利害者非拙騎射者北如此則保軀之士衆。而狗國之士鮮矣。臣以故按依舊令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收之文而能瞭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收之凡以冀狗國之士由不至爲奔非保軀者等爾夫臣之於君譬則子也夫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鎖鄉傳體則搏而扞。臣奈何獨自保哉故壁壘盆郊烽火相燭臣不謂懼羯奴魁健日厲兵馬而謀南向臣不謂憂臣所懼而憂者惟不得狗國之士奮距先登俘名王執貴人連綴而獻

之　闕下爾誠令在牧者有若人焉則豈惟　宗社是倚亦臣之所大幸也臣竊見
皇上加意邊庭思得猛士以寓托之未始一日釋於懷臣今牧者若干人劍斷割則知利士驅使則知賢苟稍稍任用斯辨之矣今有賣珠於市者華其櫝而中亡珠貿人以爲美携歸而啟視之則唶然嗟焉臣懼其與是類也惟任之哉惟任之哉

順天府鄉試錄序

今年乙卯順天府鄉試乃我
皇上龍飛之第十二科也考試官諭德臣繼楨侍講臣焯皆以
上命至同考試官進士臣復臣溱知縣臣孔墀教諭臣應和臣恒臣梅臣棟臣大魁臣成式皆以聘至監試官御史臣冀臣俊皆以
請至其諸執事人衆則皆府尹臣燿府丞臣鏜辟至而臣鏜則職提調董一切簾內外事先至諸臣咸至矣旣分之而各執乃事矣臣乃進提學御史臣馬三才所選士及諸曹六館所選士三試焉乃復加志掄選錄雋者一百三十有五人焉士旣錄簾內外諸臣始相見乃喜而相慶曰嗟乎良哉選也藉是可以報

天子矣然臣維楨顧有懼焉今者臣手錄以　獻之上也色勃勃而不能持足盤盤而不能前誠懼之也臣聞之往古士有才賢而不獲進有司罪無赦進矣而才賢者不果効有司之罪亦無赦何者不智之故也今夫所貴乎樹木者樹松栢也其次樹桃李松栢可材桃李華悅人所不足不任風雨然不與荆棘倫矣卽若不意松栢化而爲桃李桃李又化而爲荆棘持是以譙呵樹者則樹者口噤莫爲應彼其初固嘗植之也夫樹人畜類乎是者臣恐其或類之也故懼臣關中人也頃者臣自關中來而渡於孟津見有轉大木於河滸者前呼輿

有此雅調

謣後皆應之木翩然如馳焉當是時也卽有齊謳郢調吳歈越吟與夫激羽流商之奏截雲下塵之曲悉末之用矣臣以此則歎以爲修言無當而繁華沒實故今校諸生之文則直授大指而禁其雕蟲益竊有悟於轉大木之事也旣行而及燕趙之間則畿內地也任昔燕趙之間猶多奇偉倜儻之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也臣乃頓步躊躇於境上若久之卽其人雖不純於先王之道然以効節不顧身盡公而不徇私固亦有足多者焉令此諸生以誦說詩書稱引先王則人人能矣令之受事而奇偉倜儻之氣如彼何故臣猶願諸生之慕之也

吳是艱事

今　國家建都於燕四方奉贄納貢之臣纚屬而至其
諸齒角羽毛百物珍異皆　御府所餘常山在其右遼
海在其左厥形險固造物者故設此以作藩垣又　國
家所有然所貴者唯獨節士之幹與忠義之腹耳異日
者諸生誠養有節士之幹而懷忠義之腹則臣且望下
風而拜之非拜諸生也拜節士與忠義之夫也臣列在
交戟之内最久竊覩
陛下之神明
天授之也即如一日之間　國家之大議凡幾其大事
凡幾然事皆柄於

前知而議皆成於
立斷諸司　上疏而得報者咸抱疏吐舌以爲弗及今
此諸生豎儒耳豈能奉奔走哉然臣私以爲世無粹白
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所求者博所取者微也若是則臣
乃敢以諸生　進矣而卒慮乎奔走之或後也故事士
既錄順天府有宴宴諸生諸執事皆在焉臣將挾持前
說須諸宴所一一爲諸生道之且因以爲勸焉而先以
謁諸同事諸同事曰夫勸也若是而止歟於是臣應之
曰諸執事亦嘗聞里父之醮子乎里父之醮其子於客
位也爲之具三加著誡詞備矣客曰且更有加乎里父

曰無以加也曩吾父所以熏吾者固若是止矣今吾所以勸諸生者固吾所昔受於先達先生者也錄將一獻臣宜有序引其端乃謹具其始末如此云

贈黃僉事兵備遼東序

天子踐祚之二十年虜酋大入寇太原其明年復入更進趣利守臣不能禦令得志引去

天子怒悉法守臣有司奏自今緣邊置守咸以西北人承之謂西北人忠敢有濟遇難不回不專以習邊云當是時秦人爲刑部員外郎者二人蒲子仁伯黃子叔卿於是遂用仁伯爲山西按察僉事二子有友王生維楨謂黃子曰仁伯固晉往然且及子居無何遼東兵備缺吏部遂以叔卿請疏曰臣觀虜寇晉都再得利甚鉅今聞守不至然性貪意必窺覬得所欲夫遼東者國左臂也北隣東胡虜如要約東胡合兵內嚮則禍中遼東遼東若守虜衝阨於西復阨於東勢不絕漠而北不得也然本任人臣謹擇可者莫若黃員外爲僉事以山東衛備遼東寬則聽訟備糧練兵課勇急則從軍擊胡逆來遼往如此則官省而政一事豫而變消於計便疏

上乃詔僉事往舉職盡如吏部請然黃子深中篤厚衆心比附蒲子哲偉有猷受事輒立二人者性行雖異於

栖學曹生

今拜咸稱王生曰余聞諸邊人云漢掠在虜者率安土忘歸其能者迻爲胡攻漢問之則謂漢賦法繁重人無寧處而胡俗自使以故若漢而安胡不嫌負德不羞逆節夫胡至犯夏用夏制胡夏化爲胡胡何制哉是故隆城浚湟易踰也利劒長戟易折也卒不得恃誠欲保境攘亂興造緒業唯在愛養拊循哉其時蒲子使在外乃卽使所拜僉事不得與語獨以語黃子諸與王子游者多謂王生言是黃子秦之咸寧人咸寧人有何氏許氏並爲都御史罷歸有靖虜材乃因黃子而感及二氏黃子先爲工部後歷刑部皆有狀不若著今所以命官者云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鳳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攘之畧所居官多在秦之邊郡凡虜情兵狀皆明知之聲名甚顯今

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爲吏部侍郎其秋虜騎入關南京師震恐先生受

詔督營兵以拒虜先生令士皆出郭而陣收郭外民皆入城民皆以私藏隨虜守十餘日竟不獲一物而還於是

天子賢之頊之

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爲三營而設

天子

戎政府及總理佐理之官二人遂以先生爲佐理官當是時先生奏罷中貴人不得預戎政又罷勳臣不勝任者二人兵浸浸振焉由此

天子器先生愈益甚而會兵部尚書缺

天子手批先生爲兵部尚書先生自以遭遘非常思傾身以報之既拜乃遂條治兵五事上之疏入

天子忽下詔讓先生先生恐即上書納印綬遂罷而歸宜陽秦中人宦在京師故居先生之門下者尼若干人咸追而送之郊臨別史禎進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選之頃

天子且復召先生起矣自禎濫竽供奉之班立在交戟之内竊覩

主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咎錄大不校其細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未嘗有也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楊石淙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晋溪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雷雨輿焉虎所在山草木茂焉人罔不仰其爲祥亦罔不駭其爲異

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方其時讒者在側而二

氏復進是蓋覩昭曠之道越拘攣之見不奪於三至之口前世能有之乎語曰玉剖而良桂伐而芳言士不遭跌其節未見也故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議有非常之議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益著暫不勝久則謗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婾婟附時捨社稷之長策徒以自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一跌竟不復振

主上棄之如腐鼠然誠見其莫有賴也故楨顚先生且休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陽既二年言官復奏之欲以爲兵部尚書未報若有須焉先生前斷罷中貴人遂著爲令不得變所與共事號總理戎政者其人鷙悍先生故嘗嫉之卒陷於大辟其　年先生之子王子儀選爲給事中有司以爲子儀名家子年少有大人風

上因乃拜之令天下傳先生在兵部疏凡幾種獨至讀罷中貴人疏則皆變色嗟嘆以爲難能焉疏略曰今國家之所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惟士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雖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團營即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勳臣掌之者謂其明武若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

其防擁蔽總之以厲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馬來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爲之耳外語藉藉咸以爲有爲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蠹軍矣可痛

陛下卽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旣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於關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役耳令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況於作蠹邪臣聞久服之裘必敝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

善後之圖也夫中貴人旣罷則什伍克實卽於什中選伍於伍中選一豈其饋儥將其練習卽可得精卒以精卒當强虜何患哉臣故曰一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臣又覩在營諸徒善爲容難以効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穰苴之畧者每營各置數人而罷令之善爲容者則李廣在軍而舞車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攝外夷安中國滌舊耻伸新威計無急於此者臣誠憤胡驕志在忠於

陛下故縷縷如此夫撩蠆之尾必中其螫臣豈不恤顧令戎事坐而益壞矣願察愚悃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

規臣不勝大願此疏初下時諸大夫見之驚曰古之言洛下多才名不虛矣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項君者越人也越人號稱多才習文法吏事而項君益復犖犖故項君爲南京刑部郎中有聲籍甚南曹獄得從項君訊者咸稱曰項君持法平不若索我不有項君我等其喞寃終矣初項君起嘉靖甲辰進士也當是時余奉校士之役舉項君項君來見與之言頗數稱引先王誦法孔子與世俗殊絕私以爲項君竟所至當烈儒者之林豈謂其今爲理官而斤斤若此也夫鏌之爲器也利斷割辟妖魅可謂神矣方其藏在匣中飾以寶玉錯以采繪君子佩之因燁然可親也而出之則見神也此足以賛項君矣項君在南部凡六年與海內士大夫游覽采謠俗究徧人情明所興除振廢之道難易之節士大夫與游者多稱之頃者余遷官南中項君間從余語久至更僕總之物物中窾肯也其言曰夫今憂世之士率戮力防胡若以爲胡寇不至則戈馬休閒中國帖定此謂捄時未稱要睹也方今所患不在羯胡而在中國夫大江以南姑無論已至若淮泗之疆多水澤萑葦土瘠而人稀其俗慓悍少年椎埋攻剽閭里不相非急

（項道中州土風厚而及上勁亦可將以綏急）

則伏於澤中山東人俗尚綺靡家務相高其地通漕舟檣鱗集遠方之貨至富人爭市以博利利多則置酒徵樂歌舞雜進連日夜不休其子弟習之卒而衰息不耻作奸以放情而不閑於禮也趙地故多徤兒工騎射國有戎興召其徒可濟緩急然人鮮厚業官家不爲恤輙去而爲盜夫水鍾成淵盜聚成殃此弗可弗計也先王之風教河南尚存蓋古梁周之域焉顧其域與山東壤界俗轉相染市坊少年尚鳴絃擊鞠以爲歡不治其生業即有呼易走爾燕近趙俗與爲一晉土最瘠而俗尚儉嗇其民力本治生不可惑以邪秦人强而好義又險塞之邦即有患特用九泥封關坐困一月而十夫可制之此諸方大較也夫風俗所易所難所宜與除所宜振廢懲貴在有司有司近民易識其故故府貴之縣縣有開白之府府者交相關何變之敢生今不憂中國而專意備胡於計左哉自備以來中國之靡敝不可勝道此人人所睹也獨奈何未之講也居數月項君擢爲濟南太守其寮歐氏金氏兩君者就余請曰公固雅禮項君項君今且詣濟南矣亦將有以益項君乎余謂之曰吾無以益項君余嘗睹項君言論如彼其當事情也誠使項君因俗効實卒視其言果應即與上記所稱潁川渤

閎中第一頌人可法可雅

海此二賢者比驅可也吾無以益項君然項君與歐氏金氏兩君者處也披腹臆示之不肯令已獨賢名獨歸以此兩君德之爲請余言甚力焉語曰君子蘭芳無在而非好也則項君是乎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今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夷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存令有司上可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天子然之爲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爲南京通政

卿以其事問貴州人而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容嘗游貴州者而愈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林典在史局按輿圖知其方考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王子受令而以爲愚者耻录智者耻聽古之道也乃爲之言曰夫貴州諸夷既已受制稱臣比於內地久矣忽而豪暴者輒敢干紀者公知其故乎彼有所恃也蓋其地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爲城郭山下激澗千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夷所居國必依此爲固彼寬則稽首納貢効欵欵之忠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翶翔而不敢進誠格於險也

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旣降乃因其故俗官之於貴州置省廣遷内地之壯士實其中若曰夷安則與安夷動則與定也公今往撫其地但仰求聖祖之指於二百歲之上而法其意於萬分之一則得矣夫以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虜若草菅耳乃不滅斯種者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爲西南夷至衆而斯種頗内屬將因爲扞蔽内省屯戍轉輸之勞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治之也間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講前事如雲南元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啟他夷之奸此有識之所謂外也夫古號貴州爲鬼方者以其人譎詐變幻執之無從搏之不得有似於鬼故名之也謂御夷狄爲羈縻者以言拘之不拘譬猶之羈馬之首縻牛之鼻其事相類也然馬雖受羈不能不蹄齧牛雖受縻不能不抵觸其性然矣願公察羈縻之義鑒鬼方之稱覘如馬牛得鬼蜮而劾儺者干戚之討僕闇法緣俗立順其俗卽所以行其法威忌時作當其時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其狺狺而爭之際兩不相下則竟必相屠然是亦亡戀親戚亦固有之適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馳入

其境以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彼之聽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觀大臣之體與小臣異事小臣競一節持一行即得托名於賢者之林大臣則問安社稷保封疆不可公博大通方人也而又奉天子之命詔其日夜孜孜思所以安之係之者如饑求食寒求衣圖甚具也僕言胡益於執事哉顧獨念幕中一肉則推食無餘賞賜不饒則超距之才不出兵患輕動動亦有期士患弗彊彊亦有道惟公財察而熟慮之毋忽或語余曰張公故嘗使滇南道貴州矣誠請地形悉其政俗今而問非不知也聊爲之耳於是王子愧之

曰吾失乎吾今則燕人若矣昔有越人將渡河燕人從傍而指越人渡處比入舟又刺刺然語以槳枻之事甚具已而問之越人也燕人竊入岸葦中不敢出越人入葦引燕人出而謝曰吾舊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爲吾謀則忠矣張公其以越人之視燕人者視我可也

姚母六十詩序

侍御姚子一日過予舍予坐姚子姚子從容問予曰夫詩者何也曰志也言之而動人之志者也言喜則躍言怒則憤言美則改容言苦則口咨鼻酸不能已已故曰詩可以興又曰序者何也夫序理也諸家語各自出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然雜置序者整齊之約繁摠要明其旨歸詩三百篇得卜氏序之三百篇一軌也姚子蹶然起坐再拜致詞曰昔在丁未母游年六十諸與孤交者居多才士皆爲母詩之顧獨序無今先生曰序埋也願有以理之姚子卽持詩觀予盡讀之則口咨鼻酸不能已已夫母年六十也蓋苦哉六十春秋者云游當與其君子姚貢士背也纔二十九歲耳侍御君兄弟皆幼而又無厚產游傷之絕乃蘇已奮曰吾且振姚氏後竟不令逝者滅無聞乃力自作家給費視諸子獨侍御君異督令學舉子業及歲甲辰予舉侍御君爲進士母游業年五十七矣晝不

稱引或不甚類而文則峭兀

踰閾夜不休績蓋五十七年如一日也苦哉苦哉凡此皆具在詩中足動人而侍御言尤悉焉王子曰予感姚母事乃因稽古人之跡而明其志云昔豫讓嘗事智伯氏矣智伯亡讓爲報仇毀形變聲卒與同亡乃已此非謂貞士奇節耶程嬰爲趙朔客則朔其主也下宮之難嬰不能與乃抱孤兒匿山中何其怯也其後趙孤長復爲趙氏立後乃知嬰弗與者嚮所重在此也設嬰與下宮則趙孤絕卽博虛聲奚益哉讓所爲必亡者智氏無後圖所爲報智氏者不得一亡足償之矣故讓爲必亡者非獨勇也無地也嬰弗亡者非獨怯也欲有所立之

也夫臣事主妻事夫其義何異哉姚貢士卒游苐痛甚不與俱竟能成侍御君振姚氏後令貢士名揚則程嬰之志丈夫之槩也顧今詩中則莫有發此者予故徵取與比類焉今士談奇慕節者曰吾誠不愛吾身遂徑往不顧卒或顛踣自隕尺寸未豎此匹夫匹婦決一朝之憤自塡溝瀆者為耳於視姚母不可同日論矣夫愛生與輕生殊途然皆非也苟得所處則皆是也若姚母者以太史公法論之得稱曰是然其識深遠矣

贈監察御史濯溪閻公還朝序

天御史者奉天子之命以按視部中苟其持三尺警飭

問百姓則有司不必問矣

察取所謂損下殃民者論而罷之即所謂承用詔書聲名歸之矣御史閻公既得　命按應天讀　詔書歎曰噫嘻今有司鮮有不損下殃民者也即有之亦百一之獲耳令其既損既殃而必繩之法是法徒益其憤無救於傷也有司讐民吾讐有司是上下相讐無已時也何益夫療病者貴治其原不在亟剋姦民者貴防其蠹不在威刑于是乃行而詰部中部中有司或自度不能免者聞閻公來輒先期解印去矣及閻公至顧且不問有司乃先問百姓使益與之圖于是六郡各條便宜事上之閻公閻公則因六郡俗制六令大之而朝覲之儀祭

祀之費細之而供億之繁燕會之節靡不犂然著井然分爲令既具乃卒爲著犯令之科甚嚴乃先下太平令試行之便不當此之時有任公者守太平奉令如閭公指行之三月凡省費若干金果便而有驗于是閭公乃下寧國令次下池州令次下安慶令次下徽州令次下應天令御史行臺在太平城中故令下以遠近爲序久之諸郡咸報便上省金數而六郡之民遂皆安枕田廬亡有狗吠驚擾之患矣閭公出行部所至父老拜伏遮道頌功德車不得進至中道宿焉鄙人閭公之故交也閭公遺鄙人六郡令鄙人觀之既遂乃報閭公書且賀曰今江南號稱沃土百物之所出有司得江南猶之甘醴之猩唇魚之獺未有弗饜者也江南困于有司猶之樹拔其枝體腠其膚未有弗病者也夫人情病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將恐有不逞之徒緣間而起爲國家憂僕竊私念之今公所制便宜六令嚴如峻防密如結絲侵之不能過觸之不能亂有司欲殃民得乎有司不爲殃則民安民安則寇賊熄寇賊熄則惠化溥洽上下恬愉有司不及罪臺吏不見威如此則至治之風光于一時傳于後世眞所謂捄時之勞臣識體之通儒也卽令有殊絕賞遇加于公身公不爲溢然可以顯茂異而厲

其臣顧廟堂之議非遠人所得豫聊爲公明所當耳閻公往嘗按河西河西之宿蠹大猾皆以正法伏辜莫有遁者威稜甚著視今按應天其體大槩相類而措置不同昔倉公挾醫而行游四方術隨地輒變顯名于天下閻公亦云閻公按應天旣一年得代將還報 天子鄙人繫官白下不得身與別以書送之曰客由北方來者皆言燕趙之郊多餓人市或撤肆靑齊以南人相捕而食焉至于梁宋益苦伏尸枕籍行人皆掩泣過矣若此者誠可懼也僕思西域之異香返伏尸魂然而道遠不可致思辟穀之術將以扶餓人濟稜歲而海上之神

人不來第塊然坐而歎之幸今值有公顧公不能化百身以救萬靈唯得以尺牘陳困厄之狀公今往而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矣唯圖所得爲若可也閻公才廣而氣直志高而節堅其平生慕汲長孺袁盎之爲人也以爲苟利社稷進攄其他一府縉紳大夫之徒皆稱之號爲于寺劍閣以閻公蜀人也仰取蜀物比況之耳諺曰大國多良材大海出明珠信然乎信然乎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王維楨曰余嘗稔平涼境云知平涼苑馬寺事平涼在重塞複嶺間游軺罕至寺務甚簡又幾大夫綜之乃愈

宦途甜境

益開寂幽曠且日循故事集揖衙署命坐呼茶茶已輒揖退坐私閣內吟臥自如興至則約與躡空同理觴咏如此悠悠卒用爲常然志士勞人恒不樂就其所既就思去如蹈坑溺中若日上併秩散比之隱丈人云寺少卿柳濱先生者固世之所稱志士勞人也自辰州才晉今官自姚安才改辰州自部郎才刺姚安而發軔幅輿自五華庠始官凡五遷歲凡二十更可不謂志士勞人耶論者咸稱今遷非先生樂就而先生以赴平凉道華州顧靡有弗樂于是王生欽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即說馬爲贈夫莫險于山踰之在馬莫遠于天下至之在馬故馬者免險而到遠者也擇地而蹈不任險遠毛即奇無稱焉有馬於此西超河華北踏幽燕南飲滇池旋越七澤赤汗血流逸足景塵歷四表弗病此其骨與氣能常有哉然又夷途平坂讓馬爭趣文轅繡轂讓馬爭服東牖石粟讓馬爭秣仙仗天閑讓馬爭入烟水之陂莽蒼之野抑首甘心不一悲號顧馬故殫力任使貞志安遇非獨君子馬亦有之先生笑曰嗟允寧論馬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茲赴信適於是王生又說御夫世稱造父爲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怪之八駿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察其

休苦不竭其才遂千里至也葢百里一息千里十息入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絕故脫駗駐珂休力養健御者之法也授閑投散備精需晋官家之度也先生又笑曰嗟允寧論御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安能千里允寧葢余字余自學于先生而今官先生執余手而喜曰吾識子在童騎時茲服在 帝輦且範馳驅乃何憂識馬郎望平凉去

贈石洲張君擢守建寧序

大仕宦而至領郡國歷大守葢赫然顯盛矣顧獨以建寧令石洲張君往非計也余私竊咨咨嘅噫之焉今天下坐戎馬之驚洊歲以來騷然靡潎未有寧所又時有水旱之虞民人流冗道路輕徙易搖即若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西至秦北至晋此十數郡者何嘗卒一歲無事哉然惟獨江南完在江南又唯獨閩中完甚建寧于閩又稱完郡葢漸南漸遠漸遠漸安也以彼其所即令一長者行能治之乃何必張君往也若張君者固宜在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秦晋之境譬猶病癥而逢倉公若髀而得利刃也豈不便哉夫張君者蜀人也負才略慷慨爲南京浙江道御史南中縉紳大夫之倫多稱之余至南中見其人親覿其行事主在便國家利人

民其伏奸宿蠹自張君在事猶之去腐置氷蚊蚤不就也假令張君得攝專制之權據要害之衝不以州府困其志局其才其所興發建竪當與古昔豪傑方軌而爭馳抵足而論烈乃令守一郡不能見張君奇而又遷完郡將益靡有見余柰張君何哉先王辨官論才所從來久遠矣　祖宗時或以御史遷郎御史或從郡守轉六卿長者若此類者往往而有彼固謂其當也他悉置弗論近世之官人次合貫魚積同累薪次不及不進累不謝不伸雖有賢者懷拯救之志挾批擣之能亦引躬逡巡莫敢自效誠格于調也故賢者或老白首始躋大官

有此六字
可宜恭官

比其時且颯然衰矣往日十舉十當今不能五若是以爲信名者非可哉故時過而種雖后稷一物不生老至而官雖有賢者鮮克立功張君方壯歲能寒暑忍饑渴恭四方士也不及其時畀重權彊大業徒令尺寸進如待庸衆人焉余恐其績效不睹老冉冉至矣張君辭其僚往建寧其寮八九君第茫茫視張君笑一日其寮鳳竹徐君爲余述其事余問徐君笑何以徐君默不應余謂之曰今張君擢如此且在事幾何年矣徐君曰業六年滿矣且欲考而値此余啞然歎之語曰南道如虎陛守半府非虛言哉

書

與張太谷書

王維楨

張生回具悉屋烏之養感戢何已非征蹉跎去鄉之難如此矧又肩背受患連數月未平可奈何只今强欲出門念破後月即失期吾兄養恬斗城之陰遽蓄真探由此益懋行子誠歎羨焉賜來濛溪翁集讀至再周先是得少華翁集近併二集更讀之乃皆婉麗秀俊與太微翁集各立門塗若以名世而傳來則一而已可謂接轍錢郎合券陰何者矣楨才性駑下鮮兼識之力冥搜之嚌然竊覩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模必積思累紀既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予初亦不甚服空同久而思是本朝自空同外實未有兩也）

得意會神乃後成章本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卽大復猶郄數舍蓋空同有神交無方之用有精純不雜之體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橫奇正弗一其裁而粹美同也珩瑀璜瑫弗一其形而温栗同也至若倒揷頓挫之法自少陵后鮮用之者空同一人而已學者未睹其大謾肆醜詆以爲空同掠古市美比之剽虜豈乎空同富才神解能自作古假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當約爲兄弟補所未逮增所未能故官繁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良驥騈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爲李卽爲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必不爲空同豈可謂李杜掠人美哉方匆匆束行李也覽藝有觸輒出数語恨不與公接朝夕得窮論討質是非紙上言不多嗣當更布許有大珠贈行人瞻佇不至轉增懊懷對山先生集及諸書并雇慮思有成事卽馳一介秖領幸呼與之吾慕潆溪翁有年哉不幸不獲接而晤時爲道惓惓

復貴州大巡張子書

貴州試錄至畢讀之則諸製皆洗削陳體言半在昔所未道者僕竊以爲必公所創定非他手可能也序云天將開一方人文之運必有

聖哲之君爲之嘉矜而振德之可謂頌而非諛華而有

杯鐃韻致

實矣仰之敬之貴州僻在一隅彼其人文不得與中原埒者非其地不生才坐生其地者拘於陋格於習不睹所謂文者云何其焉用文於是乃耳自夷而世遂夷之矣歷古以來迨今　明興而茲方之文始漸以著夫苟鼓之未有弗舞者也今錄序中能發斯指甚與鄙人之雅意合故手錄吟吟不得以他好奪者誠愛之也嘗按圖牒見貴州部中列有九溪十八洞其俗夷也而屬於漢　國制治因其俗以綏之也有不服用漢法懲之以威之也設有桴鼓之警侵暴之事此醜類恒性要在宣諭防制之耳僰種千羣咫尺之檄可定不當輒勤大衆煩調度至以急告京師也麻陽之役不戒於初輕動師旅遂頓三省之甲於境上繩結蔓連而不可解足以鑒矣我山既以振人文於此而又能定夷情於彼令文武咸効之則奉天子詔按行萬里還而歸命誠抗顏無慙矣鄙人愼本守詞垣與之校品藝術宜也乃復說及武略冀公爲西南息未萌之患籌鎭壓之策念局才末効而言苟獲用功不必己覺人不能移跬步而善談慶忌之提求提者安可棄也僕說正此類公肯棄之不

與楊南澗總制書

丁未之春幸獲謁公於蒲抵今又三年所矣歲序逝遷

才欲兼官欲久造物不能是之

而傳者言公之體力精采强固如曩時一無少損天之庇祐人國乃故顧養老成而需于用如此項南京本兵闕有司以翁名

請報不可取他氏代之士論以爲時非乏才才者棄在草野以故乏也楨聞其言是之竊又歎天下之務至衆一夫不能兼長必有所偏乃今之士人人自賢物物皆具略無引躬讓能之風此老成慎重之才湮没而不見甘朽而無聞也日者苑洛韓公致仕歸人惜其去者十九獨楨以爲韓公歸之宜夫才之試也猶賣之售也既售不價乃恒暴在外敵傷覘者心則宜匣而畜之韓公審於斯機故輒掉頭去不顧可謂上智大勇近時一覩者矣翁居河山之間百年逸遊盡日開口而笑即裴公綠野白氏香山其風槩何多此焉楨華下人也孰知切慕每謂君子苟立勳名於世即安樂卒歲可也

與劔門趙侍御書

今公貽僕書云滇南漢夷雜處事甚叢委此正公所能居設在他氏吾不知其能未也日者狂虜入塞而縱至與我軍俱陣於郊畿斯實百年未有之變也

天子神武憤欲興師大創而令有司各獻計求所爲擊胡便者於是募軍遣八使而燕趙青齊晉魏諸路紛紛

出矣督銳遣六使而江南諸郡紛紛出矣選銳遣四使而沿邊諸鎮紛紛出矣獨兩廣滇蜀坐征苗之役得免他皆有舉夫虜僅一入而海內咸動乃所謂應敵之兵不得輒已者也然其中且有隱憂謂募軍則恐强民所不欲督稅則恐累民所不勝選銳則恐什伍空虛虜諜者知之而抵隙爲患斯三事者惟在諸使審視機勢妙裁之爾操斷以往不可也顧僕與在文史不獲與大議之末欲前而告諸使者復用越組爲懼念公抱謀國之挾批難之才卽身處遐域心實懸於　闕下斯懷固同乃爲道述若此滇夷自漢以來時通時閉國家鑒於往

凡夷患未有不自中國挑激

代因俗立官苟令安和不擾卽止不純以中國禮教法制備責之也以故百九十年帖然底定亦嘗少有侵軼置不與較言馬羈牛縻走獸畜之誠取中國之治治之又何得言羈縻也公雅稱贍覽深識流輩推轂久矣且旣歷茲境益諳委曲苟令漢不撓夷夷來撓我我制之有詞脫漢或首事挑怨發難又爲國家開一兵隙僕實憂焉故傳繡衣使者持斧威斷以肅境內然當斯之時又涉斯所且須解網與民便益此所謂柔遠能邇以安王國者也夫水激之而飄石轉鬬者其勢然也惟公亮察毋坐迂誕自塵土中與公交今十有七歲矣中間離

雅

合合離至靡常也兹不言私欵者豈忘之哉獨公家計重爾南風若便幸惠教音

與孔文谷書

語曰白頭若新傾葢如故昔誦其言乃今信之矣僕鄙野謭末人也于時輩爲下陳乃公一見遂引與同遊解顔示坦披肝見愫僕實依戀歎伏之焉且僕于公何嘗有夙昔之緣半面之舊哉乃接遇若是意其中必有投者而僕自省牛驥殊才鍾缶不同量固莫有能券合者則復吟吟愧訟之矣世俗所尚咸兢兢尺寸之間最下厄合公高標濶步去流俗何啻千尋每與沃洲呂氏言

（虜去而後議議未定而虜至幸勿如此）

以爲文谷公瓌奇敻若不困於側令得大振而盡其能蕭曹丙魏之業豈多讓哉漢唐以來柄政樹勳毋多椒房之戚誠念其才不欲厄塞也國家監於梁霍著令世守莫之敢變而才豪之士間亦坐此頓矣歷秋及臘有抱欝欝而不得舒思見君侯一披豁之又不可得且虜薄郊畿而莫之能挫誘之猝變猶似也既去而議所爲挫乃遞相甲乙各持白黑未有抗身奮舌息衆囂而定國是者前事已然後事柰何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且議者疑也國有舉措可者半不可者半則議之爾議之則是非決矣今胡騎侵軼明明知彊我兵倒戈

明明知弱强斯摧之弱斯振之何議之爲師湑卽善聽然瑟竽並奏不辨其指慶忌卽善涉然塗徑多岐不審其適令　天子方銳情戎畧圖以大挫虜鋒而謀議者若是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夫國有危急而衆共憂之是何忠者之盛也比及任事而復相推轂又何讓者之多也此觸目激衷至廢眠食引紙搖筆不覺煩贅諒公不以爲誕謾也討吏將翰劄至臨去取報屬卒卒不能卽寄適便具謝附之愚悃春歸鴻順幸惠德音

答趙監察書

沅江之役撫臣不惟始卒不筭勝負莽莽焉趨之至令方伯徐子及於難此法所謂無筭而輕動者也且徐子身爲左轄未有咫尺之書相命戎馬之務素非所諳威聲未洽于蠻土而才畧不逾乎中人獨何所負而投軀湯火也今公疏中區別二子情罪犂然如丹石子卽百口不能解令徐子有知當作鬼語自怨悔也往僕致言于公以爲熟計所謂撫者誠慮其急之變生攻之增毒也乃今果若此矣且夷種劫殺相傾滅倫奪柄固其恒事自　祖宗來苟値有罪必問詞服卽置不深文苛責焉非縱之也謂夷狄禽獸其情一也有禽獸者牢籠之而已能馴之必不逸乎逆酋那鑑刃兄妻嫂無道之極

補之役坐此

不可肆赦此以中國之治治夷狄紀綱一統不宜二理既彼稱名兒死以蕩舟失水亦其休于罪罰匿情逭譴卽因其詞稍責之令　國家有赦過之典西南省瘴癘之師此謂治以夷狄而包以天地計之上也乃不戒微火拖薪自焚未覩其情輒入我師縶頸不得而反刃先著其身則鑑乃負固方命堯舜之世必不肯貸雲南遐在萬里四面環夷劍鑑不痛莫以示餘剏寬之平石子不聽公計徐子不告而徃其失皆業不救今欲治之何出幸審圖詳計毋蹈前悔京師搢紳之屬得讀公疏者咸籍籍稱云欲平沅江賊釋趙監察不可慮瓜期且逺又爲之嗟僕以公憤不任事最甚卽一日不代固必銳身效命竟不遺難於來嗣也徐子幸得邮典　朝廷憫其死亦以厲諸臣之忠若援漢事證之甘陳策勲絕域議者猶以生事敓釁不錄其功徐子坐狂瞽送死至勤國家不可得已之師貽　君父萬里之憂稽彼較此則徐子者雖攝魂受譴可也

復巡撫鳳泉先生書

在昔西事與乃楨私心獨念其謬又怪首事者之狂悖雖典司筆札不練世務未睹利害之實然嘗稽覽往古論秦漢之失嗤蒙恬陋王父以爲何其迷哉而自觸禍

羅夫古與今不甚相戾古所不便今亦不便乃悟有大任重之君子不當用狹識淺聞之士丁未夏楨幸侍翁之敎于京師乃本願與飭兵禦胡之畧則固甚壯之矣其後到鎮怵于權人出萬不得已之言其疏縷細套議明獻便計而指在難圖於時睹者咸識之乃翁叅稽今昔熟較利患以故云然楨讀其疏亦申寫胸臆推究稅駕之事顧性帶戇直不能作軟語書去恒以越俎爲懼幸翁亮鄙生之心本效忠言嘉鄙生之論頗灼伏機賜札褒荅稱爲知巳楨愈切愧懼流汗至踵竊又聞虜候寧夏之虛陡擁數千之衆入寇乃我兵以九百餘人禦

儌倖二字
足盡邊計

之極而至于驅市人以充張疑示多此危道也賴翁威開幕非素有練士之功督戰之能寇入不移日引去假令堅壁挑戰不肯去我兵實少將奈之何夫家人之業主翁不偏兄弟同心不私其藏則家道成各立便圖專已而不恤他人之害則閫事壞故兵在協議二之則非也今調集之兵成功者鮮何也養者不得用用之者非所養上下不相信而氣不奮也燕人之馬令楚人乘之馬悲鳴號矣安責行千里哉夫敵兩家立而各計勝也我能意胡胡亦能意我然寇所犯往往出于不意今守隘阨塞築垣列堡皆意也胡虜大掠邊郡頃歷十載一

無中我所意。此吾所以不能勝也。翁習司馬穰苴之法又才猷適變坐測勝筭使得名徹　聖主假之都護之權大將之任必能令三軍甲士感憤爭死諸鎮守臣戮力無二此非楨區區一人之私言誠亦屈指數名豪指方一二屈即難之惟保愛為　國須時樹勳仰瞻仰瞻

答姜僉事書

自鄙人入南中客為稱足下賢者蓋百數然未有驗也居無幾何而海寇至所在大城危小城陷靡不得意然惟獨海鹽完問之海鹽所由完則足下在城中運帷幄之籌而又有湯恭將若與之戮力奮驅乘城拒守寇嘗三圍海鹽每圍厚集數重期在必拔然竟不能一中高墉之隼則足下之智畧勇力彰矣令他城皆若是則賊鋒挫必遁賊見他城悉懦耎不與犄角獨海鹽伉以故數至圖傷之奉常鄭公海鹽人也為鄙人道之甚詳故鄙人信客前嘗賢足下者果有今驗非謾語也初寇侵上海也上海令懷印亡徒扃縣門闃無人邑中人見令亡下立盡奔竄如雲雨散焉賊入以素所聞二大姓盡掠其財而去殺傷數百人已而令還寇復至令輒復匿寇過縣門仍扃無人乃始排門入吹火燒廨宇門樓皆空前上海民亡者甫還寇俄復來不及避皆伏在鋒刃積

戸高者丘陵卑者溪澗爲之不流比三至而邑中室屋空寇揭虛囊去矣夫寇三至上海輙得意及三至海鹽皆燥唇乾喉而歸則信乎足下之賢有力也太倉被創在上海後太倉人爲鄙人述其事尤可扼腕方賊艫泊海口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太倉城者且不滿百人太倉守臣怖于卒至則股栗不能持乃掖而乘城守臣從堞間望見賊鋒橫厲須臾而三遺矢左右皆笑之其有以事白者第瞪目視口噤噤不能語項之稍定則又扑擊施威用葢其陋若是則太倉柰何不殘今太倉三關皆化爲灰刼太倉村落皆爲羅鄷鬼區本遺矢守臣故也或言遺矢者爲甲又或謂乙久之當有眞歸矣當是之時設令足下備太倉且不啻守海塩其智畧異也今寇留海上業三月餘矣諸公賢有力者第能嬰城收保不及百姓于創然未有與寇一創者也其不能創寇者有說四焉夫兵不素習將不知兵一也我衆附賊盗賊之智而張其膽二也廵視憲臣權拘而封疆遠權拘則不在統轄者不聽封疆遠則緩急不相捄三也封內士大夫生長江南不詣兵謀然好鼓喙沮事執役之臣往往搖于邪說悚于後患有作輙輟之四也斯四者寇所以敢犯久留橫行而莫之過也以予觀今日之勢參彼

巳之形寇欲去則去不欲去則聽之卒無可柰何至爲異日計則鄙人有策三焉而練兵卒籌軍食不與也三策者改巡視爲巡撫開府于浙之省中而以巡視爲帶銜以福建附屬之旣巳正名巡撫則藩臬有司咸聽期會軍餉民兵咸聽料理遠徵近發咸聽區分於計便此一今疏請置總兵叅將是矣而未指其總兵建牙處所愚以爲當置之閩越壤接之界海道之衝而諸叅將立砦分屯于海上者散若星羅會若義結有警則督所向分戍叅將擊之賊安得登岸然非大破恒調力伸軍威則軍吏不肅士卒不爲奮此二江南法網之弛特甚乃仕者率用寬和爲治故至此夫嬰兒好弄家大人不痛呵之不止况馭民乎誠取軍法戮不軌之民則誰其通夷而跨海不枉三尺務以鋤貪暴之吏則民安又誰其甘心棄業而化于夷也此三至若練兵卒籌軍食之兩者固稱要領則旣立撫臣撫臣自擧之旣立總兵總兵自擧之此謂溉其根而枝葉自庇者也凡今吳越兩地戰卒皆閭閻奸駛子弟也彼其醉呼于市中舞拳以示力一見勍敵卽奉首竄矣不足稱俠客乃驅之逐盜適足損衆明怯令酋人抵掌笑耳非計之得也頃聞寇兵鳥擧倏而東倏而西不可得而制要之城守爲是下令

曰有警至卽入收保近者歸城遠者屯結幸不使重傷而已若欲創賊令僤不更犯則異日徐議之耳二三君子未可徒夸詡誣人以博哲人之誚云王思質者鄙人雅所禮重人也其才智敏速腹腸廓落足以立事功顧視事之口淺無以應卒然能焚蕩賊壘撓不使寧是亦一奇也他口雖啾唧不能左王公之計乃王公顧若儡者呶呶效兒女子爭言丞于相勝豈豪傑任事之槩哉彼言平巢蔓延者此眛子語耳有識者不與理也凡本居爲巢次舍爲壘今王公所焚蕩者賊壘也安得稱巢王公不持是爲解乃輕擊豪首騾詰禍因秪以構怨深讐而已是不自明也若見王公爲道區區如此云使來以嘉翰見卽荷擔取報遂此答焉因念鄙人縻公家餼且二十年矣歲守筆硯間殘尺寸之功方今天下之患北絓于胡南困于倭乃不能効請纓之志充負戟之役第塊處空談猶之孤子言孝躄人論步辨說雖詳終非已能有也甚愧之思去卽忍不能去將齒髮亦頹暮其時可望建立不歟初部人入南中蓋與老親俱老親居五月以不習其水土輒先歸盡室皆從獨鄙人煢煢守孤邸耳少選且亦上謁去矣此屬私況以足下或欲聞附具之

惧化爲鬼炙能幽令其性

答敖祭酒書

初得公成均信輒有書上抵今計必達之然所白者重在辨人材進良抑僞以返敦本之風而已此雖公能事而僕猶云爾者謂敗鼓之皮倉公不棄亦藥籠中宜有物也僕居南中茀塊然獨處往來甚稀日惟舊故之思適奉翰札若以僕妄持孤稜益務不可下之節者僕非敢若此也僕猶夫故吾耳領于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于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爲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戇直朴畧受性已定猶僕之貌修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濶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貌人骨不能易人貌卽學者惟因性而道之因似而成之不能折强爲弱反陽爲陰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此乃休戚之情骨肉之痛懼及僵仆故望之若是僕手書三嘆焉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于公者乎昔有姬曰西子者里之姣好人也一日西子病心疾乃捧心而顰焉觀者益以爲艷其里婦慕之亦捧心而顰家人見之詫曰此固吾家婦也柰何倏而化爲鬼也今令僕守吾素卽不投俗好猶自稱人變之則化爲鬼家人駭矣僕卽死不顧也古人直弦曲鈎之誡吺吺在策歷有徵驗僕誦之久矣顧竟不能矯而曲或其司命之江

河在前故驪眛子蹈溺也僕非堅白者流期直其說而不下念俗與性違性不變竟將俗乖乖者獨立獨立必搓聖人貴見機所以避伐木之殃華山巖洞足棲吾軀渭水清流足濯吾纓竟托之永畢矣彼其當軸匡世邉還古昔則有諸公在焉僕藉是得安枕百年幸尤甚也惟勉策効時慎愛景光至懇至懇

跋

跋許石城所藏羣公詞翰卷

王維楨

今在卷者乃皆吳中長老先生之作往往皆有聲詞壇者也彼其人骨已朽矣其言猶爲石城君寶而藏之乃知自剖判以來未有不朽之軀誠有不朽之語也予關以西人也仕宦既二十年矣乃治行游江南覩江南之川嶺生物與其土風既歆然豔羨之矣乃茲復讀卷中書詩益又悟焉則大江者固天所界宇宙限南北今各不相能非區區人力能勝之也且無論別即詞調亦南之矣總之北尚風骨南尚色澤然人好南音則士夫而丸

也。

文

瘞筆文

陸樹聲

予自南雍謝病將歸埋其裝敗筆盈篋僮子啓予盍畀水火予曰是予靡糜粟以朝夕指使從事焉者其忍諸發策而筮之得坤之六五乃擇地西南隅坎而埋焉爲文以告之曰維爾初覯肆予髫丱爾資鋒穎以發予蒙予嘗下帷覃思隱几研窮呻吟佶屈語鍛詞鎔爾職輸寫予意乃通暨予翔翺黌舍試藝澤宮孰使予揚眉吐臆轉腕生風磨鉛出利刓撲抽工爾於是與有庸焉予既陸沉世路濫迹章縫離奇偃蹇闒茸疎慵不靦予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旋始終爾雖緘默竊隱予衷進不能使爾載直圖書之府簪侍蓬萊之宮鋪張聖制黼黻皇躬庶幾馳竹帛以勒鼎鐘退不能縱橫六藝之場搜羅百氏之藂書窮八法學贍三冬上規亦屈旁軌張鍾使爾驅雲霧而走蛇龍徒使爾顛剝形禿挫頴銷鋒交疎几格迹謝磨礲浮湛故紙顛倒篋中孰令爾勞大而不收功若乃珥文破義代異黨同漁獵管測邀與市容脂言簧鼓買進希逢使爾含毫茹羞濡首低傭此數者予曾不以是溷爾爾亦能諒予之幽悰惟是紬經繹史泝流尋宗摛辭摘句組繪雕蟲蘭堂桂館嘯月吟風徘徊景物陶寫心胸使爾疲於應命靡適不從是爾甞力於予而予亦自信無負於管城公也爰告孔嘉含章有終月日維良往即爾封稽无咎以无譽予亦將括囊于山中

（兩家父子四于一郡足光矣）

碑

皇明父子忠孝祠碑　　陸樹聲

世廟初吾郡南江馮先生恩在南臺好直諫累上疏譏切時政謂　皇后不當親蠶分祀南北郊非禮謂堯舜用元凱唐宋用林甫安石以深刺時宰貴人多銜之最後因彗星見極論御史大夫鋐爲腹心彗及兩輔宜斥倣范希文百官圖品題諸大臣某某賢某某不肖言甚切至　上怒逮詔獄鋐詈議論死考掠無完膚瀕九死而不悔當時有四鐵御史之稱子行可甫十四上書請代不報乃刺血上書自縛請即加斧鑕以贖父死通政

使陳經特爲引奏　上覽疏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耶
得末減戍雷陽雷人生祠以配李北海寇萊公諸賢後
二十餘年吾郡抑齋楊公名繩在諫垣亦好直諫累上
疏議切時政尤與時宰忤其疏劾本兵及動鎮臣每言
當重示創艾爲大臣爲國不忠者戒其論倭事斥督撫
大臣交結執政大臣以致師老財匱狀與時宰分宜面
諍朝房分宜至切齒最後發寺臣賕事分宜從羅織起
大獄坐毀謗玄脩下詔獄論死子應祈甫弱冠蒼頭衣
蓬首哭長安中具疏請代不果徒步入深山中采靈藥
上獻因乞身代父罪又不果既長繫五年應祈得分宜
于酒問語必欲殺公乃拊膺慟哭絕食死後兩月公竟
赴西市隆慶改元奉　遺詔召用諸直臣南江先生既
老不就徵即家拜大理丞尋又加秩行可先已登鄉書
監司察舉孝行有　詔旌廬仕佐南京兆爲廉吏致政
歸數年直指屢疏薦　特命晉階　溫旨褒嘉勅有司
時皆敬禮以式後進抑齋公亦奉　遺詔贈光祿少卿
與楊忠愍繼盛諸君並錄廕祭葬蒙渥典應祈死後婦
袁以節顯于忠裕疏請得用孝子節婦並旌其廬于是
世所詫蔡忠臣孝子咸于一家而適偶於兩姓又萃於
吾鄉則鄉之人後談之猶東方之誇泰岱楚之洞庭雲

要而滇金馬碧雞也余竊歎天地之用春生秋殺恆變一歲爲序其至以漸其化工所冶出恆而罕異　世廟時　主上聰明神武一月之內倏爲和風倏爲震霆倏爲嚴霜倏爲皎日故其所亭毒播弄反多成驚世震俗不恆有之盛事風徐水平則漪漣紆縈驚飄焚輪所激衝始睹落月之波排天之濤令觀者駴矚固然哉江左號賢藪仰遡二千年垂獨得卞氏父子業已見忠孝不乏人顧如吾鄉兩公家居其里閈相距僅廿載事出一朝乃炳炳燐燐彼此輝映一何比肩接踵也語云珠藏川媚以此爲吾鄉桑梓寵藉不亦厚哉諸文學既請祀兩公于郡邑學宮賢祠兩孝子既表厥里宅門　恩綸煌煌途之童豎老叟襁負荷擔而過者佇立諦視不忍去感歎如不出戶諸文學復相與父老謀曰五絲美矣合則成錦四瑚八璉合陳一廟燁然其光盍合而祀諸時京兆公適入覲九方亭甚美諭洪澳當事者謂淑人君子萬年正國遂尸而祀之不祥昨歲忽捐館舍諸文學諸父老遂合請于兩臺其詞曰馮楊四公一則幸而父子俱生一則不幸而父子俱死然父則同爲忠臣子則同爲孝子其生者普惠澤于當年樹儀刑于百世死者抱遺恨于九原痛與情于百贖雖曰皆天要之易地

則皆然者也知言哉事下郡大夫邑侯議報可兩臺首捐貲經始郡邑繼之縉紳士繼之度地邑庠左方粉父子忠孝祠特祀兩公及兩孝子云余于楊光祿公馮京兆公同舉于鄉以執行事南江先生且素所景行而子弟覩楊孝子其死也心極憐之嘗賫涕而識其事狀是舉也慶而不弔輒喜而敘其事如此銘曰

巍巍邑宮有水潨只維宮之東原土豐只新廟聿隆四賢崇只蹇蹇匪躬臣盡忠只子求代終思熟中只天其蒙蒙褒命榮只輿情所宗僉謀同只爰肖厥容靈爽通只蒸禴在公蘋藻供只用淑世風儀式從只

明文奇賞卷二十五目次

高拱

文

上　聖母尊謚議文

疏

議處本兵及邊臣疏

議處邊方有司疏

明事例以定考覈疏

議紀錄却賄三臣疏

覆都給事中光懋論巡撫海瑞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

與宣府吳廵撫

答三邊戴總督

又

答兩廣殷總督

答貴州阮廵撫

答蘇松朱廵撫

趙貞吉

疏

宣諭將士疏

議邊事疏

序

贈少宰張龍湖南征序

贈唐大尹幼貞出守廣平序

寄贈河南少叅李同野序

贈南京文選主事楊朋石陞祠祭副郎序

傳

孫孝子傳

書

與徐少湖閣老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
與高中玄閣老書
復李生書
碑
楊文忠公神道碑
殷士儋
序
送大中丞二華譚公還朝序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文

上　聖母尊謚議文　　高　拱

伏惟暘谷騰曜九月戴其照臨攝提生春萬彙蒙其發育故堯勳光被由慶都之毓祥啓賢敬陳惟塗山之式誨曰若　哲聖實有本源令德既隆尊稱宜備義寔通於今古禮何間於幽明恭惟　榮淑康妃崇順承天安貞應地降芬華族夙聞四德之修棲景　紫宸允作六宮之冠嗣音　太母祗範　先皇承長樂之懽則執饋

惟謹翊坤寧之教則獻繭惟勤若乃居貴攜謙處盈尚約肅雍有度儆戒無違筐筥采蘩邁有齊之季女瑟琴流荇媲思媚於周姜嘉問翕以光揚芳猷蔚其休暢抑且席載物之量弘逮下之恩不詖以偏終溫且惠遂使後宮觀化象婉嫕於青蒲女史正詞纂靜娟於彤管千靈薦祉九昊錫符玄雲入戶誕發册蔚之禎彩電遶樞光衍壽丘之慶周熙昌祚篤生我 皇金波鮮朓側之暉豫形胎教銀榜有言動之愉體備師模 慈訓所徵儼姿首出聲為律而身為度望如日而就如雲遂纘丕圖適隆洪緒緬惟寶運方啓未正位於長秋爾乃玉綴久虧已歸神於修夜人懷大練推夢日之功 帝省靈楸有終天之感是用循故典舉彝章進位號於瑶齋森禮容於金卮雖三泉舊閟不及享九州四海之供然六衣新陳尚可承一人百世之孝臣等覩龍飛於 聖德懷鸞馭於 慈顏稽謀皇穹攷實輿論敢緣節惠之義敬上儷尊之名宜 天錫之曰 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

揆衡係上爭家事正以此為第一義

疏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疏　　高拱

臣惟兵部尚書即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為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儲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預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員益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遥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爲禦臣不意　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

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强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畧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

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纚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蹭蹬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既蒙顯罰而用之効者乃不蒙顧借事

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藤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旣在上者所深體而 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同如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 皇上眷任曾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illegible]今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

省還京司見

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 皇上早爲區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攘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 聖明裁斷勑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埸之責虜騎蹂踐旣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即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宦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於邊方

知苦

待之既薄志意隳沮又何望於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爲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害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内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復一日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　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只當爲地擇官今邊方既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强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恵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内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畧恢弘可當大任即由此爲兵備爲廵撫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效爲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别用若乃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預爲一定之説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

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槩以邊稱徒資倖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可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爲處日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 聖明裁斷施行邊方幸甚

明事例以定考覈疏

照得本部汰黜在外庶官全據撫按之糾劾必是所論得實所擬得當然後乃可據也查得考察論劾事例年老有疾者致仕罷軟不謹者冠帶閑住貪酷并在逃者爲民才力不及者調用近又該本部題 准凡官員貪酷異常者提問才力不及者分別等第或調簡僻或調閑散或降級或改教二次不及者以罷軟論皆著爲成法本部去留庶官咸以爲準而不敢易乃近來各省撫按官往往事例不明任意輕重所論所擬自相矛盾或

撫按不得人何尤乎有司銓衡不得人何

論其操守之敗壞或論其氣性之乖方乃擬曰所當致仕者也夫非老非疾則安得致仕或論其贓私狼籍咸有證據或論其打死人命數多各有姓名乃擬曰所當降調者也夫既貪既酷則安得降調或論其行止之不端或論其昏庸之已甚乃擬曰所當改教者也夫不謹罷軟則安得改教所論非所擬所擬非所論習以成風恬不爲異以求其故則有二說焉或欲左謫其人以爲不甚言之恐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焉是所擬雖是而所劾則非也或欲姑息其人以爲既直述其事恐不可留也遂從而輕擬焉是所劾雖是而所擬則非也撫按

尤乎撫按

既自依違則本部何憑處分自臣拱攝銓以來諸若此者每爲釐正有劾之甚重而直擬其留者焉有劾之甚輕而直擬其去者焉然亦只就訪之的知之真者釐正一二以自盡其心耳而天下之大庶官之多安能盡訪盡知若不明示事例則撫按兩可之說終不能破若不嚴加懲戒則　國家一定之例終不能行是非奚由定而斥陟奚由明也相應申明題　請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糾劾廢官務要遵照事例擬爲民者必述其貪酷之實擬閑住者必述其不謹罷軟之實擬致仕者必述其老疾之實擬降調

歲下斥貪之令貪者可貪

改教者必述其行止未虧才尚可用而止不宜於繁劇有司之實其應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降調經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如有仍前任意輕重議擬背馳者聽本部叅奏究治庶乎論辯有真而勸懲之理得名實不爽而綜核之治成等因隆慶六年正月初八日具題

議紀錄卻賄三臣疏

該禮科給事中王璇題稱該巡視南城試監察御史周于德因泒柴炭商人有本地方富戶於彪賄託於德舊敗家曹雄投帖開具白米一百石欲求倖免本官隨即追問情由當將曹雄併雄妻弟恭守忠等捉拿到官搜出身邊銀一包連贓發兵馬司監候已經具題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因陞任劄該舉劾有齊河縣知縣陳天策假遞公文內夾柬帖呈具銀一百五十兩送至原籍以干保薦本官即將原來冊柬發按察司已經具題嚴究又該兩淮巡鹽監察御史李學詩有鹽商楊棟李祿開具禮帖銀一千兩送至學詩家當被伊弟令家人拿獲連贓送該府本官隨具奏盡法問遣外爲照三臣職司風憲志尚高潔事關名節乞　勅吏部登記俟各官考績陞遷之時分別優待以爲堅持清節者之勸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各嚴加祇礪

好令節

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黷貨者小人之惡行却賄者君子之美節爲治之道必使小人不得肆其惡而君子得全其美斯爲當也乃近年以來是非不明議論顛倒行賄者旣不加嚴受賄者亦不加察顧獨於却賄之人深求苛責或曰此心素以賄聞者不然此物奚宜至也或曰此必平日所受者多而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知見不得已而爲之却也甚至有被指摘形之章奏者焉遂使受賄者泯於無迹而却賄者反爲有痕受賄者恬然以爲得計而却賄者皇然無以自容而行賄之人則公然爲之以爲如其受則得以濟事幸也如其不受直不受而已而彼固不敢言吾固無恙也而又何畏乎是何使爲惡者幸而爲善者苦也夫君子惟知自信而小人則安能信君子之心古有却賄而名至今存者使非賄至又安得有却賄之名則所謂物奚宜至者非也彼素有貪聲者一旦却之是誠掩也若素非貪而今又却之則誠廉矣奈何不嘉其有據之廉而深探其無形之貪乎則所謂受賄而假此以掩者非也至于有人知見而却之者是亦却也非受也使無人知見安知其必受乎乃棄其廉於所可見而逆其貪於所不可知豈人情哉則所謂不得已而却之者

亦非也而世俗之論顧如彼則非惟不足以訓廉而常使人畏首畏尾不能自主固有本欲爲廉而恐事露人議其後遂化爲貪者矣所以綱維世道者豈宜如是哉今御史周于德張士佩李學詩乃能於行賄之事明言而不自隱藏行賄之人直指而不少假借可見其守法之正而不可干以私持身之清而不可免以利見理之明而不可惑以俗說本部即當登記簿籍以俟優處爲廉謹之勸至於訓示諸司尤爲喫緊蓋俗說之浸淫既久人心之蔽逃已深使非力曉然以示則孰敢安然而爲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不止當知守廉之爲美凡遇有行賄之人即當執拿在官明正其罪仍另行南京吏部並兩京都察院科道等官及各處撫按衙門一體知會以後凡遇有却賄之官便當紀之善簿而不得反用爲瘢痕列之薦剡而不得反指爲瑕纇庶乎清濁有歸而激揚之理不忒是非有定而趨避之路不乖君子有所恃以爲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亦與治道之一機也等因隆慶六年二月十六日題

覆都給事中光懋論巡撫海瑞疏

該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題參應天巡撫海瑞悻悻自

好皎皎自明假以事陳橫泄胥臆且反中言官醜詆孟浪無所執據事屬乖違法應叅究叅照原任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海瑞小器易盈晩節不竟憤世嫉俗詎能體悉乎人情市直矜名豈知卒流於私意致言官之論列宜悔志以改圖方且尚氣凌人大逞心迹之辯詆善敗類連及臺省之臣　朝廷之體統甚乖平生之忠義何在乞　勑下該部降級調用以示創懲如借其舊日名節姑遣咨譴責省令改悔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都御史海瑞巡撫應天更張太驟頗拂人情先該科臣戴鳳翔論列已蒙　聖明處分本官引

不惟有益
於朝廷亦
効忠於海
公

咎自陳亦所宜然却乃憤激不平詞涉攻擊委的有傷大體今經叅劾夫復何詞但本官孤忠自許直氣不撓舊日名節委有可惜一時憤激乃其氣禀學問之疵揆之官常原無敗損况巳奉有　欽依無容别議合候命下臣等行令本官照舊候用遇有員缺推補仍令其責躬省過平氣虛心正直而濟以中和剛方而文以禮樂務擴包荒之度毋狃意見之偏則將來建立必有勝于今日者固不止爲一節之士矣伏乞　聖裁

公
如忠然猶
然硝捉亦
不惟有益

命小臣等行令本寄易書
之宜當原無敗損況已未行　僉依無容別議合候
旨日各鎮委有可惜一時情激乃其氣禀學問之疵
大體今經奏劾夫復何辭但本官孤忠行直意不能
於同事亦所宜然却乃憤激不平詞涉攻擊矛盾有乖

書

與宣府吳巡撫　高拱

封貢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在公意往來論爲之躍然大抵此事必有利而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盈廷有如鼎沸陳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爲主持幾何其不壞也且又動以宋人講和爲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已求人其機在人以人求已其機在已宋人不得已而求和於虜其機在虜故曰講和今虜求貢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譬之犬然當其搖尾乞憐直豢之而已何以謂之和哉又　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

戍後官與之市者也今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何以謂馬市哉事理有在機會可惜鑑川毅然請決可謂雄傑然得公此說益爲有助而公爲國之忠謀　國之智皆可具見豈不亦雄傑也哉

答三邊戴總督

貢市一節尊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爲三邊宣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茲事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之熟計之也

又

承諭甘肅云云極爲明當緣前撫此者頗崇刻削遂激丁軍爲變耳今須寛拊務得其心則何變之憂至如吉能輩亦宜羈縻有術不必過求深責只懲處吾人停當自可無事高見良是仍須令甘肅撫臺知之乃獲有令圖也

答兩廣殷總督

廣東事理前已畧言其意想達左右茲城池既復勦倭報捷良可喜也然倭尚可平而地方之賊難於卒滅地

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逼起於有司之貪殘而養成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爲招撫之說以苟且於日前於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款我東且撫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幣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與之有司將領固有稱賊首爲翁相對宴飲歡笑爲賓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斯不亦爲賊勸乎李之何民之不爲賊也而廣之徧地皆賊寔由於此今幸有公在彼必須痛殺一塲使諸山洞海洋之賊皆就殄滅然後撫綏瘡痍休養生息乃稱平定不然而猶徇故事恐日復一日廣非 國家有矣昨巳令本兵覆題發銀兩招浙兵以副公之用其仰縮操縱任公便宜爲之他人更不得以阻撓公其爲
皇上整頓此方復如當年之舊是不世之功陳奎劉穩巳皆用之廣東矣蘇愚待有副使缺補之其他尚有當更置者不妨見教即爲處也至於征勦之事尤須將領得人乃可奏功廣東自大將偏裨而下果孰可用當留孰不可用當去何人可代孰宜於彼不宜於此孰宜於此不宜於彼所當更調可即 奏上當擬行之有將有兵有糧則賊平有日矣然僕所以急急於此者尤有深

命答一事辭亦坐齊行之高處

意夫廣東之敝極矣整頓而使之如舊亦甚難矣非公在彼孰能經畧非僕在此孰肯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寧日矣公有雄畧成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

答貴州阮巡撫

肯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畧今來諭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所當自爲處分而不可於　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大逆不道此則所謂上告　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釁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而不可過言於　君父之前何者　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仇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　君父在上旣聞叛逆諸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吏復不原其情遂致激而成變乃又即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從來土司如此

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仇也況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有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鬬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　朝廷之力即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勤兵於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

答蘇松朱巡撫

再承垂問具見虛懷顧愚拙何能爲公助者無已則有一焉夫海君所行謂其盡善非也而遂謂其盡不善亦非也若於其過激不近人情處不加調停固不可若併其痛懲積弊爲民作主處悉去之則尤不可矣天下之事創始甚難承終則易海君當極弊之餘奮不顧身創爲剔刷之舉此乃事之所難其招怨而不能安勢也若在今日則是前人爲之而公但因之耳恐在他人而已享其成功此天之所以資公也如以爲戒而盡反其爲則仍滋弊竇而失百姓之心豈惟非　國家之利亦非

公之利矣區區所欲言者如此惟公其裁之

疏

宣諭將士疏　趙貞吉

題爲宣諭事本月二十一日准臣　奏爲獻計破虜事今虜大營在通州先鋒環繞京城不先挫其鋒則虜益驕不可制矣臣愚妄謂宜急遣近侍有才猷辯博官一員捧　詔詣各軍營激勵三軍之士許開損軍之令許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人自爲戰但得一首級者見賞銀一百兩如有將官等逗遛觀望不進者亦許本官指名參奏在不失機宜其賞功銀兩須差錦衣衛官校押付各營紀功官員隨同本官刻期發行待事定之日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四日取宰相

[illegible]有謀

如故惟　皇上命當事大臣議其便宜行之欽蒙　皇上准臣論事陞臣一官兼風憲職銜奉　敕宣諭城外各營將士寬其損軍之罪重其賞功之格臣於本月二十二日酉時領　敕二十三日前詣城外總兵官咸寧侯仇鸞等營宣揚　聖意激勵勇敢二十四日早再至鸞營令其督軍前去勦捕零賊鸞以爲雨大未可動臣以爲此雨天之所賜乃賊虜失利之時正我軍出奇之際今傳聞虜往白羊口出去臣以爲白羊等處皆山隘險寒去處而此賊止其一支又以搶掠財畜極多輜重爲累若用奇兵邀出賊前令賊回尋古北口故道則我三軍大戰可獲大克若放賊使出待其半渡縱兵擊之可獲半克若止望賊塵送之則爲無策今　朝廷開曠蕩之恩令爾將官各得展布軍士又遇此出格之賞且賊入山險之中復值雨水如此乃狂虜大敗之日將軍立功之秋也鸞聞臣言即應曰此去定當大殺賊將官軍士莫不感激思奮即時前去臣仍宣諭城西城南城東守護等營畢尚有宣府總兵官趙國忠一營在沙河遶北離城尚遠臣未經辭　朝不敢擅去已令總兵官仇鸞差夜不收齎捧臣宣諭告示彼中將士訖二十五日卯時進城臣才薄識短不能仰答我　皇上激勵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之至意臣不勝悚懼待命之至

議邊事疏

奏爲懇乞　聖明賜解輔贊重任退供講職以明臣節以圖報稱事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伏蒙　聖恩命臣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李春芳等在内閣辦事臣于次日　廷謝畢復面恩講筵蒙　天語叮嚀命臣盡心輔佐贊理政事欽此臣於時稽首仰對謂近日朝廷紀綱邊防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捨身任事未免招怨伏望　皇上與臣作主張容臣得以盡力臣誓不敢有負任使以干　明典伏蒙　俞旨知道了欽此臣感恩圖報一念之誠於是淪浹骨髓矣至九月内聞虜入大同大肆殺掠總督陳其學握兵觀望于懷來宣府之間總兵趙苛棄鎮遠避於應州方域之境巡撫李秋副將麻錦等皆閉門鎖堡以自全夫高位重祿之臣有封疆守備之責者坐視狂虜深入屠殺生民曾不能發一矢以向賊其心固已忍其罪亦已重矣然又於何日之後虜騎尚未退盡乃輒敢上誇功獻捷之疏以欺罔天聽是誠何心哉人臣之罪寧復有大於此者乎當有巡按御史燕儒宦歷陳該鎮文武之臣失事之由及地方殘傷之狀以聞又該刑科給事中査鏵雲南道監察

假宰相亦大肯擔負一件便做件可做

御史王圻劾陳其學趙苛掩敗爲功扶同欺罔之罪一時　朝廷之上公論頼之稍明奈何該科該部襲守近年舊套在科則爲漫然兩可避匿之条在部則爲肆然庇護再查之覆掌　皇上發下內閣令臣等看詳擬票間臣即與大學士李春芳說道　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欲整理邊防在正　朝廷紀綱耳賞罰乃紀綱之大者若大同一鎮功罪不明賞罰不當則諸邊視效因循怠玩皆不可復整理矣此乃　社稷之計也我輩則社稷之隸又安可不勉乎　皇上虛懷委任我輩若不任怨爲能脩政立事以報答　聖主之知遇哉今正大同之罪只以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箇字斷之足矣主將不固守　祖法也隆慶元年　皇上處治薊州山西失事之律國是也大同巡按所奏科道所劾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清議也守　祖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清議非我輩其誰哉我輩若守得此八箇字堅定則何事不可立何政不可脩又何懼於任怨哉於時閣臣不以臣言爲然臣亦隱忍不敢瀆　聞者以爲俟其再查果如奏劾所論則請正其罪未晚也今該巡按燕儒宦覆查失事罪狀益加詳著況未經再查之先大同失事之情弊已昭布人人之耳目而不可掩矣

真救時之相

今兵部題覆仍循回護之方閣臣擬票尚存姑息之意臣備員密勿與參謀斷但自顧才識俱出諸臣之下欲爭論而力不能徒抱學古之愚終鮮匡時之智故懷慙而思退矣竊念臣今年已六十二歲來日匪多效忠無術若旅進旅退惟知戀此崇階患得患失不思有忝袞職則臣壯歲所存之志將與齒髮俱衰而人臣守正之節於是大壞矣此臣之所以自傷而不敢不以之自勵者也故敢冒萬萬死罪哀鳴於 君父之前乞解輔職以避賢路退就講官勉脩舊業蓋臣自揣綿力不堪恐負 聖明委托之重又思 洪恩未報猶願輸涓埃仰答之私以此自白其心求無愧於自獻之言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從自己有叙有人

序

贈少宰張龍湖南征序　　趙貞吉

吾師龍湖先生自學士拜留都少宰之命貞吉曰位雖尊而去則遠矣先生憂世最深愛士最篤茲命實有料士之責嗚呼先生何以料天下士哉昔管敬仲自知其才足以定國而鮑叔知之汲長孺自知其節可以不奪而莊叔知之賢者以才勝君子以節勝賢人君子世所資以立而恆不與值也此曷故哉天之生茲人也不恆數而馳逐競進者又何衆也索之者在紛紛馳競中恆不與若人遇而若人者又非可卒遇而識之者也又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未有索而必得之之心哉以易倦之心置於紛紛衆逐中又益倦矣倣睨自負者安得至其前哉此士與世每不相值也夫士無當於世世不足以病士世貴善貸士士實足以軒輊世矣隆古士無論至得如敬仲長孺之倫亦足以重世矣顧其難至如前之云一旦有急倚人而濟必有倉皇寄擲者矣豈不可懼也哉小子不敏每亟登先生之堂與先生共歎息茲事未嘗不以爲天之命非人之力豈不然哉先生才如敬仲節如長孺世之資先生者重矣先生其勿不釋於索之未至也夫使先生與世相值必有以處天下士矣雖然士不預求而欲卒至于前難矣哉小子不讓幸先生之無忘於斯言

李廣能守研后能將文用之守武用之將何不遇哉

贈唐大夫幼貞出守廣平序

予選漢記公孫昆邪惜上谷太守力戰事以爲若此近古憐才之義至文帝使持節赦雲中守鳴呼又何明也是時漢苦匈奴矣終帝世兵竟不出皆使屯將近郊天子按行示有兵而已其要領可睹也文帝曰李廣奇才俾遇高祖萬戶侯豈難得哉明已之不以萬戶侯與廣也李廣事帝年尚壯也已遍歷鴈門上谷代郡守以此知帝之扞邊安民大略在愼擇守夫乘障牧保聚令虜不大入得以殺獲上府計功過卽守事亦易辦豈得空

國困用哉至武帝之世則萬戶侯搖鐸而以與諸人于是廣去守而爲將雖其晩年而郅都一以扞圉名則旣以其名困矣　明制横邊守基置虜連近歲大入殺略守民人顧法守不與考責僅督糈糗哺幕府行尺牘文墨自喜經國者謂出師難鎮兵又不足賴雖以萬戶侯市期無應者宜倣漢古法重擇近邊及甸輔太守得沉機才智勇略之士稍闊略文法假借之令率民自爲戰禦以寬內稱善計當是時而平陽太守又竟以課民禦虜中不律何哉今之守不得自補卒伍如李廣魏尚有自衞也率出顧募井課入贖罰則安所取直哉以法不當則謂收市租自用者又何如也大夫刑部唐君曰使平陽守競競守常磨歲月以彼才智自效虜亦易與烏可越格令率易若此予曰嗚呼行千里者宿舂糧胝眧膩者不及於眉睫事有固然者是時虜旦夕入率婦子待命又奚暇磨歲月顧不念其時能令虜不入境也守雖操一切不暇念民亦遠出於坐視虜去後深文平繩之使後守徽維四肢欲自奮無由則執計者之過也烏在所稱闊略假借之初意於是唐大夫出守廣平矣過予論事廣平畿南闕國不若上谷平陽要害然虜往年掠至完縣則廣平宜急備宜大夫以才士行大夫讀名

實篤核擊斷之書久奮氣再倍可以出而擊禦虜寬上憂不但專理民不得以繩文深恐爲解夫大夫談詩書起家者儻亦有鷹搏猿射之雄乎善乎田叔有言雲中之民自爲守出死力擊虜不可禁嗟乎尚得民心如此即功名易成矣此尚之能也宜文帝之爲尚動故予與大夫討邊言雖多又終以安民爲之本

寄贈河南少參李同野序

吾蜀士仕京師者約值出領方郡則聚而贈言聯鄉好也今年春巳中李子先之給舍出使王國選補河南參議於是去日遠矣鄉諸君子要予言贈之趙子曰今李子豈非時所稱機警通達可與立事之才也哉李子爲給舍有年矣諸欲有論說會不得便　皇上覽觀庶政無有闕遺當是時李給舍以爲不得其機則寧默以爲工蓋其志若此也居頃之給舍使雲中與雲中將慕摘發叛者以聞　天子怒立誅叛者盡于是皆知李子才有謀可與立事而李給舍聲名煒然著矣以予則私覸李子之志意漸不自喜稍欲以使事去而補外之命下則適與給舍疇昔之意無不稱合而顧有爲之慍者與予私心所睹識奚異若此乎夫慍者徒以条議稍失勢視省中光寵殊矣此卑卑者豈宜以期李子夫士

所貴勢便者謂其可以立事也非以快意滿願自好云耳也勢便而自立缺然奚其寵光哉先之之知足以犇此無難至予欲以切劘者顧異于是云初先之與予同舉進士暇則論學術是時先之向方于道銳甚予固羡其賢至推刑浙中入給事　禁闈則已才情渙發摩研先物跆藉適化有不窮之思故予服其才始知李子意用世而予瞠乎其後矣李子顧予之伉厲自信不設畦府任挺不避忌恐其一旦擯落懷有意而無所于施故時時道予以古人立事之劑量乃予則習聞其意而無所由進工期也故無以復吾先之而守其舊聞夫汲生

歷叙古沒出其龍驤之氣勃不能下矣

事漢可謂徑挺無前矣是時公孫氏睂其軸以周圍于世豈不自謂立事固自有度而汲徒悴者然卒繫社稷之望而止戈于域中者汲生也固貴自擇術哉方今士非才不足患無以御其才之患嗟乎以不御之才馳進取之途以立于功名之際難矣哉語曰智則謀不肖則頓故士有寧不得于彼而不欲失乎此解在王良之說奚矣諸君唯唯遂列名氏于左寄諸汴之輶車

贈南京文選主事楊朋石陞祠祭副郎序

嘉靖甲寅之夏貞吉釋罪南服起揔牘留都文選司爲郎坎壈瑣僂無復之耳奚有往者脩名立事之氣哉蓋

蓋有所自喜而才見詘之

浸浸衰矣至睹世之著名立節才諝楨表之士又時時喜勃于中而機衡于外躡屩之與交抵掌而談行事所謂不自知其何心也人見予若此以爲猶故吾焉不知予將掩其聲光藏其狂愚以逃直旦夕去之與履稀竄者比耳吾友華亭楊子幼殷者予至南都時所好交之一人也忘其身之坎壈瑣僂數與談當世之務述往古之迹者也談之時復憤之述之時復擊之往者脩名立事勁挺抗厲之意氣時倏震而衡焉即楊子亦以予爲猶故吾在者也夫楊子博學洽聞脩名砥行蹈道而擇塗要輿日爲世之楨表予重之好之誠其心知之也顧楊君乃若不知予志之哀何也夫以楊君之明何可謂不及知予哉予內懷若此而外著若彼宜楊君之信予杜德機耳居無何陞楊子禮部祠祭員外郎屬將去比撰舟矣考功萬子楊子驗封黃子稽勳塗子者皆楊子之舊僚友也以予與楊知心而好深宜授簡而譔辭嗟乎予之好楊子亦奚過哉夫士不務學則陋不尚節則罷彼陋與罷剗見聞薄名檢刓方旁合於世恥貧賤而貴顯榮乾沒世利三倍而揚揚談仁義不幾發塚之辱哉君矯矯然蹶蹶然誠慕古之大雅與今世之卓爾者其擇之審矣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殆若人之儔與

眞摯語

雖然楊君方嚮世而予志在避去始之邂逅誓將背馳向之適願尋當相思四君子皆用世之才與楊君同其相知而不必與予同其相思則別君又予之難也古之君子進不隱君退不忘世士者世之幹也予不敢忘世烏敢忘士哉嗟乎吾彷徨無所庸于世得遇士之足以益世者身雖坎壈頊僂焉幾乎獲亦多矣

眞孝子可與忠烈並芳

傳

孫孝子傳

趙貞吉

孫孝子者餘姚孫長公也名堪字志健忠烈公之長子也世系綿邈語具忠烈傳中公歷官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項以御史上其事旌爲孝子不稱官重孝子之行也孫孝子生有異質無所不學雄於古文詞而不屑爲舉子業談經濟之略而不營仕進慷慨慕古忠孝大節事器識出行輩入上故有盛名於鄉矣當正德己卯奉母家居而江西之難作變聞即洒涕挺戈從之至則逆慝已擒因改治忠烈之殯一慟而死蘇時遂瞶其兩耳

當是時陽明先生哀孝子之悲憤而爲文以弔忠烈曰公爲忠臣公之令子爲孝子故世之稱孫孝子者自王公始也孝子乃結廬忠烈之墓所三年而孺子泣復墨衰九月又歷三年而不色喜於是有一莖九葩之芝生於墓左矣久之上念忠烈之事錄孝子入禁衛孝子乃與其弟堪陛約曰終天之痛已不可爲吾以未死之年奉聖善之養似可勉竭也續先緒而酬國恩其在二弟乎始治宜武里第率二弟以奉太夫人者無不備明年嘉靖丙戌孝子以才中武試第一大司馬嘉魚李公嘉其賢行而孫孝子之名動于京師然孝子則痛其先人之烈也又自傷己之不可離親以有爲也故斂其果毅之氣恢奇之才精絕之藝惟思親怡母之爲計沉抱幽懷默以待老不復顧世之知我矣獨時時事翰墨作爲怪石幽香寒英奇嶠遠水滄浪諸數十百本流散人間其寄情若此止耳室勵媵姬門無雜賓祭祀必齋室家振振聚美百行以光二人則孝子之志曰孜孜焉孝子嘗自敘曰先人之變則一慟而死此殘年者爲老母留耳其言悽絕如此故孝子之視生也若浮其視死也若休其于世也若暫寓而寡儔其于名利若不可與謀其氣素剛其言素莊其在太夫人之前則氣和而言柔矣

是時孝子漸已耆老二弟亦皆貴顯諸郎孫俱入高等而孝子旦夕率之爲嬰兒之嬉於太夫人之前則無不翕然愉愉以從太夫人偶有訶責孝子必長跪于前解之音辭惻愴故太夫人卽暋然意釋而無傷太夫人每哭忠烈忌甚哀孝子率闔室助之畢哀旋必百計以求其意平諸子弟徐察孝子所獨居處嘗有淚痕宛在枕間終不令大夫人聞也癸丑之秋孝子年七十二而太夫人始捐館孝子毁甚初孝子雖老而健過壯夫以縮于水漿故逮極尫憊烈烈不可奪旅次錢塘一夕隕石于江涌水盪舟衆共訝之明日孝子以不勝哀卒于旅處嗟乎若孝子疇昔所自叙之言信矣柩前之卒與壙前之瞶蓋如一日也豈非至性不可解於中而卒能不食其言以成其純孝也歟　論曰歷選古之孝者七十而慕自重華以來或有之矣然未若孫孝子之於二親哀亡養存各極其情若此之至者也抱茲至德以配忠烈可謂能子矣

書

與徐少湖閣老書

趙貞吉

貞吉奉違甚久而通候缺然徒以守逐臣之禁而不敢援師資之誼也往者去國之日覩公有憫憐之色已而別去數年皆荷吹噓枯朽令長華蒂往來於心周旋其事必使僕迴視返聽得齒章縫之列而相憐之心始遂矣夫僕之於才直管蒯耳而能得此於公何耶今天下之士雲蒸響合各以其才技求售門下易一顧不可槩得而迹之去住情之親疎隨之乃雲變響化新新不停也又安能保其一顧而久不忘哉若僕處放遠之形持

久疎之契而能感翁最專之情比於久而不忘之數誠不知其所以也語曰人惟求舊抑僕乃我公舊所陶鑄期成一割雖先敗缺正爾其鍾情者耶不然何其在遠不棄而去久不忘若此也今春唐子應德來會白下與論本朝知學之相自門下始蓋經綸康濟前輩不無而孔孟一脉之緒知其說可舉而措之天下者尠矣自宋以來講學明道者皆在未位而門下適當名世之運賢鄰上智體尚中行心鏡內朗機神外圓莊周謂有德有才殆近之矣舉其說而措之天下其不在今乎夫會萬物而爲一身者聖人之德也散一身而爲萬物者聖人之才也才與德備者道之周也故周於道者天不能害地不能殺而世不能亂也今方隅多警而才用每空天下嚣然恐卒然之變起而莫之救也獨君子以爲必不然者非恃有道之在高位乎哉儒者學道未及聖人故輕去就而薄名位。夫名位誠不可薄也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之憂天地尚不得同而況與小儒謀哉夫天地尚不得與同焉則聖人之憂大矣聖人特此大憂而無位以託焉則皇皇何之哉故知天付公以高位者乃其畀以大憂也僕云知學之相自門下始者乃以爲警而非以爲倖也惟冀少遜碩美以安赤舄

得此一句真有用之

學矣

以繫天下之望以酬願治者之心此固內朗外圓妙應之迹宜爾也僕誠不足深與知此矣僕往承師資之益近領援拔之恩思投短記以答宏慈而卒爾有狂斐之言遂大忘其疎賤之體亦以恃盛德大度而無所悒損也

再與徐閣老書

昨歲幸覩德容聆謦欬歸殊有喜外之喜也昔有問文潞公自視魏公如何者潞公曰魏公地位別彥博只有些粗才偶備國家用耳夫韓文二公由他人視之亦伯仲之間耳而文之服韓乃爾深至始知人之器量相去之遠且有定品也當國家多事之日有人如魏公者在寧不爲喜外之喜哉僕不敢倣也冬末春初漸舉黜陟之典不敢以冗雜書札奉混政府遂疎怠至今失奉脩候以謝往惠負罪負罪僕起遷人三數年而爲卿寺國家待逐臣若此恩至厚矣僕本不期至此而偶得之當自量度倘進於此則有大責任何以堪之不堪則咎吝及之故恐恐焉日夕思免去而無由也惟我公知僕之切此後勿復以僕爲意俾得充位于此或以不能而去則受翁保全腰領之賜沒世不忘之恩也僕之答往惠而邀新福於知己之門至眞至實若此遙企尊慈不以

爲倭爲詐而棄絕之近火異非常人心懔懔又聞採木追徵之使四出此驅民爲盜之具也即如此已不可支儻又加以潢池中物則將何術應之耶自壬午以來長星凡三見而郊畤宗廟朝堂皆從更新此氣數也天道幽遠腐儒不能妄測但以人事論之東藩已撤虜入二次如無人矣而三衛方爲之嚮導北虜牧馬射獵於垣內不知其幾矣而丘富等叛人極力爲之先驅閔輔地震將及二年山東河竭地裂而吼妖言喧騰不可禁止此何祥也東海妖民造亂五六年生民死亡不知其數今又挺然揚帆至于坐邀部使者往赴議事儼然如一

其鋒賴欲
罰

敵國而莫能誰何漕運之道二次見決今番之賊未及千人破縣掠州俱從清河下安東出海去而提兵者奉頭鼠竄不知何往又聞福建之賊掠省破州惟有送船齎賄求其解繯而已略不復有顧藉中夜念此隕涕沾臆何由解也古人云食人之食則死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虞嘗激昂思得一當以報主又自顧才智勇力俱無一可奮徒見笑耳遂悄然含意自摧泪而止惟願在位賢聖大臣爲國爲民爲社稷默察天地山川百靈鑒戒呵護仁愛之意而早爲之圖毋蹈往古悲憤之轍而爲奸雄所竊笑幸甚嗟嗟僕此願寧有旣哉僕之

惟閉戶可以省過

願豈終不可遂哉僕觀時事之難則有憂中之憂復觀我公之才眞濟蹇之具也故又有喜外之喜易曰大蹇朋來僕行當見翁之朋雲從而奮庸蹇誠不足恤也

與高中玄閣老書

僕抵家閉戶追思往咎慨然歎曰今之世惟高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惟公能恕我往者合聚歡若骨肉一旦乖隔卽成參商是吉之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雖人謀之未工亦似天命之已定奈之何哉吉與公比肩出入者十月未有一言之郤吉雖不肖然自謂惟我爲能翼助於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於盛可以免咎

高與趙皆用才宜相右不宜相左

夫子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辯哲矣夫哲人知機知柔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矣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其欺罔　君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墜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脧弊已甚公稟扶輿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具八面應敵之才居　皇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也僕雖庸劣願效鉛刀之割自列於散宜南宮之儔以佇觀公勳庸之焯茂夫此二語者僕常常而言之公亦常常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

安知竟以此得罪耶命定故也豈盡由不肖之過乎哉然僕自謝事別來終不敢以纖芥有憾於公其拳拳一念猶慮公舉措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茲再進前言以獻於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韓子曰人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爲貴也嘗觀宋相韓范富三君子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於西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夫韓富議濮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慄慄焉故知古之君子以不一切扶同爲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禪寂以消餘景耳驅馬高蓋其憂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諛希他望哉惟

念公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惟善人能受善言惟賢者所嘗責備故敢援筆不休搪突記室以自附於士君子之義未審公果能亮之否

復李生書

足下兩書暨文二篇問予曰可以名世否嘻此特舉業體式之稍變耳然筆鋒亦未甚振也以此逐取青紫則易矣欲駕於作者之門則未也夫世之取青紫者何限得此又奚足泰哉由生之言充其意豈止于薄青紫而不取將不作希文已上人物直欲追古之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志大矣迺徐察其量則似以虛爲實得少

爲足而已安于卑近矣此又何說也夫步象聽者不由免徑恢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之業必遷於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于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取材畜得當何如耶迺若足不出于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兔園寒陋十數册故書操舉于活套疊疊不休之管以雄長于目不識一丁腹無一點黑汁之輩之中假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汨于秋水又迺歎溝澮之盈于屋霤人以爲愧矣生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生年甚

諸篇大章泛涉極悍荆川亦多學此

少項嘗習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鄣郡丹山之雛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憂老將至世事易纏紈光陰易懽懼忽忽淹留壯老逼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蓋士學道而無師承秪以文字相詆誘者畢竟墮此耳貞吉老矣嘗思得一佳士而寄意焉所以珍生者甚至生毋索高價于吾之門哉韓退之又將三沐而三薰子子須謹避之耳聊發一笑

是公伴寡之人得意之節爲此之下公皆要也哉

神道碑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神道碑

趙貞吉

惟皇天篤我　明之祚間出哲臣爲　社稷隸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值空沈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大之器挾科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爲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事二際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表於　憲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　恩數備至嗚呼休焉不忘臣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楊氏宗廕改窆墓祠而祀之以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兹之論豈敢苟耶公事業詳具家傳謹掇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乎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世賢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春湖廣提學僉事母葉氏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于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廟廊鄉先達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老人

代得之人
長沙有見

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　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脩文講讀聲與茂節時輩視之巳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焰赤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囂然而長沙亦惓念去欲令公代巳也嘗語人曰吾於文人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　朝議奪情疏承上議得寢惟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

異數也噫公再進而特事益難爲矣　毅皇帝匹馬揰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獺㑥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詭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遂奉　綸音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徼寡驚柝安平且泰俟　上之回鳴呼可不謂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肅密臬猊在側磨牙礪吞懍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恐言耶鳴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紿彬入賀歡吻縛之按抑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便宜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

社稷上

遂乎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堳鄔之臍可不焚矣鳴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　宮警道迎　眞主開明堂而治之布　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鳴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忌公耶

公所歷皆難事

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閭長老云公始定策迎　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　宮陛矣蓋以安　社

哉正當同又
歸守無咒

公所不能

稷爲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外　上方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第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哉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圖機達識豈不知　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不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絜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禮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　泰陵赫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即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精據經術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減異之屬四子之於公奚爲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出于意見之偏錮於召闢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寔繁徒致　聖主懷怒疑有諷嗾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

鑑藏

能于稗譏乎官出孽明高乎

爲大業之未終也然　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劬而左右測其意在於儷徽我　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　皇心之默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　九重懷鄉意切矣然環部雖勤而膚効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　皇慈豈恐俾終於棄捐乎應知佩可宵還劬當晝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　皇上知　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猗乎盛德曷以加哉往者奪門輩爭甚於公之讒乃　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衆無名而干公殲焉時

凡有任天下之其者當分不肖及讀

惟　憲皇帝知　英皇帝之意也則改元初亦爲先皇而嘉勞憫忠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不異哉乃若我　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劫贊頌不能盡矣傳公幼讀書日以叅討文於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巳特　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後乃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忠肅亦不可死賢才貶忠

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勑已瀕死逮　嗣君未至承　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疎皆足以死　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譊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衞士益岌岌鄰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論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矣獨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臣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汴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榜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旛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大人稟閒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衞千戶廕再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　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此未事也謹言行脩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於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巳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

君縣濟

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建坊牌費脩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脩創利物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愼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繼室喻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恆中書舍人先公卒忱舉人女二長嫁脩撰余承勛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同仁寧仁生員志仁湖廣都司經歷共仁廕生斯仁生員有仁舉人興仁指揮同知右仁尚寶司司丞資仁力仁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于正寢於時愼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惇忱亡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愼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三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嬰日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仁成季之勳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旣哉貞吉日惜乎予言也陋不能爲公重聊持論以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矢公薦藻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歌爲之欷歔辭曰

坎坎擊鼓遵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行雨

聊騁目兮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雲淨喜回峰三峽濤平愁枉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方曙衡門空閑鎖松筠水遠山長會能取跂靈駕兮未來悄娟娟而延佇　右迎神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瑯葭涴月兮容蒼蒼眇一夕兮千生睹君子之輝光琴瑟齊御千徽張妙舞竝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瓊華飛薪傳火兮燈光光儼雲駢兮羽蓋顧形骸兮難將　右侑神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溟溟兮水滔滔嘯于岫兮鳴于臯君乘舫耶乘屩石嚙月兮山嶠掀髯扼腕談何高登樓慷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淵中濤百年懽會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澹足蹇獨立兮逍遙

右送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

送協理戎政大中丞二華譚公還朝序

殷士儋

人臣于國家之事莫難于以身任之也能任則危機伏于前而不移浮議作于後而不奪其究也事定功成而國家蒙其利然使才不副志未能灼見其利害之所在而遽任之則或至于憤事而罔功適足以履危機快浮議而吾身無以自容于天下任事之難如此古稱趙營平老成善謀國世所傳者坐困先零上便宜疏數事而止爾而不知其經畫前定處之裕如爲國任事之心蓋

有當時所不及聞後世所不及載者斯其人可以危機浮議動哉二華譚公性沉毅曉暢兵事夙負經世之略往歲閩越事倭嘗屢著奇績旋以望移薊鎮開府公至鎮即按行塞上慨然謂將佐曰吾今而知南北之勢異也秣馬礪兵親援枹鼓角勝負于呼吸者宜于南堅壁清野設奇固守先爲不可勝以坐制侵軼者宜于北虜在吾目中矣即日圖上方略謂薊鎮近在宇下士馬虛耗歲縻大司農且百萬緩急實無可恃蓋戍邊之士聚則力強而備踈散則備嚴而力弱虜勢如疾風迅雷不可嚮邇彼出其長技薄我往往得志此失地形之過也

（七命七司欲觀其筆即此）

夫負嵎之虎人莫敢攖十仭之雀彈者却步踰險也薊鎮天險奈何棄之以與虜共莫如擇當路塞與築墩臺具藺石布渠　塹壘木椎貯弓矢火器其中虜至則據高妝保扼之使不得過暇則依止耕作漸復屯種如此庶內地得以休息行之數年邊境充實然後議戰議守惟吾所欲此誠以逸待勞萬萬必全之策不然患未已也乎時　上嘉納其說大興版築之工東距山海西連居庸亭鄣斥堠遠近相望寺有以喻度阻公者公益慷慨不顧日椎牛釃酒分番休士曾未踰時而金城雄峙屹然改觀矣廼又廣招募勤簡閱奮壯猷之先聲越徇

攣之故見積弱駭瘳人有固志會虜擁衆匿塞下睥睨者久之知不可犯竟引去由是　朝廷始克明公之功而揄度者歎服以爲不可及公則慮周日戒愈飭愈毖而戎政之　命下矣嘗聞君子抱跅弛之才建掀揭之績者顧其時亦有遘會焉當公之修築也邊儲告空士不宿飽公爲植巡功且撫且役較營平時難費倍之然孜營平便宜疏上嘗再見譙讓至累疏爭之始決公討謀朝陳暮卽報可調度經營一無中制計所遘會輒什伯踰之矣嚮使非公以身任之內怵外罣揄得避嫌之使而亡後咎餘責誰與成此功邪古之大臣在邊鄙則邊鄙重在朝廷則朝廷重　公知北事異于南亦嘗有以營事告公者乎拔大纛制閫外賞指千金而罰輕釁鼓苟利社稷專之可焉是故其展布也易營卒坐食縣官半多亡賴寬之則玩愒滋深急之則怨讟易作動見掣肘卽約束無所施是故其振飭也難昔李光弼始至軍中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彼光弼信善將兵然倉卒臨之豈遽能起衰廢于俄頃哉良由威望之在平日者有以懾服其心故爾公策勳南北威望焯然在人耳目　天子方甚眷嚮之故營制初新不以他屬而以屬公公感激益深則任事當益力出其屢試屢效者抗皇稜作

六師以稱　明主倚畀之意其不可信乎其不可信乎詩裳華之雅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也繼公開府者爲白川劉公與公從事疆埸甚久謂公還朝有日則以書問言于余余旣雅慕愛公而又重劉公請於是乎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二十六目次

唐順之

書

答王遵巖
答曾石塘
謝歐陽石江

序

右編序
左編附序
送太平守江君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
送彭通判致仕序
劉繪
書
上梁儉菴大司徒
侯一元
序
贈陳同埜守荆州序
送翁丹山參議貴陽序
徐渭
表
代初進白鹿表
再
啓
啓諸南明侍郎
又
答餽魚
謝某
答某
論

水利論
災異論

序

贈吳宣府序
涖黎同契序
張母八十序
贈沈母序

䟦

書石梁雁宕圖後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書米南宮墨蹟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書夏珪山水卷
書李子徵所藏莫本蘭亭

書

與兩畫史

雜著

壽中軍某侯帳詞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友琴生說

祭文
祭非斗文
感夢祭嫡母文
祭少保公文
祭張太僕文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書

答王遵巖

唐順之

一本述病不求雅馴然其胸中又不肯近時推點小世界借文字爲游戲

兩得兄書拳拳以病體爲念眞意懇惻令人讀之甚爲涕下非兄死生之交不能至此感激感激人傳言吾病過重者蓋有兩說一則以水腎爲患痰火時作不得不閉戶調理人以我經年病不見人則以我病不可支矣不知我貌則槁矣而精神尚可不死蓋近於養生家稍稍得一歸根法也其一說則自以早年有志今四十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而猶然醉夢人也蓋非特文章氣節平生所劼力而從事者旣於眞性不切及所聞於經書師友與意見之所窺測而自以爲道者亦竟如隔壁聽話全無交涉近年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年前意見種種抹摋於淸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爲有物則何睹何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挂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念晝夜不捨如養珠抱卵下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則不能收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聞道者絕歎其難也好仁者無以尚之此眞消息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此眞工夫也無以尚之則有一物可尚便不是此物矣忘食則於閒事有不暇者矣如愚則於才技有不使者矣孔顏一生工夫所以完養收攝此寶藏也僕近稍悟得此意而深恨年已過時雖知其無成然本是自家寶藏不得不有冀於萬一也是以痛爲掃抹閒事收斂精神之計則不得不簡於應接欲簡於應接不得不託於病不可支以謝客是以人知吾之病甚而不知吾之別有意也此意更不敢露于人以

兄念我太厚憂我太深故特披露之兄萬無洩我秘密重增嘵嘵之口也安友爲求序得託雄文以不朽甚幸過望僕舊從兄學爲文章有一二僅得處盡是兄之指教但才旣不長又不能竭精力以從事是以遂成廢罷韓子所謂從業者不嚌其胾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絕塵而已矣近來自觀舊稿支離叛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旣不當文亦未工赧然盡欲焚燒而後爲快緣頗爲人抄錄無可奈何蓋以吾今日文字伎倆須弁却三四年精力專專幹此一事自謂可望於古人閫域今自度必無此閒精神可以了此也旣自知不了則豈欲以不了者而信今傳後乎亦愚矣貴鄉洪子因信兄而過信我遂亦以我爲可與斯文也與安友謀刻之而請序於兄僕旣而聞之愧汗駭愕蓋吾文未成吾自知之且不欲此生爲言語文字人也吾常以刻文字爲無廉恥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閒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家子弟則須有遺囑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僕居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喫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

論不朽

快論

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前亦絕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減價矣可笑可笑僕又何用更置一莖草于鄧林棼棼之間哉至於求序於兄僕與兄何等朋友也其有所求吾自求之而何待於人爲之媒哉以爲吾文苟有成則當求兄不成則不敢以累兄知人之明也及得兄序讀之令人益增慙汗吳下自古來文人正不少以爲僕蓋過二千年吳下詞人而接札游之文統既使兄爲私於所好又若使僕與人爭名爭先然者非兄之所以愛僕也使兄今日爲僕作序則亦宜道兄與僕昔以文相切磋以才弱志隳幾成而罷之意句句道却實事庶使兄爲不誣而吾亦可以不愧耳至於兄之雄文則千百年自有定價倘吾文稍進乃敢爲兄作序今且不欲羔補于狐裘也刻板事既已力止兄序遂亦寶藏之未敢示人也

答曾石塘總制

曩者草率奉書未悉所懷茲又辱示大疏幷營圖則分合進止奇正迭用熊虎之韜如承面授而士馬騰躍旂

巇精明之狀如獲目覩古所謂節制之兵何以過此眞足以立於不敗之地以靜伺敵人之敗發舒華夏之氣而掃空百餘年狐鼠之巢穴有不待捷書之上而知之矣兵家之變不可盡言而疏中所論用間設伏與夜斫營犄角八九條則大約備之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爲鬬最是攻夷上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於地形則不可以成犄角之勢而夜襲敵營但譎詐凶狡虜人所長且自我兵形既露虜人亦日夜爲備而匿實示虛匿近示遠匿精壯而示羸弱百計以疑我者宜亦深矣則得敵情爲難自百餘年來中國無一人一騎人

于忠肅最嘗努報以此

套中者此路閉塞已久則得地形爲難而今之所謂得敵情地形者秪是據降胡偵卒一二人之口萬一實事未必盡傳傳事未必盡實則聽信之際毫髮少有差池至於當機合刃呼吸便有安危此其多方參伍使較若畫一全在吾丈勝算耳雖然此猶是攻戰之說而未及乎經營善後之計也大率今日之事不惟一戰逐虜掃空巢穴之爲難而虜人既遯之後城堡未立之前軍士經時曠日野處露宿散布于二千里空虛之地能使戀巢殘虜一無所窺伺突發乘間之爲難又非特杜塞虜人窺伺乘間之爲難而一時遷徙二千里之軍民一時

鹿門稱中丞有復套之一局公獨言其難公說非輕言矣

剏築二千里之牆堡以塡實二千里百餘年空虛之地能使內境一無儆敝騷動之爲難故不難于攻而難于守守之所以難者不足虞于敵人而足虞于內境者人謂平吳之後更勞區畫今勝虜之後更勞區畫耳守之所以難者姑未暇言而攻戰之難則敢竊陳迂闊之論或可以少備勝算之採擇大略以爲千里而襲人必潛形匿影乘其不備而後可以得志復套之議兩年于茲矣我之兵形既露而彼之爲備亦密我之間諜雖精而彼之窺伺亦熟我能分兵以相攻而彼亦能并兵以相待春夏之虜馬以乏草瘠而我馬於此時固亦不能籍草於敵虜乃以春夏解膠而春夏多雨濕我之火藥火器亦有時而不適于用我恃火器以攻虜而輜車絡繹于溪草叢莽之間亦宜防敵人火攻之便且夫兵法非十不圍非五不攻萬一虜人自知不敵結連套外之虜并聚于套中合力以抗我其騎兵必且十餘萬計而我六萬之兵分爲五六路彼于地利既熟知其何路爲險而于我兵且窺覘其何路爲虛彼將空其諸路以疑我而并力一路以邀我是以彼之十萬而當我之萬據彼之險而擊我之虛或一路稍有疎虞則諸路聞之搖動如宋人燕雲五路之役可虞也或我出則彼遯我歸則

必不孤

彼復躡之如吳人所以疲楚人之術可虞也或彼遠其輜重部落誘我深入如趙信教虜之計可虞也蓋必我知虜所以聚兵之處而彼不知我所以出兵之路我能散敵黨之合而敵不能乘我兵之散我常得重地可據之利以扼虜人輕地易走之勢然猾虜窮寇之情兵凶戰危之慮出于意料之外者殊不止此蓋寧可過爲多算而慎之不得少算而輕之也然以吾丈老成持重深謀石畫則于建議之初凡今日之所以攻與後日之所以守固已得萬全之算久矣第迂儒既不足以知兵事而坐談數千里外又未嘗一見虜情離合虜勢虛實而懸空言之宜甚可笑然以吾丈屈羣策而立人功雖寒野老卒竈下廝養亦宜無不得畢智効計于其前者是以鄙人不敢避其迂闊且平凉趙子生長邊陲又素以兵事自許吾丈亦嘗一舉其說否近見邸報得吾丈條陳邊事一疏竊以萬全之算多具此中而邸報止載條綱願得全疏一觀之并三鎮巡撫所議與河套詳細地圖俱望一見示或更有以請教也冒瀆伏祈亮恕胡宣赴麾下意甚慷慨一夫之奮勇可以觀三軍精銳之氣矣

謝歐陽石江巡撫

伏惟明公負康濟之碩材當東南之重寄賑恤瘡痍如春風所翕不間于陰谷寒門搜拔幽滯如藥籠所儲無間于牛溲馬渤如順之者早不自立少嘗薄遊已甘屏跡于山林豈敢更求於聞達且誦習徒知泥古儕輩多謂之鄙儒而局器難與適時明公誤以為國士收於衆棄揚彼王庭況自來無門館賓客之交豈所取在牝牡驪黃之外夫不采而佩雖幽蘭亦揖荇有因而前則朽株為用遂得再塵金馬之署更聯羽翼之班自揣既為頁堙衆謂何以至此惟天下信明公之端直而知其嚬笑不以假人惟當宁信明公之激揚而知顧盻必能得

（多轉折仰退亦可以目今更佳）

士偶因拔茹及此彙征雖薦人常恐其知在明公絕不以言于口而受知思所以報在鄙人則竊有愧于心惟當勉策愚蒙益精學問其或馳驅于世則庶以馨葵藿之心縱使委棄于時則不以墜溝壑之素期少礪頑鈍之器庶不貽冰鑑之羞而已敢因來惠敬布腹心伏惟俯賜覽觀庶以知鄙志之所存焉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

右編序

唐順之

古今宇宙一大碁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其碁局中所載也古聖人經天緯地畫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内幽明人鬼不相瀆擾奸良淑慝鳥獸戎夷各止其所所以界其碁局也至於奕數之變縱横翻覆紛然不齊雖其紛然不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略備矣自三代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事理亂愛惡利害情僞凶吉成敗之變雖不可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

右[illegible]編稗[illegible][illegible]世[illegible]皆有[illegible]各無[illegible]要[illegible]數十類[illegible]其中參可删者予暇日嘗合此數編爲一書頗簡要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曲爲之慮者雖不可爲典要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云人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奏議者奕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背立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爲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史記言也

左編附序

左編者爲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則妃后外戚儲宗宦侍女篡方鎮夷狄草莽之亂而總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所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爲諸儒傳經生訓詁文詞筆劄儒之別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巖壑而龍光於朝英主亦往往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爲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詼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丘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

方技術中者累朝皆受其禍

正與今日之事大難為表

蠱之禍則其爲奸不可窮詰其人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儒術與二氏相盛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矣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二氏傳而總之爲左編附云

送太平守江君序

嘉靖中交人篡其君貢獻不通　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庭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爲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實綰三省之口爲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于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于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爲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鶩于毒利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遠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箐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敝矣故征交之議士大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糧而

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于陡崖深箐之中固與出入于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在時徼上之甿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簒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爲簒人役也其左右之劫于兇虐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胷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

（漢史毎稱州郡兵而不著將士名正爲州郡兵精耳）

夾攻之力顧爲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犄潛形蓄銳蹈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于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諜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爲內間因其仇國以爲外犄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于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響應者然則兵不必傳其都而簒之首可以懸而馘之矣其與勞師匱粮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爲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于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于州郡則太平其宜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勳銅柱之外者世固

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又

古之仕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積而至于公卿大夫皆不去乎其邦出有祿位之榮而入有桑梓之歡其委贄而效之君也未嘗一日違乎其親其戮力于國也未嘗一日捐乎其家其或銜命而使蓋亦不過乎友邦侯服之間而非有蠻陬海徼之遠且艱也然而四牡祈父之詩上之所以深悉乎下下之所以自鳴于上者且眷然而不釋也是故上不敢恃其勢之所易以使而下不必矯其情之所難以安上不忍奪人之私以斷乎事之所必集而下不必自割其私以殉乎公之所必急於此之時士之不樂于仕者其亦鮮矣後世之仕者不然徼于一命之寄則不得不去其鄉鄉羈于畫土之守則不得不違乎其親其所冒而歷者或絕棧驚波翳瘴毒霧夢寐之所駭而虞焉者也其所羣而際者或侏㒧猩語豕竄鹿視耳目之所怪而愕焉者也此其勞逸愉悴與古已大異矣而上之人方且據其勢之所易以使而惟蘄乎其事之所必集下之人方且割其情之所難以安而惟殉乎其公之所必急然則今之仕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白石江君欽人也乃今爲　天子出

文有氣而局少板

守太平當南徼之絕去鄉萬里之外涉瘴癘之地與夷獠雜處君雖慷慨不畏艱阻然而君有老母在顧力不能偕也豈亦有不樂者乎君既不得如古士大夫各用于其鄉而其勢又不得以其情自請近地而朋友間亦無有能以柳易播如古人而又無有能代爲之請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雖然太平爲南徼雄鎮外撫交人之背內理綏諸蠻酋其爲地也最要而其欲得良吏也甚急君負材練達氣偉而志雄意者太平固非君不可而君不宜以親爲辭耶抑以　天子方有事南陲欲借豪傑於鎖鑰之用而暫試之盤錯之效以待旦夕而事

荊川古文每作二大段而其中自波瀾茅鹿門王文飛亦其一流文字

定則遂還君于內地以便君之私也歟余固知君非久淹邊郡者也然則君其可以慨然請行而祈父之歌余知其不必作于他日矣

送彭通判致仕序（代府官作）

古者僚友之間其相須至殷而其相比至勤也其去者則居者曲爲之挽而留之於是有以去者從居者而居者不患于無與共動伐焉則君奭之書是也其居者則去者曲爲之引而致之於是有以居者從去者而去者不患于無與共泉石焉則北風之詩是也其或去者不能爲居者留則居者爲之盛祖帳車數十百兩至作爲

詠歌倡而和者數十百人於是居者慨然有羨于去者以其絕塵而不可及而去者亦待居者以爲重然後風聲奕奕耀人耳目至於久而益章則漢人之于二疏唐人之于賀監是也自余官于常而得與石屋彭君爲同僚君溫雅純粹行潔而材裕雖在僚佐中而隱然係一郡之重輕余方幸于得君竊以爲彌縫缺失實惟君是賴曾不幾時而君謝病以去余爲之悵然自失既自愧其力不能留君且以余之迂拙無所用于世其去不宜在君後又自愧其縻于此而不能從也獨知慨然羨乎君之不可及而欲載之詩歌使君之風聲耀人耳目如古人者而又不能也則請聊述余所聞以贈君可乎夫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在易之漸之上九既已漸于逵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不可亂也觀之上九可以肆志矣而孔子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蚤夜孜孜期盡乎已而被乎物者豈獨徼徼于世者則然雖肥遯高尚之士亦固有責焉耳且君之居官淸遠閒散翛然絕不以聲利自汙則仕固無異乎其隱今君之去也將益盡乎已而被乎物使其志未平而其羽可用則隱固亦無異乎其仕矣故曰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苟徒枕石嗽流嘲弄煙月以爲曠達而曰世與

我既相違矣則余又何敢以此望君且非君所以自待也君行矣其亦有以處余也哉

以爲贈易辭文

書

上大司徒梁公儉菴書　　劉　繪

進士繪頓首死罪繪不佞不能敬奉德教以順下陳之心繪恐以不肖之故有傷于門下之度也繪以進士分大司徒觀政　國家之法以新進者多下邑草莽之臣不習典章令觀大臣舉事庶它日有所法程可寡過爾未先授以職事也昨澍雨竟日進士以僕馬未便遂未到部隨有健吏持扎相喚進士方與客對即辭客衝雨沾濡來見初以爲必有明訓教旨便當勇受之也不意門下據案不答禮聲色兩厲進士以廢司在列不能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面數之責畧爲辨論以爲一揖不至未成過也門下何動氣若斯此所謂覆羹之失而致翻海之怒愈甚環視兩旁指爲冥悍不識事體公肆傲慢令曹吏勒疏參劾進士始長揖退見同年友但瞋目沉心而笑曹吏之亡識矣夫進士未受職曠何職也未受事敗何事也曹吏鋒刃不知所主何意所加何辭所據何事所議何罪

聖主高居法宮宸覽諸大臣章奏見大司徒奏囊必慮以爲軍國何大議邊圉何大策内庭何大計象魏何大令發而視之則叅一未到進士爾繪懼此瑣細事乃厪

聖主當何出絲綸下　明詔哉是本欲成進士之材而

損門下愛士之德明進士之過而累門下容人之量繪聞仁不棄物禮先厚施以不肖之始進望門下有以全之不虞其輙棄之也以不肖之狂悖望門下有以教之不虞其輙摧之也故不教而怒者禮之暴也不寬而伐者義之慘也且舉一言而傷國體之大非忠也薄一士而動羣情之猜非知也願門下察之昨聞周司務同郎吏二三人皆短繪於門下謂繪多言戲謔俯仰亢倨出入不循榘度嗟哉以繪之行誠如左右之言但繪且思之以繪之志行欲免于左右之譛必不可得也以左右之志行欲相合而矜之亦必不可得也諺曰女入宮見

妬士入朝見忌夫宮妬者必名姝也朝忌者必奇士也繪雖亡奇然自左右抵之必駭顧而叱焉者也昔黃次公郤督郵之譖而全許丞之名龔少卿拒功曹之誹而得王生之力孟公不顧尚書之期而司徒馬宮優之位躋列侯士元不理耒陽之事而相國孔明原之權登上將此四人者豈徒以跣淵媮慵哉性有能不能人有遇不遇爾是以孔門設教列爲四科班史論人差爲九等善人難以入室狂狷可以成章不有巨德何以造士也門下又讓繪曰觀汝年已踰三十何不省事若斯嗟哉嗟哉繪生八九歲時頗具識知能屬文鄉里繆指爲奇今三十一歲矣不能於此時光揚駿業爲　國家濟一事逐喙南宮厠于釋褐之末甞自醜恨力倦神疲時或目不辨朱紫耳不聆音理隨口應答徒忘如耄而自不知其故也但仰方今　聖主御極六合一家雖有奇策何能自表此正馬卿楊雄所謂儀秦無所騁辯賁黃難以事勇者也故如文子弱齡能禦袁甲甘羅十二憑軾下趙子房以童年報韓仲華十九而爲佐命古者英哲不擲假並生斯世則亦就摳衣鼓篋之業爾豈能遽奮青霄之上耶繪文不能獵取上第名不能橫四海則宜爲左右之輕且斥繪亦以此濟蕩而困于自悼常恐終

無樹立而自委于末行也繪且籌之繪居宛汝之間其俗子弟多好獵繪往獵家見名鷹於末獵時凝金眸垂雲翮氄毛剝落翛然如鶩徘徊絛鏃之縶若病且死啖以羣鳥之肉不厭也飲以烏梅之液不甘也一旦脫鞲而颺乘迅風而起也竦翼而翔于碧落其神俊莫能當之於此之時信大鵬避路孔鸞鶩舉野無狐兎之跡林乏燕雀之羽何也以其才力得縱而精耀氣溽也以繪之不肖倘辱納而教之嘗有鸞鳳朝陽之志肯以名鷹自況耶若終不加愛而與進之繪聞志士不違心以干祿烈士不忍詬而喪名高鷹傷空弦而橫透雲幕神駒驚虛筆而滅影崑崙今九州之外五嶽之巔可爲曠士棲神寄足者無限肯終甘門下之絛約而有汚印韍哉狂愚敬勒通記外孤鶴賦一篇并見志意覽辭喜怒惟其裁察

先荊州以乞終養不之任服闋不赴官曰終養者豈特終父母之身將終其身焉

贈陳同埜守荊州序　　侯一元

予讀三國書見其時臣主所規常在荊州荊州蓋天下形勝要區也故曰用武之國天下承平武偃不用而荊州北窺襄鄧西距巴峽南扼江漢羣方之所走集其民龐矣其事棼矣典俗者不能適龐民之情幾務者不能勝煩棼之緒故天下雖無事而荊州猶以要害爲郡在昔立國皆起西北則荊州江介遠郡耳至我國家肇造金陵當荊襄下流　今上龍興荊州復爲湯沐近地故俗龐事棼非改也而地要于昔然則士非强知多聞宜莫可爲荊州者矣嘉靖甲辰其守鈌上以南荊曹吳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桃杅自謂文之有步驟者

陳君爲之陳君爲人恂恂長者居曹治事常從容而辦其與人謙不暴其能士以輕剽爲名者議不歸乎君然命下之日士大夫相謂荊州得人或曰陳君居曹適暇耳如荊州必不可以治曹之治治也夫謂王良韓哀善馭者非謂其適莽蒼而止也夫固將鳴鸞九達之衢則磬控之法始備矣登降羊腸之坂則箝勒之能始效矣陳君所謂善藏其才者其治荊州亦必易寛以猛損質任數若馭者之馭于衢也且今民急于財加以無年莫保其所而荊州爲交地又必有巨猾大憝窟宅其中非痛繩以法不能勝也車已登坂而欲雍容鳴鸞豈易哉

故曰異於治曹嗟乎吏習之弊久矣言固有似而非者蓋六馭之變有節不欲窮乎馬凡今之議吏治者皆窮馬者也何以明之夫強知多聞者非今時所趨邪古人以救法爲強今淫誅矣事至而斷適其時宜謂知今巧伺矣所爲多聞者謂其諳於故實議事有制也而今皆苛小於淵魚故百姓逃誅避察之不暇又何生之能樂故曰治天下去其害者而已又曰去其大甚蓋守土治民之吏其稱曰牧盍觀牧者爲之後先致之美水屮時其起居而勿擾焉牧何以不蕃矣夫治又安事察察吾觀漢時能吏莫如趙張之爲京兆其所居常治奸邪屛

而不行然至其去也奸亦輙發桴鼓隨起不若漢文時吏居即無名去見思也夫上有明察之君則下有精悍之臣而斲彫反朴係乎所用盖漢武任霍光以重厚舉趙過以務本而後湯禹深文縱舒慘刻不斥而遠矣今吏治多負善者或爲酷急相矜以名高寖失仁厚闒闒日索如荊州尤天下所謂虩罷處也諸以斤斧謙割者豈乏人哉而屬之君於以風厲羣牧蘇息元元厚矣夫民麗而五常之性一本治棼而五官之事有要以陳君之純明長厚優于天下尚何荊州之足爲故曰得人初陳君之爲刑曹也久歡於曹諸大夫及茲不忍別毌江程君以元交承陳君使載筆書其行之事

送翁丹山叅議貴陽序

歲在辛丑丹山翁先生爲南北部郎且九載矣慠亟以先生叅議貴陽先生之爲郎也賢資又獨久乃其遷不能踰常而地又遠士之務進懷居者或不厭焉其歲三月翁大夫治行諸鄉先生咸往餞之都門之外冠蓋既集馬鳴于衢于是有顧而歎者曰是馬也範馳驅式王路弗弛弗蹷國馬也然而御者方三十里五十里而休也可以爲良矣然而不若捷之速語卒視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教竭駑以聽御者道雖遠以日月至之已

而大夫前行至于舟於是有顧津人而嘆者曰善哉乎爲舟險而不敗戒而不御是其材緻而工習也雖然彼容與而擊楫者無衝波之虞而有善舟之名可不謂遇哉則又覩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教往求所濟難險也曷違之已而大夫登舟命師縱馬弛御於是又有嘆者曰舟之於師也馬之於御也不可易也以其習也易之則害于舟害于馬故治民者審宅五方治音者審正七均今大夫則已易器而操矣竊爲大夫慮之大夫曰請受教往而學焉聞之曰東西南北惟共又曰車於室轍於途若惟車弗飭爾又奚問途於是諸鄉先生顧元曰爾惟最少盡籍爾長者之言元既受而籍之乃作而曰備哉言乎雖然　天子之遇先生厚以先生大賢且托以明古之道振當世之急而議者類以爲先生不便是無以異　主恩而矯士靡也且天下相趨于疾足邪徑內顧自便之日久矣靡不跂足而至公卿以余耳目所覩記郎吏之陟而外也鮮及二考者監司二千石之陟而上也鮮及考者是久任之法隳也已陟矣則欲以踰級自異已踰級矣或曰地惡或又曰遠顧其身便否耳慮不至乎民足陳力之道圯也昔人云易動而可慮者莫若遠民言制吏之難而違民之壅也故惟自立之

柔雅訓馴邪

士。不削而正者。乃可以撫邊安圉。今士大夫之入者計不復出出者計旦暮入其況邊乎是均勞之義格也。茲其來遠矣自汲孺之賢不能無望于積薪望之之不欲而難左遷祖尚之文武而憚遠牧又況材非慷慨隨風同波者哉夫若翁先生之材賢盛矣乃其爲郎而獨久遷而不踰常得地而獨遠則彼浮食乘墉集蔻之人始厭然心沮矣是　天子所以詘羣工宰臣所以抑僥倖不塞而自禁之具也濟涉方深以先生表逐獸方惑以先生虞社稷是役又何疑焉且諸鄉先生之言有未竟者吾聞東野之佚矣未聞鳴鸞之敗績也聞虛中之濟矣未聞忠信之陷也五方異齊矣不聞其不同禮也七均異調矣不聞其不中律也故善馬所以善舟也善舟所以善政也一也異方而同區先生行矣余又聞之本巨者銳末源弱者洪浸不盈于天天有常子不爭于人人有常好夫貴陽非故西南夷之微與語曰樹惇帥德而守終純固者。惟夷能也。而既浹淪王教矣因長之以先生之慈惠維之以孚信鎮之以易靜此其回面而嚮德也必倍乎中州之民異時擇公卿于焉翊。還列侯于河內。乃知　天子所以遇先生。徒執古之道。而其去世俗之慮遠矣。夫汪其身以善國正俗周公之事也於先生

乎觀之

爵觴降瑞瑞潮者行益占満者之無疆聿我四字而充七句

表

代初進白牝鹿表　徐渭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為白自玆以往其壽無疆至於錬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殫述誠亦希逢必有　明聖之君躬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　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為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逢呈海嶠奇毛灑雪島毛中銀浪增輝妙體摶氷天上瑤星應瑞是葢神靈之所

對仗中全用以融轉語

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之間兆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算蠢茲夷狄尚爾跳梁日與褊裨相爲犄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爲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囿俾樂沼臺覔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御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此聯中巧合

語緊致

代再進白鹿表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 聖壽之徵巳於前次進奏之詞槩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過一至於延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未周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栖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 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於穆而孚穹昊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玄帝之瑤宮甫增壯觀遂現素麋於寶地默視長生雖知守而雄白來海旣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又然且兩獲嘉符並臣分境皤然彼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抹玉映珊瑚之苗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豈敢顧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并昭上瑞覬行挾輦時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 聖主靈

長之體

筆去互用使有所隨

啟

啟諸南明侍郎

某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蟹跳擲於葦蕭瞋瞋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錮也、辟如雉兎觸罥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過求非分屢干台嚴而寬宥有加閔憐無已垂頭傾耳繼之以泣盎雖兎之待鼎鑊但知號巳之急而雲雨之救枯稿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恐效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即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渭小人立身無狀墮因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龍象之雄豈肯舍己而耘田終于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霄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爲重輕萬舉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噓息得諸秘寄感而涕零非曰尺箋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緘默譬如蟲瘵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玉成從此餘生茲是付之再造

妙太鏡刺

答某餽魚

連餉波臣信順野老不意塞北無煩彈鋏之勞乃使江南日習樂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勝百千語

謝某

百頃澄潭平鋪縠縐蔣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之蘢葱紛水禽之交戛雙闌虹臥下捧蛟鼉五彩翬飛上織烏兎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醞俎烹

瀟甚

余有句云以袖迎霞入袖飛雪蒼自是也

伏卵雛溫湯之早瓜躍靈酒驅陽魄東陟乘涼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莫追迹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詎云梓澤既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帳綵煙撲扇侈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尚酲欹枕裁謝

二論關極多而會達

論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迓海其賦入之多寡恆視蓄洩之時不故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壅不佚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發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夭

社與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于天者郡則同也省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詳焉噫致災之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序

贈吳宣府序

徐渭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帽幹魁岸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劒袖錐日蘷蘷以睨過市饕則醉飽繫馬狹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記吳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門撼丞簿收笞居人猶呶呶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覷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覷我直攫乃巾碎之耳

氣血酒益奮定公小傳○文長好處在雅其敘筆在粗句今人學其粗者殊可鄙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挾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什幾爛擊者逞褫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苶而附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纂誠不知用膽與畧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其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　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隙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動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昧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鬪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晋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丕嘗曰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倘有不中焉惧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遑足以自畏矣

註參同契序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為經體而註自為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為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為經五言為註是止憑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偉妄裂亞掇加萬手纍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譎又從而繆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挈某篇相印一經一註、毋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孫束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明夫長者背財記分衆手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為衆子畵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背妄擬俱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旣悟之後

作壽文無毫髮俗氣

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粕希不見諸斲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窓豨之斗蓬一用寄衡王言始終言終於卄始於十兄若問我心正兎三雙而雞十雙砻箕中人叙言

張母八十序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暨兩弟並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並髫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禰褔一邀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即髫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娛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並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秬粄餦餭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閥固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劍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埤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訶兩兒子意若期以闊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箝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邅迴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既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於穨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

治俎脯釀黍秫教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較短長也噫鳲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鳲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匱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渭操筆以頌其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釀之德也

只齒茶蓼二字作如許波瀾亦別眞雅人雅筆

贈沈母序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饔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毋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薺也而太君則爲荼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盖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

爲荼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時徃徃滌器割牲出俎脯罄其甕卣燈脂涸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予袂式匿其巾屨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即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槧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衆迫以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徃徃遭訕駡不巳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毫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太君賀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嘗謂生于吳不遊西洞庭非人也今而知不游台鴈負枉一生耳。

跋

書石梁鴈宕圖後　徐渭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于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説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若茗乃始沁然、今日覩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眞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者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略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眞假有許多種别、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竹圖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爲鶻所掠翎羽騰閃捎擬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贋豈理也哉

此等題跋似並觀實趣

書米南宮墨蹟

閲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驊騮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稿濫頑纖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悦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題跋語最起稱絜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閲玆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己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并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公自許吾來枯根之飾如登雅芸機熟有刪而有右早而無迹

書

與兩畫史　徐渭

奇峯絶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

百叢媚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冶鉉　神光遁

雜著

壽中軍某侯帳詞　　徐渭

恭惟某官名高勳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運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塹深楨幹形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永堅及裔之盟寫鐵圖金僅亞剖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葢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閫帥鷹揚賦質高標每在風飇猿臂呈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道以書劍不敵萬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篝燈夜案下帷鋤窓取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泮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聞去携矢以袪優歸管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曾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白猿劍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夕投醪片言挾纊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壘氣息滄溟之外自襲貔貅之繡繼提閫浙之戎侍鈴閣者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

爲恭不叟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掬文侍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長驅韓范　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劒霜寒坐控華夷之鎮禮羅既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羣策而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疑每從其決探九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筋籌兵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騎控絃彀滿霜宵之月百金七首芒抽秋水之渠非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兎豈惟三窟逋酋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

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釁鼓翻鴈鶩以爲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誕乃屬首春錦筵麗以初陳異香遶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樂作營中鼓吹雜鐃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列簾櫳光華似錦醵金致幣偏裨徵燕語以稱觴染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績流燕石名茂龍驤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鵲印爭看搓月之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以登樓誰言輿淺偕公羊而造峴應與山傳嬰鑠漢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妝偏薦麗林花未着已含香墻東坐見青油幕王帥笙歌借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鸕鷀杓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絳記何巾爲人灸口呂黎偶爾于此籠晴壯夫不爲愧雕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謂合書門大吉之誥正好試官軋茁刺刷枉誣盤誥詰曲聱牙鞢鞨非眞空青是假難（謔、諧、奇、文）逃賈胡眼雙鶚予精明芒哨八兩大黃半斤且瀉夜叉

惜後來畧帶道學

泥一馬桶齷齪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煑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强要興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毋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別調

友琴生說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顧嗜古已即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曩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蹲几下久不去座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其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況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有桐時蠶不絲時匠不斲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祭文

祭北斗文

徐渭

伏惟帝君禍福續命居怙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竝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微戚歲功而不有其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曰衡曰杓曰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旦儼如在以皈依蕞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感夢祭嫡母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忍讀

思己之過一節不嫌二叅

惟母在昔以病而疢胡昨夕夢不病而疢裸坐室隅展戶自掩見疹其候呼涕濺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且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見何爲心

祭少保公文

於乎痛哉公之律己也則當思己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己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孥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潸掩涕於蒿蓬

肯所賜人于爲知己者歿却辦一念

祭張太僕文

大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未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爲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遺人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冀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

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慼慼也

（自寫其胸中風雨呼吸蛟龍嘯潮矣）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徐渭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劍少即露鋒鍔師叅議胡公某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賈敫致千金歸則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既又澤其宗連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皆知高

顧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營且費往往傾橐然至貴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匭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顧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輒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猫睛睒睒若果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莅平清豐時當吾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没頸來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斂絕素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事人惟

非人不可不與交

之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繫君毎入餉我必日夕而歸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塟也諸子來告曰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睛眇蛱繙過我之日兮風伐木樸兮椒爾兮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二十七目次

陳東
碑
閱視靖州碑文
書
寄屠漸山
董份
論
漢高帝罪項羽
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序

贈憲副應臺先生備兵陝西序

贈太史内山裴君奉使序

茅坤

書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上袁元峰相公書

碑

冉子祠堂碑

海瑞

疏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傳

兵部尚書郭襄靖公疏

皇甫濂

書

與張吳縣書

皇甫汸

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原墨論
罪言論

序

贈蔡郡侯入覲序
壽文太史九十序

碑

重修至德橋碑

對

毀舟對

學韓文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碑文

閱視靖州碑文　陳束

大明之化昭洽無外惟靖故夜郎殊服既庶既富並于中州承平以來視爲夷鄙命吏不乏法號鮮繹卒惰而驕時時竊起昨年偏帥恣睢至擊其州守時重而容罔置辱口或曰治之色怒語難養疽不刺遂此儆頑嘉靖十六年丁酉　天子登用舊德起大中丞顧公于留都俾鎮全楚是夏至鄂秋發岳長沙間省從勞躬遍歷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野環大湖以行越明年仲春十四日戊午始由武崗入靖至則喟然曰美哉提嫿惟我遐遺有民匪民寔遐明日庚申釋菜孔子廟序諸生于兩階考德陳誼洛文獻之遺餘鐃聲敵之所起已乃謁宋了翁祠宇低回四顧欷吁嘆息焉是日也進青衿之士登于鄉校者二十有幾人明日辛酉檄諸邊將士乃大閱武于西郊先是陰曀累日霅然陽開虓虎之士奮鷹揚之氣倍營列陣張魚鳥合變縞甲玄旗朗耀川甸爲之角戲陳射博極庶能萬旅怫悁爭先赴命然後援桴明誓比厥負勝賞罰以時士百其競既罷黃髮耆老凡若而人攜杖扶幼儼

衍服遐方之名

然進曰惟靖逖于中土三事大夫苗猺我民目不睹中丞旗鼓之節于今六十有八年惟公幸哀憐哉煦我腹我公曰嗟嗟乃疾乃苦惟余之辜余敢自愛以煩吾民乃采羣議納之夷執謂參議問之惟食欲備其勤儲偫而多委積毋喇于糧俾呼庚癸謂僉事柬徙事漫漫爾言勿庸釀茲懟兇余令爾從元罪既死遯其遺魁與之更始惟茲守令黷于貨賄爲吾民病解去龜組勿留于境孰弊孰利惟爾之計謂參將章女令于躬下乃視效毋歉于已而貸厥部校我聞戍卒無居無處儆廬寄食瀆亂男女逮發公家錢爲營百堵俾安即于茲土謂守

備桂往者土裨兩將同居一城令號不行惟靖險害乃在五開是諸蠻之咽喉其犨甲士千人以往爾宮爾傔乃留于行謂通道令童正吏含殘之故州無留員女即攝視州事以待來者事事如律令毋慴于椽而暗其成于是章程肆頒德威兩懋除舊布新民乃闓澤愎戾斯順桂蒙乃識回面嚮心遐邇變革月在庚午公遂啓行郎吏將士咨嗟太息惟公遠來匪夷圖之惟公遄往匪夷留之乃共立表石銘勳鴻休垂睞來庶陳束爲之辭

辭曰奕葉玄化溢于蠻荊五溪底定渠陽載寧民之無良吏執匕若綢不綢紛亂時有於鑠中丞明德作人夙夜于邁綏我靖民下車禮師夙烝髦士旣敷文謨復訓武事甲徒三千旂旐有奭自公令之颸起電激公謂有衆無然憯慠我執其愿釋爾麼么公謂有衆無然飢寒我命鄰國給粟授廛乃遣將軍乃守邊圉于時餱糧于時廬旅靖人有情公之定之靖人有爭公之聽之勇彼叢棘登之堂皇虣亂不作民以愷康示禮導仁作靖摹式不列者風流斯無射

倣六朝而饒汁韻

書

寄居淛山書

陳束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毋懷足下疇曩之誼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月何者形迹既外情素殊別恐用周爻浚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懟是以搦管操觚隨又指棄亦冀遥忖愚心知其非嫚也錢黃門入楚伏承惠書惓惓詞文藻繢情致顓篤陳昔時燕樂之悰歎數子飄零之迹存殯周旋祇增惋恨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明寓內訢訢衿帶之士揚眷佇沫足下秉高世之志體絶人之才抗迹紫宮策奇清漢英聲楙實爲士品規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順風而彈雲和之絲乘坤而建辰旒之節不待明知而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疇緇塵軼玄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黃陵而嘆息泛赤壁以唏噓悵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誼於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禰生彼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于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嶕峣造天黑霧千尋黷黲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陰虓獸窺形螫虫射影斯寔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縛涔塗婆娑行列積憤誰乎專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遄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號百事滿而吏曹謁當其倥傯且不知人生之樂況其他乎是以陳子康積恨于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東自歎其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畧同其揆矣五十爲壽僕行年已過太半數時以來疾疢作苦神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恤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

好道隊

義命遠于情實者也夫十圍之材文以爲梁棟其餘在于溝中同畆之稷上則饗神而其餘委于鴈鶩非其才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乃取徵於合劍論奇於劾璞來書之云信不由衷乎僕早歲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徽情君子見幾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効智炳燿丹青況僕爲專命之使猶得忝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兹足下覼僕豈後於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穅豆之奉雖不常飽毋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没黔婁之行巳矣哉全門何期石室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容適志乎謹題尺疏使人北于　明庭因告足下拜述前懷負疚未平力諭不悉

序

贈憲副應臺先生備兵陝西序　董　份

明天子德茂隆洽威暨荒服間者匈奴背逆天道侵擾內地　天子爲震心怛惕屢下明詔議所以禦虜者諸言者皆曰陛下聖德幸不忘邊圉以百姓爲意而虜日益深入民數被寇殆邊吏不稱而戰守之道未備也宜及時令九卿諸臣舉任邊事可以爲巡撫者幸加意擢用之以稱玁狁方亟之意制曰可於是大宗伯中丞大廷尉等皆曰按察副使傅某往以御史歷按江浙明國家之務通事之變潤達轉闓極慮盡忠宜稱塡撫之職

可方矣底備邊說

疏上會吏部奏傅某以副使補陝西洮岷人皆以洮岷道遠稍緩且又陝極西也方國家之急日夜望將帥如左右手今傅公者不即擢用使當單于而碌碌置遠地非九卿所以察舉之意也史董氏曰不然夫爲策不同同於能濟用人不同同於能任世皆知守其所必攻而不知守其所不攻一旦有變策之難矣故善策者先遠而後近善守者先緩而後急所以防卒而預變也今洮岷昔西羌之地也諸戎雜居難服易動廼自古記之矣自國家服屬號稱熟番然尚羈縻之不約備也予嘗聞長老言兵備軼事大槩不乏賢者顧其失有二急則厲

策選老成絶無浪語

之以法一切不堪其生寛則以遠道快快惟旦暮自全而已固非有至計慮久遠斯二者皆非所以安熟番也然洮疊之外諸名爲生番者亦皆連壤境接阻阨而觀望以討之得失爲安危久矣而尊虜竄處西海抵洮岷最近蓋全陝之西蔽也誠得傅公之重坐鎮而輯之方略禁導因其欲然能不擾亂廼內因其志而外申約束即信義既喻以施熟番熟番集矣然後飭士馬之備修形勝之守宜威德以臨諸番堅邊謹堠休寧西陲是不幾之患無所起而變不足慮也世皆忽微而覩著豈知銓衡者用傅公之微意歟吾嘗聞守有餘力者則戰有

餘勝傅公以時居洮岷親行閱阨塞籍皐蘭河山之險撫長城觀秦所制虜之處覽華夷之要躬習軍旅之事悉知戎狄之情不待履陣接刄而勝敗之算已定于胷中矣今北虜數極當盡傅公行且爲巡撫總制施之戰守其功名豈可勝道哉

贈太史內山裴君奉使序

古者太史氏掌四方風俗之媺惡政事之得失以詔王而四方之奏風俗政事者皆先上太史副在王所故太史專居中以備紀載務知天下美惡得失之故而國家崇立史官大略依倣古制至　天子修親親之禮展藩國之封則皆歲命史官以充奉使之職此非獨以寵侍從之臣爲藩封之重而已也蓋居中以知天下者其聞博閱歷以諳四方者其見親所以欲其周爰咨諏親采天下之風俗政事以告之　天子而廣其所紀載也昔在漢室司馬氏爲太史而遷自言其涉歷之跡略偏宇內是以能浹洽貫串綱羅天下放失舊聞自見謂爲續獲麟之後接詩書之傳亦由其所考訊者廣博固已奇已然儒者或譏遷輕信秖稽是非謬于聖人則以學不繇其統而道不知所約故也今內山適爲史氏而當明天子遣使親睦之時方下燕山浮易水上恒嶽南望

起語法不何深不知

黃河北逾太行抵上黨以歸而予昔與內山游觀其志醇如也其中好深湛之思務觀覽古人之旨思性命道德之要而敕身謹行擇地而履可謂大雅君子已予聞古人質有其內而後能明究于外語曰衆夫折薪不成揚楚三人指途靡有適道今不能成信于中而欲沿記開之緒總羣言之歸則未有不失其指而能有明者也予嘗讀書至典謨之篇其言雅醇深奧紀先帝王之經法以示千世之軌未嘗不想見其人非史臣親見聖人之微深于學道而知其統約者何以有此今　天子明開聖極宏攬上古方遵帝王之事卓軼百代典制攺度纂成治功將見有典謨之興爲史氏之光采其榮名不可勝道矣今予方與內山紬金匱石室之藏以勒成當世之紀竊私慕唐虞史臣之風會逢其時而予非其人也予行且勉之哉倘望見蒲坂之墟爲予延企焉內山且發自京師或題其卷曰金華使節而予序之云

記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董份

古御史爲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命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秦惟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權尚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嘗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臺紀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　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略倣晉制而各隷以諸省因名焉每朝儀則得以其序侍直無殿中常員罷殿院其諸按事則皆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察院如故而十三道居臺中即所謂臺院者也諸道故皆有題名惟山西道尚闕於是御史楊君博考遺逸網羅自　明興以來諸嘗爲御史此道者序次其人與吳君加詳訂焉勒諸石而請予爲記予惟御史者耳目風紀之臣古先王所以弼違匡善繩枉矯邪防微銷萌以成治者也然世治則聽覽之道廣綱維方飭上下咸樂于聞過而有褒言之賞而後無忌直之諱進則九重開顏悚容而受出則百官斂手奉身而不敢失此如登高順風其呼易也當是時自非本未頑嚚之人孰不效而爲直哉故其盡忠竭誠者旣皆以自見而其有激之言

觀人自觀
古今只此
二觀法

過計之慮亦皆並容于朝往往其辭危而指婉及其後則其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持之士孰有不受變于時者故其巽耎遷避者旣多以附容而其憤懣之衷謇諤之志亦皆紆徐隱忍于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風紀諫爭之臣可以觀世變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一慷慨激烈之發而已哉彼其體道經德納己于正者確然自信于人時皆知其不可奪而吾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改者以其質之素定也而屈原歎蘭蕙之易化者以其實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爭之臣亦可以自觀矣題名凡若干人始自某年迄

于嘉靖甲寅以待後來無窮云嗟乎我　祖宗創業至我　皇上開聰明攬羣策統體大備成太平之基者且二百年諸君盡直于其間時固非有難者然其賢者皆持不可改之節足以明世治者也後之人措其名而求之其于爲人又可觀矣斯事體甚大不可不書而楊君吳君志操懍懍其立朝按部皆有持正名茲能力搜闕遺備所未有之典使後有所覽觀尤有足嘉者故予因論著之雖然二君親舉此職而記事柱史事也其何有於予言楊君名某吳君名某詳在題名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茅　坤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當是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于兄兄亦憐其同聲而好爲游揚于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澤于月丘附阜于壟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論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識兄亦顧僕時相笑咤歔欷不已也僕今且操縣印綬于江海之間者十年于此矣漁石入爲吏部尚書大鶴爲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廁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晚也然竟不

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隨被詬訶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難然其所陰搆力擠則寔起忌于同輩絓怨于顯游彼其創謀不過欲搤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合爲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爲風人之旨喑嗚涕洟故亡寔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爲進不當附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園丘巖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遺于世即欲亡去匿身五湖烟霧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遺不得遽舍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洺博中山之間然其當晝而

思當寢而夢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于後何者恥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逮何者傳不云乎倕工于爲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于爲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凡習于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于賦○李陵蘇武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爲高才呈幅

于五言馬遷劉向之于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蹀蹀躞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修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詩聲于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爲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澁于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爲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矣而獨不能聊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唾遺其背而馳者尾瑣猥陋矣獨私扣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戶扃鑰而入而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于茂草之中誰爲弔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爲文辭而上泝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謂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略琴瑟柷敔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喑虎嘯鷹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于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荊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

捌樣則億其必至之情公所以取荊川者法亦情也

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一字一句不中其纍黍之度即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怪荊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而何輕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于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迺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臥且唫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云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僕所自得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鬬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于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蕃翳魑魅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覊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儒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行旅蒐狩問釋譏嘲咏物適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

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葺于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于大道而迎之于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于其心心無不解于其物而譬釋之說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其古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者互暢其至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諾于兄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價于市也并附與潯陽書及所著文數篇幸兄撊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上袁元峰相公書

近得翁與潯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口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爲推轂者至于再至于三焉僕何人斯而勤翁之注記于心而譽之于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爲相則九九以上咸爲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者乎及近聞言者論列督府以不肖雅共之游好并爲媢及甚且橫口醜詆吹及毛疵嗟乎此可見僕之獲罪于　清朝見攻于羣衆譬之馳駑駘于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跌踣困之者不忘左與右也巳矣乎抑可謂坎壈塞阻之至者巳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遭竊不能不仰天而欷歔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

夷兵之禍自此始

患漢之七國唐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　天子亦爲震怒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摧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人皆死鬬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前而鬬之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郡之子女若几上肉一切紈綺玉帛若外府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家不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即荷　聖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之而戰它所俘斬不暇悉數一敗之于王江涇再敗之于龕山三敗之于沈庄所勦首虜不下萬計至于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　朝廷故所題賞不靳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譏遠遣諜于波濤近用謀于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構冰草屨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道入寇南掠慈谿北引柘林東並吳淞江西捉瞰浦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鬬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爲餌賊之

策遲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
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買沒家之禍不如死綏一
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劄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
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國家數十年東南無
窮之禍又左顧一珮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
盡報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爲之引涕已而兵旣
四集寇卒授首胡公蓋嘗死殉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
橫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
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槩槩然起而攻之倚
聖天子獨爲惻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

乃知克勤小物所以爲大臣

三不能不投杼而起聞已逮繫僕切痛心茍欲按論胡
公之罪杯酒躑躅豪宕自喜大略漢之列侯將軍唐之
藩鎭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爲聲色之姿冠裳之褻
衆所不得而庇之者然至于長材大略雄心猛智臨敵
乘危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
之行則世或不與課之以捍　國之勳則世不可無傳
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　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
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　聖天子爲之獨照于上賢
公卿爲之調護于下當必不令馬援墮于薏苡之疑曹
彬費于篋書之謗狄青惑于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道

嶮巇公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責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戡亂定難之功恐他日　國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馬遷猶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郅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肖所請抑非敢以自附楊末阿所私也特以事關　國家誼切胸臆不忍不爲公議以待之身後耳臨風非望不勝哽咽

碑

冉子祠堂碑　茅坤

二轉便帶芳韻韻此氣俱鮮好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死而祀於其社亦不得有功德於洛之上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也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欷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葢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而旣返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

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壟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問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墻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于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褎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鱗躍翱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第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爲季氏宰遺毋隱亦得以苦力行孝稱于內外昆弟顔淵才高孔子獨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簞瓢陋巷之居數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中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恂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守令王事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盛籩豆凡入學合射養老獻馘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並顔閔之從者配食之趙古稱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趙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勳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相璟宋之相沆彼皆所謂蓋世之賢老然俱以頹落薉沒無復睹記其所遺墓宮

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撰藝實於竹帛鼎彝之間而苟自其所登遊谷處婁然託行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公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偈修葺故廟屬予爲記蓋將以孔門首德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嫺於文辭者也又頗怪迂疏之質若麋鹿然不宜於世自度功與言皆不能猗也已而獨願乞身入山學爲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予既詳之如左而因爲樂歌一章以系之碑陰因令里人習歌而祠之其歌曰　桂樹爲旗兮揭蘺爲居未見君子兮我心則仇炮牲醴以薦兮湛酒於罍君子之至兮式燕與處生不可閗兮没不可追君子之逝兮洛水無波

肅皇帝之絕千古此疏行矣

疏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絕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　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瞀莫知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　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

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爲悅諛不暇過計譴披瀝肝膽爲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慈恕恭儉能有愛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于漢文帝何如　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　陛下優爲之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克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　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

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　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
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
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宫
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
茲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
增萬方則效　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
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
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
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
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

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
而諱語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
棐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
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
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
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宫室工部極力
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
無一人爲　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
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

萬曆中年亦然

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　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　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　陛下之情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賍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是已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億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所　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指以一二事形迹既為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闕下　君道之不正臣請再為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于人而為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

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爲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耑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真宗獲天書于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　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　陛下玄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既無致君澤民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即近觀嚴嵩有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illegible]梁材守道守官　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以有守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于積贓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

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己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　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　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敗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政朝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于皐陶伊傅之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厨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段絹糧料諸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于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盖藏不知其幾也而　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

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充召募驅緇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振作開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　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于其間　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于求賢逸于任人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浹薰爲太和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道命由我立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遥望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撒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夫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

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　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爲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　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傳

兵部尚書郭襄靖公傳

海　瑞

傳者傳也必其人足傳又得其人傳之公足傳予不敢謂足傳公顧非公予孰傳之公郭姓諱應聘莆三孝子後起家　世廟庚戌進士試戶曹值虜訌入仇咸寧佩大將軍符禦之大驕黷士新進不習邊五塲少積郊外恐甚以不足當虜炬也又不勝大將軍恫櫟無顧就職公慷慨曰主憂臣辱何辭難領明智安仁最劇二塲大將軍果縱部索賂不與禍將逮公竟不與籍少三車一輸幕府一貯部曹一至闕治疏且聞爲孫司徒所持公

更多箠索者亢爭横爲戢公兢兢無能攈捃六載一郎乃出守南寧公木彊不巧宦當分宜比大將軍曹郎挾賂伺分宜門如市公又不與輸邊榷關絫絫空槖往亡謁迓亡贄分宜以嶺外南寧郡投之南寧故守連歿且歲寇帑脫行也公至寧儉潔無異郎官兩覲空手不謝寧人德公浹骨髓寇屏界分宜不得隙乃又遷之威茂備兵公首單騎諭吐蕃種落正賞格先是要賞禍備兵者亟服如束豚文之乃參吾東藩到境掃從化龍門二源諸寇西人惪公自南寧吾東人惪公自此始于時分宜敗公復西按察尋轄藩復新寧永寧二州皆公劈畫晉鎮撫討府江懷遠乘勝芟洛各流黨下堅巢逾百壘斬馘千萬亡算粵賊如落葉掃一番更多一番公薙獮次第後迄無待再掃難不在撻伐在善後不在多籌計在杜朘剝粵人惪公甚功宜麟閣江陵者專權喜操切東吏嚴束溼公不黨如分宜時十寨逋亂起公憂居再撫公不謝故吾江陵新法自負利百世積鍰蔱公曰何啗虜搒腹奏損數十之七禁郵傳公曰何責黨平原奏免粵過往乘傳罰毀書院公曰何嫁禍聖賢籍復白沙新建諸哲祠且操文以祀時御史劉臺糾江陵怙衺虓膱憾不已嗾爪牙飾詈逮戍隸粵郡臺過公郊勞爲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贍餼發粫祠表楔賻其屬歸蜚語入大忤江陵江陵死其黨俱敗公得免總制兩粵命即日下兩粵故若奉大吏將領不暇扞圉日計剝軍幾何幾何也時遂有東山之變公至未言討賊先下令旌廉杜餽以身擔荷半通入吾私邸吾若法半通入吾轅門吾若法將吏人惴恐士民人加額東山叛卒悔禍爭丐降公顯戮十渠魁劾稱舊債將空名緹騎鷹逐薦賄者悉投竄大搜爬弊竇橋稅漁利掮洗無留粵人始知　朝廷置大吏爲生我也踰年召總南御史臺旋莞樞則　天子念豐芑重不令吾粵人專公公入留都貴人爲滅[illegible]至公偕

訂崇質進貢黃馬快船諸中貴視爲私艘挾貨牟利故事也公峻裁抑振軍實悉考選具殫心力病發連四五疏乞骸猶引予榻前曰勉矣　國家事語刺刺若無恙者乃歸不旬月訃傳矣嗚呼公予所共勠力　王家矣心未路者公歸乎歸而逝乎何遽也　宗社維休不公慭遺予不知也予不知也予壯登　朝爲郎而蹶蹶再起起再蹶幸不一死終老莬裘公制粵予予以清風洗祓以孤忠汲引公環召予亦蹶起聯舍于南薑桂聚味恨相得晚予初兩人者相姓名未得杯挙也公不予私予推轂予亦不公私公執鞭公已矣予後死予不公傳其

不貪身后是真不貪

誰傳海瑞曰世道大氐壞在貪風俗人心只是念頭差遂以貪畢竟其身流蠹風俗公之不貪三白首淹恤遲馬後鞭處咸寧分宜江陵際難哉難哉而進退完珏是不貪位自公開府吏罽停檣珠胎斷罍丘太宰嘗問予郭司馬鎮而粤地增毛幾尺良然是不貪利前後削平夷獠功滿東南粤亭寧宇誰造也孫膚寂若躹躹儒生是不貪功嗚呼三不貪可以傳矣公何以一死哉公死不忘　國家公固不貪身後之名者也

書

與張吳縣書　皇甫濂

某無似韜跡山壑未嘗輕詣有司昨還自京師企仰芳猷乃一通謁繼辱枉顧不以鑿坏之節用失傾蓋之歡邇者伏聞道體違和偃臥齋閤吳民負持槁禾無所控訴憔悴顑頓哀號道路公不強起何以慰之況今歲之旱異于往時赤魃爲災熒惑見象紅光夜燭融風晝號爍石流金忽歷三月河乾不激井泥無脊七十老人目所未覩竊念公自下車刊除苛法布以仁恩照了庶情澤濡萬物道化大行民心允洽災祥不時其故何耶昔

今廟非欲祀矣只悍造也

夏桀之虐禍延有商劉英之寃憂在楚相天之積沴旣久而民之怨毒巳深矣然猶幸其及公之身而降之是天之不卽棄民于死亡也何也公之德在民心民之所與天必享之人之所歸神必聽之公能强起而爲民請禱又何感之不通而何請之不得也大雩之說有爲神農之書者備言之矣柰以穀梁之著論仲舒之巳行恐無不驗也吳有白龍之神載在祀典凡祭守令必親至其祠後乃遣攝以往至用吏胥不巳褻乎王淸南時旱甚躬往請之見其祠宇傾圮祝曰雨降而新之旋車而龍見入郛而雨沛淸南擢去祠猶昔也人則不信於神何有胡可泉下車適旱令有司畧放神農之法爲龍形祠而呼之躬帥吏民徒步壇社一時尸設几筵塈水置蜥兒童幡幢燈香歌呼闐溢應時而雨比之隨車今一屠宰而不能斷吏則不虔於神何有某又聞郡守有閔雨之誠按公講救災之政某妄意今日所急莫大於釋繫緩刑次之蠲逋次之弛禁次之勸分次之防盜次之六者皆舉庶乎其能鎭撫之矣蓋吳自南岷公爲郡訟牒紛積兩造擁至扶而囚之踰時歷歲不復訊鞫囹圄之中縲絏成羣府治之前桎梏如市氣鬱而不泄疫延而不巳京房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南岷雖去其弊猶

在故曰莫大於釋繫理官持法不平恒狥上意以爲輕重故情僞不得出入在心非辜而服上刑不道而獲平反者有之矣邇乃赤日之下執囚而刑之雖罪在不赦亦足上干天和傳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而常陽者非耶故曰緩刑次之往令催科無狀遺逋積負十有餘年肅齋在郡荒歉所停一切畝算籍登司徒爲害莫甚一旦徵之民力竭矣値兹災沴朝夕不給何暇治梏櫸哉怨謗之氣發于歌謡所謂蜩螗沸羹虛譁積亂失在過差者也故曰蠲逋次之吳人好貸富者利在得息故多賴而不吝貧者利在周給故倍償而不難負擔之子百錢之資可給其饔飧鋤犁之夫三時之賴若取諸外府逋者私責之罪重于奸贓償納之令嚴于禁錮民趨一時之法而不知今日之嗷嗷無所顧望者是誰之過與傳曰號令不順人心其罰恒陽此其一耳故曰弛禁次之米價騰踴居賈持贏以射利外郡遏糴以自儲三寶不通泉布不流亦以致旱吳郡入州居粟之家紅腐于廩積金之室貫朽于囊誠能懷之以仁示之以信十出三四散粟于牙儈平糶鄉井而納其價責金于耆艾通商遠邇而反其金吏耤收之復歸其人使富者之有不失錙銖而貧者之益奚啻千萬故曰勸分次

之旱傷百穀則有寇盜上下俱憂其極憂也今白晝之中撻小兒而奪之食薄暮之時逢婦女而取其敉盜徵見矣星星不撲必燎于原涓涓不塞將成滔天此又有司之責也故曰防盜次之某無徐孺之賢以下陳蕃之榻乏樊英之德能救成都之災所以爲公喋喋者以公爲知言故也公聞某言奮然強起吳民幸甚吳民幸甚

此風不知所止

論

原墨論

皇甫汸

貪墨之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輿金輦璧京邸爲場鬻爵賣官朝堂爲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斷焉蓋朝通百鎰則夕蒙百鎰之酧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驗取之者若探之橐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契券交於豪門質貸遍於鉅室郡邑小吏足跡未陟其庭而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遑之鬼乎夫中人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玩好之飾有限也廣置豐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徼寵

干利其用亡窮抹訾謝過其費莫筭矣夫取諸人以益己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匹於秦而取償於齊雖黥墨日報而貪汚不止者勢也矧今之大臣蕭曹爲秦晉丙魏爲潘楊班寮締爲世睦椒戚引爲譚私歲時餽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弔百兩是將一切奢僭豈特衣履諸緣賈生痛其爲外塗屏錯跗賢良斥其爲蠹而已哉雖殷責苞苴之行漢矜簠簋之飾而患由官邪焉紓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於終南招友酣歌納賄於長夜官惟擇美寸簡信于斜封地或求良東閣高於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欲除吏惜哉未聞按蜀郡之輸貨不避曹騰發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也由是探庡東於闈豎排禁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貴乎威福獨攬嚬咲自愛絕請託之私杜婚媾之隙申籍沒之典嚴潛泄之誅草不宜于掖庭樹無談于溫室源遏上流而風庶乎其少息與

取言難知人難不知人則失言矣

罪言論

天子設臺諫之官重言責之寄蓋以刺百寮察萬民也匪徒利害得失攸係而人之賢不肖關焉唐虞敷奏上可達聰漢魏疏陳下將淸憲今則給事科分御史道置權備糾繩職司彈劾者也明哲之庭若屈軼之指佞夫

鷹鸇之擊無禮在物且然矧伊人乎飾鷺彰其發隱冠豸示以觸邪使簪筆立朝貴戚斂手以避持斧按部貪墨解綬而亡華轂憺其威稜臺閣欽其風采庶幾鮑薛之槩焉自晉孔光之奏董賢發其姦回任昉之按劉整數其醜穢亦可以脅息動色矣近觀章奏跡涉風聞事同毛舉若盜嫂撻翁無而爲有也鄰鈇市虎疑而爲信也殺青兼兩薏苡懷珠似而爲眞也展季覆寒目以爲挑子瑕奔疾坐以爲矯此泥其跡而不亮其心也或希旨於權赫若路粹之誣文舉或乘隙於寵衰若子虔之責商君或逞忿於己私若到洽之詆孝綽或媒孽乎善類若牢修之排元禮旣乏劉隗切正之義復罕傅盛哀直之辭謔浪鄙言每汙尺牘帷闥穢行亦濫惠文明主聖饒當加欺謾之誅詩人交亂宜申投畀之罰乃敢鼠忌憑附不肖網疎蠅點單微羣賢株逮雖衆口易鑠而百足不僵致綴旒有蒙蔽之嗟負才興倒置之歎此非進言者之罪乎

蔡公有治郡事宜書公每日夜讀

序

贈郡侯蔡公國熈入覲序　皇甫汸

隆慶戊辰乃　皇上改元紀曆之次寔履元朝會之始也內而畿甸外而藩臬郡邑小大之吏咸以職入覲太宰綜核功叙釐論官材以上于　天子賢不肖既判殿最有差而黜陟行焉是旦也衣冠玉帛之華旌旄鐘鼓之設臚傳鷄唱之儀解辮剃衽之賓歡呼拜舞於文陛赤墀者濟濟蹌蹌昉古特盛亦臣子之所利見而幸遇者也時吾郡守蔡公業當行公廣平人也由戶曹郎以賢稱簡命出守甫朞月多異政吳將移風而易俗焉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大夫士於公行也思數而告于執政以達于　聖聽惟恐美未克彰而善或上壅也揚言曰吳自言偃以文學列于孔氏之科發其精華之蘊後世遂多摛績掞藻之英公啓以性命道德之談而士端其趨矣吳自揚州上錯海陵流衍賦號殷贍師旅之後田卒汙萊公爲省耕勸課濬渠興利而農務其業矣吳民素機巧善雕鏤纂組爲奇伎怪器公屏玩好抑亡益之具而丁反其朴矣吳闤闠通都襍賄韜積交貿射利公爲稽市戒吏無私取而商操其贏矣吳自專諸擊刺多魁岸任俠六博使酒公嚴遊閒之禁而民變其習矣吳自光僚骨肉相

戕後多鬩墻之獄公爲閉閤謝過而民有兩弃其田者矣吳造樓船飛颿棹歌方響多山遊水嬉無間冬夏公嚴其禁而民志無蕩矣吳自館娃之餘尚有招摇倚市者公至斂跡矣吳好譎詞誣訊公察其奸而嚚訟不得售矣燕褻品物有制而華奢爲儉矣危冠侈袂放逐之而服束矣毀淫祠撤妄祀而左道息矣公豈徒爲循吏即古豈弟君子寛大長者曷加焉夫朝會之典　天子令陳詩考禮罔非觀民風俗也孰有出于吳郡者乎昔漢宣中興考覈吏治常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

石乎　皇上雖非起于側陋之比而在潛邸特久知民疾苦同而求吏治之切均也當時為吏者如文翁修起學宮除孝弟力田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罔非為民計也孰有良於蔡侯者乎課列郡之冣公為第一守矣我明自　孝武以來耳目之所睹記如天水胡公嘗飾以文治矣然未及彰善也吉水聶公嘗惇以禮教矣然未盡癉惡也西蜀王公嘗坐鎮雅俗矣然未遑飭政也公能兼之稽吳守之良公為第一人矣舊凡守令入覲先期數月飭徒馭戒資裝擾於閭肆民不堪命公單車遄發

宿無舂粮清哉侯矣吳父老譁然歎曰使子大夫之言聞于執政達于　聖聰　天子乃曰有臣如此宜在公卿輔弼之列出入禁闥召對清燕恐奪侯之速而民失其望也　天子增秩賜爵如漢法晉職參岳借寇復留如永康徐公故事庶乂道化成政和俗美吳其躋于至德之世人人負達節之標乎大夫士乃更起舉觴酌侯而祝之父老遮道稽首侯麾之乃得行司勳氏退而書其言為贈

壽文太史九十序（代郡守）

聞有天壽有人壽有家壽有鄉壽有國壽若夫挺靈錫

似宮思老乞言之文

哲爲世作模此天申之壽而年盖不足加焉立悳纂言垂名不朽此人修之壽而爵固不足多焉杖屨以安庋閣以奉此子孫之隆孝養也者德宿望表正一方此鄉人之所以尚齒也燕饗有禮告存有秩此先王之所以引年也若太史衡山先生者秉倫鑒於三吳寄典刑於一代非古所謂達尊者耶　今上御極之初端冕右文側席求士遂企弓旌之招膺珪璋之薦待詔金馬給札蘭臺亦一時之奇遇也然非公所好乃倦長卿之遊高仲連之蹈抗跡山栖委懐丘索書絕交於貴門足不踐於令室四十載矣由是清節著于中朝懿行重于鄉閭

辯細切

文章載于史館聲名煇于海內兼以妙解詩律則少陵非工並精翰墨則內史爲劣戲滌六角價踊市闤誤點尺幅貝域爭購皆其餘事而公不以自詡也予昔家食時即聞其名想見其人而不可得幸而邂逅茲歸閒造其廬接其光儀承其謦咳始大慰平生而公齡九十之年耳目聰明步履輕捷且迎問字之賓不輟揮毫之典使緇川朝訪猶可受伏生之經魯鄉夕延尚堪備申公之顧盖公雖遊于羣秇之苑而不以雕篆傷氣雖産于紛華之俗而能以恬澹養心宜享遐永之齡綏康寧之福者也其視歸科顯仕爲何如哉竊怪夫養禮廢缺無

復鳩王之頌燕饗之制珍麋之從蒲輪之遣公誕之辰聞其子姓昆弟聚族羅拜觴而祝焉在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則家爲之壽矣履綦響臻軒車駢集觴而頌焉在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則鄉爲之壽矣燕饗之禮獨可廢乎矧今之郡古之國也今之守古之侯也敬老尊賢牧守之職也陳蕃下榻于南州謝朓餉黍于東海前史紀之矣乃與二三寮友圖爲公觴昉鄉飲之期惇大賓之享乃勑酒正具醪炙饔司割樂師登歌擯紹贊儀公其照臨庠舍揖讓阼階予等次第更起而獻壽爲展乞言之恩惠周行之示在詩曰如岡如陵二三壽作朋庶幾乎　聖朝之憲章國老之遺義歟僉曰善是舉也嘉禮既洽衆賓有懌予忝主者宜書其事俾吳人傳之爲美談云爾敢曰文乎哉

吳以至德與宋係宜還居已

碑

重修至德橋碑

皇甫汸

吳祀太伯自漢永興始太守糜豹建廟於閶闔門外其徙於內則自梁乾化間錢武肅始也廟臨金閶之溪宋乾道初沈度領郡乃建橋表坊扁曰至德橋因廟坊因橋云迄我　大明歷年茲多橋漸崩圯嘉靖癸亥開士屈眞定者募諸檀越圖惟鼎新人鮮樂施事未易集也監察御史閩中陳公　命下再借三按吳中駐驄茲地登瞰危梁顧瞻頹寢歎曰至德若此後何以觀乃不責諸爲民之上而諉于遊方之外乎遂檄所司捐贖刑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金刋它山之石盡易而更之徂暑而呀呷興仲冬而厲揭免力不踰時工不愆素基雖因舊無改而制則視昔有加矣然引纜之堤紛爲韜筒之肆虹跨之堰欝爲鱗次之居無復蒼檜翼門綠柳夾岸也由坊而祠將以次修舉焉二千石而下思紀鴻烈請勒豐碑謬以文辭見屬予按祭法有五若太伯者由克讓以敦俗民非假法而施建至德以肇基國可不勞而定左思侈其巨麗陸生美其協靈非百世宜享者乎若夫仲雍揚波於虞海季札蹈節于延陵貽厥後昆追嗣前軌苟不見德惟法是聞雖有脂茶之辭不能回斗粟之謠箕距之神罔以格鬥墻之訟故興挍易性榮陽無並逮之獄閈閣引慝高陵有兩棄之田乃知化理之本在彼不在此也高風旣遜末俗寖偷禮讓之邪嚚頑善詆愿恪之民輕剽好鬪向也襲跡皮冠今乃縱情綺靡始也脫屣千乘終焉變色一簞公軫憂焉故新是橋者將新是民耳俗猶梁也克讓則置諸安好爭則置諸危民猶水也有德則易以濟無德則易以溺由是往來茲橋者足將進而惕仰首坊下者潸焉而嗟有躬未遑謁其祠而赧然趨者矣是秉彝之在人心未嘗死而公激發之機入深而感速也粤稽古昔巡狩之典王者所至必陳詩以覲風納賈

以觀俗布德展義修禮秩祀皆所有事而公代　天子優爲之豈曰輿梁有司之職非務其遠者大者乎爲下爲民是謂鴻烈爲上爲德是謂令猷一舉而二善具宜著之銘公名瑞字孔麟登癸丑進士由科第超拜御史者相繼不乏爲閩世家云成化甲辰巡按張公淮嘗新厥廟太史陳公音爲之記公同產也先大父祠祭公信爲諸生時書其碑曠若有待重感于斯銘曰

至德造吳洪惟太伯宣父有言禮讓爲國懷風永歎禋薦靡忒中葉道衰民乃作辟吾君之子鄙王與侯爵服非玩蘩潦是羞仲揚其波季濬其流端委于越北隆周周肅肅杜下持節來巡六條咸察百墜俱新納民於軌返俗以醇歸報我　后洽和神人烈士徇名太上不朽聲聞於前光垂於後昭德塞違功實云茂竦踊茲梁文石並久

示以甲令而禁游衍不可

對

毀舟對

皇甫汸

東教公子問於通方先生曰聖王制器尚象舟楫興焉吳郡巨麗寔爲水區弘舸連舳巨艦接艫蓋自晉紀之矣識治者惡夫崇奢之病禮也華飾之蕩志也嬉遊之妨業也叢飲之釁鬪也冶容之誨淫也議將毀舟示以甲令裁以常模是爲反本以敦其俗矯弊以殫其化吳自今其可觀乎先生曰否不然此謂裂衣斷帶之禁而非弃車止擊之神也剖斗折衡之治而非沐樹息陰之化也僕聞之善防者循其性不改其故善牧者通其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拂其情是故障狂而壅之不若疏源而決流者易也御馬而佚之不若牽牛而豫貫者順也是故先王有因民之政而民宜之有隨俗之化而俗安之舟楫之利其究亦博矣非盡如子所云也用之聚族逆女以洽嘉禮用之送死弔喪以崇厚德用之祖遠餞近以暢離緒用之登山臨水以宣幽思胡蠹於政而欲毀之哉且疊樓鳥峙不僭於瓊構之翬飛也錦颿霞舉不夸于雕墻之衣繡也軒幌之照水不多于緹帷之竟道也終宴之所費不浮于一饗之玉饌也芳辰之綴賞不曠於窮年之游手也采蓮之靚女不荒于倚市之明艶也中流之簫鼓不闐於閭巷之絃管也何舍彼而亟此蓋事有緩急物有大小治有先後政有因革今堦臺無恙而餘皇被災狐鼠當道而鷁首蒙戮里猾怙勢而榜人受禍嚚訟繇興而櫂歌輟響殆非所以召和氣弭怨聲也吳之侈靡與貴比有操嬴縱踵久矣成周風在四方先王不强而同蜉蝣之刺不能齊之以儉滔泆之譏不能挽之以奢使蘭舟桂楫不泛於朝夕之池危冠袨服不睹於長洲之苑纖斯奇貨不鬻於吳趨之肆陳粟紅腐不儲於海陵之倉巨商良賈不通於閶闔之塗而上錯之賦可不登於天府之國庾一切盡廢之乎今夫舟之習於水

猶車馬之習於陸也爲之飾以珠玉錯以金貝被以繢罽藉以簟茀鏤以鉤膺文以輪幩約以鞗革和以鳴鑾非不麗也亦猶屏騎於周行而朧鴐於魯道也未見其可也宰民者浸以湛恩潤以鴻澤惟患康衢無鼓腹之夫南畝乏媚我之婦饁戒其樂胥坐而愁欝止其笑歌起而呻吟曷故焉昔季子入晉見令室惡而故室美新墻痺而舊墻高歎曰民力竭矣吳舟雖麗亦故室舊墻也民實不堪漸自痺惡耳若昔管仲沐枝而洼無從期之役晏嬰弃車而民罷斃轂之戲致治有本導民有機故曰民可感而興也二子之謂也仁侯良吏勑躬閑心端軌務實達權挈要在宥去甚斯民將有率履從教攺行安節而嚮化者焉毀舟何爲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二十八目次

楊繼盛

書

上徐少湖救荒愚見
與繼津兄書
又

疏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序

苑洛先生志樂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雜著
介軒說
記開煤山
祭文
祭易州楊五文
沈鍊
疏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序

送朱縣丞赴尤溪序
郭希顏
疏
天恩未報願獻微忠疏
余文獻
序
都門別玉泉陳先生序
壽蕭先生序
宗臣
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報張範中
報劉一丈
報徐子與

記

七月西征記
九月西征記
西門記

雜著

幘履
誡俗

終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書

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愚見

楊繼盛

其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寧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于死而所死者皆外郡

就食之人也葢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塡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爲此小惠誘民以至于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須支二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饑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于騰踴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産傭工止可得錢乃今分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勿于權宜之中求經久之策

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筭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沮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于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其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爲盜者衆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于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爲盜以救之也況漸

不可長民不可逞恐提防一撤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與繼津兄書

承問足見兄爲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寒其向上之志但愚衷有見其不便者數條請上陳之備採納焉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而兄獨勇任任之則爲衆悅服今本部旣束高閣而兄欲强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爲拯援小弟之故讐家欲害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自居受害之淵藪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官大將官俱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處行事凡有謀爲又先題請兄自恃當道者果欣而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爲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守信地遺一空城虜或逼圍將何以爲保身家之策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恃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加重于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觀許多之疏

如此說來未了事何人爲公補

葢恐一時失事兵部㕘劾故扯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擔于兵部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勢機在彼持握豈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之月皆彼頂缸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便七也夫識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爲此者葢一念爲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其如何下手如何收煞事成如何結果不成落何名目死生雖不計必竟果不徒死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弟非阻兄忠貞之爲若損友者葢眞見事必不可成故耳況此時兄十分小心廻避猶恐禍及何乃自投禍機乎情出迫切不覺涕泣之道直述其事詞意不倫幸惟情亮

又

仰讀手教足見兄以天下爲己任敬羨敬羨宜大係天下安危弟豈不知使弟在部必爲兄之所爲者乃阻抑若此者何葢以兄處最嫌疑之地耳況老賊報復害人之乃入于至神者乎此弟之所甚慮而知己溺愛迫切之情如何能已此事在他人爲之如何不可而在兄爲之則甚不可況才尚有大展時節此時且歛鋒蓄鋭俟時可爲則轟烈一塲勿徒求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

（公之死愛其身以有爲也）

皆知致身爲忠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尤爲忠之大者請
兄更思

疏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胡虜者犬羊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　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絶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諉罪於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葢惟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

即用此
銜中公

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葢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躱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　惠甚於感

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慎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盖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葢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己也及今則

（上英明獨斷故力陳其攬權假未有不當嵩若錫公不可以闕諫銜疏）

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擬畫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葢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晁禀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黎守備許實等失事

是李徐二相皆無罪問處

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偃庸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倉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謡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侄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奏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

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昃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冐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　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冐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冐功也在蔣應奎等負冐科道則劾之在嵩負冐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冐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猖獗之時使嵩少有爲　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冐哈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嘗自嘆以爲養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

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道歸路已絶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拏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益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庭之用

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内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旣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蔚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曲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

流風餘韻
更爲可哂

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旣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旣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

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儷逆瑾用事始爲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　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盗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滞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恠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何察　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歎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

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　進呈本内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間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强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慣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

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衆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于　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

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其可爲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戳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固從曰不足惟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

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
怏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
威所刦然於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
嵩之威亦不足恠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
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因若不能知亦若不
能去此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
壞耳然不知 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
在位則爲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恐
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凝 皇上之見猜已有異
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
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
方幸復今職 皇上旣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
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
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于嵩畏威懷恩
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
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
以正 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
賊旣去外賊何憂其不除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
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殺身成仁從學問中來

序

苑洛先生志樂序　楊繼盛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于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没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甞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旣出于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于樂者無不叅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旣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著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于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覩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宫環轉乘除規圓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尤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黄鍾祀天神以蕤賔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黄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宫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秫出

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為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為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照耀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湊合矯激騁術以濟其所為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于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岳雖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俟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

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籍外無所資煢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疎則羣議紛然而起凜凜焉戒慎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爲天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渼陂之傳許子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爲婦人守

多少不平之氣托爲女子而發

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　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歉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　朝廷於忠義者之不獎奸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爲可恥今之人其所爲所

行反婦人之不如予於此重爲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毋徒歌詠婦人也乎。

雜著

介軒説

楊繼盛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秉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幹是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愎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不求其合于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于外者或不能介于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

于終則是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旣深乎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固宜論者猶以二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記開煤山

臨洮八十里鎖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在地竺寺前先是開者數爲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制予以諫開馬市謫官狄道請欲開之而不敢專也會庠生張子汝言白於府縣允之委府相陳言往董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予遂偕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維芳陳恂宋誥親往治之至則先懾之以威次惠之以賞由是煤利以開番民遂服予不喜煤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遂記之

非敘事

[illegible]言往莅其事乃畫

[illegible]之而不敢專也會庠生

[illegible]所用有司至不能制于

暨下擊奸兵上誅媚

祭文

祭易州楊五文

楊繼盛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于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葢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乎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貿客中然猶以爲特磊達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于家而拙於官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殷於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去年夏予以狂直排姦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摘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已則遠絕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已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已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傍徨拯恤之意反殷於初雖齪齪庸賴輩惕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爲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即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

爲何如哉二月初載携乃郎慇懃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肝相別無幾計音頓至憶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厄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厲鄉邑寬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突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耶世之生理已絕宜速死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毋乃西泉命當適遭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

奇舉勁

皆不可曉狂直粗性甚爲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舉宜速死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爲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嗚呼哀哉尚饗

責吏尚大快有嚴相猶見

疏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沈鍊

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邇又陽言入貢陰懷故智致厪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弔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羣臣之所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算方今廟算必先爲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剖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

愚鄙之心頑于鍈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畧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爲自全之計人有欲爲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鋒刃而不用之以經國狐媚之態病于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愳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爲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爲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𢧐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己愛民以私而爲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　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于是人人皆思所以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贓狠籍至于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歛而百姓

宋無秦檜虜必不來

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蠹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爲國之心頽然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　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爲内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況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爲公室之臣實爲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邪爲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而而改行藉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旣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堅于膠漆道義薄于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内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于事内外遠近相視成風廉耻不行盗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月去贓墨之吏無庸也身爲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内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異于丁汝

夔之失事乎乃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非伐以爲不可者然虜賊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　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　朝廷之非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非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以倡爲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爲欺　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勑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虜猶不足滅矣邇者飈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

臣不勝激切惓惓之至

尤自樹在乎貪只此一点

序

送朱縣丞赴尤溪序　沈鍊

余表弟北橋朱子候選曹者數年今得除尤溪縣丞將行問計於余何以丞尤溪者余詎知尤溪之所以而告之其道乎哉昔人之言曰一年之計在於樹穀十年之計在於樹木終身之計在於樹人皆詡張其辭說以爲名言讜論可以服行而有餘播流於無極余以爲不然人皆貴自樹也夫托根榛莽之間振起山林之表至於枝葉扶疏參青霄而蔽白日物莫能禦之者草木猶然而況於人乎故古之君子其生而飲食居處與百姓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及其久也德澤加於海內功名流於千載豈其風所稟受若是哉其所以自樹於巳者異也能自樹而後可以樹人不能自樹者人將仆之矣如之何其樹人也哉夫自布衣起家而爲丞華衣束帶矜莊堂序之上百里之民瞿然而望之此其可立必非祿祿者矣余知子之心不以其丞自足也則固不以官府爲營家之資而汲汲於妻子者國家張設官師以其赤子而付之撫摩之而人固惟其妻孥之是恤此其於中心忍乎哉然後上賤而下慢之矣上賤而下慢之則仆之者至矣然則非人仆之自仆之也君子固懼夫人之賤且慢乎我也而自尊且貴之自尊且貴之者則莫如不以家自營而盡其心於民事拒絕苞苴之門而垂意於鞭笞之際上下之人莫不稟然重之矣然後德澤流而功名章雖欲以丞自足豈可得乎此其爲營家之道固有大於彼者故能自樹則抱關之徒榮於柱國不能自樹則公卿之貴不如匹夫朱子少窮經能達於世務者必以余言爲可服也

即叙山起手法

此疏頗錄辭故建帝二字不擬

胥

疏

天恩未報願獻微忠疏　郭希顏

臣退伏畎畝生未報恩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虜爲中國憂臣竊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顓臾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　皇上誠欲立儲則重臣有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爲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又大殿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謬意在廷

或有出死力爲　皇上計此迄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
死終不言每思　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監
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爲負國言之
雖死爲報國臣寧一言報　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
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
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
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臣觀自
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
父不能庇其子今　皇上至愛莫如　二王至重莫如
元輔其初何嫌何疑也蓋自言者倡爲　二王面陳

此段似不妙

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
諉也由差遠也　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此可
大慮也由最近也　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
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諭　二王以母忘恭
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　王心無所
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
釋疑而君相相信是爲至和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
所分封臣聞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出匱人或伺之
如此乎外防也　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　國
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

預設則讒隙所由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俾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况扵親子乎是故幼而匪就膝下者白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闥臣仰窺　聖慈爲王繾綣但宮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　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　聖明早斷及時　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扵制扵情似爲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是爲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　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大而欲子安扵無事也不覩之今時何時乎四郊多壘

此段亦大疑議

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　大聖人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事權非　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收也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　聖愛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則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涵養冲質討論往古得失相切劘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務不得與聞况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　君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願　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是爲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屏翰彼此永無猜妨宮中門省之牋不時而進麾下富

貴之想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安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備而　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每嘆古者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臣嘗得罪輔臣只知　天恩莫報輒憤激推心且先國者不佽其私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圖之不早非智是故在庭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　聖明仰慰　祖宗九天之望深思　聖母一脉之託察臣愚始終爲　王之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首爭効　闕下者哉

駾鋭

序

都門別玉泉陳先生序

余文獻

予睹北地李先生曰　憲皇帝朝士人善依放六朝在南都爲甚睹其論可異焉然徐廸功陳拘虛今玉泉陳先生諸名家所属皆敦致本始非古國風意哉此又何以稱焉大都士按厈比緣即薄少吏治不爲省古謂文章者寔靡切世務要必有取豈欵言已哉士明盛時乃一切靡靡不當世用其謂何語曰雖有雕脂不療枵飢信哉李先生之意有所指云廸功拘虛靡可得詳予自甲辰入西署得見陳先生宛葉間所著人多傳之予本

爲論論其行事著廟廊者始陳先生涖四川部時因有市女婢歸之里閈婢母家闞其業行訴殺其女因誣服將庾死先生躡尋之皆無在令吏人抱令甲與廷中評爭往數四面發赤不得已卒得直其寃時四明聞公爲司寇曰陳大夫獄當大夫剛明者故陳先生爲郎不爲奇請它比類此居郎署四五年時時搜攷百氏亦時有所著皆流涕之意云前陛大夫往備灞先生爲之論次今昔盜賊之起不即烏合時解散後煩費苦矣稱引歷代興壞所由其驗鏡可覩也見者謂承平時不宜有此言嗟乎詞人飾華視百姓爲髦梗肯隱憂却顧計天下事至此哉無即它論今東方曹濮間事不大章明較著哉天厚社稷今即解散假令未即解散今虜不孩求貢意叵測萬一幅輳穽在雲中西北諸鎮道安所取給哉嗟乎此豈不靡切石畫當實用者哉與六朝靡靡欵言同乎故省中談所睹聽輒曰陳先生陳先生陳先生今出憲江藩矣江南雖比歲大祲民徼重重爲邪不當有東方警郡縣亦時時有米鹽誶告可立決亦無今圜土因徽纆狀陳先生又剜切龕濟甚當往今取所闢策爲齊民覆露之始所部岳立虎躍者可勝道哉屬者陳先生南宮較藝出偶過予論曰今律文有在外從按察司

逼真人行

其奏即如此則院司之臣比肩事上者今聲折如諸生時何乃故也時體何起自予未對

壽蕭先生序

大江以南豫章爲一都會豫章南則爲吉爲袁爲臨臨在袁吉間非通都大會民土著不習機利乾沒人其民老且敦愿無他腸徃年居鄉閭長老談臨俗有蕭先生者幼即孤不省其父狀爲何顧時時問諸鄉父老曰吾父狀爲何即答曰某近似即喜不者輒涕不起食鄉人憐之爭爲揣擬彷彿其父狀肖成鄉人曰大肖而翁先生即置中堂上出入伏謁後行鄰有龔先生曰鄉無論其肖不肖人情終日咳咳語肺腸即反面懵不相識乃翁没數十年顧求若狀乎誰爲此故里閈皆稱蕭先生爲孝友人先生後搜致百家暨齊民諸術皆得其雋永人勸其仕輒曰仕進難即致通顯章表亦時時用機利學俯仰毋苦我乃即鳳山下爲隱居後見道路人病又置宜旅館憩道路人道路人即弗病今少傅嚴公爲之論著其事事俱見記中客聞之嘆曰若非道路人哉今士受天子簡書握金符膺專城視道傷殘相屬曰是道路人固當乃田野人視道路人云然如頃歲大祲江浙旱楚旱吳旱淮南又旱得公等數十人布天下豈令我

皇上憂旱哉少傅公所論著有味哉有味哉故人皆知蕭先生爭爲之問體貌豐瘠年幾何其子若孫爲何歲甲辰臨蕭汝薦氏舉進士郎舍鄉人時過論汝薦坐終日口不道訶祗下掖破蘖葉補劈積見人持剌紙來額籤寸楮赤即不懌曰士靡則誣國靡則適務華去根者也愚期期知其不可客曰君安得此長者之言曰大公嘗以是教我大父即蕭先生先生今年七十矣配某孺人亦七十一里人咸欲壽之文獻曰蕭先生長者也大雅整之於身施而不得所藏百家蘊皆可著廟堂皆絕口不談顧其中愚若究竟之矣彼固長者也語曰寧爲

砥石毋爲蘭膏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豈能及今

書

報張範中　　宗臣

客冬維楫沔千則劉生茝然奉書還報兼之佳梓三秭辱之時迫霜雪日夜走逆未有以復茲宜復書中所采當時諸大貴人語意旨甚厚嗟乎僕何人哉足下乃以為可語則亦不敢鑰口借布區區夫聖人未嘗顓精文章之學而六經炳蔚萬世其嗟左馬曹劉李杜者流相繼飇起卽難較聖文後之言文者亟稱道之也千載榛蕪李何再闢俾海內學士大夫重覩古昔譬則鳳麟在郊羣心快之且鳳麟之爲天下瑞也求其耕疇而駕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屈鳳麟於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此句亦非）也而世之論文者乃責其亡用於世則何以責鳳麟乎謂鳳麟之文而亡用可也謂鳳麟之文而亡用而不及牛馬也即婦人孺子而笑之文選者鳳麟之迹也而鄙之以爲不足讀是謂鳳麟之不能耕駕而鄙之者也非忌則愚李何之則古以綴文是李何之所以爲天下重也而乃誚其奔走奴僕之不暇然則迹黃虞姬孔而談仁義道德者亦將爲奔走奴僕乎甚哉諸貴人之言之疵也諸貴人亦豈能必是物遂見棄於世乎適足取笑而自黯耳聊取足下所教我爲以復足下足下其亟釋然於鄙人之言毋爲諸貴人所惑而甘以惑人也有便再托報音

報劉一丈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拒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者

點妙又怒
句

又不即出見立廄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廄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

寫彰奐若
了只是知
爺一字

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哉以此常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為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

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卽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報徐子與

累奉遠牘知足下之爲閫慮至深也前使者以軍書至僕卽進言督府卽傳檄汀兵還汀矣督府雖罷遣歸猶欲立之帥長亡事則農有警卽舍耒而刃僕因極言汀不可一日亡兵兵餉復匱乃云非卽欲餉之姑羈之耳且言二千石善爲理也足下其竟如何哉武平報山寇復起信有之則汀何待爲吾輩旣不能長驅中原飲馬

河洛乃使持戈負矢周旋羣醜羞談之矣海寇大都多華人華人狡善詒夷禍清之陷也蓋華人先其夷於覘陴閒守陴者覘其夾也遂驚而逸旣陷華人乃又先之詒夷以獄此帑藏也夷遂呼其類數千人闢門以入見其纍纍然繫者以爲守帑卒也詰帑金何在不得則縛而刃之乃華人已羣入藏中負其數爲金走矣夷窮亡獲遂環山而掠卽敗絮腐糈亦喜而內之橐中人言此何實而貪也不知華人負之矣及其敗也其俘咸夷華無一夫被創者華人亡論負其國乃又負夷今且多持其金騎其妻子沽酒啖肉嬉遊閭巷矣此何稱編氓哉

爲令之策先策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爾者亂無已時也而策華人即僕亦開知策所從出足下謂勿詰其漁商者誠是也但令之漁商者有司何能詰之詰亦亂不詰亦亂其意以爲漁商者猶勞且費也不漁不商不勞不費持大刀走數十里便可得黃金數斤押美婦人數十揚揚而去我兵畏睨豈不愉快得意哉此華人之心即蘇張復出不能移易之矣而欲一有司召號之復固知其難也假使諸葛司馬諸君復出不知亦作何狀足下所使代謁督府者僕命之察之羣屬咸無一人至者惟足下裁之吳生何詩寄我一讀

爲客兵發非所以犯不募者

削護酋長已掣要領兵不能制之此記最

記

七月西征記

宗臣

戊午五月海寇既平於是悉罷諸所入戍者先是粵兵三千以丁巳十月徵至戍省中督府至亟下采金牛酒勞之已而寇至檄其往不往也啓之民間而督府既已檄閩兵勦賊歸矣於是粵兵慚會其酋長以千金爲其二子取婦欲去遂日夜請之督府督府業已厭之請

上罷去而檄予督之西時七月六日也故事召兵餉金咸領之酋長酋長輒匿其半而半給之以故任其掠不問予於是召其酋長跽之庭誚之曰而提三千人食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陳不敢
矣

四萬未聞其逐一賊也若後匿羣酋金任其掠者吾且縛而千金婦致之闕下於是酋長大懼出則嚴戢其羣毋掠予至延平聞其不掠也輒又厚遺其酋長牛酒是時汀守徐君使使來問粵兵狀予報以尺牘其詞曰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其人咸虎而戕日夜繩之僅不掠塗然亦其塗之人徙其雞犬孥孺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塗居者毋縱雞犬不收毋不能一時去其孥孺以爲護軍使者憂也再二日至將樂羣酋之至也咸舟至將樂則陸是時秋炎羣酋畏炎不日馳而夜馳予與之共馳輿不雞鳴不停也蓋十日而至石牛石牛去汀百里其地故有塾云塾師聞羣酋至輒匿之山中而獨畱其學子而髫者守笥酋睨其笥不知其書笥也持刃劈之見其爲書則又碎其書於是學子頓足而泣亡何酋又網其池魚學子者業不知畏酋也既已忿已又鬨其網魚輒大呼曰客兵作賊因裂其網投之於是酋大怒即手縛之而訴之酋長曰是子竊吾刃也酋長信之既已縛之一夕明日驛吏入言狀予怒命從事往讓酋長酋長懼而詰人安在則已繫而去之三十里矣於是追釋之又二日至汀徐君又大勞其酋長及羣酋以去自省抵汀蓋千里而二旬始至其所經雖少焚

刦然雞鳴魚鼈門屏廬竈蕭然矣出瑞金遂益大掠而予間從輿中問父老父老輒爲予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於盜也夫當事者走千里召外兵擊賊豈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發一矢徒攫金而歸也歲費帑金數萬即道塗牛酒又半之矣卒乃使其民憂嗟怨歎若覩賊焉嗟乎後之談客兵者愼念哉

九月西征記

予以八月二十八日出閩則泰寧報粤賊急予即下檄邵延各郡邑兵夾勦而身與數騎星馳而西至延則賊已殺泰寧簿又擄其衛使傷于川事迫矣於是檄歸化兵截其西邵武兵防其北將樂兵阻其東而謝倅時龍事永安則檄謝督兵截其南馳至將樂會　使君顏使君留將樂防賊之東而予脅數百騎徑趨歸化至白蓮驛則賊已遁紫雲臺矣臺去白蓮六十里歸化永安沙縣各百里而歸化又賊入汀歸粤之要塗也予以是夜馳至檄其邑兵五百粤兵二百付李丞蘇簿及豐從事馳之紫雲兵急不及餐而予取邑父老米三十石令徒兒數十荷隨之賊是時已據紫雲數日延平衛使劉周率其衆與賊戰賊佯敗衆逐之賊伏起環戰遂殺我兵數十人已乃聞歸化兵至輒驚走先是賊過歸化歸化

人善弩輒射殺數人賊遂遁至語人曰吾遇延平兵卧而戰遇永安兵坐而戰遇歸化兵立而戰蓋懼之也賊旣遁而歸化兵追之遂逼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穀寨人最悍於是謝倅檄積穀寨兵二三百出戰擒數十賊獲大旗追至百里不及而歸而賊遂夜從上杭歸粵會上杭兵又追擒之謝倅馳報予於是勒回所遣歸化兵罷豐從事還郡明日遂發歸化至白蓮其丞廣陵人也老而被創靚予流涕予詰其狀則曰賊從泰寧來乃徑至驛云其鼓而登堂而朱衣者蓋少年美丈夫也是時驛中人惶急走而丞負橐金匿之暗室中少年問丞安在於是羣賊四索覓出之欲鞭之而少年止之曰丞老矣速取金來有女於是驅而之賊中少年獨坐上坐見丞跽輒以手扶之起曰此官人也遂呼之官入與之坐而列所掠諸婦於旁諸婦有抱兒者輒自乳其兒其兒啼少年輒啖之果代抱之而諸婦如對其家人不懼也少年謾言曰公以我爲賊乎我非賊卿與二三兄弟訪故舊此中不免取牛酒爲諸父老費而何當事者以我爲賊而勒官兵捕我也公不聞泰寧簿與衛使之事乎卽尸不畏兵然時時遣其從外瞭聞兵至輒錯愕耳語起矣予曰女奚策而歸曰賊既已解去腰間槖金而丞

張皋小盜輒勤兵不已從來動此

之子復以十金賂進逐釋丞然初索之賄中時已被三劍矣而諸婦之家亦各進金放去余因太息曰嗟乎世言賊難圖者豈不惑哉夫丞甲官耳而畏不敢縛止利其數金此其志非雄桀可知矣且賊號千人實不滿二百又多老稺其間方初入寇時使有司者僅得中智之士率健兒善射者數百人扼其要而伏以待之可一鼓而擒也乃張簿以輕進斃楊帥以貪功縛劉周以失險潰此何說哉此何說哉予又聞賊之初至泰寧也泰寧故無城而簿遂率諸健兒出戰簿亦衣健兒衣賊不知其簿也已殺始知其簿遂駭而走而楊善之逐賊也會有部兵獲一賊級善奪之兵譟而散而賊遂脅善以去然則楊之罪甚矣甚矣世人覩賊殺簿脅使以爲桀不可禦是豈賊桀哉予還遂將樂與顏使君大怪之而因采掇其事以見賊不足慮而當慮所以禦賊者嗟乎是亦予之罪也夫

二記俱能談邊

西門記

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

便有方畧

則悉罷諸所貧者疾者孤而懦者畱其壯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梡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予遂日闢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豚羣羣薄吾也不問也客有言闢門誠善獨奈何不慮奸人哉予曰客休矣予辨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之於是爲檄召城外百里所

與其臨事而責城中何若先之

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入吾門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

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廬逼處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煙梟梟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樹於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闞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偕護戎出視棗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即寇至何能登此柔榦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闉城則屋蓋其城故於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

予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兩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余所部兵也余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門五人一爨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戢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予命楊生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與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與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戎大督守遂解去往往出游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與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艑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艑逆我而我兵奮怒弩礮亂發乘風大呼寇艑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揚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余泪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余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雜著

慎履

宗臣

予聞之蘇子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則斯語豈不誠甚當哉是故吾未見夫居則憒憒出則炳炳者也吾亦未見夫居則井井出則汶汶者也是故古之君子其持已也辟之持璧焉全則全不全則瓦矣其戒慾也辟之防川焉一決則潰敗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其忍性也辟之滅火焉不以水沃之則炎炎而上其勢將至於燎原矣是故君子慎之也今夫上書公府獻策當塗稽首乞恩掃門求謁非高士之風也險心側目日

警語

伺有司之短而持之而因以行其私不得則肆言訕謗轉相煽惑非元吉之履也假借名器逋賦侵畝儒服跽立雜之胥徒甚或代書訟牒以需賄食其視有司之署若履其家焉非大雅之觀也狎暱徵逐卮酒歡噱朝酩夕酊蒲博大呼而或游戲倡優淪溺簪珥非端人之習也日夕衢市凌雜米鹽一言不相中輒張目攘臂折支敗而桎梏囹圄且甘心焉非居身之珍也歲暮途窮壹志苟得餼稟出納飲祀擯相需賄里胥代庖而竊非長厚之道也多士戒之哉今有言麟鳳之遊於郊也人靡不爭覩之鵂鶹之鳴而聞之者掩耳而走咎之由行也

此公作八閩學使者家規之二也

松栢則敬之桃李則悅之荊棘則思以鋤之矣夫閩不稱彬彬鄒魯哉諸生生其間而日有感於先達大儒名卿之爲者其爲麟鳳松栢之儔明矣萬一而有鵂鶹荊棘者出焉亦何面目以見爾之先達長者乎况又有惡而鋤之者在也

誡俗

夫禮者所以維俗也而俗之所趨一往而不可復則反至於廢禮嗟夫禮不能維俗而反爲俗所廢可畏哉可畏哉其他不論論其大者今夫冠而字之聖人敎天下以成人之道也今髫而學者輒字矣頃之號矣未及勝

衣而已巍然大人長者之稱矣及其冠也父既無以命子甚至竊仕者之冠冠之何謂乎昏禮者聖人教人以人道之始也今也不擇德不論才富則昏之貴而富者亟昏之鬻田娉婦殫家遣女佩環盈路繒綈滿車不然者夫厭其妻而舅姑輒怒罵其婦昏姻論財古之君子夷之而今乃甘心焉喪禮者聖人教人以厚終之孝也今也苫塊未視布筵勞賓飲食相藉破涕爲笑召僧共佛吹竽伐鼓衰絰而居展采姻娉富有貲者泥堪輿之說而暴露其親以求利後人貧者至以其親骸而付之水火滅之是仁人孝子之所驚悼而不忍言者也而今之人何心哉祭禮者聖人教人以追遠之孝也今也大厦廣室高臺曲池少者千金多者萬金而爲之先者乃不得只尺之地而受享焉貴人之臨供帳治具烹羊炰羔羞醑雲縟而爲之先者則尋常籩豆之設而無所加意焉且歲時墓祭又多男女之戲而耳目之觀也何視其先不若其身與客哉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蓋傷乎蓋傷乎世俗者而爲之非也諸生者而亦復爲之非之非者也且諸生之所最尊隆效法者非朱子哉其所輯家禮固天下信之而萬世傳

之者也諸生內以諭其父兄外以諭其鄉之長老子弟而稍稍習其說行之雍雍磷磷斐斐翼翼而遠近觀則古禮雖不可盡復其禁俗之不至於廢禮也有餘矣是在二三子哉是在二三子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二十九

李攀龍

記

太華山記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論

仇香化陳元論

序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送王元美序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送袁履善郎中讞獄廣西序
許母張太孺人序
送趙處士還曹序
爲按察李公恩榮永慕序
贈王元美按青州序
選唐詩序
書
與戚元戎
五月六日灌南中尉誕辰啓
與宗子相書
與許殿卿
與徐子與
與王元美
又
答元美
解
李淑人大節解
引

御史朱公遺愛引

傳

錢唐節婦淩太安人傳贊

王中丞廷小傳

墓誌銘

汪次公夫婦合葬墓誌銘

雜文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謀伐宋

問華渭諸生策

王氏存笥稿跋

袁洪愈

疏

崇眞儒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貴與然湏帶閒情爲佳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記

太華山記

李攀龍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蓋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宮之盡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下乃谷即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霤中霤中一峽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尺人上出如前（重句可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崖往往如覆敦出人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如仄輪牙也厓絕爲橋者二所東北徑雲臺峯東南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罅中躡銜上阪窮爲棧五步顧見罅中如一棞之瞰新發諸栢矣罅中穿如峽中峽中銜如罅中峽中之緜垂罅中之緜倚皆自汲也棧北得厓徑丈人仄行於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巳茹則齧膝也足巳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厓乃東折得路尺許於厓剟中入並厓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剟窮復西出厓上行則積穿三丈有厓從北來踆此厓上復高三丈自踆首南行厓如前剟中屬耳纚耳矣三里而近爲蒼龍領領廣尺有咫長五百丈厓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睨視是酈生所稱搦領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嘗一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入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厓踆焉高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厓又盡礙不可以穿緜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北冐大石出瘂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軍厓上者不見杪厓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樹葵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囷不知何來客於此橫道而處踰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二丈許掌形覆其栅北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掌即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百步詰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道從東北隅出二十里是鍔于雲臺峰猶杓之在斗矣削成上四方顧其中汙也上宮在汙中西北玉井在上宮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東北浲大坎中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上寨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宮東南上三里許得明星玉女祠舍衶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漿乃祠在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輙拆拆下有穴穴有石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瓮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水方澹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顛爲埒不盡厓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北繘纚纚也欲度者先握繘自懸厓中乃跖厓自汰令就繘不得繘還跖厓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繘也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爲棧而銅柱陋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竅旁出復西行爲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門旁有臺如

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峯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無景即日中窈窈爾久之一山出其末若鍬矢頃即失之矣是爲南峯南峯前出南壁上東峯出東南隅壁上西峯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攀龍曰余旣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峯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墪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太樸史記）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先是葢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鴈門爲鴈平岢嵐爲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爲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四守備西路叅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鴈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叅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叅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令道云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虜一

不備非其域不守非其約疏數虛實允當無倅位矣

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兵馬穿距踵襲而自相爲應何慮不及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疏數竊堅瑕揣薄厚爲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趣利也惟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鴈門一道岢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闌閾不知中疆者外益固之爲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爲不足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爲四道復以四道爲不足加之清軍屯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爲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卽有五叅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鴈門岢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爲用十羊九筲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贖所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而勤一圉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制槩也汪鴈門以鴈平汪岢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簡書卽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優游已難爲卒又況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於鴈門岢嵐之間亦猶鴈門岢嵐之左右於寧武疆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闗出徼功非其約不聲援爲德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　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若淸軍者七道而爲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决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叅邊大計始終者右衛水口爲虜必窺之道卽中路叅將直之與大同兩掖犄角相逐銜尾相躡厚集其氣是顧是隈者非寧武乎與偏頭鴈門翼擊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槩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山繕入計爲邊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沈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　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其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一束精奇　可與道古

論

仇香化陳元論　　李攀龍

慨自漢室不綱德化莫振權奸肆其羽翼貪暴恣其鱗甲民生斯世若猛虎之苛者蔑無寧日嗚呼元元黎庶何不幸耶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又慮君不能以獨理立之臣以代君而治之身其職者盍思曰民生至艱民命至重愼無嚴刑峻法以徵怨我百姓也於是乎爲之明其倫理爲之長其恩愛俾翱翔鼓舞於化國之澤其間若獝獷不靈逸居而近於禽獸作不祥以橫行家庭者行且薰陶而革之噫必如是然後體上天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之意而無愧於代君治民之責也甞觀仇香之長蒲亭陳元不罰而化是何修何營耶香之語魚者曰鷹鸇不若鸞鳳乃知香之所以治民者固有在也夫皇祚陵替由質而桓馭委其轡馬駘其啣居帷幄操國柄者赫赫乎豸豹之飾也果能爲漢天子鳴和鸞於皇路邪分邪寓佩璽綬者昂昂乎鷺鵷之服也果能爲漢天子樹爵叢於生靈邪日以鷹鸇刑威督責天下而天下之人籠絡於刑威中亦視之如鷹鸇之擊而凛然不敢犯獨香以鸞鳳之治治之豈無見哉彼見其民心至愚而神雖椎埋屠狗之夫極其驁桿而莫顧者亦未必無乳哺之念怍不教則不興不觸則不動也吾教之使興觸之使動則懷家人母子之愛而樂吾在上者德政之寛猶之鳳凰覽德輝而下之人莫不慶休瑞之至也是故元之不孝能肆於香未爲蒲長之時而不能肆於香既爲蒲長之後良其鸞鳳之治有以興動其心也不然數十年元惡不悛一朝而改圖之豈區區尚刑法者所能變哉故爲鷹鸇之治者可以革民之面而不可以革民之心爲鸞鳳之治者可以懲民爲惡而亦可以勸民爲善以此較彼孰得而孰失邪夫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豈君子有刑威以制之而小人故消沮閉藏

之若是也恭所爲之不善恥於君子析形之際而恥之必思厭之矣夫元之不孝正閒居爲不善類耳不有拖鳳德之君子而徒欲以鷹鸇之威攻擊之將何時而悟哉此香之化元非少鷹鸇之志也思自附於鸞鳳而不爲之也自元之一家被香之德化而篤於孝慈則由是而鳴至治於國遍蒲亭皆孝慈也由孝慈而推之則兄弟有恩恭令在原矣夫婦有別關關雎鳩矣朋友有信鳥鳴嚶嚶矣化一人而蒲亭化與一人而五倫明孰謂鷹鸇之治得與鸞鳳同日語哉噫寵有一錢之受寬有蒲鞭之示彪有貫父之稱香有鸞鳳之志此數子者其功勛在漢郡邑其德澤在漢吏民而其姓氏載之名循吏之編豈虛也哉嗚呼有循吏無明君雖得寵寬彪香輩布其德澤而貪殘者烏集以搏噬而逞其爪牙如生民何譬之孤鳳鳴於衆梟之中何以勝惡聲之鬪也又其甚者梁冀雖除五侯猶熾是前拒虎而後退狼矣又其甚者寵豎作威名賢禁錮是鴟鴞棲而毀鳳巢矣卒之雌雄莫知而柄落於虎視之手猶烏鵲之畏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自以爲得所之安然大人過之而探其鷇嬰兒過之而挑其卵故漢桓靈之治天下其烏鵲之智與

尚時無河患至此

序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李攀龍

今天下御史中丞自臺中出開府者無慮數十所矣越在四境非北事胡即南絓越其不事胡絓於越者宗人大藩仰給縣官橫不可治不則盜賊亡賴依阻山澤弄兵自喜不則挾持左道動搖衆心不知所爲此視之胡若越未亂而有其形矣而公方且督淮揚以北四部刺史大司空水部七使者行治河則

天子璧馬寔式靈之瀕河吏卒無伐買薪石之費大興人徒之勞由淮揚以北數千里漕具如故江南數十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芻粟日銜艫而至也不北事胡而南絓越無宗人大藩仰給之擾盜賊弄兵之憂左道動搖不知所爲之慮歲滿且拱手遷去矣無已而欲有所爲則有餘以浸漑上潰其防令百姓引水釁其利不可也使數千里多就渠用汪塡閼之水漑澤鹵之地自疏水力雖使爲沃野猶之陸漕不可也使民芟牧其棄地而聽其所爲自弛其禁瀦而不洩則曲陣川以逆水勢雖有少府稍入不可也三者以利民然且不可公雖不拱手遷去不能矣。余入關中盍聞公嘗分泉潼水上備它盜得商洛山戶寇黃守矩者數十人格殺之及見公斗訂陝以西緣邊四大中丞幕府軍士事胡者歲數百萬轉相餉也是年虜大入丁郡以軍士食給亡所掠去又及見公與右史大梁李君計宗人在朝那占種民田不爲輸租縣官者殆萬頃議請　上以其所不輸租筭如祿使自入因著爲籍得田萬頃云此以事胡越而塡撫宗藩虞盜賊不知所爲者之變何不可者而以公督治河固以爲自臺中出開府者猶之有人哉唯是

天子作新明堂而治明年春屬受計之期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蓋執玉帛者萬國焉掄材使者乘傳出西南夷得因巴蜀吏幣物致其君長而喻以

天子德意使下所伐材木杉柟豫章鬱結輪囷長者竟數畝大者蔽兕象其液如凝膏其理如戛石椐椐疆疆由瞿唐而望荊門蕩若垂天之雲被江流而下也明堂工師操繩墨而南望

天子日夜思咏斯干之雅誠下詔切責掄材使者公豈可謂非吾所敢知由淮揚以北數千里秋水豈多有所停息於汙澤令可導爲漕者乎游波有暗阡而離常流者乎隄防有潰窩不厚蓄者乎何以令水力相積負大而不膠使杉柟豫章猶之杭葦者乎四部刺史司空七使者奉職行水以爲非公不可爾公豈能爲先尚書禮奉使馬湖時杉柟自行公所能爲者有河可行杉柟而已是又非公可拱手遷去時也

（能自爲古又能運用古文如出己口）

送中丞陳公撫塡河西序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東起武威而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邊匈奴西控諸番而南制湟中羌非若它中丞得一意備胡者矣今年春匈奴出武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羌羌掠申冲豪二部人畜去尋復收西江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欲候便擊之何可久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奴右臂令隔絕與羌通路今湟中羌羈縻內屬顧又且患苦胡而至占

牧西海上出入其國旁不去則諸羌何以賴我而以爲中丞威重也日哈密諸番數萬又稱兵欲窺敦煌酒泉間假令　國家怒而追哈密已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言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爲內廐又何以待之中丞自在西曹時望見虜　都城下扼腕　朝廷無禽敵之士請

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既已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使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廐之政得以幕府西制殊域郎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爲

天子揚推亡固存之威刺土魯番之二號哈密者傳首請北闕下而勒功昆山之灰豈爲難哉今天下厭亂

朝廷方滅倭而後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議留上郡朔方入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方間幕宅敢戰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邊狀與計對中丞郎欲事萬里外吾恐　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爲無故勤四郡兵生釁外國郎詔書問中丞甚苦暴露獨不討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功沒齒不可復見矣優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不已足以復給事中之躋哉宅

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令得以羌備匈奴也匈奴欲與羌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羌有中國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令觀望甲禾海上不即爲寇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羌背之也中丞誠以爲羌小夷即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者釋而不問與匈奴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湟中使匈奴得施德於羌而羌得以負匈奴之功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而虛其外廐豈不並制羌虜之道也羌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視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恃以生之利於中國以託於自疑不堅之匈奴棄妻子於它種中以與中丞爲難必不然矣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若謂甲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令安得從梳席上度虜也則以責之四郡不築遮虜障者徒令障候長吏多出卒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爲旃罽日操量課杷采山理石爲舭自罷其力而爲實効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羌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諜來受事中丞斥所欲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諜洩自失而與國爲累則羌爲之障矣此謂以羌備匈奴者也

送王元美序

（左司馬爲鵠何不廣也然是亦足以振矣）

以余觀於文章　國朝作者無慮十數家稱於世卽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爲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學士乃唯衆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沈藝苑眞僞相含遂令古之作者詘千載無知已此何異塗之群聾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纍纍載路稱培塿則皆蹻足不下稱汙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非及見能爲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於時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戶誦則一人又何難焉誠使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比名量譽誠不能以一人一旦遽奪其終身之見而輒勝天下風靡之士文章之道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莫途遠且彼奚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蟲傳火不疑於日非虛語也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爲元美道余

及元美見余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爲余稱益近之即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爲已且余結髮而屬辭比事今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盎五年於此少年多時時言余元美不聞也曰世貞奈何乃從諸賢大夫知李生乎自是之後少年乃顧愈益知余齊魯之間其於文學雖天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即關洛諸世家亦皆漸由培植蔟諸王者故五百年一名世出猶爲多也吳越遭兵火詩書藏於闤闠即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然竽

濫不可區別超乘而上是爲難爾故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乎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友諒治效皆不迂濶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愁恨之心也即黃次翁爲頴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　上意而寛和爲名龔少卿爲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今良二千石猶難之每坐以爲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非其數耳方且從旁謂我二三兄弟文辭相矜不達於政雖摛藻如春葩何益於殿最世務牴牾所居廢亂安在其以經術

潤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爲一輩而幸我之敗以甘心則何用我二三兄弟爲矣往者元美以　璽書按察青州諸軍事所部亡命采山煑海之徒長矛距躍之士翕然解散使有司無復沈命坐累之憂子相參議閫中身在圍城談笑却虜因計偕博士弟子員條上禦倭策宰相至讀不能置卽有詔閩中諸軍事者未嘗不曰此策具是矣明卿三黜在去就之間所居稱平似潔似厲哉二三兄弟豈爲不効哉毋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責務盡卒抵以罔而務不相能卽上之臺中省中者建藩陳臬諸執事下之丞尉功曹若縣令長無不相衙以爲治而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者意而遂願得一切便宜從事也今之良二千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附巧爲繫援使游聲譽無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不則惛惛無辯吏緣爲姦之提衡之術而病神明之稱上陵之不悛下嘗之不報有則迂闊聖化鹵莽勸課欲治之急還復廢亂危加之愀焉輕省之藐焉過聽偏眤躁不自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闕疑之度不則牽於猜忌馭於嫌疑佯示其求諫之迹而惟恐聽之則彼因以藉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恐眤之則彼因以賣重若存若亡使長者自沮而利其疏似禮似倨使故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遺而坐之怨不知一人聽而萬夫緘口智者不敢也非所昵而姑受其任義者不爲也扱綸錯餌迎而吸之不可以得魴而長者遠矣因緣其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之心於國人也而故舊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非無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而止因坐以二字爲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覩之文辭豈可少乎次翁爲吏自喜即經術亡益安用從獄中受書矣子與今爲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亡當於今之君子然業已爲之我二三兄弟所恃以厭人之幸我者在是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若書策稠濁吏事旁午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乎子與既無是四者用非其數而又有以厭人之幸我豈爲不効哉余猶識在鉅鹿時子與與元美輙責治鉅鹿狀曰無以國人慮同舍也子相謂余即上績書考功乃鉅鹿太守以殿聞我何以私故人明卿亦謂假令朝廷雜問上計吏爾條對失　上意在後叩頭謝我以給事中臨飭左右又何忍見爾於此鉅鹿畿輔也余才出子與下甚遠即無是二三兄弟左提右挈子與何患焉余既上計子與與元美輩數過勞我何爲也行治獄使者與明卿信宿我境上何爲也元美繼至一日致獻三日致飲曰

太守何得囹圄如此此子與所知又何爲也凡以退而考察所行不欲有名實不相應耳今豈敢言報子與亦謂子與有意於二三兄弟者如此矣

雜論兵刑皆於難開口難下手處極力摹寫

送袁履善郎中讞獄廣西序

天子旣誅丁大司馬而下王職方獄也百官當秋論報則職方逮詣　闕下簿責不服矣按事者爲奏移章司寇吏將覆劾之時天下傷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痛謀國之臣卽有嚴威赫怒人何得測焉履善益嘗仰屋歎曰昔者鄧公言鼂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僇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而帝復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夫北虜虔劉我人民大司馬悖愕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他帥提重兵自鎭來復堅壁觀望未嘗發鏃矢何可不駢首戮也職方則微二重臣已足對天下怒心卽使又誅一職方是匈奴旣大爲賊虐俶擾肆志而去而　朝廷復以其遺毒及吾臣子使相麋得計謂因疆埸之政自屠執事之臣受爲匈奴報怨名

天子仁聖愛畿內百姓甚於一大司馬而怒匈奴懷詐內侵甚於二三執事之臣衆何憒憒無鄧公之見也卽前職方郎章所麗大辟法又非我所輙取何不可以成

案委顧人臣將順

天子德意揚主之明傾身爲之不欲阿邑辟患爾余聞大司馬訑訑不受人言北虜冦城下時職方數爲請戰不許也先是職方移檄諸道乘障吏及時伺北虜出沒奏凡數十章又甚備於法得讞奏矣履善非不親見大司馬受鉞縣首藁街三司使議獄少緩行笞於庭法吏固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方必無幸矣一朝覆劾從末減以旨

天子黨惡之怒而爲無益不批鱗者哉履善素少年是舉也卽牢相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吐餔出見焉一日而名重公卿間矣夫廣西不猶漢百粵地哉昔王然于風諭滇王入朝而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令思田疆宗岑氏爲大詳爲內屬而羈縻自解斯同負固矣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桂林羣無害也今苗夷阻兵府江冦竊荔浦等郡矣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黔鬱之間雖蒼梧秦王功逆呂嘉何至大藤峽蠻剽戾如近時其在海濵西南夷譯者稱貢來往往縶人于貨使沈沙棲陸之珍紫貝翠羽之玩不得呈表環麗以雕被宮幄而賓幏火毳馴禽封獸之賦不軨積於內府有司者治之按劒相眄則依憑深峭中原

兵往援復以下潦上霧毒氣蒸浥輜重阻絕亏淦鋌濫不可久居故聲教武難之也卽縣道官督大奸猾過嚴以爲起釁生事往往中罷長其不逞之心檄召酋豪使出爲戰則枕藉城野又皆中國遷民流移亡命驅之鋒刃而不甚惜彼雖侏離蠢獷然其視利害禍福明矣我禦人于貨而譯者赭衣我日尋于戈而敵人受覆師之罪彼見髡鉗截道非其族類又安能不私相撫掌揶揄笑中國愚也。當使者五歲繫獄則彼豈亦不惴惴恐究者待直而吾禦人于貨日尋于戈將論報反逮也乃使者急于爰書不折片言否則又以夷狄國重事不欲輕

千古有個
快事制得
意之言書
與不得意
之辭爻也
有心哉

變遂令繫者由我遂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何以大畏荒裔之志而制其命哉蠻夷猾夏咎繇是聽中猾小章何以稱淑問哉復善論因幾中。時爲越石父於黎陽盧生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蓋余已異之。又爲言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

許母張太孺人序

余弱冠時吾黨士蓋多從殿卿游矣則殿卿乃三顧余廬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殿卿何至與李生友哉李生狂生也人皆以余爲狂生蓋殿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殿卿讀書負郭窮

巷不能視家生產落落羈身鄉校內佔畢業爲之俊傑相命以好古多所傳外家之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枘鑿不相入日月省試有司伎不能稱旣稟室家嗷嗷視一弟子員如匏瓜矣余復毎過殿卿郎縱酒談笑上嘉版築屠釣之遇下及射釣贖騃之役苟富貴無相忘也仰屋竊歎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知也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爲殿卿言向從兒游者無豪易高也此人亦孤貧泥淖中意若飈去才乃大常兒急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李生奚爲知若也殿卿亦言陸沈於俗使無爾爾之行邁會崛起澤大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爲生不及兒明精淵識矯矯逸氣巍巍如泰山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禦兒不及生也太孺人中歲寡居日夜渙一子有建立時儼無愉色即從游士數來殿卿又往往輟饋迎之終日不得下帷誦太孺人始猶對客佯爲呵責殿卿者久之從游士復不謝絕太孺人則扃鑰持門戶盛氣厲辭鞅鞅去諸子矣以故殿卿無擇交向令窮困時有所失私昵乃今何能不憊精神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已者對坐以日無可與語彼我扞蔽動及晌食田舍瑣尾鄙倍盈耳黽勉答問一言不相應即忸怩作塵狀以恫衷疑我稍厭復

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惡聲載路是不以憂太孺人乎余往過殿卿則鞅鞅去者瞰余又相謂太孺人顧奈何內狂生也余尚記憶殿卿自肥子來持進不滿千錢太孺人命給余夜讀值膏數升遺之余至今耿耿東壁餘光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又殿卿於我無論沫濕相呴濡即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援我殿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乎然殿卿已著國士名大錫母矣即有憂生之嗟懼不先骨食爾太孺人於余有知與之感在殿卿顧久下人哉時又何可爲也余猶及復見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襁褓相攜太孺人撫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吉祥善事乎

送趙處士還曹序

趙子爲獲鹿者垂三年矣則處士自曹來附爲獲鹿狀也曰爾爲獲鹿則良哉將下車視事而百姓煦煦自昵乎寧能悶悶佚去後思也維此多士從游甚驩而亦謬謂不可致乎欲焉而丞若簿以至它縣之令丞若簿不一其才而一其衷乎寧能傾奪不肖從事獨聞也欲焉而秋毫是析察其淵中稱神明乎寧百里翕然示慈數惠如我視爾於此也不知中丞臺若御史臺若監司陳

臬若郡大夫共理所欲於爾發摘奸伏聚歛租賦兢與元元相安美俗相勸也不知豪貴人若中使者若諸長吏所欲於爾駿奔磬折出乎左右意未及色奉之如機執與彊項正辭援禮交際臨以橫逆擱然相藐也趙子對曰惟勤何以與斯數者也西門豹爲鄴發民治十二渠當其時民煩苦不願也豹曰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即惟勤下車視事三年而未嘗志於此也。宓子賤治單父則多所致士然而無取於陽喬魚矣即有丞若簿不肖者是惟勤不見俾聚豈徒丞若簿失德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它縣之令

稗令發頂
丞令同

不一其人而一其才不然大疢不敝獨安能身犯之焉大人視惟勤於此一堂之上毛相屬裏相離也惟勤視百姓於此百里之內毛不相屬裏不相離也安用秋毫是析察見淵中爲南走邯鄲北抵句注之塞將千里無不徧也它縣之令丞若簿無不與言事也百姓疾苦無不問也山川險易無不如石畫也以聽成獄以鳩大役以達隱慝以閱軍實無不爲也中丞臺檄如御史臺檄監司陳臬檄如郡大夫共理檄今日一薦疏下獲鹿明日一薦疏下獲鹿元元信我如列眉矣異日者監司某若不安惟勤在側也。則曰吾將寢處此悍令哉。惟勤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善事上官者熟閱

得其欲得若退之德

中山之狐貉羆豹其可盡乎其又以令爲藉也久之以餉戍戍則給以廬旅旅則芘三軍之士意皆當惟勤一某君意終不能不當惟勤也惟勤爲獲鹿如此而已矣處士曰惟勤爲獲鹿如此即吾何憾焉無辭乎曹之父老也輙趣駕去

爲按察李公恩榮永慕序

公生十一年而太孺人卒踰二年而贈中書君卒卒後若干年而公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改監察御史擢今官矣猶日俛焉如贈君太孺人者之有所欲之而未能即命也贈君太孺人者已矣何以猶若有所欲而未能即

丨蜂猶用時文語

命也人情十三故父母則猶若始免于懷而視成人爲已近精神鼓舞不可適以變者於愛斯愛者于悲斯悲矣襁褓而抑膝下曰父母是常一旦自顧茫如顧其父母宰如顧其榱棟几筵晏如也顧之終鮮兄弟無以圖先德而語世美顧之今不可爲而前不可知也其事異矣喘息之所不至而瞻依至焉瞻依之所不至而感通至焉以喘息則響絕以瞻依則形絕以感通則勢絕其類異矣非復襁褓而抑膝下曰父母是常者此精氣鼓舞而適變之始公所由一著於悲而情不能以時遷者也是故終日言不移已之憂以憂父母終日行不移已

之患以患父母則顧而言則顧而行矣公往按山東河南時僾然如父母見乎其位者思得賢也朝而必有薦疏愾然如聞父母之聲者思得寃也朝而必有白狀所罷監司太守某以下若干人所奏逮論殺某若干人無不踟躕躑躅若即命於父母者顧之諦於生也顧之諦於生致顧之斯生矣是無是形而託僾然於堂上者是不需菽水而朝夕承歡者也夫精氣善應一著於悲斯悲是永慕之義矣人情幼不及見父母不可柰何廢而任之於父母此無他從失之也襁褓而抑膝下生十三年曰父母是常安所不得安所不失哉霜露既降悽愴履之非其寒之謂也身被國恩而與有榮施乃自爾猶苴如顧其父母猶宰如顧其榱棟几筵猶晏如也由是乃有重被國恩而若無與於榮施者是曾參所不願於椎牛季路有枯魚之歎也公再秉憲畀臺同夙余遠而望之湫然清靜知其爲七尺之孤竊而私之言行無罹于憂患知其著于悲而顧之致生也其在于公則言行成而容不知而錄之所由以名永慕者乎是爲序

贈王元美按青州序

元美所爲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則貴人側目矣亡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竣事

宋用古

以子鱗神骨沈雄胸中古文自應無敵元美江司馬皆坐此李北地左目終篇鬯一出頭耳

且入致命于　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璽書治青州部兵事焉攀龍曰青州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鼓瑟鬭雞走犬六博蹋鞠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幃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上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與其為善于鄉也不如為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禦戎翟衛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今其民見以為無不吹竽鼓瑟鬭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子弟無賴少年耳不采金於山即煑鹽於海矣輕扞厲禁恣睢辟倪往往內交亡命傾身為急佐家不解白刄以視與其逮於法也不如聽于豪是大亂之形且其禍有司者所不知即為有司者所知微欲持其陰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中猾以下猶姑逋逃佯以示遜殺有司之怒而其大者不挾眾負固即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柰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柰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矛唯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郤如曳風雨其搏祕如組亦如捭蠲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斗牆而進矢疾不得加劒銛不得接不竢尺符捷于烽火三尋之矛若鄧林矣然則今日臨淄之塗車轂擊人

肩摩連稚成幃舉袂成幕者豪爲政也縣官豈有賴焉王于興師則占藉自偷不著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賦卽又狡憤而起坐索輜車裹糧于橐人歲不餐百緡高秋徵戍攫帀以行漁陽之埜何多蘇韋之跗注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搆傳以章幟寢處其間釋氷而游爰喪其馬不如獵犹受脤天子之鐘鼓實式靈之汝何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島夷僞遁委以糗貨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唯以汝爲功又不佞以勤縣官而怯于公戰卽有豪實應且憎以慚我有司我有司豈願有聞也語曰虧之若月靡之若爇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蹹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山煮鹽于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若是采金于山煮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爲善乎鄉也無以與爲善乎家以爲罷士伍而輕犴厲禁恣睢辟倪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爲勞幾何而歲且鑼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無賴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而歎也其若徵戍以勤天子何可以春秋高枕自偷快也夾谷之會嘗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箠使青州矣何可使寇命也不然元美且喜自用焉某安能知之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未必盡

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聞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

選唐詩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强弩之末閒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絶句實唐至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卽子美篇什雖衆憒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

計日罷兵
他日省財
大將軍皆
深知之

書

與戚元戎　李攀龍

有味乎公之言兵雖稍增而計日可罷者過之財雖稍益而他日所省者倍焉其猷一何壯哉至謂將官廢習技而教流黃鉸造之巧以爲奇貨中動貴人遠事漠北又何痛疛弊如此其切也然則天下注意我公而聖天子倚重之者當奈何無已則所謂寧置其身于鑠金銷骨之鄉不在其道以求悅以求事立云爾斯大忠之定誼矣我公既在久之將習服則自求練卒卒習善則自求利器況志存報　主者多其人之爲可恃也防

秋別議已有　成命是又我公之揚韜敷畧之時也遐陬甚幸里閈寵光在此舉矣

五月六日灌甫中尉誕辰啟

玆審赤德覃宗朱明戒仲臺流玉吹清聞子晉之笙壺寫金漿美薦鄒陽之酒大河演裔永言接于天潢維嶽降神久視偕諸少室期一日而長彌高靖郭之門境于里而遙歷映小山之賦某游孝王東苑自惟枚叟斯朋仰公子信陵深愧侯生虛左謹篚二瑱擬續五絲幸值浴蘭之晨尚存氣味益熾然藜之火不棄芻蕘

與宗子相書其二

元美來亟謂子相出過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邢州太守奉職無似囹圄空虛一切治牘十日爲布衣之飲齋閣海內寥若無人鄴城之樓不下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瞬千里歸復雷雨乃歌黃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大陸秋色漂颯頹乎就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中原右宗左徐哀吳郎之夭國悴梁生之不祿是時也曾晢牧皮爲未狂他豈暇論哉月晦興盡驪駒在道握手洺水之上黯淡不語某雖僻惰旋亦自失也

與許殿卿

嘗時可與說此者殿卿歿交耳夫歿交可悲哉

某抵東居且二月日夜望殿卿來甚急而意不能待愈成契闊殿卿殿卿萬里生還不當日鼓飲樂邪洪使君力疾視事又安在哉人苦不知足初某守鉅鹿時又焉知有三叅之役也徒謂以它遷行爲不苟去爾栖栖入關乃日夜與二三孺子妾緝蘆而處等於幕燕一行校閱帖括成山精神既疲披詠漸廢何爲者乎安得與殿卿縮秫釀苦驩然道故握手景陽之濵以弄白雲元美天下才也然願一當其久矣兄其爲我職志

六爻相雜故爲時物

與徐子與（其十一）

文章大業是以君子欲及時也顧文章自有其時有欲焉而不及之者子與所謂文章老自知是也佳某不敢久留則足下時至矣期月作苦以遺二三知巳千載一快許殿卿海右集屬灌甫中尉爲序不佞嘗欲畀諸炎火乃用公瑕亦曰是既巳不能禁其傳然不可以欺智者亦唯任之今以子與視殿卿爲竢灌甫乎嗚呼不獨其驥郎蠅亦難子與奚樂百世之下謂不佞執鞭子與邪竟貽左史詩云云云矣

文之不時只爲一色耳

與王元美（其一）

某不幸中於流言足下愛我乃能縷縷爲語如汚巳者是猶不以某爲非人足下曩固慮及於此僕雖倔彊亦

不厭海吏治所以爲文人

已郡國一吏矣方且局促轅下也元美自信僕豈能以伯樂望衆人即問及僕他事某一不敢知某情民苟升斗粟餬口即飲河之願不欲爲盧至長者僕亦名爲守哉跡僕所御一朱轓而抱關者爾猶尚不免於流言胡爲爾日薾然磬折路傷早晚解綬去已定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即不崇朝閉閤卧也燕趙南北殆千里人相食盜賊嘯聚白日出禦人即邢襄之間有甃犬我輩何謂無益時理亂何謂於吏治厭薄也足下不示僕誰復言者今僕亦獨爲足下言耳

又（其十八）

謂右皆有海氣故又曰烱烱之外骸骨一具耳

日爲候足下者小祗園淸齋辟瘧坐談名理孰與相視海岱之間雄飲盡石旁若無人也遂不知別時作何狀旣抵西郭茵馮之上恍惚拍浮之態元美在前褰帷四顧月出之光耿耿流思亙千古一快唯足下念焉今遣僕泗追謝足下不遠數百里命駕者是役也不佞敢忘所以圖報乎奏記諸臺幸假一掾屬與僕泗共之恃足下爲代益依依於此

答元美

初奉汶上書討將一介屬有召命嫌不敢發而熊按察所寓亦至奈何足下守闕乃于今不佞猶日謂旋復亟

奇句俊語

語者旦夕耳孰知其徑已元美忍心哉縶維弗及海岱黯然六驘之故邪惟是足下通章悲壯當路扼腕固當聳動天下得請襄事歸奏几筵英魂指髮矣以視阿袁抱經抆泣終無以傾身大義敫爲士乎天下寃之不可爲也白之日而爲之聳動天下足下何負焉不朽之大者哉而猥藉不佞爲足下兄弟聯綴薦疏嚶鳴　聖朝郎二三子與代木之嚮阿游自輕贛君小生乃欽相吏邪薛廣德保懸車之榮斯庶幾近之曩便報予與元美理　帝狀屬當蹦躍此命明卿乃患卒業無次耳齒齕家何傷敬美乃負包宗含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躭

就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奈何不善衛之也足下念豚犬不置邪不佞薄祚輒有莊缶之感七月二十四日也意亦已惡幸先是又舉一小于鱗孩提目前續稿容錄上寸遺一介方銜卹亡妻之喪不能由道左薄追六驘當抵彭城奈何枉駕摯肘僕所具悉通章太飾爲文乎所聞人言固不然矣濮陽乃自列當路饑涎盈紙正須我輩後淛少持王氣交道効意自田間臨內忽冉浹旬稍接貴客野情思曠之甚竣葬入鹿門可復削跡不佞非禮法士撫孤姁姁自致耳棊功時不廢促軫俞妜云何

又若句句是解

解

李淑人大節解

李攀龍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旣贈太淑人推于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于上乃中丞狀之曰勤瘁憂苦精白貞純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八者備矣屹屹乎大節者哉方其夫永絕弱子在抱亟低佪於一往而藐諸之謂何跂予望之中靡不可知若將置焉而施復是顧業以黽勉孰與劾以大畢之爲成仁也量力計期此伏彼起蓋有日月可處而我未之卽安者匍匐拮据不與焉勤矣惟兹孑遺犖犖在疚疚疾用勸忉怛爲勞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庶幾將來痻痛甚矣而逝者不返終身病之奚必殘形相拒毀體示絕始爲慘哉瘁矣壅閼閼恤鼠憂不暘如在晦冥視聽玄黙雖猶託于世未亡人耳百爾紛紜藏之地下獨其所爲喘息相屬者綑若氣微若聲不可以已是重蓄也憂矣可以已則舍生以之不可以已斯生而有所不得舍也難乎其爲心矣預防以自困致慮以自危既秀方實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每窮焉以微惠逝者拂亂煩寃甘此荼毒苦矣立孤難于殉塟善後優于軀命二倫是經大義以辨非託於難以竊便非假於優以苟存夫婦母子無遺憾焉精矣葢亦其質固

有之既自不傷亦自不渝不然捐軀殉葬本以爲潔而葢視其華猶可物采非素以爲行也光昭有家泯於無迹猶曰倫足以竊便義足以苟存云爾恬淡是常不以作色白矣據其所不得於舍生之心與其每窮焉之志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不可移殉塟自章捐軀自正溝瀆之諒匹夫一朝舉之矣又不然非其此之勤瘁不將以捐之幽苦不將以撓之乎貞矣激于始絕而哀于巳事與操具而身亡均之失其半也此夫各成其信非以爲名而意自愜不解於慈非以爲功而理自全故至于今無間然矣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卒之自是自致厥美不遺純矣屹屹乎大節也哉喘息相屬命脈以文神明之胄後世少復余猶及見中丞爲御史時主課天下郡國上計吏風裁卓然廷尉中丞少司馬司寇偏歷三臺大蹟益著於太淑人有餘烈矣勤瘁幽苦精白貞純具大臣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其尸才駿發吏爲一歛足吹管之候也

引

御史朱公遺愛引

李攀龍

稱遺愛何爲也爲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者周公居東東人私焉不系之周也公既入爲大司空山東之人猶私焉不系之司空得稱居東也始公之居山東則濟南之縉紳先生若郡邑弟子莫不曰吾未見按察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吾未見布政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吾未見都御史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凡五年是稱遺愛也周公之詩有之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公東人之遺愛也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周公遺愛東人者也何言乎遺愛東人也又曰汝陳時臬勿庸以次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是周公所命也而必以丕惟考成而必以率由典常何也所以遺愛東人者也之子不遘籩豆斯遠非周公之材之美已柰何佑乃辟巡侯甸撫萬邦永康無斁也無斁爲言遺愛也公爲按察務棐彝而不必于用訖公爲布政務正供而不必于用惠猶日存諸縉紳先生而進郡邑弟子與論焉日得無失廸知之士然後舉郡邑而纇治之靡保匪蕃靡蕃匪臬猶曰令爲得若在昔無斁乎是都御史牛公也濟南諸先生弟子故斷斷自信自衛以急公家之詭而後朝食也雖無考尚有典常是爲習公公以習諸先生弟子者亦具是矣何患乎不得久居此也不然於縉紳先生望而拒之視郡邑弟子不可使不遂斯未能有先以爲百姓望者雖今貌祀亦于是有未致也豈獨以衮衣哉古之大臣官無間地澤無間時施無間人其爲遺愛備矣濟南縉紳先生若郡邑弟子得朝夕公而事焉跡詩書以周公跡公以詩書得稱居東也然不系之司空而系之都御史者以嘗不以未以遘不以歸以習不以異勿諱乎其私之也不然咏歌之

無從公奚取焉

深而有體又不堆壘古文

傳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李攀龍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蓋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而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烏在其爲天性哉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姑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歲凶復不能具饘粥共養如姑意罵詈曰滿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若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曰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益肆侵侮惟虀之睥睨而藐諸是圖危矣不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若若是如就

嫁之者不嫁也孰不愛女太安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令踰年廢歸寧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往曰女何藏之深也則摽挺劫之至令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衰絰而猶未置焉至令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曰女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人情爲其子以婦爲其子之孤以婦自爲以婦而姑不然矣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令名於其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子舉產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知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老可竢藐諸之謂何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曰是猶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姑以立今

聖天子下明詔厥高行見褒朱轓而守建昌者孤邪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自存以存其子太安人設無子將爲一訖計乎勸之勢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語節而待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以士大夫而使有司之法以恥大矣

王中丞廷小傳

中丞初以大司徒主事分曹太倉與宦者奉稱米相持也旣聲聞　朝廷改監察御史而領度支宦者奉尋罷去何疏尚書鋐治大冢宰不奉職狀忤旨謫亳州稍徙崑山令崑山故相某視縣令家監爾卽所欲令爲之不欲屬之雖屬之公弗與爲之故給事中某者公不與爲之矣雖欲屬焉不能也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失也相巨室大臣給事中雖廢然揣　上意從私家祠有所祈不領於　天子之視官歲時聞　上覬復收我者爲之乃相與持一令短長何不至也而公卽又來守吳吳郡則吳人欲之矣郡別駕某所治逋租者獄纔一牘爾坐在戍籍當遣者六十人捕未得者又三百人公趣謂御史君曰異哉如以檄大司馬府中豈無令王伍吏望見籍而走乎戍者一人王送至戍所者二人捕未得者妻子一人捕者一人是千人之獄也御史君勃然寢之矣徐某者旣以其貲爲太學生而復持其兄某陰事署而揭之途御史君又以其署棭其兄使在遣中公廉知其爲署某陰事者某也曰兄不義而穢于家弟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巳髡鉗對王伍吏某安得儼然因以爲利大冠若箕曰沾沾父老前也乃奪其太學生郡歲以籍錢九千

緡市尚方物輸少府而司寇某者其子欲之公不與也徃來毘陵郡錢六千緡與之已而給事中舉奏司寇免之並奪毘陵郡與者官吳郡尚方物至今有司者市之遂爲令自公始也可謂不畏彊禦哉

墓誌銘

明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李攀龍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睚眦父怒而不言公輒奪白梃詬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奴蒲伏受杖乃白罷之而里中壯之矣比居庭惡聲不及犬馬父疾爲侍卧起浹旬輒瘳父乃大驩驩之日乃自燕代請鹽筴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餘輩亦因受賈從公公既饒弟姓亦各數倍然後報成於父也時東海諸郡部使者視鹽筴必召公畫便宜有司乃籍公爲鹽筴祭酒而浙東西皆知汪次公中貴人景之守浙也欲賄千

賈而誣之法賈皆亡至括則獨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曰柰何以我殺季乃自詣吏景目而誰之公曰歙賈豎汪玄儀也旦夕且千金爲壽不忍須臾貴人耳景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字也此中善視賈豎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念給之重其禍郎持券貸郡帑千金太守梁公許諾會劉瑾敗而景收公得完諸賈勞公公謝曰干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赦果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海老焉曰安能白首刀錐爲二子虜也吾所爲修業而息之在此兒矣蓋中丞公已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黃巖令乃大喜曰孺子試爲吏矣服駒以轅齒壯則良發軔雁行吾懼其泛駕已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歲云吳孺人者歙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予公而歸公而吳公故客歐括間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公行孺人爲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産十餘家家質於孺人孺人無弗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諸宗人皆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孺人矣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著之理顧未嘗不取裁孺人而往往片言定也初孺人與媵黃氏俱未有子有爲使物之術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乎吳公也其謂府君

怪而雅

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畀吾孫既得請渡河而爲執輿眇夫吳某所覆丈夫子仆輿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又謂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祐矣又爲客答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畀吾孫使先一月舉之公所請者畀滕黃氏也弘治甲子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月黃氏乃生良植初吳公子次公孺人而諸母譏焉謂孺人曰田家兒乃大而門又安用持葳蕤鑰如諸母爲也蓋吳公見次公冠田家冠無苛禮謂大而門矣言鑰者示諸父之有深藏託扃鐍諸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次公將不良于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偏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爲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道昆督部閩粵有平倭功仲曰道貫邑諸生封君卜下佛堂兆吉以某歲月日葬并公而孺人祔中丞公請余志焉余曰新安俗矜賈仰同列才力相若乃所至爲盬筴祭酒畫便宜至令中貴人疏名求之稱汪玄儀自詰吏玩孰甚焉太守救之不恡千金有所試其長非苟而已也大哉修業而息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其在中丞乎是何能白首刀錐爲二子虜也孺人不責子錢以規室南之產廉賈五之俗之相靡雖女子亦奇勝邪

至其與家大政決筴片言亦其天性然也懸疣之辯其應二世來之以德矣是爲銘銘曰

莫熾於勢而身是嘗之莫美於利而身是屬之見取于予業乃成謀得於失政乃行維道則偕其人孔懷言作之迹以佑茲丘

古書象字作寫字妙

雜文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謀伐宋　李攀龍

秦昭王使人於齊湣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益寡人使使者閒宋所爲曰有之宋可伐矣見祥不爲祥乃爲禍先是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偃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易以真已之宗）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築蠍臺于宮中鴟夷血縣之自著甲胄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其佞臣田不禮賀之

此語非賀悲乎也

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偃大說既作千鍾之縣遂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屬寡人象且成曹商自敝邑來言寡人方召醫破癰潰痤也偃乃更命工加寡人癰痤於面既成謂之曰既微且尰爾居徒幾何吾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指大王之象以示其臣唐鞅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顧豕視其象不仁也不知彼何所食乃益三副如此於是展魏哀王之臂以彈其鼻曰爾赫之子其望之不似人君也哀王之臂急而汰于韓襄王之肘曰君也何乃爲人所搏不愛犟笑乎乃移使去韓王咫曰此豈若纍繭胼足之時復展其臂彈之曰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矣何得更挐狗馬西走王豈猶以秦爲王之乃今且不得躍吾治中展韓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之則廢此左手又展右臂曰左手攫之則廢此右手君將攫之乎所爲趙武靈王之象黑龍面而鳥喙鬢麋髭頰大膺大胸冠術氏冠差池迤邐五朵四重具帶翙翽黃金師比綴不著綏纓以絲縱命曰伉王惟肖撟鼻而過楚懷王曰此柱後惠文冠者始亦爲從長至函谷關然無奈其以淮地之地三百里効我也寡人亦似惡聞王之臭也昔者岐陽之遇爾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

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危欲爲朱均者偃聞相人於師教商而土色者恐醜爾其忘齊之虜爾父乎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鼕鼓一日倪侯請曰魯衛中山雖則鞭箠可使然亦泗上諸侯也即折鉤之啄足以爲之何可不使備下執事乃復爲魯平公工不得其象以請倪侯曰亦果解其冠令王可溺耳爲衛嗣君命曰小侯何爲蘧篨至今不殄也日者趙氏襲衛爾跣行求救於魏令其勿令加兵至中山君曰此其准頻權衡犀角偃月不若其姬陰簡美也又爲西周武公東周惠公而金不足宋人夜拍東家出文公之鼎彝椎而輸偃偃不知也亡何惠盎見偃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冠無顏之冠以示勇盡畫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鵠夷血於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殷則笑曰吾聞搏昌千乘之間而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爲人也大王象傴於臺下偃曰捽之曰尚佯傴邪昔蘇代言齊王長主也有二毛矣先王不禽二毛豈謂爾哉血亦漸主父偃以蹴其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姑血食哉此孰與雀鷇美關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于泓之役不能如呂錡集矢爾目也遂召倪侯命羣臣以矢曰此

十二諸侯者各令面夷矣群臣乃各射偃之所鄉三發寡人不中王自往面樹之寡人象什於臺下則轉巨石以撞其足曰西垂大夫吾當復絕爾臏矣趣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木人者卽前所爲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齊搆我皆其臣樗里疾之謀臣巳命工爲樗里疾血鴟夷加於其頸以象其瘦鞅請以一矢踣之無敢辱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鴟夷血出如雷大宰戴驩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行王政卽身爲櫜鞬遇茲十二諸侯者於中原之上而主盟之可矣安用終日與桃梗偶人鬪而曰我必勝之乎偃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悍其目觰其腹者如雨於此哉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闞弓嚮之二子趣走唐鞅旣自及偃淫於酒婦人僉甚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巳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一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鍥其脛矣而傴者至使人止傴者曰是其脛有有何爲者哉置之觚臺之下使以鼻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守宋之備[illegible]世盡廢王逑出令是于泓之事也齊王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溫逃倪侯之館而死三國盡分其地矣

問華渭諸生策

問潼關於殽函其猶重楗也在昔彊秦建瓴山東注如決霤每一出兵割地効賂有若俯拾山東諸侯合從而來止於一夫成列而進道惡爲解則俛仰之勢異也今天下爲家聖天子封域殽函不異宇下山以東何患焉獨以北虜憑陵數入寇上谷北地間而先零諸羌往往窺西河玉門塞一旦交困秦人之卒空國出乘障矣即有若往時大盜嘯聚商洛者竊發其中鼓冶金鬻鹽亡命之徒以爲有司者難扼潼關而據黃河之津則山東之援不至守武關以分掠漢中諸邑則鄖陽之師不入西北出藍田以犯長安而稱屯灞上雖欲不急華渭不得也此非王公自失其險而制於人之道乎二三子華渭之間人也其明發念亂久矣何以告我

劉評

王氏存笥稿跋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然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巳立矣安在引于繩墨卯所用心非不濯濯荏新是固不知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遂迹不爲者彼方且得意爲之若是其自異爾柰何欲自

掩於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庭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于繩墨也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爲文章其微辭奚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楊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北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爲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內學士大夫愛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爲文章而引于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風使者還曰秦之則又謂摯龍在左輔有祭酒于文章往往紙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即欲聞時政不亦輶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摯龍得以其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

二公祇取
其且解矣

列之薛文清胡敬齋何泰袁安節而其尚得此疏益著

疏

崇眞儒疏

袁洪愈

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所謂君子儒者乃眞也何也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也尚行而不尚言務實而不務虛也若求諸人而不求諸己而言過于行名勝其實則爲小人儒矣小人則僞而已矣崇儒而不得其眞是敎天下以僞而已矣臣見長洲縣歲貢生員王敬臣自少閑詩禮之訓稍長習聖賢之學讀書必體之身心躬行必先乎孝弟親嚼飯以養其祖母罄妻裝以嫁其女弟族人貧乏者分空室以居之計饔飧以給

眞不愧一人

之不自知其家之不足也門人受業者教之以思誠之學教之以孝弟之道惟恐人之不爲善也事親之禮巨細曲盡而無替於始終檢身之功夙夜匪懈而尤嚴於慎獨淹貫五經而講究不倦悉有衆善而容貌若愚和易而不流直諒而不亢紹伊洛之正派實聖世之眞儒如敬臣者寧使之終困於流庶同腐於草木而已哉乞勅下行查如果臣言不謬或特行召見之禮或專授翰林之職必能敷陳道義賛襄謀猷所益于　聖治豈淺淺哉此臣特以所灼見者言之耳天下之爲眞儒者或不止此舉一人而諸臣皆知所舉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三十目次

劉鳳

序

古苑序
說家序
陳子昂集序
范太僕論選序
送莫逢之淮陽序
送魏季朗序
送元美太僕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送郡侯吳使君入　朝序
送蔣僉憲備兵岳州諸郡序
送戴刑部守撫州序
送何制閫之福建序
送通政司周公序
贈憲大夫氷崖金公序
送張幼于之金陵序
續吳先賢贊序
畫史序
刻韓非子序

書擬
擬謝交游書
記
清舉樓記
冬日登尭峰記
翫氷記
鄒氏之汪記
遠蓑堂記
雜文
讀李于鱗集

說

爲英布答隨何

規

規豪暴
黜諛

表

爲蚍謝上表

書

與季朗

論

張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力在周秦公頡實不淮語如以鳥卷後公非復耶郛作法矣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選評

序

古苑序

劉鳳（隆慶）

昔晉文公學讀書於臼季曰多聞以待能者王歜負書而游季子發篋書習簡練彼所習何書耶未有聞於今者左史倚相能讀丘索是徒聞其名而已豈世悠遠磨滅耶將爲秦燔之若惠子之書五車管敬仲之所削方墨筆其有一言見於今乎彼齊女子且稱西方之書甚辯以慧吾每志在內外史遇周秦間之跡未嘗不三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嘆後來雖益多。非吾好也。夫圖緯秘記讖數其非出於聖人乎誕罔時有之然胡可盡廢也若星氣曆度河洛軌象孔壁魏寢時有出於世者葢以恍惚疑之獨後儒之信可乎余涉道淺未能删裁刋黜若文辭之駁亂浮譌不敢多讓故其存者鳩繕正之若散見猶餘未盡雖片言可追遡遐古因削牘識之各以書從俾無並泆初以傳述舊聞已乃兼舉事類頗及漢以後至隋其見於他所類者不取若皇覽徧畧書苑類苑玉鏡諸家鄙宗孝標杳等所撰敘千不存一亦復隨錄之與夫聞之故老者惜不獲睹猶可得一二既累歲月距之宵寘收采不得息棘鄰矣方淬乎如涉於海未有涘昔歆向父子所錄三萬餘卷厥哉豈遘厄之屢天所忌抑後人蠹敗去之何益遠益亡記云氣老能變曰精事習能變曰智彼閟藏者機既伏泄之華英者化之光精又竊奪之是寧免於懟嫉尤之而庸有千萬世具存者乎古稱立言不朽嗟乎嗟乎所以嘔膽刳衷心鐵肝鉥身不得當者冀垂之後世而往往零墜散遺湮燼廢沒顧其殘斷時見於鈌簡殘編。并其人姓名微著而已。故士亦何所爲不放意乎當年極身之所欲而終歲窮愁躭於著書欲何見耶且天地猶有盡而況區區空文余既深感之故

是而去之乎過而存之在周秦焉可

收之於晦暟蔽壞之餘複光著若發蒙矣此非余之所能也若有以導之而不得其故也精神之流於世尚亦猶有存乎且余不能盡紬繹名山大川之藏與四方所載安知不有同余志者寘求而湛索之必當有繼出未盡以成余書者若夫撰次之體則首以古初之書見於他者收拾之雖無篇次亦各見矣曰書類乃占事倚隱若怪奇可喜者以類從曰事類名之曰古苑云

說家序

予讀小說家者蓋慨焉古者居寢有贄御之箴女史者流朝夕訓喻而納之規其說之源乎班氏以為出於稗官在漢固有典司者號黃車使書九百四十矣皆推本於周蓋周官有誦訓掌道方志而訓方氏又誦四方之傳道及問師縣師各有其書故也然志有伊尹說天乙堯問篇皆出於雜家雖淺妄所憑則又不止於周竊怪傳於今者何寥寥哉司馬子長蓋畧而不書若青史子者古史官所記及周考周紀等豈皆無可取耶三代之事若存若亡稍或識之庸不乃愈乎且安知非當時之舊而必盡去為子不語怪將患其迂誕不雅馴哉則鑄鼎以窮神姦禹獨何為者予既深惜之且怪典籍散泆不獨古為然自漢迄今其所亡失者何限也班氏所列

與劉向所錄不知其同異至隋經籍志則又加雜矣猥褻者爐焉莫之恤若其叙述表見後世何塗岐紛騖而交鞅轍焉絕騁咸自千里矣即相軋亂一旦同泯焉澌滅無遺又何可哀已哉且其人發憤有所著論罔不以才自貴及夫事之眇小與介在僻幽罔顯美惡皆得附麗炯戒存乎是烏可替者此固不好文者之過也然若梁氏江陵將覆而先爇其圖書則雖有蕭相國豈及收集哉是其亡者固不獨此而并罹焉下逆宋氏所存則又多斷簡矣鄭氏所載猶且不可復睹其全然予怪唐以來何自好而非古哉耶其才不相逮遠甚雖戲弄窈

特爲其人書

而筆墨畦徑代以降不可推而上之況近者括帖之習行僅擘裂絲縷相銜而美錦不使人學製焉久矣何自而窺山龍華蟲九文之盛乎予所哀書無慮萬卷凡外家語釐而別之曰雜說雜傳方州記牒怪靈道釋談家月旦爲卷二千零總目之說家稍刪其繁複不典者序而傳之不猶愈於優笑博弈乎

陳子昂集序

夫詩發於情性者也作者孰不由斯三代之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著以爲經漢以來專以質勝猶古之遺風也黃初而降以接晉之正始其文浸開下及六代而靡

麗極矣蓋其志溺故其氣畢其情荒故其聲散以是而求古之淳質其可得乎逮唐氏創宇聲氣混一始復振發然稍就聲律諧合體變遂爲近體而與古畫境矣子昂出於麟德以後浸液以華敷沉蓄以雄思約裁以精蔚鎔範以情致鬱抗以夷淡驅馭以傑朗畧采豔而務氣格薄形貌而專興寄下啓開元天寳之盛而唐之律遂雄百代而長千古矣謂非陳氏一變之力乎夫諷詠之初不能直致情鬱於中婉以舒寫故節奏興焉古者散而不迫優柔而可想後之作者求之益以纖密則聲病拘忌由此而滋遂轉而爲律律之變也又與時而遷

故今之言律獨宗唐氏之盛子昂詩傳已久頗其文多逸大中丞南岷王公授予一編曰子昂吾蜀産也不及吾傳之吾有不釋焉以貽子按子昂射洪人少以貲自雄剛槩有奇氣初入都人未之奇已而名一日沸長安中爲文激昂善條列利害陳當世之務不徒溺俳偶爲若止營原陵及慰撫十姓皆匡益規誨濟時之畧讜正之氣時見乎辭廼爲詩所掩中丞公所以出而傳之恐人遂將遺子昂磊落大節與所論著不幾於失士哉且其所遭多感憤不平才足以有爲而抑不得逞志行芳潔而乃周旋諸武間禁勸裨佐非無尺寸而所效又非

望取文之偏而氣競上者益爲賢於近代之靡弱矣

其所故其爲詩益嘆慨反覆有遺意矣余旣已爲校正又爲序其致如此

范太僕論選序

論者詮理而述訓者也自孔子齊魯論名焉後來者人著其說然三代而下道術不同因自爲家說乃詭異變化不相襲述文之奥奇詠恣亦未可得而窮矣自漢以降既無異道才亦視古不逮有能駕說自用別立樞閫不出一途哉故至近代愈卑亦鮮足觀矣迺太僕猶有所取其選自莊荀以迄於今夫道術裂則踳駁未純於文然而氣益競上其人皆强鷙獨立執所見雖偏衰曲議時詭於正頗其精錯堅確究極於請自名其說以爲是至矣天下不可加矣故不可相通而亦不可得而及後爲者旣不能復有所出而深切沉至又非復若往者專厲必以其說勝而莫之奪矣烏乎敢望古哉太僕以世異變才亦異宜乃古者多怪嚴未易窺人旣鮮好之獨近者易曉且不必致力於學即中才以下皆可企及則所選宜莫先焉者而猶間取之古且以爲不可盡棄乎況乎言道術則莫如古論今之事其趨變也日新幾勢移易安得不與之上下古烏能盡之哉故曰持與奪大議者不讓事若謀及國政繫之萬世與夫四方之事

如百鍊精銅不可撓折

懸以利害及經法攟盍變通其論乃廣論雜舉不可勝載巨細不同要皆以陳一意明得失故裁其議者以當世爲急不徒文焉爾也則非太僕孰能專之太僕賢者後也其仕也聲烈章聞光於竹素既得謝乃心不忘眷顧斯世其有忠國輔治便計猶拳拳三致志焉故斯篇爲論說著而治安之要術理才性道訓典而見行事豈能外文辭間哉

送莫逢之淮陽序

士伏軾不下遑遑四方自古然哉雖所挾異能所持異說至欲用其所未盡則未有不同矣必得蘊藉懷謀積

雜之管韓幾不辨

長揆勢畧長之摩事分長之明因用長之行箝御長之法緣飾長之解閉結長之察發幾長之決計畫長之詭緒端遙起長鑿穴於左右長　意定勝長定方於得事者長定可否於投閒長定交容媚長微辯定利害長定去就須臾長虛實之變定長猜貳疑間定長驩愛素定長所膽無所吝長此季子所謂以此行說而有不能出其金帛爵賞者哉故動於杪微幾常新而不竭裁於無有丞常利不劌騖之若渴故善因敗爲功猝至若驚故羇旅而能間於戚言若不得已故能中其所諱忌又能得其所甚欲視聽於無形故有來必先知之故迎其未

及而遻之則愕不知所慮經其不意而乘之則迫不知所以備投其不知而掩之則恍不知所測量章信節而示之則樂任而不疑開械守而要之則吐心而不惑舉弋說而廩之則恐懼患不至焉是以時揖貴勢而氣不懾也抗守交臂而遊不逆也扼腕聚唇而議必當也奉器幣以從而情必得也不遠道里而質必通也構之重捐而見恐後也主約爲講而得其柄也是則士之所爲遊而得意於天下也今莫生方困窮於途闕於所遇偃蹇不知所之與季子出走易水之上親信背而去之其無聊殆何以異然莫生之所以遊者有一於前所云者乎未也夫今之時則非往者易動搖也其勢之難既倍則所挾擽者即十之猶未見其過也且揣稱於不見其隙者而欲因之有所合其交於未同而欲其恤吾私無所愛無所於中之而欲求必與也謀內詘於己而欲與出途者爭捷也不能見所長而欲使當路者折行也此則昔之所謂難而悽悽旅人守事窮巷十說而不一遇者何怪也淮左固多勁氣楚人剽輕然節俠好行義即又賢於他所者生能慎修六術審見九言精習十變善飾五稱謹施三智先明所請不失所擇轉移若化攻至堅於瑕釁藏拙巧無輕角試收天下之遺責攬天下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獨季朗在於鱗之上而心服北地）

豪傑。爲當世所推轂。拱揖先路。而避席擁帚。無寧使人謂生善遊而謂生遊道實有鈌。

送魏季朗序

今代之能文章者稱李獻吉輩其人也非李遂足擅一代名始爲文緣習卑下且我國家以武定功一二文臣辭不勝理百餘年來李始創開之相繼作者皆李力也然李之文韓愈氏哉自後毘陵晉江之流稍重於時則宋之遺乎有吳自迪功始爲六代江夏復恢之則其靡於今者是矣濟南作則視獻吉又變而之古一時諸君相與應之自謂左氏太史復出矣然議者謂傷於襲哉其所鑄詞必範之古是矣然途轍尺寸一將循其故步是猶且不可而況抵掌談說若優笑之爲乎予觀近者文不越三家而于鱗盛矣魏君天賦循絕淹覽該備其所解上無古始下掩來者綜辭詭異操裁叔變不可以有方而不可以無方循有宾營有遺往來不代而不可以知是可謂古之自出而不出之矣予往則狎之然相樂甚也而未嘗以相銜也昔于鱗有云予才視獻吉而季朗才視予斯言過矣予於魏君博洽不愧之而精覈愧之予也畧而魏也詳則安能望季朗哉且每有會於中予倡之魏君和之魏君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予卒之往代之以嗜好游趨接捷昵近邀逐快適有如予二人者乎夫且相與順比於時則雖終日談而炙輠之辯與謇許有以異乎而魏君之喙且三尺矣蹍之所以無覺者以不離於始也談之所以無虛者以夜之者也故辨者無辟閉之緒則無以藉察者無匿藏之端則無以藉懽者無離析之思則無以藉予與魏君遊十五年又復三矣三年間魏君之淮之白下未嘗一日寧居則予嘗輶然以思夫專闔之情振矜踰越之情奮節慘悴之情厲激憶傷之情槁枯凌遽之情臨促離逖之情蕩浮游放之情廣肆利榮之情溢盈逃佚之情銳上

（欲以游進其文）

故刃不發則芒鍬澁而劇於匣櫝不騁則筋蹯急而弊於櫪少壯者不馳則瘠瘵而傷於血氣士無千里之行則業不勤貲無癈居之事則利不比使魏君終歲不游則千載其可俟哉古之賢豪不已於行者多矣未有不出戶而無癈功者使所畜不因是感忿奮發有所於藉之者則墨墨之化婦人孺兒之事也丈夫所以相期者即夷貊異地曠時易世有如一日可以剖中相示也而忍對面接席比肩交臂不相離哉昔漢文帝云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豈非濶絕意有所獨詰雖自賢之行在貴勢有不忘者矧予與魏君共砥豈為褻昵疎數間乎

故遷感者情之變移而畫類也睽殊者跡之去來而極思也魏君之文無亦因之激而益奇宕而不制遠而不可即兼納山嶽川瀆之氣而備象變情物之故已乎今其贏糧爲冀北游夫燕都者天下之所走集其爲麗繁浩穰廣庶輳溢憑氣情才以文名者不可勝舉矣燕士尤烈亮好爲名自其性然今

明主在上賢公卿大夫相與涵育蘊積於皞熙淳曜之化文日以宣融敦作明盛豈特如予所知三家者已乎予不覩都人士亦十五年其風之流被海內若予因得知之則郁郁哉文之盛有如今日乎予願有以著所以擅當時傳後世者獨文焉爾乎

送元美太僕序

莊緩典則日饒風則弇州固宜首肯

記云以文命者期十之世璿璣得常今我

國家光烈丕嗣式顯昭之越於今放唐之文其在茲乎庸乃以偁罔之命命元美者尚亦以乃祖父世篤之有成勞於王室厥惟載於功宗爾能嗣修惟敬恭之以用無忘前之勛是以先命之四嶽之任曰四方之事茲惟宣叙哉予底於績則既能纘服紹啓我土宇用廣顯德以惇明攝固之若晉楚之郊而有章采服物令典之用

則惟夫子踐位而廸以無慆於常彝顧曰靖咸我封畧播敷於外弼成周弗蔍是其能忘翼亮寅畏正於左右前後哉故茲簡也豈舊勲是爲抑以僕臣正后亦克正今
天子新服命尚賴百爾有位君子匡佐不怠以旦夕交戒繩之義憲而逹之正辟非無自入也故侍御僕從必慎簡其人而太僕其長乎其在周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侍朝而正位退亦從之與王之出則自左馭也其爲親臣可知矣故冏之命書獨著之若今之建官則視司牧也其職少異哉然入踐九卿國之大政實預

聞之則惟所以致忠於上寧有間乎且夫子之舉也以文德興在位夫文乎成天地緯象日月通理萬物而軌儀萃動者也故所以經國緯化建之彝道而奉之訓辭舍文其曷已哉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而能以其欲從焉者蔑之聞矣故謀議於內外以講大事則曰謨明弼諧者文之業也沃啓於一二以贊祗德則曰乃言惟服者文之教也定我基命以作股肱耳目則曰亮章天工者文之象也疇咨上下能道天人之故載之典圖法象而曰監於成憲者文之功也誦言惟昔作誨暬御以憖寘於耳而曰多聞於典學者文之華也若文告之加

於四國誓命之用於正衆多才藝之事鬼神史之能辨名百物以周知山川爽精之氣宗之守九儀五禮六樂胥之守度數聲律是皆文之散於一節者也我國家文命之昭受二百餘年矣其所浸潭衍溢沉蓄蘊育誕發於今故光象之顯昭休動之無外而覆被之咸若所謂太平嘉瑞圖書之出於是並作故坤靈圖云法地之瑞與鳳皇銜丹書者是其時乎且周之盛也亦十五王而制作始備今周當與禮建學儲精垂思表章風厲詳延博納敷求之矣而太僕之命君子悅新舉也謂是將與禮樂哉不然以彼其才而涉揚於外已久何至於今而始肅之且周之書實云以汝作大正正於羣吏其無以非人備官耳日迥上以非與雖今之職司肅異而意者其有在乎不獨以匡乘馬之政淵子爲也且君子之命才其何異命馬乎而謂非所及乎政哉故材之若郵若佚若滅若沒者天下馬也直中繩曲中句方圓中規矩者國馬也探前距後蹄間三尋者戎馬也四尺之輈終日馳騁而不弊需力已竭猶能一取焉者田馬也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蹇不可勸登者駑馬也是以太僕所守雖爲馬設而政之寄則於此選材焉必以夫俊雄沉鷙擾馴此亦士之千里者若夫雖泛駕而佚材焉

幾無字不典雅抑何生氣奕奕

足騁者是亦並畜之至凡馬且不一顧而況異棧蒭豢飾之乎故文馬千駟是令之才盛也而朽索在馭其尚不忘交儆乎位則虞臣之箴乎不然何文命四訖而猶遑遑市駿爲也

送郡侯吳使君入　朝序

江以南之郡蘇爲大自昔論治也視蘇爲急故治蘇者難其才必慎稽以敦命之即不暇微遠自嘉隆間爲蘇者可指數哉皆以賢才選擇而來治效聲蹟遠出他郡上然至吳使君之烈其何以尚之哉夫治與時上下往天下之網嘗寬矣蘇負海郡沃野而饒五粟之田廣衍四斥水洲最而稽爵渠於有穰故驕逸之所由生與後縱之習無亦惟是寬政之所休養俗旣富厚則其時有放恣踰僭勢然乎旣患其不均則用文法相監司一切窮竟作諸科條至纖備令民無得自由一以吏爲法置伯格長動靜必聞下至飲食衣服與爲節度敦儉忍嗜欲從限制不則使相告言坐之又羣子弟讀法訓諭閭里雜業皆若身至其家教之知所觀擇焉其勤精務治勞心焦思以飭其法蓋朝不遑朝夕不遑夕而憂其民惟恐不出於愿慤忠信猶染故習爲也雖刑名比詳法令稍密教化之意則懇懇寓諸文案答訊間哉然民遁

其情而有鄙心即暴戾子弟無賴少年跳驅匿矣而未諭所以故辟睨有司而患無以逞其志於一朝尚將使爲敦行躬有之無以異於古之成俗乎則强之弗勝亦何幾之與有及吳使君臨之則曰是法也夫既巳備之矣復何取而紛更之爲夫循法而治者是從政之經而求靖於民也非所以求罪而深索之也因俗而教者便事之本慮經而易見不待錯質而更論也且今與古異宜風與俗異尚苟無繫於變緦冠秩縫固大吳之國哉語云摩之若痛癢之若衷吾寧使四境之內喜好譎俗被服居處奉生送往無不得也而又令工賈末業繈至輻輳其溢也穀粟絲布流而入他所衣履天下無不足焉是亦惟綏之以靜撫柔其泮渙漸靡之深其澤何至未洽於信誠介倪於始遠望服習安吾教也若猶是恣睢扞法網姦滑橫民間縛束之三尺固在手自爲奏上之報當不逾夕下吏猶不及知亭疑法分别其原必引經義文飾陳所以輕重無害吏錯愕不知所出曰狐鼠何足以治爲若今日擊一豪族明日收一窴客昆弟又奈何卒令此曹子不患有司也夫稂莠者時有之簡修其政器以涉揚其芟作田良苗得無蕪穢而巳無亦并侵傷之不惟其類而疾之巳甚乎則合耦於耡生植之幾何

而霜露且交下亦何賴於縣官爲從政者豈有不得巳焉而爲此如荼之令也故使君之來再期未嘗見其有所議於法特務時而寄政焉用力少而成功多與其羣百吏而習憲於前譙里尉游宗以申命於什伍審吏胥夫而藉一二布之繁其文辭無所漸浥濡之徒上下相謾蚤晏之時謂巳布憲無虧令語以能率勵由禮俗則未如之何也巳今能使人盡其力勸其業而樂其事九府之輸不畢期而集成厚化不知所由然果乎如放於春淳乎如在於海風乎如泳於澤他日者方集衆檢式責讓畔異路及舉孝興廉雜問得失而此皆篤叙於自然無虛飾事觀聽外爲若狀而中背者耳民既荷戴之矣即與行醇厚惟上之視寧辱鞭箠使也古以惠得民不忍欺者不知效孰與此乎

嗣天子新服命元日大朝會以六計弊百職事則吳使君治行爲天下第一獨書上最自餘爲條教者在後即頭謝羣臣皆心服其能首賜爵疇庸天子且臨軒問何以治蘇而功烈如此也使君雖不敢有所陳對謝以奉上之德然有不可讓者安用稱長者之言不盡其意有所規獻也補治益主忠國之計一舉而悉心焉蒙嘉納有所施惠天下固社稷功哉恐股肱郡暫勞且不庸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骨力凝厚才藻精湛作者皆讓其鋒

翼輔而久於外獨如吳吏民之日引領而望何

送蔣僉憲兵備岳州諸郡序

蔣使君守留曹且未一考被命按察岳州以武衛從楚之政夫今之時熙洽矣豈猶有所重圖於民使南面而不釋然忘楚之慮亟以使君臨之哉且譬之衆材焉使君於今今之榱幹也是所重倚以構造我方夏豈其無選事而授之者楚於天下強國也自羋以來篳路藍縷以處山林而能修其車賦治其戎兵以與晉更霸故其餘俗猶以武扞勳勁輕心爲習遠今猶故也且其地莫非崇山大川廣藪是能生殖百物以成嘉功者乎然非下之利也自昔封畧之固而因以怙恃爲不靖急而走險其能以狡禍猜忍之性安其田里可鞭箠使者其與幾何故易動難安以武力介自逸而憑怒以騁自非柔服訓齊之以禮教而又董振以攝之威命幾何其能使山藪林麓絕壤窮裔之人而無有不被乎故汪是土也而介以昭丘汚漢所謂金城千里者合資澧湘灘而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昔秦與荊戰而爭洞庭五渚者是其地雖虞夏之際三苗且負之不式化矣歷世咸置徼焉於以畫地而守險固有自且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又其恒俗然陟梁爲患烏得

不爲深計哉語云誰不可喜誰不可懼故雖今之世抑豈其無而使君之才又閎議長慮瓌達博慎何邇圖之有載其明畧與之勤恤以宣叙百職固國家是賴徃既爲郡邑則無不即又及爲士以詢聽佐司寇理又以文無害稱矣是皆未足效其一二故斯舉也以江漢之閒控扼上游門戶庸蜀而襟帶荆衡其險固則東南之重地也是尚可抒其才一日乎夫民惟險則乃多獷矣即方舟汎淵而濫於重淵淫於巨浸渺瀰鳥舉遷徙固其所習而安之者矣其有作姦椎埋欲窮其狀彼且不肯苦毫置對亡命山澤奮臂一呼什伍相聚急之則挺而起緩之則浸而日甚是安得不病有司惙惙然恐一旦發也吾寧厲甲兵驟作重劾盡出而置之法嚴若束薪使無所逋逃豈不快意稱善能制其命矣然何以懷罷士之心使無敢犯令乃欲以一切滕淵之餘民且不見德而人求逞其願吾能以其欲盈乎哉方城之外楚之令典故在孫叔之制叔時之教是荆人之所服習也抑豈無其餘風遺俗乎無亦使君之所以治舉德刑政事典禮酌其善者內戢其民而外以經武因以春秋耀吾兵士不惟招果毅以蒞之休動之以明惠綏柔之申令簡服楚之士於禮義以蓄威於天下工賈商農不易

其業父兄之訓嚴子弟之率謹卒乘輯睦師人有禮吾一揃而巡之恩踰挾纊故甲不必釋於櫜兵不必出於翳弓無解櫜矢無離服而武衛以奮洞庭之波若在杯盂阻深暗曶若在宇下何潢池之赤子能盜弄爲武羅伯之地不惟使君指顧使而以寇令施之乎且楚人輕而驍固天下之强兵處也而又擇所以授之若此抑豈惟楚之爲徃者嘗一用楚之兵究當其隧井湮水刊則又何賴於鐘鼓之師而且以蝨賊我中夏故以使君從楚之政藩屛焉設內政焉寄作戎兵以待不停不虞天下惟無事三選之士不待令而集二廣且駕必無留行矣若司馬法所以致衆於金鼓之節是振旅茇舍之常也豈謂一二長吏不能時訓而月修之而待使君子哉故必先撫之而後惟所欲用不然以山川形勝異時所跨據而進與中原逐者是其輕以委之余是以知使君可以此定功業於當時光於前之烈矣

在撫言撫在刑言刑結以徙骨捉以勁詞才人哉

送戴刑部守撫州序

惟皇四載秋九月

天子命司六遂之士戴君若曰惟撫實介郡僻在江服徃陶正是保以佐我王室之禮器埏埴之事陶旋（方往）以度髺（刮）貇（苦貇切）不入苛慝不產民以無忘厥疾惟是龐

簋尚亦崇有虞氏乎。不然是瓦礫也。則亦何有於王甯。今余命女牧女其一乃心績乃功法乃百常耆甯股肱以宣爾有民余亦惟女嘉越若有顯命爾所弗志迄於裔土其與幾何戴君既祇服顯休誥曰惕以懼曰我其庶哉若之何免於戾駕而南也諏以塗惟適言罔不用謀既見劉子而語之故劉子曰子其適哉夫撫易爲也且民生在勤而撫之役不佻矣夫勤以本事事以建利利以敦惠惠以保業業以定功故治可明也事立則動時利建則力紓惠敦則求阜業興則係無敗功定則教不煩動時所以給濟也力紓所以豐物也求阜所以周備也無敗所以徵恤也教行所以保本也今撫之民闕勘恁朝夕不遑暇豫矣不謂無怠無傲惟土功是效乎夫能動民以力政而加之以純罔受之以蒸遂重之以率作和之以廣厚其何事不徹而何生不育治民者將備未至而設之者也匱而後圖憊而後知恤將侮之是召則何以在上乎若夫山林藪澤田疇原麓衡虞是朝夕之所有事也而使窳墮簡棄不圖康功是即繕完緝比遂其肆既殫盡蕪穢困竭余雖欲有於乂民其若空饑離逖何故長老字幼振窮分乏存寡救特出淹起疾扶罷興滯是所以承上之惠而導之民者也嫣率簡

役賦事發功布藝程績登効輸備納享儲資用器是所以率下之忠而致之上者也且子法吏也而獨不聞乎五屬大夫皆身習憲於君前載而布之鄉遂之長察民之麗而致之辟。其有不從上事而倨傲易令者弊之以邦成。其有不育於家而怠昏從欲者。弊之以邦成其有離俗怪嚴撟誣竊令。與夫兢於刻鏤繁於文章淫於奇巧者。弊之以邦成是典圖刑象職憲之所守也。而假他求乎。今吾子即撫之治勞之休之時其出入煦嫗之覆育之詰姦慝禁泆麗止宄攙懲蒔纂剃禮新叙舊任良物官𠜴範飭正肅勳儁工施告宥戾可不終日而聽縣鄙緝睦經產阜繁惠殖孔固其有大役聚人以心競而又何假令以驅之乎詩曰不僭不忒鮮不爲則不僭言不康娛以縱逸也不忒言不淫用於非彝也爲則言上下習服而治成也夫是以功立而不廢教行而不阿載之以令名奉之以勳烈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茂常百世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日登其受祿於天也則宜載君起而再拜曰若夫子之言實長國家抑又以厚吾私也濂也敢不承

送何制閫之福建序

（備閩故且自述其簡）昔在禹命九州經別六閩居海中雖曁聲教固以荒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嵬知稽、歎稽

蓄周官閩隷則又以牧圉視之逮漢入職貢畧與內地等然其人民固柔順易化地雖阻險而沃野千里足以自資自昔未嘗患苦中國其爲不侵不畔之民久矣我
國家初建則又首服從迄今殷庶才儁往往是出迺邇者中夷寇剏殘之後綏集者又十數年矣繁阜已不啻昔何子俟乃被
命開閩其地夫文化之於勗萬邦也固欲使民至老不聞兵革然方國各置率以經武陳師鞠旅焉豈以治安而不祇戒崇明命乎哉若閩被海東南駭猋騰薄往來呼吸猶不可一日忘警是以上厪
廟議其爲遠馭長撫綏靖之計益至詳以悉何俟世將家慷慨有意功名其受茲鉦鉞軍鼓之任罔不夙夜圖以身許國蔑有顧矣邇以入
賀事畢道吳予壯其意爲道閩故以送之夫閩內阻海外限以崇山接界毗越其勢易以爲非然而不敢者以漸習深諳禮義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有素也特孱弱不勝兵一有警使之卷甲而趨攝弓而馳則恇怯幾乎僨敗矣求以有功其將能乎若往者役皆召外兵僅而克之後乃益募士屯戍予嘗周歷海上按軍實蒐乘簡汰之矣皆烏合不逞少年平居則桀倘驁驁不服馴及督

之麥陣則爭先死敵者安可望之令之進而不進止而不止前後上幕府以不中率召下鍾官不至理又不肯置對悖桀不可如何者數矣徒勞縣官供饋則又非一日之故也至衛卒尤弊而易訌若驕子故原闒之患始於姑息而軍法不立恣其要求復諱於欺詒養護醖釀成之自非有專斷之才行之以果明於勸懲罰必行而無貸以司馬致衆之法訓之平時誅後至者則可以視吾旗鼓而爭效命矣此不繫之將乎傳云一夫善射百夫決拾大抵江以南之俗慓輕非無逸材驍絶敢奮之士顧教不先焉故私勇犯分椎埋作姦而怯於公戰使令之必行則可驅之蹈水火而患無選士哉且閩內則山澤之甌遯於幽荒習谿子黃閒隱伏肆剽掠其人顧不可驅而出使備他盜與外則瀕海善舟楫千里邀利通貨賄以市於外國一二長吏或陰縱之浚利也深則敢公抏法網無所顧忌其啓隙兆姦非上致之則誰與故非得廉武健吏深治其狡猾之民遏絶其黨徒遷其豪一蕩除之而後施以寬惠使無復者則烏能偷快哉然此固自監司任耳今之命閩其權寄也輕雖期於共濟而勢不得專獨可振耀威靈以惕厲光命佐宣其間慎固封守而巳若東畧之不如則亦預有事焉而得

可作廣書語

謂請問諸文吏哉余旣習聞事故喜爲何子侯談若必欲舉舊典則往置寨皆於海中或去岸數十里今畏涉皆內徙矣率是而四封之內儲峙器備其廢缺也可知顧閩非用武地獨可文教綏耳即天下有事嘗坐觀旣不能患人而亦不足以爲資何俟方欲建武席卷乘勝疏封爵知閩且不久借也

送通政司周公序　隆慶初作

主上御極建置宰輔用統百官致天下之良材聚天下之賢俊則有我周公召起自浙端委黼扆前以詔繳而納之善於時敦蔴舊老儒藝經術博聞弘達之士克於王庭徧於有位凡

上之服物章軌典制法令自密近而施之邦國與夫興置施予懲罰詰讓無不比於憲公執軌盡諫顯論匡導誘啓其衷而陳力致效於何不盡也若正色危言犯而不隱與救於旣發力倍而功半者其事豈同日語哉蓋際良時佐隆治其勢若因洪飈而託纖羽引江海而沃槁枯故不見其勞蹟而潤澤周渥張舉振發有不假論說而成況其潛討深慮謀謨於　廊廟者豈在野可得而言哉時且討公即秉衡操成大啓我疆宇以純祐我萬世乃側聞公以

簡命曰爾作納言南土惟是舊都　王業本根爾其靖之其庸愈可幾乎故徹肘掖之親而分宣翼之寄去朝夕之地重臨監之任夫公於四方之政既所備具明曜利以敦道之當必有所崇樹余何知焉然竊有獻夫江以東在古不乃甚重若今可不深圖乎東南沃壤強國貢賦分天下半其遇水旱不虞之患若吏理失職則上
關
宗社大計貽宵旰之憂是當求其源思所以消弭拊循長養之由不徒爲一方計實天下萬世計也且布上之德而遂之民者方屬之吏吏所以聽論斷擊者畫一之

法令用舍既慎擇才益審吏皆賢明法更詳以密宜與昔加治而視閭井生殖繁富於昔何如也人情澆浮易動於昔何如也爰書塡委毛摯於昔何如也是非吏不精敏法不備與教督不勤察舉不嚴之故也殆求治太過上下之情不甚相悉故雖竭精神盡心思民愈不見德理之而益棼澄之而愈淆其由此乎夫情貴於流通而或壅遏將使柄易於上勢竊於下其患於何不有乃自古識之矣然徤者譁而逞讒說僞以辨僻以堅震驚交亂皆言是媒使言而不擇是衆爲政也則亦何有於治故自昔理亂徃徃因之而喉唇之司肺石之任必求

忠信明察之長觀變審勢識大體不徒以廣稽覽采流議苟遂諧愬爲也今咨於朝而得公其臨之固知其務慎也何有哉公行矣風之所趨是爲政俗輕重所由不必易置人之情矯而爲名也易立吁嫗而爲恩也易工略形跡而取衷於獨見也難持違衆欲而必申已也難遂是以君子之言多疑而細民之情易狃弘遠之議多格而萋菲之言易流单危徼倖多以貌欺而士族世室每以實辜此沽矯激訐揉切刻轢之習所以未絶也唉

啓出納

國是焉繫公於持之由是焉知所望治矣且銓席將即召公入平其政政本之下豈惟南國實受其惠哉

氷厓徒自而潔之品似未盡豈前輩不譽耶

贈憲大夫氷厓金公序

古者贈人以言謂詔之長者而人肄焉故言堂則克于堂言室則克于室謂言善也非所以奉長者之謂也故以爲壽必先之辭則頌乎亦祈也鄉先生曰金大夫余習焉大夫盖温温恪恪氣和而色莊古之人乎今行年七十而康余從諸父老觴之大夫盖諄諄讓者再曰吾好古有所述明業在簡牘惟多聞以待能者故不能捐書廢學迄今遑遑爾敢言老乎吾嘗從大夫欲舉隆世乎三代仕所歷四方僅僅欲無廢吾所爲若人歸之惠

本則何以稱雖得謝迺心不忘敢介自逸用弘於私哉今其以燕禮接當養焉猶若遽者請辭爵諸父老揖余進之曰休哉大夫之德讓而益顯與大夫故爲李士爲廷尉以平反明清於辭爲論多報罷之所活者不勝計出而持憲其用法也愈益慎所全活也益又多德之在人奕世不忘矣且古之所謂不朽者其言立大夫所論敦厚以則可爲經百世訓廸於裔土昭若揭日月而行之其教漸洽之矣抑又以爲不足退而論著綜百家旨要敘當世之務列道術短長下之象數聲律明得失之分以傳諸後顧有所退託不敢顯自附作者欲藏之名山川以俟昔孔子西藏書殆亦謂當吾世有所是非固未可自任與然猶之乎數百世之業也故願以憲老焉雖未得致之東序以饋食禮饗之特吾鄉之縉紳大夫士私相與謁賀則謂大夫束修行義迄於耆艾其所操植如彼足以勵世成俗勸掖導誘是宜爲衆所願望以爲楷蓋尊之斯事之事之斯欲其壽考以寧永觀省弗替人情之所歸豈有異乎哉昔在管氏之教役官期而書伐以告且擇其賢者而異其禮曰有功休德長我官惟慎愿慤以待事勸綴有衆足以補民益治者以時升之即大夫雖得謝修於鄉鄉化之矣設安車之命一旦

宛在水中

及門其得辭四方之役乎夫鄉不越長故我比里之士咸以其敬恭頌言於大夫祈之遐亨惟是康裕其衷發明耳目視聽筋力之從無弗少壯若者則素之賦受醇固厚凝而又爲天所廸篤申祐保茲有不益介景福延長哉余不敏則屬之惇史焉歲時輒里復事而有所問可具以對　上將遣存于家也

送張幼于之金陵序

撫景流連壯心慷慨登臨寫送烈士獻欷豈婉孌之弱慮獨磊落之雄姿春容與而遲徊薄雲天而高厲僕少時擊劍意慕縱橫伏軾游談庶幾當世專嫉在前讒娼居後才大用小勢重發轗盤桓屢引迴翔淹薄何嘗不躑足聲劾高蹈拊膺痛英年之不留嗟逝波之靡及驚菟蕭槭流葉生哀孤影忽開片虹中斷每生平親懿海內交游厲言一室夢寐千里睇行雲以送歸指飛蓬而傷遠離聲嚶上國光生路隅亦復杯酒踟蹰握手興歎白雲飄飄半是河梁之色黃鵠一舉空多異域之悲況張君與予交外形骸氣厲金石擊筑筵上失聲長號吹簫市中仰天悲嘯霜且晴初酒中累月神開興劇賞好忘年邇迺埋煙熾結霞軛挂柁巨海釣連六鰲遥指天末西尋白門二三君子相與祖之履綦棲響觴詠錯陳

新露微流金行初御澗谿懷風林岫生韻軒宇清泠珠洗江中之月毛髮洒淅犀沉別浦之煙虗爽空來占人衣袂覺襟期高朗夙昔都盡眺引暢適四坐皆傾沉酣關河枕席江漢蘿月半懸晨鶴未警而征大已投袂即路矣想流風於延瀨追舊侶于山陽辭多憤激興復慨楚聊巾別章與長雲而縹緲同煙水之悠悠耳

續吳先賢贊序

古賢人之修於鄉是其貴德乎若出而定國家功伐在天下則太史氏存焉無不書者其鄉之行則惟閭里族黨庠序之豈無遺者是以在周游宗黨正各使爲書有以也夫吳在昔爲奧區賢人產焉者衆太伯潛焉子游澹臺各標其閒然不附青雲之士則湮滅無聞者可勝數哉昔有婁地記諸書及吳先賢贊多不傳余重慨夫賢哲立身修行莫不始于家是故古者正月朝于鄉而復事遂定其論及有所選也亦自其鄉登之則雖出之四方有功烈著于內外何不記于鄉哉顧今之爲書者多繆矣竊操弄顛倒之其所褒進非陰有所附離則顧望自爲地所刺非不于其娟嫉則以無所于籍忽遺之是胡所微信與徃志作于文定公諸賢又有別載者則楊循吉閻秀卿徐禎卿祝允明其著也余私其緒有所述

明若其義則竊取之矣且不能遠及古始者何夫前之作者旣藐世與人易不能有所奪于故斷自今則論其行事跡其始終之槩若功施于民烝烝遂遂者以勞定國赫有顯名者翔序卿列藹藹濟濟者歷踐機要善保無咎者積資賴寵默淳膚遜者躬勤砥淬宣翊庶猷者董正彈壓望實克副者艱棘危慄蹇蹇彌直者闢造土彊桓桓師武者智畧輻輳鎮安寡禍者仗節引義矯矯烈烈者介厲嚴公侃侃諤諤者廉清潔貞操行絕俗者高遯不汚違世獨立者好博研思閑雅知物者敏聰辭致蔚有藻章者淹該秩序綜毫釐貫緒事者精理微解善爲方論砭否者雕文刻鏤巧技倕爾者誕惟厥[illegible]意變奇者至于婦人之節抑或有女狡焉然無得而紀焉者以貞一自其恒範非有姜嫄太任之德慶流無窮則雖梁高嫠寡亦所不列自節義以上不爲題目者所以勸于用亦各因時或未可以槩之也彼君子者。其虛其徐。威儀王國。是我吳之盛也。出處異。道無得而譏焉。

畫史序

夫圖象與書契並作蟲魚之跡其流分遠哉然未始異也即書古繁重奇奧後乃易疾便事則畫之于古今猶

李七毋下筆以不苟寫[illegible]絹[illegible]今人[illegible]不工只容易落筆

隆

是乎唐虞以來施于黼黻文章旂常鼎彝爲用與書相雜而六書有象形則又出入其閒矣周官畫繢之事後素功則法由此詳貴文而親用雖眇微未嘗苟也後代愈降則愈不相及獨畫然乎其書傳自南齊以來僅載曹陸顧展後之述者雖所著益多然若信陵宋元君之客解衣盤礴者尸牖閒畫龍者寫成慶大衣冠者甘陵圖美人者漢以前不少槩見何哉豈遠而難詳抑其事蓋卑古能之者衆與何矛矢輪梓猶顯其名而輪爾慶否至于今不滅也將存于圖象者易逸亾惟得載于簡牘遂因以久與秦始皇與海神相見左右潛圖以足則

古之擅藝者不勝數而求以名聞固不易也晉宋多名流魏高貴鄉公梁元帝皆以尊貴尤好點染其事固與書法同神逸自天性然是非學習之力雖云位置形勢祖有其法而回腕用指骨掌之巧人自爲極靈妙非言能喻故品視其人而人係其代唐亦多出于貴游若閻左相薛少保韓滉王維者此豈規規吮丹設色模效者遂擅逸代稱至見于歌咏者其人多骯髒負氣邁爽故以此重即不爲其人使庸俚而能與彼俊雄者角能哉至宋氏名者視唐始不如非以其人無復向者與故以工藝視之則術賤以玩弄畜時以發其憤懣于胸臆著

之筆墨素膾而寄之千載喜怏忿欝悲愁皆形見者則無復論其代皆可貴矣今書自謝赫姚最李嗣眞裴孝源釋彥悰道醇景玄若虛董無慮數十家皆標指得失論擬工拙提覈品象該驗名實兼存記題目敘閱輿眭經筆手所宜備見古法暇乃萃爲一編獨今代名家雖有述者而未足覽觀因并爲核其事跡有所刪裁且以見古今之變可深慨而惜乎力不能收蓄又僻陋不得盡觀古名畫識辭流別爲上下其論其散遺人間者終歸于澌滅惟斯庶可少有存乎哉

刻韓非子序

韓非子書學者多有之太史公知其悲說之難而不自免夫非之言則足以死而已尚安咎乎始非與李斯俱學斯自以爲不如斯顯於秦矣而求入焉一棲兩雄是將欲免乎哉且其言智術能法之士與重人者不兩存也可以寵過誣者公法而誅之不可寵過誣者私劍而窮之斯者非重人耶非於立談間遂欲矯其情行而退之斯又安得不逞其憾而隱恐爲也故非者刻覈人也并其身而不顧其論進說者之情備矣侯上之所向而以吾說當之是愈疑主而不敢輕任吾說也可危也謂人主之左右舉非伯夷而與愚不肖論賢智是顯言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慫羣臣而不自圖可危也謂人主所以馭臣當操法術如束濕如御奔可危也深言人主以所不任備所任所使備者即所備也可危也謂君失一臣得百上下之間惟以先發爲務可危也夫察見至隱語及上之所諱皆可畏忌者而非盡之欲自全也難矣故卒非之說使人主備臣下如嚴敵雖甚驕惰之主苟得聞之未有不懼者也懼則思思則不敢委其枋於下使專壅已是其應乎哉故名法家言大抵能强主心而恐其下厚於猜而不敢自恃臣子之恩薄而疑畏之跡深有以刻而失之者矣未有以懦而蔽焉者也是名法之所長也今夫玉

爲名法推究心術

危至貴也通而無當則不可以盛酒瓦觗之賤而不漏則人將安注漿哉故王道者玉危也而不能如刑名之易效者謂無當則不可徒貴也商申韓三子皆大畧同術獨申不害者用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强且無患鞅雖以其身覆而秦遂日以興韓則徒託之空言而已嗚呼亦其遇不遇耶然非者韓之孽子也而卒欲覆韓其不務維城抑何甚也鞅魏人也欺公子卬而虜之推是心也固吳起樂羊之不若也其疑人主而自薄也術之敝若此何怪也惜不害書久逸故申子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二子者亦可以明名法之利害矣

失此一機

曾失此一

人才未幸

堪痛矣

論

張浚

昔單子之論萇叔爲其將輔衰周而強之也魏獻子尊周而爲合諸侯因弁誚之有咎然則竭忠力以藩扞王室其皆爲違天道膺天禍逮殃戮當其身且及其後乎夫萇劉之爲周豈其不蒙數世之利而乃謂壞不可支如周詩穆叔之言不終夕而知其非矣若宋張浚之謀國乎則雖強變天道驟用弱國專謀獨慮除怨報忿奉主之功而他有所不計者然亦規處失宜措施未當計畫不能兼攬才智有所不足豈可盡歸之天道而謂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靈之不復振者數運屬然不可以力勝哉夫宋之讐金雖百敗百死而不可已者浚終始主於戰主於守主於恢復未嘗可以少竊旦夕安緩須臾死易慮而改圖壯哉其爲心與若其主之用之也又不可謂不專矣付之陝蜀驅三十萬而前似可乘金之隙者端玠不協驟戰而敗而宋之事去矣逮符離之失亡是又何寡謀哉李邵之才未足憑伏而徒奪其邊邑何預大計不爲萬全必取坐制扼吭深入中其要害之奇而輕率奔退使我重失氣傷沮山東之國忠義之士翻然無南向之思是又誰歸咎與其措置淮西也愎而不能延納猜以專禍得如蕭張之籌帷幄乎故若浚者有其志無其度意有餘才不逮雖謂其輕用國家財貨爵賞似非拘牽之見而不能兼容博納采攬豪傑加人善聽徒急於成功而寡於智畧勇於犯難而疎於慮患忠不有其身固矣而不謂國之威靈衆之存亾繫於一戰胡再不謀以取敗遂使後以爲鑒而終不敢進一寸以爭中原和議遂固不可拔者實謂浚已不效於前也苟以曆運之興衰盡委之天則束手而待之可矣何以貴殉主安時拯危撥亂之才乎惟尚有待於匡濟旋運支其壞此所以深有責於浚而惜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嘗表公墓其人不奇于曠而奇于莊不奇於無所不工而奇然多所不可讀書萬卷而軼轢不出周秦自謂得之

記

清樂樓記

予居衙郭之西左控河渠諸川匯焉四方之所走集也右招西南山經帶絡繹有若闤衛然間葺餘緒爲樓北址名之清樂以藏古圖籍且以遊目放志焉請之司勲大夫記其事又爲季朗諸君賦以張之於予樓侈矣顧予蚤馳騖俗間執細業已舍去從當世名游公卿大夫則志慕榮進耳顏色俟候時所向背逡次請謝與之上下且文法吏隨而裁其短長各以事中之安得肆吾意無所顧忌哉今返初服遵閭里求所游者欲相與恣睢

游道至此羞澁矣

歡笑俯仰傲睨自以爲得矣然巳變化不可概務爲纖趣局促齪齪自喜謀權利結客任俠小者以文史玩弄啗天下喜遊子弟其獲十倍甚者盛推轂世之賢豪權行州域伉烈暴强猶復盜處士名傲然自負此其經營附託仡仡苦身殆有甚於賣請阿意竊富貴者卒之遒蘇俱敗顧得優游樂耶余自以不能於時晦跡空虛又安能降心從俗無所擇也夫龍所以能神化不測者以無所憑藉也鳳所以稱於靈德者以不可馴畜也士所以輕千載而驕萬乘者以不嬰累於庸俗也假令爲雲雨必階而登天翔千仞而未忘唼夫梁藻士亦猶假譽於卿曲流連於舉任是何以超遠絕詣出則煇煌於帝祉處則沉冥叓眇沒世不見而名稱無窮哉故古人之有陸沉於世混跡市人而屠釣雜處者雖不必匿身巖藪而故寥寥與世絕況其自以不用於時退且塵滓貴勢陵轢豪傑眇小才術蔑棄典文而邁往千載雖有希世之觀遐久之業尚不足勸而更能復諭汚瀆之事闒褻昵之詞沉諂諛之態納奇邪之人無愛違巳之性哉是以寧孤立不變一人不營一務逍遙於樊圃之間而志逸宇宙之外不越軒楹之內神棲風露之上羨門子高之流日相與呼吸吐納御六氣之和服朝霞飛景意

不好怪不游不捨生不游余游大成白宦洞斷橋瑣壆双關桃

睍渼溘之表隨風往來使盧生輩亦且笑而不休其爲榮適恬暢怡快固遺耳目忘心志泊然不知天地四方當斯時也何爍濕之能干著寒之能入鄰於壙埌淪於窈冥吾何以識其然哉故謂斯樓也雖在塵寰若縣圃增城之內登踐游眺若躡雲霧而笑語時出蕭謬間人之望此尚不知途之修遠曲直固息意於藩墻之下矣

冬日登尭峯記

記云尭嶺者記尭時水所至也其高踰千仞蓋洪水滔原東南下卑其勢必滔墊古有所識也予嘗三至乃昭陽歲冬日自滬瀆水行二十里折從一小嶺曰夏隩迤

蒸席率損性命從之而尭峯金焦刷終年讀書谷爲而其用者也

而登逕石亙若刃屩不能數十武即劑選足所任乃置如此百尋抵石橫道若囷積出五尋蘚被之其闕有樹揄緣橦上至其半嶥石斷復攬株枸足乃得駐若釋循坂則滑而墮傴僂若偪齵行僅進至巔復牽枳擇石鏬徐下阽尤視升倍至稍夷草生茸茸坐而墜者再尋有磵從西南來巨石嶙陙交積若水防之激勢雷轉而實枯硱磳離置又若累棋礫碎且𥕢不知其幾何時矣下視窅深上猶不見其極並礅碕踦橋足曲踊隃磊隗又踦踽沙中屢壓乃絕磵去崖如覆鍾甬長不及圍下有隧倨句轉穿其篆間石若旋蟲竇之不可圜之闉不無

蜎也入隙中若需仰視蒼黑黝不睹蹢地無耜廣若布棧而密傳人乃舉足踰前撲隊石猝不可踐匆忽决着口呿然得棧廣可尺如甽新伐轉從之且拒巖突拫不能直拓之危度股搖不禁矣歷棧可百武遂曠且夷如環涂容二轍少憩磐石望所涉迷不復辨本非行道強與客進遇拾薪者怪何以達也已遵涂至巖曰斜坪石如板構深壑平視準焉可十丈所前望則窪者爲太湖摧者倚者偃者嶕嶢者爲湖上諸山其在近則矗如帳列如牙節或伏而興或拱而立其間隴畆錯焉蓋踰險阸而得曠夷是遁甲開山圖所云沙土之墟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隱居者非耶彼得至焉者神廩鬼悖孰敢覗視矣顧能廬是間哉又進崖巏𡼏峍不崷崱而齟齬則甚般壁從其隅不百尋又得一坪曰少坪視斜坪加狹焉而高出之所見如之加闓顯湖始半出至是愈茫茫沉沉浩溔矣或云是可以望月之出河圖緯象云邠之臨上爲扶桑日所升宜陸之阻上爲吳泉月所登於此夕焉山靜閴下視蕩無止觀當有異特氣厲高噤不任納其爽凄日昳之景亦且自快去之可二里所有臺峘空岋立至者必巨縻縋而升孰汲之哉時道茀未除跋履既竭輿猶能一取焉上穹阪險十尋嶄裂如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其坼中拾級上又轉而南至院周壘以石被其岨蜿蜒而長樹連抱者雲杪者拱者杙者樠液者中材者千章院傳自唐名免水近裒基得斷碣乃鐫蕭梁年及唐人詩夫隳燬雖在荒僻非有害於物於人無與也而菑仍焉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是非所及矣昔有軒清輝東之齋與西隱者猶之礫礰礧燼矣遺碣與衆草荒壇沼曰碧玉則澄澄湛焉縱廣不足五尋中汚也如釜匊盎如簦笠仰焉水淫之雖甚淺遏暵不涸樹冪焉窨若室宇瑤碧瑟以栗則玉之在璞矣井尤寒沁而其題以寶雲渫自宋泉可甲乙天下四搏以巨石淪之久不曀

飾松偃蓋者失向所措院下石甃紋波文若水浸漬痕焉礛入之豈琢礱為崖厠則陁陊螔蝓雜蠃蚌跡隱隱若洪水方濫岸翼之引可十尋是豈異說哉峰在院左者妙高雲常衣之霽乃徹崖剡行者耳屬恐抵之仄相貫探前測後目上則與磷謀下則與隧謀餘二十丈許左入不數武有穴窈窈爾投以石鞫然下有穿人或從穿入內瑩巃多怪石究穿不可達又旁穿詰屈出不復從故所下視中如硍礚有聲前復罄折踰一竇石棧欹偏置之而裏則擫爾而觸置之而外則兀爾不安去之百武有巖深三筵而上穹然乳下垂若出其爪睥其目作

其鱗奮驤欲從風雨攫其緣纚覆者荔屬成羽簿泪越幽隩決蕩沆氣又含而前則迴障鐵倚勢陖崇嵐嶝纓帶之林谿振蕩鍾蓄豊植冬無散陽夏無燀炎樫柳松樱生其陰麓嶢确則攀蘿萑芀樵燎賫焉五里達於涂山猶覆原上有峯上橫置石支以三足如釜鬲去之者則石婦闘焉東嶺曰鴨蹠如今甗綴之躧皆碎黟若墨鳥跡所不及也夫傳所稱高山廣川大藪也地道之徹於上民神之所依而生之良材者也其記堯水事誠誕則院何以名且洪荒之跡湮不復睹巔曷以有蝸蟬究焉是尤駭視者且山者嶽也嶽者巖也氣巖而徹是殆蒸化百物不可名狀者也余觀於天下茲山特小爾然於吳差顯莫壤東南震澤爲巨谿出其前光屑常陰陰震於怪物登之四望雲霧不知所自出憮然若與精氣接而山川者薄爲風雨矣

斵冰記

（又亦娛□作冰室○不染溜皆云潔第□大家時最住如一炒寵其中晶焚木追則燭之焰也）

歲甲戌月之涂時乃大寒北風扶搖陵震川陸冰澧澧寒涂自洫遂以達彌望皆凝沍林木淒其色廩廩雖霽颼颼欲墮景候慘洌甚日曦霏霏薄之黔靄濇淡霱起相映發回中人瘠不勝禁予與二三子居隩室重衾自擁猶凓若露之冷析骨驚相謂頃歲來寒未有也乃余

羅蕩龍湫
沛然

顧躍然喜自昔之從燕中役霄雪霑浥䨴䨴千里積壑牛目丘陵爲堋（補鄧）陁騰潚風橫挾之怒號天地若搖兀者久不游今復睹此恍然懍往且方壯少精營盛胃犯寠寒朝夜衢路騎行無蓋執策驅之耳不自覺今雖衰柰何都無意氣學兒女子縮朒乃强命櫬欲有所之拘人諫不聽始自岸側鑿氷冲冲開不尋丈盋督之前蕺褱澌霆裂之聲硼碕磅硍若石磬勁之礫硌碎若玉礧之磊砢磷磷薄流澌左右蕩激舟渾然進䑨䑨若割層磦磽礐觸擊甚棘役者休勞之酒復行傷殲者觀者倚艫欲並出者咸怪之謂何所急膺意不避橫軼中流擱

摘扶抵如拗赴迫切者咸噪以助之勢揮蹂突攘盋盪起波沸鼎而歷之磕磕然者已而迫午霽和澤氣稍融液所殰破解散者所踝蹴副（音逼）踍（只絶）者所穿捂（五故）搌（丑善）拆者則已委積涯涘粲若雪綺矣數里間關爲通道夫或捧痛而謳或呼以作氣遂抵湖上乃策而登四顧颯颼肅屑遠郊苦霧霾之若洶洶動雖肅厲而不爽徹孔子云天寒吐珠於澤睹若潚溔不辨語所謂天白灝灝寒凝凝者與剡石氣礐礐碶（側兩）擊與飀飀相雜面受之如射沙石粟膚龜手不足言戰戰不可任語笑皆爲凍咽竹樹颼颼柯葉盡貫望乃不蔽湖山遠來在前予雖

意盍舒二三子無復色遽欲歸夫時者不可常即歲如此嚴亦幾何遇之景氣無論四時當其極豈不佳哉阿以暄凉間也人養適過竅理皆踈顏澤不堅故不可犯霜露予四方之人也而久此悒悒豈能忘故時忽睹此遂動驅馳想彼北鄙寒絕手足皆瘃墮沉身没命思策功名獨何壯與而予與二三子空老耳何益且古者凌人納氷陰室以贊陽氣故無氷則書以紀異東南地氣稍偏然累歲冬燠則藏乃不固今幸各（下各）澤（大洛）遂合歲其阜與玄冥者能專其令與予雖山澤逸安得時穰歲登乃能無他慮又因其寒者之暇極意所之縱覽觀焉而慨寓之矣

老蒼一洛
側面

鄒氏之汪記

歲在玄默之暢月余從徐史將羣從及楊生黃生始自郡泛原防泝列滄以之邐入於郛之豬漸淫焉淹洄久之翔集於幾涂有言鄒氏之汪者往觀焉道隅阿進逝其陳則汪湛然色黝黑方盈畝又半之雜菊萎華植其旁與叢杞蔽翳於時卉木瘁凋紀候肅厲雩（芳干）猶轉轉與飄颻爭寫氣盍腴潤若無蕭瑟慘慄者夫菊著於月令載於禮曰后鞠衣鞠衣者黃衣也則菊惟黃爲常哉今衆色盍備視他卉尤繁而品上下殊別種類滋多惟

後來者貴黄愈不足稱矣然水砄之則津液滲漉故於汪最宜古記酈縣之甘谷予嘗至其地遺菊藐矣謂能益人壽者以受三時之氣得其靈和自可爲奇藥又甘與苦異種苦者過寒甘則近温其芳香嫗或則覗他草醇而不醨清而不酷若幽人之在空谷其峻潔高邈介特貞素亭亭意慮之表可謂標挺鬱絶貴令矣若霜霰被之蔵甤蔓莛栗有嚴凝之色縹緲素柯菲菲茂榮則著節一何壯毅哉而容澤婉媚與西施毛嬙比艷共姿又豈焦然槁枯於林谿者乎余與數君子既託嗅味焉同其所之則惋嘆懊咿相厲切以廉直矯勁徜徉於山藪曠寂無人之域而兹汪乃不遠於雉堞崇牖閒閒暇若在荒絶況菊卉之麗歲晚尤所嘅惜宜徘徊不能去也

遠藂堂記

可以弔屈

夫芳奚貴哉君子信修以爲志俟千載於後者不可誣焉爾也曷不重貞尚哉靈均伉其潔若彼卒蕪穢於黨人若此欲使無蔓延焉又何怪於萌枿之杜至於尋斧柯而不已則雖剪乂之其傷實多一或不勝時化之變易將於何不至哉是猶蒙其嗅芬而漫滲之奚但芳不得薄寡之不勝衆從流之易於泝即有馨烈翳於溷濁

薰蕕何辨矣故風人疾夫今舍曰好惡其不同直置之奚害雖橘之深固難徙而當其爲枳也忽忘其移植之易性也乃徐子則既佩服姱飾矣匊芳以爲堂名曰遠菉實遠哉圖夫讒邪之害正也將誰欲之以彼荏弱而莫予難也附麗寔繁有徒浸以溺之積榛枳我汚穢蔽晦遂使淆焉不知所覺察故遠之不能彼且以我爲藪澤沮壞而繁育滋長之矣萋菲蔚薈使氣味移焉其吉毒者沴害酷烈者侵逆性理若始固未嘗不以玩弄而忽之也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積時之後瀸瀸不除莽莽之謂何然射干類芷蘼蕪之似芎藭也是又非可易辨也且楊者易生十人植之不勝一人之拔翦難滋者芳而羣穢不可勝芟也遠之難乎哉是在徐子勗之也

力淨卿丁
之間而原
水經術故
津

規

規暴豪

古之爲豪暴侮淩弱小者皆巨室宗彊游俠私義有所好立然諾不侵死交負氣雖數抒當世罔然其潔廉誠直洵洵似君子即閭巷布衣而有共財同利害慷慨可稱者何今之爲豪皆齪齪不足數雖士人而有甚汚之行爲向者所笑唾弃之不顧者猶復傲然德色自以爲游得意無所推讓風之被使善家子或故吏失計隨輕黠少年不服工賈本業而相效爲美飲食鮮衣服樹朋黨比周恃其勇力標奪里中荐爲亂探丸砍吏橫驁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敢鬥始之猶可指名今隨處而有雖父兄之誨不可如何生則習見若事慕之以爲武徒敢摯雄勇不畏而翻以敦厚服習爲怯懦儒冤此其爲害既已浸衍蔓滋連類蚝起雖欲理根排枝搜剔疏治乃不勝株逮坐之前者已傳重劾後者猶走死地如鶩安得禁絕之杜其萌使無復哉然此非必惡安就危情與人異也殆教之不素乎爰規之曰昔俠之名雖不軌正而猶出於義遏逆亂之逞而徒以爲技始之士人而好私譽蘊毓以厚其憤遂競逐於衢途而勢激於所規顛踣者已踵接而繼者猶甘之若可嗜放誕不拘夫既得肆俗之日愉於何能毖精悍强力適狠猜以與夫嚚嚚相率納罟網而又將以誰懟式克訓爾毋流湎之跳而驅之糜潰毋挺走於險而覆謂爲利惟剛制於所肆尚永載爾世惟克定爾志尚亦爾畀話言之非率余不知爾所洎

孤憤極矣今人開口輒言著述甚無謂也

黜謔

爰有鼓頰佞夫嬲妍小子學未究於通方才未成乎一藝競媥澆浮豈類宛丘之蕩狎遊朝夕妄希稷下之談嘯不逞之羣肆胷臆之見私爲標置橫相詆訶非子眞之懷占詎識人倫異郭象之懸河何能賞鑒加以不窺作者之門尚遠藩籬之下罔讀邯鄲之碑焉識顯陵之

字輒欲藪彼短長議其工拙亂紫渝朱夌黃姤白瑕纇流其口吻貝錦成於舌端或褎述過情寓抑揚于言外或銓流失文託諷刺于辭間或籍彼文雄因其品目勢成挾主意在憑陵誇飾無當方從泉注抉摘同異亦已蝟與致亮振盛才翻爲塵點冲懷雅士徒遭毀敗斯元伯不甘于見夢許子因之而舉聲者也復有聆緒言於座隅接清風於俄項多其耳學謬稱暗解未弛負擔敢爲宏論瑣茲賈豎特賜猖狂望餘輝而借光並順風而托勢亦情馳意惑目蕩心搖歆艷名華慕戀聲哲志其駑下顛倒其間雖不足以玷缺於青蠅亦可爲笑資於談苑也溺於風之相煽遂使黃口呱呱已濫觴于流俗番番小子厥匍匐而爭趨襁褓之內皆謂童烏巫史之見悉稱幼達覯前人爲蹊逕每空空而自喜附和之徒仰其鼻息待之舉火復爲之欺父兄而取憐替庸愚而騰價訛而益訛醉而復醉悲夫大吳以三讓始其風獨道隆其化言游誕其英華延陵表其廉退沉鑠斯盡陵遲遠今謂之何哉覆波方被而介人之操獨申嘖議繁興而在握之珍彌曜龍劑寡而奪衆薰貞行微而掩玄素詠嘆之作焉能翳彼幽音知樂之倫方復揚斯孤奏千載之寃尚申悲於王弼一時之論寧有恨於劉歆故

卽慷絶俗之見者不旁採於衆謀守獨定之說者不遍諮於道路必若飛響迅發逸調閒起排黃雲而儷曲度闔蘭以齊潔荊人見之而屢驚鄭客望焉而却走矣

已上達心二兵大可斗痛快極矣

說

爲英布答隨何

隨生以口舌名然所以說九江王者不知何以動之始布故驪山徒無以折其辯故爲所紿耳因代爲之答

英布曰先生幸教寡人甚善然先生爲漢王則可矣未達寡人之心也且寡人所以託國者豈獨爲楚強哉夫親裂地而定封者項王也視其強弱而改圖者市人之行也非南面而君國者所忍爲也重德楚而輕背之無故仗劍獨走漢雖漢王亦寧不慮其反覆乎且生謂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身親伐齊之勞寡人少臥淮南不助楚者又不然也生視齊寧足為楚患者寡人不幸有犬馬之疾即少發兵擊齊可萬全決[illegible]必之役項王不返寡人先期會戰漢王必舍輜重跳驅適耳寧得壅睢水不流殲十萬衆於彭城下哉此寡人所以厚託楚也顧謂提空名生殆不知所以戮也又安能知楚漢之強弱乎漢以義帝歸罪於楚夫義帝楚之所立也豈有意廢之哉然而鏖鉦鹿入關中定天下者項王與諸將力也義帝所有者故地耳即不幸於楚何負且與彼置父祖上不顧者何如也漢王歸諸侯使從己自強即無與楚遇遇即奔敗其亡失生所知相拒滎陽成皐間尺寸不得進父子暴骸中野丁男幼弱悉發尚不補卒乘饋轉輸蜀漢之粟率十鍾而致一間繞梁地楚輒覆破之閉壁不敢下一決以此為漢強殆誰欺乎夫君之視父奚若漢王棄其父若敝屣於義帝何有而為之縞素惑諸侯且楚分王列國與天下約已定而漢王無故敗約首舉兵攻奪諸侯地若天下以兵革不休生以為人共患楚耶患漢耶生謂并以淮南兵足亡楚則何煩千里來辱乃欲留項王資漢取天下若失地則與生亡走漢復分以地而封耳使寡人棄王者之顯號為亡虜捐已成之業復冀分於

漢誤矣夫亡之漢一匹夫耳漢何愛於一匹夫而王之假令聽先生之計於漢誠利矣亦危哉所以爲吾國社謀也況項王爲人義而慈仁得漢王家屬不加害善遇之漢王恒中而多猜捐非其有以與人雖多不吝然可乘還奪之耳故爲先生擇主不若主而事項王并力令漢無東天下可以少安於先生何如

惜其愛之是以規之

雜文

讀李于鱗集

李生自謂命世才即子長不啻過之橫驅千古以崛勁自意其文連類廣肆要不出左語國策太史書屬辭緝綴奇隩靡靡不絕敘一事數百言未究而其意不過爾斯則一語（未必）可了故爲棘澁岨峿然且使皆自己出何不可者必剿襲古語聯貫絡繹以攄擴矜衒爲累百篇如一機構或援左國以入於史牽經義以附于傳鎔鑄以巧洽若泯合無有釁兆者幾天工哉可以爲難矣而未可爲至也夫文者必引繩墨隨短長效之即左語即國策

即太史無不各自爲家譬美好者其骨法相近而精彩神色則不可同也御者執策雖同而輪轂馳驟豈必盡掩前跡哉今連類爲之固不可即可矣如牽附何孔子蓋述而不作然易詩書則犂然辨矣豈必混爲一塗哉至其所自爲者又奚必曰古語有之乎且李生自以無一語不範於鉶可也而無所取裁因其淵幾假其成器必將至襲累陳厭拾弃餘以爲新異即韓愈氏抑且不爲而能免於後來者誚乎使李生之才獨以意切劘之盡去其舊而新是圖剗除子史刊落傳記掊擊往者不本事不援跡不循構體不預設變有制而無常有待無待出意慮之外游涘溘之表奚患李生不能哉顧使論者推高一代猶有軌鞅之疑奇氣軼發而當其無有則機用可窺也謂北地始闢草昧未窮情盡勢極溔渺之觀關中湔滌雕飾而傷直致率易無宏遠淵蔚之色。且今使蒙莊削牘則必盡舍逍遙而博議子長當著記之任。未必謂無世本國語遂絕簡不載筆也若之何謂神用而有所藉患雄才不能自恣也哉。

極古雅極精拙

表

爲蚌謝上表

臣蚌言伏見除書以臣爲長水將軍曹丘校尉行醴泉令醯如故臣聞

命踽踖蹙頞知懼筐頒祗辱緘口何辭念臣介族卑品么麽陋質尖尠蚌蛤之微瑣負蝸蠃之議輪囷無奇安能磊砢蛣蝙徒爾豈曰閉藏是以轉側汀濆分絕清塗縮朒泥沙託言殰殼不意過私猥加漸植溉其種類曲蒙滲漉含育逮茲顧外有水稜中殊混沌惟多襞積誠何氣味而得濫預八珍叨陪五鼎腹腴焉取骨體奚堪

方當泔以醨沸柔以挫糟偕調羮於辛櫄竊借箸於鹽豉胗斯蚳醢以閒膷臐未忍腥菹去同乙醜孼江珧之房膏流食指薾紫貝之胃飫厭車螯銜澤及膚瑩恩滅頂固將腐爛爲期非復縻碎所答輒不勝戰栗董躬莅盤匜拜表以聞詔答曰卿著姓會稽策名海錯脂韋所便肥甘是悅故斯簡授以待和滋爾其折衝樽俎毋避鼎鑊勿庸讓也

即竟是秦人之骨只是多讀書胸縱格若及汎濫博綜求之幾矣先生

書

與季朗書

與兄從事最久情無不相悉然僕多忽忘願請者數復不記憶去歲淮北遊時繫念況從此浩不可期中夜思之驚嘆不寐所共厲者文兄才雄倬衍麗非僕所望若其精理覈詣僕嘗得質疑焉不可一日離舍此遠去此私所悵怏慨恍不自適者也所欲有謁且摭一二夫經傳周秦閒書此詮言之軌然意所向何古之法前動於中茫昧未顯非所思存譬水之浸淫因導之流故辭假之手少復綜緝而已使坎朱盔豈能強決意未畜手能

爲之辭乎故肆意而作緣手而奮者善文也規以揣裁合變赴會融絡構治連類錯繪者文之牽泥未光也所以力去陳襲剷削雕鑿必直致飈舉雲駭霆疾而含混悠遠英慨靜摯未嘗有意而法度在焉若莊氏綜辭且無所謂而縱橫數萬言無不燦亮瑩潔秦儀雖澤立談頃刻奇辨藻辭勁氣逸彩豈思構組撰哉皆自然得之故敏速倉猝應機蠭涌其斯之貴若其淹緩研唫采摭按覆則雖肆麗而典峭越以諭尚不足難而況彼弛解稱淡散亂拙弱若今之所爲者何算也且兄與僕力開新體首鬬莽騖何有所藉寄假待而小人大言過不自愧翻謂穿綴又謂多故實夫不能解而妄詆猶之可也謂之易而不爲抑何罔之甚哉且假能爲何不爲僕輩奇恣佚宕而乃守彼區區不足一笑而自謂能將誰欺哉故實者據事陳義固必及之初非藉此而工彼自不學而患其奧僻則必如彼而後善歟僕往爲詩頗容淳父未嘗忘彼小人者僕輩誨導之多矣每操戈彎弓何鄙之甚兄自今冀共闕之勿輕語人也今天下半爲王氏學豈王氏才勝兄與僕哉故藉勢位耳兄邇者立致青雲篤說海內當復爲魏氏學不久矣魏氏學行亦何異僕哉竊所憤悒不平欲一洩胷抱以寄之無窮者不

惜重言之夫涉世取位隨時屈伸兄之篤密亦似太甚雖鑒僕疎誕遭尤招嫉是矣事有固然無足深慮機變權畧辨識籌計神鬼隱幽世豈有能出僕輩度內者哉然不能兼得斯亦非慮之所及矣侃侃正議莊色峻嚴敦重風望不少假狥彼終何所爲蝎螫哉得失有分非人能爲煦煦和謹徒使渫惡恣媢悔耳幸無爲鑒之過苟未然者願有所復無惜

除却名利心自有眞氣類○擇到底不是尚許

書

擬謝交游書

劉鳳

吾聞誠無不入義不自疑謂在委心當無復間乃今觀之事何大謬不然昔田光伏劍以成死士之氣侯嬴自刎以奉公子之事夫狥身何易知人何難籍令髮不指於冠上眦不裂於璧下豈不終受嗤於燕魏哉今申以國士定以石交利徵毫末釁成丘山是使輕生者銜悔而論交者泚顏也願君其熟察之昔戎夷如魯解衣而僵紀公菩藝劍肉而泣是以華元不憾於御者司城舍怨於從亡知不可以隘已遂怒也故願君之毋忘後門

之不肖而先衛人之末行使羊斟子章復有醜於千載吾聞樗里負首公仲腐心事一至此私爲痛之願君之深計無自蔽焉語有之曰怨不在小恵不在大期於時與不時而已矣故越王憑軾而武士奮矜荊君拊循而三軍挾纊夫蟲象非作氣之資虛辭無禦寒之備也所以成霸越賑强晉者義激於感憤利借於嘘嫗也是以隽忻水斷蛟螭而意折於要離毌開力格虎兕而命殞於樽俎何則誠有以中之也昔茂去秦道遇蘇氏而二國迎之以上卿公叔爲將戰勝韓趙而君賜吳起田二十萬何則利謂有所不可忘功謂有所不可居二子誠明於計審於事豈肯利而飾讓哉故同利者爭而分功者在後也何羨積薪而後來者居上也昔召忽任子以圖難鮑叔奉令而出傳夷吾重生以全國此三人者猶鼎足之並立懷霸王之明畧信執己之獨道故異行而相濟也是以成安君身刺於泜水之上孫臏名顯於走魏之師彼其初私相慕以死因嫌妬之跡重相夷之禍雖攜手而游不旋踵而敗故東郭一言而西門忘其榮辱干木偃蹇而繆侯締以素交此其人者豈以名位爲軒輊富厚爲媒梯而相與乎尋丈之間哉闊廓深遠邈然自得志意之孚不見其際夫何有於讒慝之人哉故

賢者潔行以振疑智者究理而長慮昔申胥流惑於宰嚭子產不全於鄧析夫處二子之間與者不得而強同危者不得而苟免何則心怵於兩端而勢迫於侵殆也蘇秦將合從於六國召張儀而激之使西入秦甘氏將收地於宜陽使向壽而返之使垂要其主此挾傾狡之變慮因間以執讒口由置構之爭事而固結以強主心卒之形反而勢禁前寢而患銷故智軌者相示以色季子之使張儀所以飭而易之是矣交疎者明誓以信甘茂之於息壤所以無攻其後是矣今夫二子之明而市反覆之計恐開塞之途士容濟[illegible]勝之恥禍理屬然豈及其身而能止之哉是以君子敦道後黃歇之聽而不悅瞿氏之賓中如蘭之契收比德之好不貽玷於充詘何則爲蓋無厭也夫權戚嘍唶爲仲甫之舌鄭僑一言而見然明之心何則匡政平俗小補而遠謀同底於濟不可以謏行合也至夫佞巧凌誶駕說以游而不相見情便辟誣諉怯疑並騖以逞其捷衝傾而氣制自以爲辯智徵才滑稽無戾是以陽虎樹人於魯亡未出境而襲逐拘執之矣董叔繫援於范氏求以自託而紡於庭槐今之爲交誠能破胸臆出腸腎厲苦口進逆耳效懇款抒切直終與之竭盡無愛於情則左桃可使餒死

而不辭苟伯可使觸刄而無悔何況作色於簞食之微睚眦於盃酒之間乎然則虞卿捐印於魏齊祁奚無德於叔向又何足爲道哉且吾聞士不虛附名不虛立譊然其口櫝鼠璞以十襲混魚目於照乘莫不望而珥之者何則鮫人恥而周客走也首山之銅若耶之錫而爲萬世寶者以陶冶礱錯而出其精光也故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妄意希冀則燕石珷玞祇開罪於予春俯就鎔範則朽楸腐桿風胡薛燭方接踵而翱翔耳今夫閭巷之雄布衣之傑挾王公之權怙青雲之勢仇景雲叔佗羽公子賓客從橫遊揚爲譽人慕其聲轉相傾動足使恬退揖讓之士不得雍容高步雖欲貢善忠告必將效拉脅折齒于范雎說難孤憤於韓子而未有能廻視改聽革心易慮者矣是以君子盛飾潔廉獨出於名譽之外而不牽於流俗之蕪穢以自疏擢乎溷淖之中故迫窮而相拯恤無社號呼於叔展患害而重除怨楚子劍及於窒皇許人而不訖於威解揚死言於無貫居乎顧以庇私范宣朝夕於訾祏隨利而能推引文子不奸位而受名相先以含垢則疾驅而分謗桓子離閔而不疾則指楹以平憾季孫故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何則以其思游於霄霓之野而升包於區域之

外獨開曠蕩之觀也今壅優愛孺子之見沉容悅側媚之習居同閈而猶倨視長者易嚴重而驕色使貞介之士與柔佞比肩此原憲所以謝於端木子方所以肆於魏擊寧忿於世而孤游也吾聞疢於利者毀其信傷於行者危其身公孫不諜於同乘而師以敵撓燕人涕泣于丘隴而言以譎效子木背信於齊盟而躬以逢殆駟帶無質於要絰而世以不逮今使篤道履素之士捨其馨烈之性甘於腥腐之逐騃瞬於勢貴誘奪於名途顛歷望拜以爭鼠肝蟲臂之獲而自伏於糞壤之下則士有鬚剃巾幗婦飾而逃焉耳安有張目出氣而猶強顏對朋友者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三十一目次

王世貞
論
藺相如完璧歸趙
傳
興濟伯楊善傳
爲李于鱗傳
序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壽戚大將軍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宗子相序
重刻呂氏春秋序
何大復集序
宗子相集序
送張有功尚寶左遷淮運序
送郭侍御子靜左遷永安序
贈袁抑之給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序
贈穆太公序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賀御史大夫遷左司馬崌崍張公平難岐遷序
諡法考序
兪仲蔚序
贊
趙衰薦郤縠贊
項羽贊
李于鱗先生贊
辨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
駁諸葛蕭何相體辨
啓

南都八坐賀元馭相公啓

書

書與于鱗論詩事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論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與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旣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畏秦之深也出秦兵以一璧殺將士哉

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與夫秦王既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與城璧入而城弗與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紿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請就死于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廉頗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楊以諸生進

傳

興濟伯楊善傳

王世貞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稱順天而善爲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爲人策事時年甫十七而　文皇帝起義兵則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聊覗間　文皇帝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　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問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逹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胝不爲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洪臚寺事、而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之止而時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皆以庶僚假卿佐以往、皆不得要領、而李實得一見　太上、頓踣、而其辭戇、然虜始挾　太上請我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爲虜酋也先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而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釦之類以往、既至、而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而詑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一不爲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而又募中外材

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植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卽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柰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

應知此弊
皆包貢者
之所爲也

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嘗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刳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史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

做成此事不在掌管 次

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　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顩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歸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掌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其從行子弟有得官者易東宮加太子太保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事中貴人振從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兒會景帝病善何知亨吉祥有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鑰　太上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子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爲勳衛一爲指揮僉事一爲千戶一爲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軏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

上、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疎絀、而明年善亦卒矣、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子宗自動衛襲、四歲例奪、爲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辯、以巧取功名、而儉忮多岸谷、其爲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坐事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　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於謙王文之僇、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焉、善或云是謙文爲祟、而李實者、時以右都御史、撫湖廣　中官奪職爲民、

爲李于鱗傳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故其爲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齊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爲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吊也且績纑不足以資修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爲之避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髮亂交晉江王愼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問側弁

考古文便目爲狂生可哂可陋不想于鱗未必狂然其文氣足豪矣

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楚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員擬象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擿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詘于鱗師心而服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貴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腹繇言開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歷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許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與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偏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偏至而不相角若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

心地清淨亦見作文要訣

而其文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干贄不爲名計出曹羸馬蹩躠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蓄之爲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言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嚴號公平倘臣子銜邊帥不道斷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至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若于鱗曰使吾僕僕迓道事嚴客夯韝鞠躩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其有所不能晨輿對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脫若承蜩焉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辭語爲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暠暠自洗濯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嫁志嘗觸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濟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眞定十之二益永年博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一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

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韙之滿三載贈父寶如于鱗官母張爲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非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辭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搆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邑鮑山曰它無所溷吾目也黼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旄屛息巷左納屐錯於戶奈于鱗高枕何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一二友人獨殷許過從廓問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踁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悳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厲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何于鱗間迫起之爲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

察副使常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參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推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小間苦某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搏學能文有父風

序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王世貞

歷下有李生者治毛氏詩釋褐尚書刑部郎李生能爲古文辭奇士也與予好至燕閒語及已饑所以貧狀與太夫人事未嘗不欷歔涕下也李生之言曰某也九歲而背先君子二弟方呱呱荅是時先君子先已娶有子云太夫人爲後室而祖母楊老而昵前子慁某輩長產當瓜分吕薄而深覬我太夫人之易嚮也我太夫人日夜抱諸孤泣曰天乎吾乃愛旦夕命哉即二三子之胥顛躋無以報地下于是自誓潔束不一問戶外事而侍

祖母楊益共謹如新婦時蓋八年楊歾而前子以罷故稍蕩其業益恨有某輩也太夫人亟歎泣曰天乎其終忍絕李氏哉乃廢箸出僦金田可粥者三十租踰年僅十租而又坐貸息故廢箸徙僦學旁舍貧益甚于是某漸長稍稍取遺書讀之太夫人躬力作女紅絣澼洸二弱弟則爲人傭保給之蓋母子更命并日食也日予謬從有司薦乙巳之歲請告歸故里中具冠服率二弟拜堂下置酒願得奉頃刻懽太夫人顧愀然不樂罷酒久之乃念先君子與貧時爾予聞李生言而悲之且私以識太夫人礪節和行順拂而甘苦有丈夫氣焉亡何生

此段文思尤綿而情愈真

復來謁予曰太夫人今五十而加七誕辰近矣某謁辭所當意者而得子之一言爲壽何如予曰子之壽太夫人也將盛冠服邪曰然致水陸吉甘脩髓邪曰然辦服飾率若婦暨二弟諸孫列前後邪曰然然則太夫人亦若乙巳之愀然者爾李生色恐不復對曰毋恐也予曩晉第而歸它亡自樹見太夫人恩子之沃而志瘠也狀易思也故戚謂爲子戚耳子距今服官脩礪衍謹而博古善文辭修先君子業而廓大之太夫人庸戚邪且太夫人賢者也其不以人情病人理固矣於是李生色少解而予又前告之曰未既也子盍益勉焉子之造與太

夫人之壽日進高明融顯海內稱李母與孟母並毋論河東氏焉予歲得文壽之不然而予官且更高產更厚歲時伏臘窮數道力考鐘鼓紆玉曳紫縣官餉謁加家人禮爲壽而太夫人愀然自若也予以爲孝乎哉李生悚然起拜歸而語太夫人太夫人曰善

壽戚大將軍序

往者　天子以戚將軍閫功成急傳詔非邊大將軍過汪中丞而論非事所不易支者五即　天子不以某不肖待臯行間非舉便宜而授某不可因借箸條所以不易支及便宜狀中丞爲文敘之甚悉大將軍至自閩

（今之論車戰者紛紛矣有一効否非不効也無法也）

天子果以薊帥授之亦頗用便宜法事而不盡如大將軍故指大將軍謂虜騎壯甚卒難用騎爭於是以意間古法教車而以南短兵法教步俾車抗鋒步夾車騎承步利則騎追北不利則車殿以自衛虜稍聞之縮弗敢闌入至北虜盧錯於儲胥者其五載而大軍益得以其間飭邊事其法曰垣易穴也墩易陵也我高堅其垣而稍疏其武爲敵臺以乘之臺多其卒卒有長糗備五之矢石三之險阻樣出虜不能厚集而以薄薄我我從高下矢石不食頃而烽達於百里之外矣大將軍即諸營城多爲室居部士其室材不以煩縣官因木於林因石

於山身爲陶師以教尾鬣士告勞者一言柎循之如挾纊天子乃稍稍賢重大將軍數下璽書褒奬褭蹄鮫鮹之錫歲時不絕其官至左都督無可加則爲官其子弟以慰安之大將軍蓋束髮而從軍凡數十百戰南掃倭北拒虜天下談其事而駭之以爲非復當世人即號習大將軍者以其宿將故謂且老而不知其歲僅四十七也今年秋幕府自偃羽方置酒大饗諸部曲諸部曲念無以報大將軍而悉不佞所乞一言爲壽不佞以非時謝則曰必大將軍時而後得足下言無乃非值乎哉且自薊邊吏民有大將軍而始脫於虎口而知有生之樂

大將軍一日而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日也大將軍一歲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歲也而我曹何敢忘不佞不獲辭則爲序所以而曰爲我謝大將軍時進匕者自愛自此以往所未央者歲而　皇帝歲勞若大將軍問邊計利便因即軍中置號悉統諸將軍爲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如子所稱辛子眞者固大善即大將軍將而赫瀚海挈車師勒石燕肰山之顛者雖僥爲之非吾所以祝大將軍意也

爲宗子相序

王元美嘗與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驥

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爲也久之粲生徃南海徐子與荊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有所不爲也子相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知言哉所論萬世一事者矣方吾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間旣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僅且不能自已也而遑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即其次朝不坐燕不與制時政得失士文而論詠言之者無罪讟之者足以戒達於上寡而依其舊俗亦何所不得

鄭文

於我而況合并古人明詩謂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亭之嗟歎咏歌手舞足蹈過此徃以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餘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隅則屏息俟之耳夫旣以強人人愈厭旣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爲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聞焉是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暮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比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雖陸沉下僚亦條此不朽之心獨奈何

非義而冀幸不可族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即有咏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溪則意氣激烈能使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爲乎向吳會人亦爲余言子相於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材任吏部何憂不即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即世俗之見以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窮一日之力謬爲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稱列至爲稍黠者所窺遂爲太過矯失不復區別眞僞槩天下賢者於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矣然豈詩之罪哉故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爲矣可以無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

著不能損益也

重刻呂氏春秋序

呂氏春秋一曰呂覽故秦相國文信侯不韋與其客所著書也當書成而不韋縣之咸陽市肆曰疇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而竟莫能一字損益也其書今頗行屬傳梓久不能無譌誤而雲間宋光祿邦乂徐太學益孫輩相與校訂重梓之而問叙於余余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繆叔之次立言於品三而操觚之士若爲之小

不韋之客建尚之心所以代筆者宏

屈然子桓以雄豪劍起鼎革間顧歆然不自挾其有而以經世大業不朽盛事舉而屬之文章彼誠有以見之也不韋者一賈人子爾操子母之術以閒行於泰而得志焉舉秦之國於股掌間挾其勁東向而瓜剖天下位相國號仲父爵通侯十萬戶彼豈有所不足哉而顧孜孜焉思成一家言以與諸儒生角而割後世名此猶未也不韋固莊生所不道莊生之識至欲齊死生平物我槩一切有爲之跡而空之乃亦孜孜焉而務欲成一家言度其於辭不工不止故夫古之稱立言者未有不爲名使者也且以不韋之詭譎狙詐豈其果與聞於道而其客亦務相尚爲攡奇錯厠於鷄鳴狗盜之雄雜閒厠聖賢之長辭以文之即中夜一静思驗其言於所爲之跡有不澳滺汗泱者邪推其機心之發觸而爲機言變割之於申韓辨巧之於儀秦有不知其所以合者則固其恒也且也不韋之所爲千金者再耳一用之而聾瞽秦王割其國柄再用之而聾瞽一世之士而割其名雖得之而俛失之雖失之而終微得之不韋固賈人子要亦其雄哉宋子徐子與其儕二三子俱能文章嗜古若渴慕先聖不以人廢言之義而梓行之所謂芙蓉發於游泥采之而已置游泥勿問可也

何大復集序

敬皇帝朝化休而融昌異時諸先生業文章顯甚重矣學士大夫固欣然稱說耳相慕也而獨非地李子以非心所好謝去之亡何而又有信陽何子者何子雖稍晚出其才質敏秀瑰麗各以長相當然而李子得何子爲益雄也鄙人之言何知仁義嚮利則德是二君子抉草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師友之素而奪天下已嚮之利而自爲德於乎難哉去其始可一甲子詩而亡舉大曆下者文亡舉東京下者即誰力也然二君子之徒不能長緣其師所繇得毛舉論難之語以好爲勝而他工易者

何宜降心于李然李之辨亦多

惡津筏者徃徃左袒何子而訖李子則又似非何子意也夫百羽集於詞林而二子雄飛或擻捩逆羊角而橫舉或順飈而肆翺其九萬里同也李源風何源雅風故長變以明志耳且夫覩其沉深恭宕激昂鼓壯喑鳴潛悽忽正而奇正若嶽厲奇若海颶則李子哉是固少孫要之其緣情必象觸物比類靡所不遂璧坐璣馳文霞淪漪緒颺搖曳春華徐發驟而如淺復而彌深疑無能踰何子而上者何子爲文刻工左史韓非劉向家言大抵於詩雁行云而關中康氏喬氏其鄉人樊孟氏則盛惜何子志業屆於年未竟世之談說經綸抵掌事勛者

其敎何子以不及如耶令何子不死而稱爲名公卿巳耳所以削滌卑瑣振頽習扶昌運開中興者何物也於經綸孰多於是何子之甥袁燦來謂王生若爲何子敘其遺言王生曰何子彬彬大家也易言之有親則可久李子得助而久何子之功李子偉矣夫二子之功天下則偉矣夫

宗子相集序

嗚呼此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倫傳之而吳郡王世貞爲之序曰昔在建安二曹龍奮公幹角立爰至潘陸衍藻太冲修質沈宋麗爾必簡嶽嶽李杜並驅龍標脫銜古之豪傑於辭者往往志有所拊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爲用則豈盡人力哉蓋亦有造物微旨矣曰余與李攀龍于鱗燕中游也子相實挾吳生暨天目徐生來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嘗從吳生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盂嚙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也當其所極意神與才傳天竅自發叩之泠然中五聲而誦之爽然風露襲於腋而投於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離得之夫以于鱗之才然不敢盡斥矩矱而創其好即何論世貞哉子相獨時時不屑也曰寧瑕無碔

此是雕龍

又曰數良在御精謬在箠可以嚙決而縻千里余則無以難子相也諸善子相者謂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間是非子相者謂子相欲踰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相指也充吾結撰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累篇吾時持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勝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即使公幹太沖必簡龍標小白貶損而附於諸賢之驥子相甘之哉子相於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奪今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北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足無憾於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於在乃往往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没悲夫悲夫然具是不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乃機薄又士無毛髮之用子相獨立不然爲考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非久出參閩屬有島寇事秪膺吏民調兵食規墓爲一方冠既又佐其臬爲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之則子相居恒不懌謂麒麟鳳凰寧能並雞犬用乎不得之不能爲聖世瑞厭吾雞犬行去矣于鱗大賞之爲詩曰一爲麟鳳言三歎加飧食其曹偶持論若此

送張有功尚寶左遷淮運序

下東有功於時忍不止此

上既采永嘉公言追尊　先皇帝后已遂相永嘉公先是中貴人監諸征鎮於列踞撫帥右得徑下敎令屬郡邑屬郡邑惴惴迎恐譴而又多從惡少子弟靡靡縣官帑即代滿豪靡不巍然高也居恒詑　上私人即三尺無奈我何而公既相緣　天子意乘間條所以害狀悉請一切罷報可中貴人最近幸者曰司禮固睥視閣臣自公相絕不復敢希請公亦絕不以殊禮目之此輩周旦夕屆指待發也非　上仁聖及公謝苞苴內行整整焉覩頫首服哉公子遂鮮乞有恩澤而　上殊念之一日召其子有功有功稚而髫也授中書舍人公沒進舍人爲尚寶丞又數年大黜世尚書以下丞乃奪階判縣事矣　上非忘永嘉公也豈奏牘究未竟耶夫大司柄者何異乃爲中貴人甘心左蓋有功能詩詩奇屆其坐客而又好治具浮白長夜飲此其去狀然即挾先人遺脂車乘鬪雞走狗爲俠長安中者又何如也且　上以尚寶事簡于秩號尚貴故多錄世臣後使優游食餘勛爾即必取吏職裁之而辱之罪何以有辭于逝者永嘉公相十歲　上任之他相取充位而殁僅以身葬亡遺貲至有功從其鄉富人貸息佐酒費爾召伯之詩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愛其人至惜其樹永嘉公肉未寒又何爲

屑胼推有功也且謂有功使酒難近如灌夫者當田太尉抑項恂恂不復語矣吾故惜其志未竟氣間一二仕路風耳去所鬪何大懸殊哉而是時諸樂有功去者難予永嘉公誠名卿然借　上逆折若朝士士氣奪至今究哉此又未究公也當言禮時諸君子得公肯已之耶攻公者合不堅不足以勝敵堅合而求勝公公幸勝矣不決不足以久故決以求伸勝且　詔獄廷訊并白公相始也令外地自守令下洎珉畯卒戍不復見貂而璫者翼虎者少具一安枕朝士洋洋過　殿廬中貴人多却避雖心怨之見亦謬爲恭敬亡他於乎誰力耶彼獨不睹二止朝事耳當疏上執政爲有功意憤然謀具狀留有功固遜謝曰不肖之任子既以辱先太師兹則何可重辱生不幸少職清近鮮因心銜慮皐狀誠有之出爲卑小官當也乃止有功亦誠慮過人遠矣士君子能爲此言何黜也于兹何以黜有功鹺權淮淮賦甲天下而大司農爲軍興故實右臂焉勢必纖取而倍計知有

累人之言

功必不爲　國倏蠨蠹其積然兹非尚寶優游地也稍緩稽不當吏得執簿書繩之亦誰爲若志且惜矣有功盍勉奮焉毋使交好如子華稱隴西李氏隳其家聲其有以廓永嘉公之志夫內外崇抑予則何較焉

送郭侍御子靜左遷永安令序

天子往赫然怒慮也謫諸大司馬以下而大司農坐軍興乏當皋皋稍次又會怒漸解僅免歸而代者出倉卒匪豫時切責免冠謝皇恐計亡出于是大司農日夜卒馳無暇休沐且飯矣而給事御史諸曹郎亦日夜相講尋利端間有所裨請利端無窮開利實寡時御史臣仁言募民入粟數千石者予武階至三等金吾緹騎得遷帥皁當戍繇多大富俠民非亡輙跳去僅跡問丁度令情稍輕得上貲免其重者自菑而它蠹隱匿狀如光祿將作諸監號中貴人陸海幽枝之藪益縣官無輓費

搗哉司農

二三　天子方坐西齋宮覽書異之下有司次第報可而大司農撝策亡以當也請一切加諸道賦而最重者曰江南先是江南漕綱粟固什百他道而歲比凶人至破廬舍鬻妻稚以償未足也督府使者冠蓋相望道路鬧猶不能悉甞負而詭出名逬之是不顛頓經溝壑且將遁從潢池中博一生此何利哉。御史乃條上大司農非計願特賜淈格他語或多懟而大司農挾啇人也陽驚為上言御史家江南嘗為其鄉人上賦者以寬假風臣臣不應因妄云云大諫官不恤國而傾恤其鄉人及家耶上心是御史言而難大臣下遷御史永安令嗟乎

毒哉司農

人臣議國事不相當而相角以有所摧折且過矣乃至爲巧中軋己而遂開人主疑端否闕言者路不亦大可（弱）畏哉夫使御史語非是則可傳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大司農試籌之卽無論諸軍食自宮第內外百司府藏有不仰江南給也黔首畢命耕懇悉地方力致之國亦何恐竭而漁哉且不仁手足猶緩可任喉領氣所緣而弗絕者也一旦遂決盡其脈何謬盭若此哉御史非不見大司農日夜騎馳亡暇休沐且飯狀也又非不爲謀所以尺寸利國者大司農規其利（何相）御史[illegible]其害夫利卒不勝害也然而御史卒不勝大司農者則是爲大司農識者衆也至謂御史家江南大御史僅六郭二頃增不過升斗豈要譽鬪黨朋友然耶不家江南不悉江南利（不[illegible]史矣）害狀矣大司農正坐此何怪焉令御史素饒治也始僅得言之尚欲抗貴人爲長一致禍令雖小卑於永安豈直言禍之乎予可無慮矣予可無慮矣

贈袁抑之給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序

真太子[illegible]

父老稱　孝皇帝朝勿給事御史上殿則大臣色惴惴重足立而是時　上明法度人自奮羔羊之節亡選行何恐也豈給事御史爲操切激卬聳動人主耶然足以明諫官之勢尊其黜折逆消預于衆計深矣至　武皇

帝而始有坐糺彈不當意斥重且及箝鉗爲緘旦而士
伍者未久輒復貴貴或先其無故抑者卒不勝其伸者
而名益重諸言事人自若巳又大臣吏自爲地爲　上
（減數句更勁）
厥咸勝之說一不當終其身不復與然海內之士爭相
指曰某某以某故罷賢也士議與吏議持諸言事人中
半矣天下何大臣計以終不能斷絕乃益務爲含容輸欵
及亡素以蠱惑　上使勿疑而久之徐中以他事巳發
其端而人自敵天下駭其禍而亡其蹤以爲當被者禁
塞莫陳而豪傑之士漸解體不復振甚或不勝憤其奸
力攻之語非重不遠直往　天子以爲小臣暴橫亡狀

投鼠不忌器耶大臣偃然而當其讐者　天子也嗚呼
吾任七載而乃聞之父老云以吾所一二者跡之大抵
後所謂耳始抑之爲給事良久亡關白人相顧疑曰抑
之默默歛歛曷不瞷時事度易行者抑之不顧一旦爲
天子言吏部尚書侍郎不職狀　上良是之切責尚書
侍郎悍恐謝罪乃釋而抑之又言選曹政本也郎中挾
許受選人金賕累千萬尚書庇覆之耶翰林親切左右
一檢討紙媢字相挾其柄走中外托輿馬溢門巷虧損
聖明宰相大忌恨抑之不敢引引見恐自發於是郎中
某檢討某坐謫京師中士大夫亡論識不識咸喜爲稱

說抑之出必相指示作何貌能爾　天子不怒而抑之已貌然無留意今年二月闖以按察僉事闕聞吏部言抑之補曰可大臣當內快出抑之罷諫地可緣以中漢法耶夫諫官業已言遂利國家尚得亡削貶秩五品治兵民一方何阻也其論事明切持憲中欵然不爲硜硜矯亢亡以間激　上嘗大臣所甚諱而不得報極其意此耳夫爲小人謀抑之良中爲抑之自謀亦中按察得以法繩其屬可否達意又闖越在蓟里外其吏士見　天子赫然用骨鯁之臣臨之必感惕思奮又何疑哉吾七年而得抑之弟其行諸給事惜抑之以外故夫諸給事且薄按察不爲安望抑之也

贈穆太公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節俠之士而魏亦其輔國也今其人尚矯矯修其行不衰然俠若赴士之阨困急於已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自矜其能（太寫古文）然一爲義則天下歸之百里領功千里頌聲若朱家季心之流彼猶爲名使也節者則不然其契頷而事迫如羊角左伯嬰杵之徒苟不濟則捐吾身而爲彼存若事濟矣彼又捐其身而報逝者所以爲兩人足矣彼猶爲氣使也故夫節者狹而信其志俠者汎而行其意要之非甚其至也有能仁心爲

質敦誼明信爲國惜楨爲士惜儀內足於志外挫其名斯進此二端矣則穆太公其人哉穆太公者魏人也有子曰文熙而顯文熙之友石給事星上疏論天下大計於左右有所指斥忤　旨當受杖非闕下時左右中貴人挾　上怒而修其郤敕閣吏毋得以給事從吏進文熙聞之曰果爾給事且死矣時當任工部郎未上闌入爲緹騎朱帥曰公以給事抗中貴人耶不佞筆不朽以中貴人死給事耶不佞筆亦不朽唯是公爲天下愛直臣爲萬世自愛朱領之陰戒主杖者石給事卒物故令我愧見强項郎而給事[illegible]杖畢諸中貴人羣詈之給事亦詈則益怒箠楚交下文熙迫趣前以身蔽捄之而解帶綬戟支拄力曰此豈亦　上旨耶中貴人恚而咻曰若何官耶而闌入地也文熙叱之曰吾工部郎某也此廷臣廷非而闌出地也諸中貴爲詘稍稍引去文熙起給事血肉中而橐之出時給事爲編民矣文熙即日僦舍都門外治醫藥給事數憒絕數爲噓氣得蘇當是時文熙盡出其槖裝與賣宅直可二百金以治給事歸計而度猶不足居旬日有策蹇蹴蹴來者則太公也撫給事謂殉而職足稱丈夫且身在胡他虞耶已謂文熙若傾橐而資給事哉吾有子矣不腆之鏹以佐若可與偕

高原白齋

[illegible]何謂封公中結人

歸矣時將冊東宮太公屬當封文熈念棄官易而獨難太公封太公覺之怒曰給事父猶布素泉下我何忍獨冠帶也且若以一冠帶足榮我乎趣以給事歸吾三人田間足矣給事時時語人非闕下之難穆太公父子實再生我吾身非吾有也居久之文熈以行誼聞公卿薦紳聞得推轂爲禮部郎已遷丞尚璽已又改爲吏部郎太公亦從封禮部郎然默默不自明里社外毋能名太公者而文熈爲吏部時欲以直匡其長於人才數數奬進不歷聲跡又其故人某侍御有所彈劾不勝謝病歸文熈爲從中釣奇冀抑其人而伸侍御䟽者事覺外遷

以封誥爲[illegible]須俗見

臬副亦謝病歸太公迎謂曰兒病晚矣吾嚮者業知之漢庭乃肯爲而再伸志也夫文熈初自罷以友故而太公安之最後罷復以友故而太公復安之無幾微見顏向豈所謂內足於心外挫其名者非耶給事又謂太公習經史尤深於左氏家言或以爲學問之力然太公爲德其鄉類是者非一特不自明故毋能名之者庶幾仁心爲質惻怛予愛溫而輒發耳夫太公不以頃刻得官阻文熈棄官其於文熈之進退宜坦坦也蓋不佞當一再過文熈與談說古今才術文秇交相器也不佞亦易棄官而觸當事者喉言路齮齕之文熈走見其長畫地

指天以免不佞而不使不佞知也太公壽不佞稍槩次其事而稱之以爲勝于古之好行節俠者或給事與文熈意也非太公意也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汝師之爲諸子於道好莊周列禦寇於術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亡論高妙而所結撰之大旨遠者出人意表而邇者能發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發顧獨管子韓非子不甚行世即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讀之使人不勝乙往往不盡卷而庋之高閣於是悉其貲力後先購善本凡數十窮丹鉛之用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子其序之世貞曰唯唯敬仲欲存糾於齊不得死而縛於小白卒相之爲天下萬世榮非子欲存韓於秦不得死而走秦卒受僇爲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人也奚啻隔霄淵雖然是二君子者其始寧不欲出奇捐生以殉所事哉然而竒有所不得不屈竒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欲有所自見則不得終避讐敵甘心焉而臣事之夫二君子者其所以愛生一也然而有相有僇者何也齊不成霸形而桓公之霸心發則機合機合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而非以并天下說之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技功則機不合

機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已秦之主非之利秦以不若虞非之利韓遠也今夫始皇者固桀伉嗜殺人也然其明智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間非而立僇非二子之工於薦與間若是也勢也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甯洚楚非洚戎狄而蠶食周故委仲於齊以爲周屏翰天不欲頓秦俾芥五國棄而授之秦而轉授漢故聽非子之庾繼仰藥而不之恤夫鮑子者助天爲福者也非能爲福者也李斯者助天爲虐者也非能爲虐者也然則管子與非子材埒乎曰惡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毘笅子皆聖辟其用國三分之二也而以當必須之受管子之毘中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方勁之楚與戎狄然則太公佐而周王管子抑而齊霸用不太公不廢王齊不管子不爲霸固也不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四維辨心術亦寧無敬怠義欲之微旨一二乎哉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其仁如其仁世固有不仁其德而仁其功者非子之所爲言雖纍纍辨悍衡名實推見至隱而其伎殫於富強而已秦不用非不害爲并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亡夫并天下之與亡俱等亦安所慱非子是故

仲之技亦止殫于富強

非子之於霸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葢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鉅卿也諸法語名蹟門人家老能筆之稷下之學士大夫能飾之其於文也辨而覈肆而典能爲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之疎屬公子也有所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平其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戰國終者也毋論吾洙泗家言以較魯儒之左準右繩者不類然何至推名法家苛察皦繞錯若惠施公孫龍之汜濫詭譎哉其言各十餘萬而贏度不能無傳而小有益者要之非西京以後傳益也吾故曰不殊也葢管子之言後見於孟氏而極於宋韓子之言大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子傳唐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紬老子故復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爲韓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衷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宋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王讀　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蕞爾之蜀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之所爲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毋乃有世思哉汝師曰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三犧者以味薦而已矣

（先平乱民后誅乱軍乱軍之罪與乱民一也但只能識先后着耳）

賀御史大夫遷左司馬岵嵊張公平難峻遷序

往浙師之暴伉而辱其師也　天子乃命銅梁張公督撫云張公業已爲右司馬一樞廷出外使宜稍優之不當復稱右乃張公仍右而特許便宜從事便宜從事則其重有速數閫之貴臣所不能得之於　上者而張公獨得之公於是亟乘傳徃甫至境而帀人亡賴子習於師暴伉之利而師之輭庚無奈我何則相與嘯聚竿旗擾以爲不義公聞而亟驅之枸約以決不聽則單車諭以利害則姑陽聽而其虔劉益急焚剽自甲夜達於旦時悍卒已前發有事海汎而余一軍猶在公乃密致其豪傑赦之俾賈勇以掩諸亡賴凡數合而悉破擒其首惡五十餘人誅之餘一切縱舍郡中外皆帖服而悍卒猶人人自疑禍及公雅大度豁然若弗問也者而第其所誅帀民狀以聞　天子大悅賜公飛魚服一襲白金一鎰飛魚最貴服八座大臣所不敢望者而獨以賜公亡何島夷來犯公觴樓船將軍逆擊敗之賜金如前文綺二而公前撫上谷所修邊大司馬列上功獨最進秩錄一子入胄監又以滿三載最錄一子如例始公下車時頗已詗得悍卒倡而懼其驟或因而生變則姑祕之餉賜加等至於扶後期懲不恪亦約略如平時居數月

公度其大衆謐而肅感服無異心一旦掩捕七營之魁營各一人又捕其魁二人立梟之轅門而赦其一營之前効功者且撫其餘衆曰爲此曹子幾陷若等於族族耳猶爲不義鬼若等今高枕矣衆股栗不能答已而大悟且泣且拜搏顙指天曰畢身不敢負公蓋郡中外再呼酒相慶也已而十一郡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已環浙而郡邑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是時　天子以公久勞於軍進左司馬還公部而公奏適至大悅　超拜御史大夫左司馬如故其貞不佞辱與公肺腑者三十年而久公之出治浙賦數徙使相聞不佞既急公而冢隣浙有唇齒之憂以故數詢問得其事獨詳蚤夜悵然而枕晨躍然而筆之篇以爲乘司馬平浙一亂志爲之笥而失之後知爲浙之士人所梓集以備太史公之副至是公之屬都運牧守而下若之人以　天子之所寵靈公與公之所以報　天子其遇合爲甚難公不動聲色而坐掃腹心之疾措全浙於衽席其功爲甚鉅屬不佞夫公之材與石畫雖更僕未易數然其大要在搏大慨廓推腹不疑而其惻怛懇至仁心爲質又有以感動鼓舞之夫是以其下之悍者讋其氣而甘爲死黨者劑其私而樂爲用殺不爲殘舍不爲弛至於深謀勇斷

用速能審用緩能寬如不佞志曩所稱者毋論當公意與否庶或一二悉公乃不佞於是竊有感焉昔在唐季大曆之歲絳州行營刺兩都統腹以求帥而河東響應焉人主起郭汾陽於閒廢授之符印足矣而遽爵以真王及汾陽之鎮果詰僇其首禍者而河東亦獲伸三尺法當是時唐勢幾振而不聞於汾陽有所褒賞且以程魚之譖而遽奪之河北之驕充自是輕縣官而易置節帥若嬰兒之在股掌故幸而法行則爲濫造曹翔而傷人主恩其他爲河北則皆王廷湊朱克融而傷人主法明之嘉靖殆一二駸駸焉今者　天子熟知　公才而寄之斧鉞頒陰重其權而貌若輕之以爲萬乘之尊不欲一一大較勝負者及公一伸法則一加賞再伸法則再加擢而屯橫海之馘級聊服之劄增行奏必錄惟恐其不足償　天子之急公重公如此海內乃始知　國威之必伸與用賢之勿貳其善將將豈不夐越大曆萬鉅哉在易泰九二辭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係之曰懷萬邦也江漢之詩王於召公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之土田及虎拜稽首而曰　天子萬年夫以人臣師中之吉即歸德於王之三錫及王之三錫推其心即以爲懷萬邦致其頌即以爲享萬年而人臣不與

焉不佞以是頌張公而歸之　天子庶乎其有當否歟是都運某牧守某乃復曰子言之善第張公於浙所奏請寛郵大小條以數十計所計處海鹽綏靖士卒仁政復以數十計春生之澤大沛於秋殺之後浙自今食公德世世焉而子不之及何居不佞謝曰吾蠡而測公僅能得其測者且也昔以野人志公事準之公猶負慙色而使我徼諸君好頌公寧復能有加我請姑以是爲公賀

謚法考序

余嘗有謚法通紀三十卷刻其凡而序之所以標　先

謚議天張不易之論

王制謚之本旨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略備矣至明亦有紀而未甚詳於是徧考金匱國史之藏秘閣之籍參以家乘而後歷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閣籍也每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謚請報命矣則內閣以兩字若三請于上而自擇之是以具釋義也洪武之尚爲吴也諸功臣死事者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謚終　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之制嚴矣終　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國誼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　宣英之代有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夫魯王愛子也秦王次嫡子也　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敢以予故而廢天下公其於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榮顧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庶幾寓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　后妃而外則宛節也（愈趍愈下）公主之有謚也自　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媪之有謚也自　宣宗始也乳媪之夫之有謚也亦自　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　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也當　世宗之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牽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氏之持秉則其子為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腆不上謚也及身以罪寵削弗謚也夫王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隱之而奈何為大臣修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唐宋故事選大臣以謚請有　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為議而定三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衷而取　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勛親臣公必謚

侯伯之蒞軍府加保傅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有德行政術者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　國初以至于先代勛臣若傅友德若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効之類諫臣若楊瑄黄鞏王思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愼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勛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忠耿炳文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璁者易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黜之操法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如此貞人無愛腆瑕

俞仲蔚序

吾所與布衣游者三人俞允文仲蔚謝榛茂秦盧柟次楩謝盧故河北人任俠往來燕趙間燕趙書生習稱之而仲蔚好里居又善病病輒不出應客家人數米而炊且久不辦治飯即且治爨耳終不復能有所干謁凡仲蔚所爲行桑樞甕牖咀藜茹藿不厭苑而已而其自托古文辭特甚吳中少年習聞其鄉有名者則日益事相貴推竊不休俯媿毋揚其直而售之乃仲蔚弗顧也謂

余曰而來前而爲黃初之際乎哉益洋洋如也即不遂方軌而執鞭者怍然矣仲蔚又稍厭唐以後書雖不能盡屏蒐獵一二計以共掃除之役非素所倣慕也以故益日與諸少年倍仲蔚之文與聲不能走闤闠而南北雖然海內更二三君子亡鄙余者與仲蔚桓驩足老也即不可而使仲蔚李襲其故而臣諸少年婆娑湧涵白首遂遠豈其能遂重洛陽紙而以是轂哉然又胡竟寥寥乎仲蔚也五爻人積壽蔞之與李齋而後出視客客曰嘻主豈教余於無禺哉默其欵聚金而液之以意加新爲出鬻而賈者繩集也過五爻睨而弗視曰烏用是文闒冗而泯泯者此非其體貴賤殊也則所由辯雜矣仲蔚役余集十卷不佞得萬門焉史之爲四卷賦及詩雜文若干篇夫賦余不知其所由也其楚人哉五言古志而沈深淋陸之僑聆獻知其妍齊梁驊也七言古之麗以則也五言律之思也長篇之雅也五七言之悠然而雋也文之爲贊也銘也亦牘也七子所瞿然而碎易也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

贊

趙衰薦郤縠贊　　王世貞

晉文公爲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郤縠可悅禮樂而敦詩書於是使郤縠將中軍趙衰佐上軍王子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其患厄昆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實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汲汲焉晉其素疏後之郤縠儼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伍泯于較勢專于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幾祀矣其間厄于靈族于屠遺燼忽然迄至熄也衰實培之歟郤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郤亡范中行之後與

趙惡而范中行亡迫其終也又併晉而亡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如何輕議）其薦郤縠無論管鮑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旣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

項羽贊

力拔山氣蓋世喑嗚發萬馬廢目重瞳劒如虹挺一奮僇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灰秦宮裂九宇爵羣雄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軹道之誅未足酬六王之一王旣負約而弑義帝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澨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庸儒者猶曰楚

斅羣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李于鱗先生贊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煩煩象表者不虛負也哉或語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爲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豈一于鱗也哉藉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之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鳴呼何恨哉

辯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辯

王世貞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楊子愼曰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也魯之用天子禮樂也其末世乎明堂位周衰陋儒爲之也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王也夫成王賜矣伯禽受矣惠何以重請之曰往報未成許也周室於乎衰也至襄抑又衰矣襄不許晉文之請隧也而謂成王賜魯郊乎然則魯之僭何如曰者在春秋魯頌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年書四卜郊郊始僖也魯自伯禽而下十八世至僖公始郊詩人頌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故孔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矣周公其衰矣其君臣恧然廣天下之議已也以藉口於成王伯禽其陋儒又從史之甚矣其無忌憚也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也魯曷不用赤噫我知之魯緣宋而僭者也其以宋解乎哉王子曰楊子辨矣美矣然而未知于故

（楊升菴之言辨矣猶未知其故生出請隧一段良奇）

也夫禮成王實解之于何知之曰以請隧知之隧隱禮也晉文雄伯也復王崇勳也而王屛王也文敦巽以請之王從伉以邦之而文弗復也夫郊禘之大典也魯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問焉故曰賜也內而後魯屬改於盟王爲齊若晉矣稽從有討擅兵有討公止公弗見大夫再覲而不問以僭禮樂討也則何故借曰辭之天子之宗伯太史未失官也三邦之分寶天子實記焉豈其大禮而忘厥自邪魯得僭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春秋之互見以微譏耳如其僖始魯頌曷弗削也魯頌之弗削非僖始也然則曷爲用白牡曰成王志也尊周公數

宰相不可無才自有才可以用人之才諸葛有才而無人大都截長補短良是

報功德也用白牡班曾宋也班宋示有等也曾惠爲爲請曰請議也或器報之示許也夫呂氏春秋呂氏言也何徵

駁諸葛蕭何相體辯

闗中王維禎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爲問其言大畧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曙大體出師表出而俶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鋸而求售其巧者皆攘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論鬼谷之書習黃老之畧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伎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爲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矣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彊人耳出師一二表何不能爲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羣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爲用也此兩公之別也余讀之曰是非王維禎之言而楊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懒羣策而自屈其力天曷故焉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

而何孫之論

之爲宮室也其楶棟欂櫨必構夫梗柟橡杞之良者充焉斷其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黮然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無梗柟橡杞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炎精之漸涸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更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鷙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獨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然猶日孶孶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妄愎之李嚴浮誕之馬謖褊淺之楊儀肆暴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渤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帳付幼良有韓信者出而祈

一篇關鍵在此

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柰之何其以鄴侯望諸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冀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爲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爲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爲兵者苟聲至而響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爲獨用長者乎哉夫鄴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糧餉營宮室其所典創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

百年不衰夫爲相者必不一見能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棄才而闕一世哉

啟

南都八坐賀元馭相公啟　王世貞

邇者巽書薦至渙汗頻頒常　九重特達之知覩書上考羣八命穹崇之寄晉領孤卿馬鬛榮施曾祖承華之峻秩魚軒駢集姑婦長樂之崇班茲日之李賛胄屆從齒胄他時之華都尉無忝象賢縉紳已倍恒欣鄉國尤傳盛事伏惟某官閣下中吳孕秀東海涵靈智崇禮卑動由成性言規行矩妙合自然左氏之業就素臣仍公好惡董生之書成繁露始對天人國士無雙褒然南宮之選首廷魁第二允矣太史之呈祥再領成均多士皆

其陶冶兩裁　帝紀一時賴以權衡自曾連拂羙海之表而嚴陵系桐江之鼎南陽隱士獨稱爲臥龍洛下兒童皆知有司馬傳巖特召無藉金張之援漢殿同升共推丙魏之媺清標著於平日故中夜無可郤之金白麻擢於內庭而外朝減徵聲之宴上不枉道以求合下毋華要而惜名人皆望之楨同已拼異已公不謂爾渙小羣成大羣爲國則舉不避讐遠嫌則恩無歸己若水若旱必與　聖人同其憂一話一言務安　社稷以爲悅當慈顏之底豫或少展其愁眉若　睿聽之轉圜庶幾緩其歸念此蓋一人之有慶以致三后之協心雖臨軒之眷命有隆而儔疇之護德彌著謂青宮一品已堅辭於逵書之辰彼素絲五紽實遠踰於章甫之貴匪故奪公之守殆將伸國之經其等素切儀刑遲深湧躍惟詔功評德自古則然而有君有臣於斯爲盛皇天之產名世已過五百餘年賢者之在中書何妨二十四考

書

書與于鱗論詩事　王世貞

己未正月余以臺謁之濟上于鱗烹一豚候我田間出蟹胥佐酣苦劇談久之盡一瓻若五十六盞滿且行盡于鱗睨爲余曰吾起山東農家獨好爲文章自恨不得一當古作者既幸與足下相下上當中原並驅時一掃萬古是寧獨人間世哉柰何不更評摧所至而令百歲後傳耳者執柔翰而雌黃其語也予唯唯于鱗乃言曰王君足下行棄我濟上去矣焉用自苦齪齪爲也其不以吾二人更標幟者幾希請爲世人實之吾于騷賦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凡境有澀境

及爲耳爲當不讓足下足下故盧柟儔也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者離而合也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耳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妄七言律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余時心伏者久之已前謝于鱗曰吾于足下即小進固雁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而匹盟王吾之爲歌行也句權而字衡之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也吾無待也兹其所以埒與子今雪之月也吾風之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無極我之變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于鱗曰善請言文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其工極矣予之錯于材也世無通于古者以故無偁子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子也甚于我即百千萬年而其疑子也又甚于我雖然謂子隃勝我者獨子乎我心耳于鱗大悅曰有是哉吾二人之窮也而足相樂矣更起迭爲壽質明而罷後旬日書來言快矣兹夕之千古也豈偭爽鳩之樂哉又一日于鱗因酒踞謂余曰夫天地偶而物無孤美者人亦然孔氏之世乃不有左丘乎余瞪目直視之不答李遂曰吾失言吾失言嚮者言老瞞耳其任誕如此

與宗子相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語在吞吐意在有無似辭爭賁體筆

友人浮繫吳郡王世貞再拜隕淚移書故寃恴使宗君子相吾與子相琳宮托宿風雨如晦雞鳴絕袂不謂今者遂乖各天毎小展念五內摧磔記僕扶服奔難時得鄆信將子相一扎問僕難所從起今何狀作何策宛轉岸語千致讀之嗚咽涕涔涔下也適會卒卒無南去之便因循報章今便已矣子相雖號就奄漠然而遺藻燁發英聲踔踸僕遘禍屬毛銜寃刺骨坌炭以來雖綫息守魄而萬念蹈冥子相如生不佞猶死則幽明之輓未訣抑塞之衷尚可暴也向僕隷奭鳩子相後至稱僚案杯酒然諾之好而已旣嘗爲貴人騶識賢者峻領藻鏡衣襟薦紳三事以降莫匪還逐往而僕方逡巡守刀筆攷求羸馬甘其僻陋乃子相不鄙從前牘尚書所得敝帚悅之下榻論心斷金稱利使僕忘棄撥上之誠厥射繇居之操濟南吳與二三君子牽挽左右亦旣斐然么麼誠側之士謬意傳會吾黨可以獵取浮名掩疵遂欲尋響而來聆聲而去旣厭厥望便生諍心以僕與子相爲奇貨責之嗜者簧鼓牙舌措擿諱忌子相旣不獲安鳳池而僕之餘浸徑沿尊人沫血廻腸方寸轟螫欲逝不可在生無術試爲子相數辛丙中故五六年僕南使子相移告半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拏相過從擊鮮釀醇

刻燭命題賦就輙吟吟罷輙飲飲過輙醉鼓掌掀眉談究古曩比與所繇之旨上下數百千歲汗隆之調角勝自賢往往移丙連五無復知旦坐是奇聲不得盡閟時時有聞人間然未嘗與子相隻語及長安人事也毋論子相愼客雅重僕即狂不檢獨不念家大人出沒荆棘爲于垣累乎且爲文章不已其效能使智者妬愚者厭弱者獻讒力者出柲大抵勢當然耳其所以乃在慕同調薄異已踈易親賤踰貴少加長增放益情遺落富勢脫踈寒暄親暱麴蘖倦罷禮數此數者僕不幸與子相間有之彼長安人事大小如瞰矇之度大空何挂吾子相目也今謂吾黨日夜篾其脣頰非刺長短不亦繆悖大寃哉至又謂僕與子相嘗爲文哭竹書姓名人以聳動大臣今甘心我記其人自陷梓後不佼獨以　國家于法已盡矣念居平游好脂肉絮酒一力助掩長揖而退當寬大顯信之　朝即扈輒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足矣豈有形之翰墨以干大僇者哉子相之于斯人固未半面也今者謂文出僕又謂出子相謂出僕也者陽爲子相也者謂出子相也者陽爲僕也者其陽爲二人解也是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今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

練誤錄有司肉血躁熱氣志衡厲毎多藉糜嗜醉之癖而負觸斗抗名之敖間懷傳班投筆之志自庚戌變後尊人忽被非常之命洊治兵革僕虞深巢幕過自懲刈肆武山獄搖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唼蠅弟令大宰御史考吏時稱有不謹王生削職於計遂矣何圖青蠅之巧變白爲黑迅霆之濫擊蟄逮株僕不憚左手奉尺牘右手握歐刀於北闕之下所以拜疏乞哀延旦夕之息者與日月之迴照而雷雨之有時憤激暴伉非有益于生存故也事本末獨子相知之僕吞聲久矣不敢白之地上。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獨何心苟住世間不記單閼之歲酉[illegible]語耳子相謂僕夢衣黃衣而牒者云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如是因相與詫歎恍然久之笑曰彼真以爲能死余彌仰使曹徐李志雖至今生存何益也子相夢既以稍稍譬何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相則不能無王融中郎恨作且寂寂竟轉拂療病審爾子相不亦明珠抵鵲也居又聞子相之夫人當得報投井幾絕救之乃解子相寧能孛然逝也若婦竒婦未有子宿哉吾爲歌三章詩近體一章其所欲吐而不敢者固不啻是茲與子相約異日與得沐　恩赦奉家大人南還以救水之鬧嘗徒步哭子于邗溝之陰接所著書

籍汰次其事與于鱗序而傳之脫不諱亦欲子相治一容膝之室泉臺傷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以拮据我輩之故彼而神也其寧無覥顏而技辭也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三十二

汪道昆

序

楊忠愍公集序
青蘿館詩集序
副墨自序
送吳公視學山東序
弇州山人四部稿序
吹劍集序
少司馬陸公平寇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紫陽書院會錄序
送陳使君守蘭州序
送劉使君東巡序
送蘇君攷績序
送方民部還留都序
論
善仕論
傳
戚將軍傳
江山人傳
紀
北虜紀畧
碑記
故總督少師楊公生祠碑記
碑
勅建憫忠祠碑
盧柟
記
滕王閣圖記
張邦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

誥博望侯文

李元陽

墓誌

楊黼先生墓志

左長史南溪孝子趙公德民墓志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楊忠愍公集序

汪道昆

嘉靖中大將軍仇鸞主市議幾誤國楊忠愍力言其謬不可鸞間入貶臨洮無何族鸞　召還忠愍忠愍則又極言大學士嚴嵩不法狀嵩主吏議傅上刑會縣官欲論他囚忠愍不免其後七年而嵩敗嵩子世蕃伏誅今上奉　先帝遺詔卹諸直臣首忠愍　先帝操下廩廩其明日月其威雷霆兩疏較若丹書聞者可立辨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不入則貶再不入則刑之何急也諸先後言事者率皆骨鯁之臣要以得罪狀而務盡言宜莫如忠愍當忠愍抗疏豈不當　先帝心無亦覬將相若股肱將藉之以奉社稷投鼠猶然忌器況社稷乎衣不敝不新成股肱謂何耳故寧失藥石無寧失股肱彼一時也及庸人上變而鸞族諫者後至而籍嵩家藉第令能言何有加于疇昔卒之一怒而罪無赦則忠愍先入之口更而明雷伏而震其所由來者漸也夫兵莫憯于志無論鎮鄒忠愍起牧豎閒居常不忘溝壑方其訐罪　君劍其志不萬死豈發哉縱彼反戈中之業已劃刃于其腹然則忠愍所被其殷帝之合光邪後之人言聽而法行則鎮鄒之屬也人謂忠愍以直言死　明主未之前聞即二氏燼曾何足以當忠愍夫鸞賊危嵩父子爲邪憂在社稷忠愍以身當社稷身死而社稷無憂得死所矣　先帝不舍忠愍而卒用其言死且不朽　天王聖明猶將報恩地下忠愍豈痛悔哉初忠愍當大辟王元美抵嵩客説嵩會嵩黨格客議不行遂甘心忠愍元美從徐子與及諸郎哭忠愍郊外治其喪嚴氏跡之螫諸哭郊外治喪者於是元美首及難子與亦行乃今　詔下九原二大夫遞起元美自剟爲忠愍狀籍其遺書傳魏都子

與分部漢陽則以籍授孫漢陽傳之楚余入楚子與屬

自白

余序之當二大夫哭忠愍時余在告徃余欲爲忠愍立傳會有　詔錄　先帝故實亡敢侵官元美有良史才狀備矣孫漢陽爲大宗伯公子余從忠愍元美後皆公門下士云

青蘿館詩集序

精甚

余聞之作者曰有唐以詩鳴葢本業也大暦而下不啻沒流隆則隆汙則汙論其世可已當世以經術論士士顧能詩　太祖始興草昧間作弘治則李獻吉何仲默副以徐昌穀諸曹超乘而前去輓近世千里矣嘉靖則李于鱗王元美而徐子與吳明卿宗子相參焉于鱗謂余吾黨亟稱獻吉恨不與諸作子同時不自意結伍從之取前茅以進幸也大前者蠕起後若代與不年之間駸駸進于大雅非適逢世能乎人言李何故相驩卒以名高爲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美直將尸而祝之二子周視中原亦首推轂子與子與朝明卿而夕子相率諤諤無面從退而語其私則交相重也務以上人已愈下務以下人已愈尊由斯以談于鱗固非虛語世儒率以耳視後死者將無與焉幸而在茲遂中睚眦於是于鱗引去元美以難去子相去而死明卿去而三徙之子

色

與晚得汝陽尋徙去此其故勿論已頃于鱗多子與曰益則豈窮而工耶子與稱詩無慮數萬言籍而授門人僅什之一于鱗蓋嘗定之矣余受而卒業汝陽以後參居二焉自子與罷郡歸四方之屨滿戶客奉不給則貸入繼之窮矣顧其神益王其業益精其受益較著窮何病子與哉善隱者謂楚奉江潭為三閭湯沐其所奪者狹其所予者奢饗其利者以為有德然則左輔夜郎皆食邑也寔世世饗之彼其退若隊淵終其身不召道喪世矣　今上即位遍起諸大夫于鱗入大梁元美入晉子與入楚當世以此勸士故得士彬彬則明德茂也獨明卿陸沈南海豈天意奉明卿邪子與又言楚人三試而賜執珪今及明卿矣

自序序大在以史生勿作文亦重語也

副墨自序

汪道昆曰余先世家大彭徙千秋里里中世受什一余始以逢掖起家幼受業先師喁喁慕古既卒業退以其私發篋徧讀藏書即屬辭壹稟於古昔師弗善也則以告家大夫孺子嘐嘐而務多聞將害正業家大夫敬諾篋中非博士業悉遷之既對公車余始舍業而修古比出居縣日治程書不遑入為尚書郎屬司馬有延功視師之役諸郎斌斌講業余不能從既而治郡治兵歷十

年所其閭什九廢業謂官先事非與屏居衖中計餘年可足吾事會病視去而爲方外遊將吹律以應咸池僅一吷耳客至請余故業願得比諸作者懸諸國門嗟乎當世以作者鳴八音備矣匏首曾不足以當里耳郎一吷何爲以此而希有聞聡也及余奉　詔彊起自郎闈之夏門客曰閣署郎署遇災公兩亡載籍獨公之舊草具在夫非祝融氏所留邪古人成一家言必以名山爲藏今泰衡當文明之域其斯爲祝融氏之墟第載故業藏之亦不朽之事也不佞結髮從政斑白猶在行間將竊餘力以從古人日不暇給卵而未翼惡敢一鳴託轂音於九皐吾知其無和也已幸令得修故業終餘年郎未能張樂洞庭郢中宜有和者客姑待之客笑曰所貴於郢中則流商刻羽是已貴於土鼓上世有遺音焉此亦匏音之微一吷之屬也公之髮且短矣雖好古之心未化惡能從長待河之清歲不我與豈必鈞天廣樂而後盈耳哉人亦有言惟山藏疾不佞故多疾且謾藏客將棄其疾而善藏之敢不惟命於是副墨之子則以公起家四岳玄畤在望嵩華參衡乃今有事衡山請書其副以胥後命從之

送吳公視學山東序

在憲令凡遣使出視學必察之三官官守問天官文學問大宗伯吏治問御史大夫皆曰可然後以璽書命之其周愼如此丁巳議可使山東視學者皆言吳公公卿大夫謂主爵曰自吳公引籍垂二十年其同籍之士往往致尊顯而公猶在執戟奈何復出居外哉公固請行遂受詔諸吳公弟子相語曰陶氏宜埴匠氏宜木公固宜山東山東恭禮義之國諸儒淵萃其間即三者一詘焉惡能尸儒宗而勝其任也公固宜山東公所善客有居上坐者慨然笑曰善乎公等之言信知重齊魯而嚴先生矣惡將先生之賞[illegible]者哉明興始命官視學必愼擇而使之故先世得士爲盛今之以儒術進者豈不斌斌要以行取苟合功取速成視昔之擇地而行逡逡退讓者相去遼且何故哉衆世務巧宦無論三者之汚隆或摭虛與或籍故資業已尚而爲士者師矣第今討多士而訓之俾之循理守正躬化之謂何先生涉世之未流而嶄然不滓以材取重不暴其長勞深功多不旌其伐奉身而就藩臣之節豈不翩翩然世之賢大夫哉螺蠃螟蛉非類而肖以先生視之其不速肖者非夫也善教者躬行爲上科察次之碩譴舉失宜則四方解體今之典學者而恩滋多即五尺之童曾不能抑首受業比

[illegible]之上宜[illegible]此語可矣

行縣一切置博士籍中遂使閭巷少年未卯而求時夜及遇合而仕鮮不摯法以趨時其始進者輕矣鹿馬始駒馳其銜橜及齒壯有竊轡而奔耳惡能閑輿衛致千里哉故使馬之泛駕不馴者馭馬者之罪也使士之夌節不遜者造士者之失也語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秦急功利則自賤而人賤之乃今顓蒙之徒且得與諸儒齒章甫逢掖一何紛紛又何足貴夫齊魯之間古所謂東周東秦也迫俗爲教先生固將使之自貴邪抑賤之也昔叔孫通狥高帝而兩生不行實其言足以興禮樂當今之世得無有若兩生者乎願爲之推轂以先諸儒彼將靡然顧化矣公曰唯唯命小子標牘載之

弇州山人四部藁序

元之歸餘不若秦漢

儒者雅言三代代興如錯行秦其歸餘也漢興寓內更始時爲履端文帝虛己下人賈生崛起進之陳說國體退之祖述楚辭有開必先此其嚆矢武帝孳孳文學多士應感而興兩司馬爲之擅場左右並建漢臣自儕當世炳焉與三代同風槩諸文獻有徵則其人以也由漢而下歸餘於元哉　太祖再造中國咸與維新　孝宗虛己下人與孝文之治同道士興勃勃（不必）而李獻吉以修古特聞策事摘辭成籍具在方諸賈生近之矣　世宗

以禮樂治天下壽考作人何可勝原於時齊南則李于鱗江右則王元美畫地而衡南北遞爲桓文浸假與兩司馬相（更不必）周旋騑騑足當駟牡夫得天者乘其運逢世者挾其資此六君子者非有所待而後興非有所約而後合天德王則從而王世道隆則從而隆千載一時令爲烈矣顧兩司馬以作者命世至今誦法不衰後來者幸得與於斯文殆亦瞠乎其後一旦並執鞭弭寧詎能方駕而驅之竊惟尺寸與長詩書與教精令夔典禮而龍典樂將不耐不窮何以故所用非所長也長卿之長長于敘陳詩教也子長之長長于紀述書教也就其偏長

何太相駁猶有古道諸人今猶相相與笑了城市之[illegible]嗤乎

莫不畢爭脫或求其具足能無窮乎善乎元美之多于鱗也其言曰漢廷（亦過）兩司馬吾代一攀龍言兼長也斯言也上士然之疑之中士駭之下士聞而笑之及于鱗之籍既傳則然者疑亡駭者意下笑者掩口退矣于鱗從僕百家雎朏千古始得元美驕甚吾奈何從海內一當王生衆世方以無譽悼于鱗即元美無所用（譬不佞三從元美問）籍元美猶然遜巡及其落四嶽而籍始傳蓋倍于鱗者六之五其分部者四其卷百八十其筴六十有奇自昔成一家言未有若此之富若也非地亡而大道隱于鱗桴而元美鼓之聞者具曰李王千里響應乃今二籍並

著其誰能左右之耶于鱗與古爲徒祖三墳而禰六籍其書非先秦兩漢不讀其言非古者先王不稱其論著非挾日不成其逐射而當古人非上駟不以駕故片言出而人人自廢不則無言元美上窺結繩下窮掌故于書無所不讀于體無所不譜其取材也若良冶之操罏鞴郎五金三齊無不可型其運用也若孫武韓信之軍郎宮嬪市人無不可陳無不可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則惟元美能耳大較于鱗之業專專則精而獨至元美之才敏敏則洽而旁通濟南奇絕天際峨嵋語孤高也大海迥瀾則元美自道不亦洋洋乎大哉要以峨嵋之高蟠于四極惡在其不禦而三山雄峙瀛海肩五嶽如老吏卬天假于鱗以年終不暇乘桴而浮海至若元美所涉寧無賦高大脩積雪者乎首賦若在上林雁行當代無兩比千載筆學售史氏如孫叔敖其稱詩著書力敵于鱗而富倍之矣賈其餘富爲說家言則諸君子之所不遑楚左史之所未覯者也且也病渦論廚兩司馬以蹁躚終元美膂力方剛幸而得謝李領坦坦綽有前塗由今而望崦嵫不啻十舍茲所就業豈其稅駕所哉于鱗亟稱易辭日新之謂盛德日新則高明矣（不富有何以日新）于鱗有焉要以富有而日新非元美不任

也斯言也聞者不能無然疑無駭笑顧元美之籍傳矣以不聞聞者庶乎先得我心如或咻公孫爲齊人吾其引避之莊嶽以俟論定

吹劍集序

當
世宗嚮文學諸郎則鷞鳩氏先鳴往不佞旅雎鳩幸得同舍郎盧希稷猥以管窺古昔非先秦西漢以上不稱希稷博學多聞自有書契以來手批幾盡不佞以其私自語吾其猶鷇之音乎彼其雖然而中六律戞然而振九皋毋輕一吹以暴吾短凡諸論著第出而私討論離合短長相視莫逆時南北交警喜事者競譚兵盛氣敢言幸得一當戎首聞者以爲銳目攝而力贊之及其成功羣起而議其後不佞陰訾希稷吾儕固非借箸材第絕口勿談毋自及也會遣右司馬平淮寇部尚書疏不佞從征希稷一笑絕纓公計得矣吾曹職在軍旅而公諱言之今且行其誰曰無及及不佞受事閩海親枹鼓者五年味希稷嚮者言乃知所習非所用久之習而底績失得參焉希稷量移江西遷護軍治疆事其精敵制勝卽宿將無能贊一籌所至成功百不一失屬分宜在事僅遷秩入滇滇師故無良諸夷紛紛竊發滇部方急希稷悉舉境內委之滇事平僅長黔臬會聞入希

稷行不佞業已避闒入鄖楚而貳邦政今　上卽位奉簡命巡邊甫閱三時斑白過半先後人言三至輒請告歸反思不佞嚮者言不幸中矣鷦鴒氏二三君子慰然擅場其用職也輕則其用志也壹其用志也壹則其用力也全丈人之承蜩其志壹也鷙獸之搏鼠其力全也吾兩人者戮力戎事無慮二十年藉令以佔俾易折衝寧詎無獲乃今奉干戈則勞而蒙詬奉鉛槧則曠而失時胥後矣爰自家食奄忽一終不佞直以綫痺居廬畢廢舊物借曰自强者勝天實限之希稷稅駕海濱其神愈王十耤故業凡五十卷有奇屬叔子與討偕紹介而

致不佞受而卒業蓋甚慙于成言昔在舍中相與持論希稷尚才不佞尚法合之則以才用法抑或以法用才善之善者也始希稷以文講武旣則以武修文若在師中足當長子不斷法而法不斷才而才語才則爲韓淮陰語法則爲霍去病能事具矣如不佞者直將司一局受一成非楚子玉則趙成安蓋其曲也雅聞大武馴伐夾振乃行驅殿攸胠左提右挈武之善物文亦宜然不佞伊游東南猶幸與二三作者接壘相望卽不能執耳壇坫庶幾寄邇齊盟偷而自渝伊誰之咎希稷索居久矣寧詎能近取善而相摩夫也特立獨行跫然空谷老

而益壯其益無方尚父鷹揚寧有出此顧猶取譬于劒首又孰爲吹角者哉

少司馬陸公平寇序

高皇帝法方伯分部而治郎有不治則御史大夫出而鎮撫之南贛當吳楚閩粵之交其地險阻其民悠雖其聲教不相及於是專設御史大夫一人秉節鉞出行部四境乃安　今上即位以來江以西久承平材官無所事事辛酉流賊入江西憲臣有死事者饒平上變謂賊由張璉請亟發兵誅之乃爲師期諸督府兵皆來會張公自兩廣駐潮州陸公自南贛駐汀州游公自閩駐漳州必亟誅璉毋使爲東南患陸公馳赴行部擊流賊於道大破之賊孳遁去公大笑曰使璉先期而出徒以空聲而老我師非勝算也虎出於柙其傷必多此不可不備璉出必犯漳州第急衛漳州虜無如矣既而璉果出漳州失利又遁去公下令無問部士若賊黨有能生得璉者封萬戶予萬金次者封千戶予千金即得罪人脅從勿問乃得酋長郭玉鏡爲內應誘璉出戰擒之其次蕭晚於朝職皆授首部中悉定公獻狀詔拜少司馬其餘爵賞有差當此時游公業已平島夷與行省閩吏民相語曰偉哉陸公之再造閩也江以西始發難其流毒

公文矜練句句警策奇品

不深廣東財力饒益用武之國獨閩坐困乏羣盜充塞山海閒枹鼓相聞列郡盡城守矣游公方受事即有詔命安能越千里赴師期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勢然也陸公當紛糾之秋冒瘴癘而臨不測之地發縱指示一鼓而殲之卒使游公無狼顧之憂決勝千里賊無噍類公之伐也璉睥睨漳州即不備長驅而北挾重寇而橫行閩事去矣假令無失其版籍謂有土者何公獨早計虎既逸而檻之封彊之臣庶幾藉此以逭簿責公之伐也璉謀不軌其在脅從則首鼠兩端使徒按法而窮治之是搏虎而傅之翼也公布恩信遂令反側自安其卒也反戈而斃之不當射隼師不必老士不必危不旬日而告捷公之伐也閩兵連禍結人人自危羣無賴幸璉由而應之不者惴惴然重足而立矣璉伏誅民皆帖席釋之刀鋸之下拯之溝壑之中骨肉而生之非直一手一足之力也公之伐也嗟乎豈徒公之智術足多哉此有由本也后羿之受射其用視專也丈人之承蜩其操心一也當世之士習退讓而務因循頊頊然恐將自及即有緩急將焉用之當璉初起時易與耳閩中有以策干軍門請舉兵誅璉者格其議不行及其滋蔓其所徵發不啻什倍之矣幸公任事以身爲將士先滅此而

（畫計多如此）

後朝食此專一之效也正德中新建伯有社稷功其鄉用由南贛起今　上以神武治天下海內晏然視新建之時則公猶賢矣乃今南備日本北備何奴不謂無事公由此起定武功修文德以輔中興之盛治所謂社稷之役非邪由斯以談非直南贛以兩公重兩公者抑亦自相重矣公當飲至道昆從諸大夫後宜有言鄙人何知饗其利者為有德公之利社稷者豈不弘多道昆僅得其一隅惡敢緩頰乃若公之所以利閩者纚纚然在道路之口道昆不敏猶可僂指陳之遂次為序

紫陽書院會錄序

今上改元修先帝之業申布功令廣厲博士諸生郡大夫入新都與郡會郡大夫則以先儒父所之國　高皇帝首善在焉乃今責守臣其何以奉明詔於是宜上德意務振起儒林其年歲上太常都人士為盛明年夏進七校諸生畢試之又明年春罷諸生高等講業紫陽書院議上督學使者得七十七人則皆造紫陽北面受教郡大夫宜言曰記有之粵無鎛秦無廬秦粵非無鎛也廬也夫人而能為鎛也廬也朱子由新都起夫非秦粵之般倕乎語文學於新都則夫人能矣雖有良工不廢繩墨雖有良冶不廢鑪錘言專習也自今與多士約

居有廬食有餼則在有司會有期執有業功有程則在諸文學月終就郡中試則不佼若二三大夫勉矣多士退而相齒繫姓名第少長籍而記之籍成則以屬道昆爲序嗟乎世所謂良二千石月孳孳治程書彼方以俎豆爲匏瓜無問逢掖郡大夫顧獨以文學與吏治多士幸哉昔仲尼之徒多在魯國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何斌斌也藉第令鄉用亦將有志乎三代之英當是時回以爲邦賜以專對由以治賦求以理財視禹稷夷夔睦乎其後使得見諸行事非徒託諸空言耳由漢以下諸儒無慮百家至朱子爲之折衷而後衆言乃定于一蓋六經之檳詘孔氏之宗匠也彼其及門之士往往在閩越間大都守在一隅猥以吾道爲口實道合則與不合則非紛紛說辭其於身道何有如使得志直以土鼓而諧八音吾懼其所習非所用也而閩越乃竊比于鄒魯其然乎我　國家以經術論士士一以經術發家若諸有名公卿大夫其功用較然可覩顧纍纍于進單出一塗甚或竊膏沐倚市門幸得一當褰修他不遑恤及既遇合將一洗而棄之經術之謂何何論六藝乃今遇縉紳學士與之語回賜退然避席不居與之語閩越諸門人領之而已夫旣高視閩越顧猶沿當世而趨下流非

文體雅馴

夫也郡大夫奉　天子明詔簡多士而程督之則以多士務正學操異能斌斌皆仲尼之徒也概諸六藝抑亦身通乎其未邪石無當於玉而玉可攻麻無當於蓬而蓬其直三人行而得師者二况多士乎新都山水奧區其人民士俗郡大夫亟稱之矣多士曏昔自許曾何有待而後興乃今明詔詔之郡大夫奉而行之諸文學董之良友輔之猶之鑾和在車執策而臨大道或推或輓往而不宜夫以鄒魯則肥于周以閩越則錮于宋貧不逢世至今猶或傷之今　天子聖明羣臣求賢如不及特難得而易失多士念哉當世不患無資顧所養何如耳郡大夫之爲多士養也本之以躬行先之以經術傳之以修古筴之以當時之倫矣多士第善自養朝夕相與修之居則樂羣出則戮力得時而駕豈不千里乎哉他日按籍而名曰大夫郡大夫所養士也大夫新都產也朱子鄒人也夫仲尼之徒非直閩越之士也當世亦將多士是賴豈惟郡大夫郡大夫謝曰昔聞洛陽潁川皆名治郡第一潁川以經術若洛陽則以賈生知名吳廷尉多賈生召置門下其後言之文帝乃進用生生以彼其材蓋不負所舉矣不佞何敢望黃霸誠願得士如賈生不佞待罪守臣庶幾可以答明詔善矣至若其志

三代尚友仲尼之徒善之善者也多士幸而出此謂不佞何道昆則以爲長者之言謹書諸策郡人大姓殷氏名朝宗關西人由給事中出守吾郡

送陳使君守蘭州序

自古文學之士往往喜言兵非習兵也居常自負其有人國未嘗奇之於是挾其感憤之氣幸得當事而發一奇焉若漢賈生魏陳思王是已彼抱竿而舍瑟越樽俎而治庖人則抉使者之爲非始願也河東多豪傑喜兵陳使君獨善文辭未嘗論兵事會吏部選邊郡長吏使君得蘭州夫蘭州要塞之[illegible]羌在西匈奴在北必習兵者當之至爵直謂使君生河東使守可也使君爲儒林循吏語在部使者疏中余觀使君則彬彬者矣使君遇合非甚議之臣紀綱之役乎哉五十始爲大夫且在西鄙所用非所習謂使君何古人所謂才難非才之難也才而遇合者之難也御人發而國色下陳駑受繁纓而驥伏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固然矣如使淑女必妃良馬必路彼之歌文王詠伯樂者徒虛語耳豈世所希覯者哉嗟乎今之宦學難矣馳驅則賤詭遇則良吾欲以吏事與吏事安可與也游言多和法言寡和吾欲以文事與文事安可與也使得一當要害爲天子守四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終不脫書生事

即不能繫單于之頸斬月支之頭視彼大而無當者似賢矣漢武帝拓地西北開張掖酒泉諸郡諸將有尺寸功者侯之乃今諸郡之繫於蘭州猶綴旒也守者能附衆威敵固吾圉以備不虞即不侯其功非尺寸比使賈生陳思王在寧詎無意乎秦越人以禁方游列國其爲醫屢遷然列國之人遇越人者無不生活其業精也晉以詩書將郤縠豈必習兵使君晉人何讓郤氏茲入秦則越人之爲小兒醫矣往使君病瘧七日始瘖瘧方甚臥內誦備邊封事亹亹數千言大要皆西鄙事兵家不能道也其後五年蘭州之檄且下然則使君之勳業其將自內起耶使君西矣

送劉使君東巡序

御史大夫言部使者按山東及期請代臣聞自河北及山東不雨民多流亡願得才御史遣之臣徧觀所部諸臣宜莫如劉御史于是御史受詔以單車赴山東御史所善客過高陽生相與論山東事高陽生曰自有虞氏東巡狩首事岱宗山東多王者之跡其民洽于仁義閑于禮樂豈不泱泱乎哉然海岱之間其地利足賴故齊得什二則自古稱之國家並建兩都懸衡以繫萬國山東東望碣石南望秣陵蓋心腹之奧區轉轂者之門戶

有司以資政御史以權

也六郡良家子大都習騎射結客而游乃今年穀不登其民易動當事者爲重地計則以御史君往耳客曰公將爲御史君決策者何高陽生曰自天子不巡方而使者出然則使者之所事事天子事也天子以威福馭天下議爵賞詔執秩議刑獄詔士師使者監方伯部中以一人任其操柄其權重矣假令席威福之權而操下大急則詔事者在一切以逐心應之及畢事而釋吾權且從而議其後抑或多所假貸浮慕長者之名卒之衆悅而名章高位可坐而致茲皆任者之爲也夫巡狩之事載在王制者可攷而知務在科察諸侯修慶讓以明好惡而已乃今慶讓在　朝廷而科察在使者即使人得以干其操柄科察廢而慶讓不行其何以佐百姓　上方用言官議　詔執憲察有司賢不肖狀籍其最甚者以聞於是聞者兢兢俯自洗濯以避黜鑊大使者奉天子約法滋方岳以臨百官乃若譴舉有司固其所夙夜者也顧今善或不章惡或不癉至煩　天子之慮而以　明詔詔之使者之任職謂何耳夫嫠猶恤其緯況天子紀綱之役乎哉願御史君無失使者權山東幸甚客曰僕聞山東饑民有菜色願與御史君休息於寬政何論權高陽生曰若客所言則良有司事也昔虞帝子

如眞五穀何亦不必驅會居間

民如父母豈不孳孳拊循哉其親諸侯一以削詘加進爲務主權尊而民治起矣譬之牧馬圉長察馬之肥瘠以課圉人之勤惰即日月一至芻牧善而馬肥假令語圉人之不共而以身攝其事則一馬飽十馬饑矣故知牧馬者可以牧天下去其害馬者是也此安能去權哉客曰善僕願爲紹介請以是效之御史君

送蘇君攷績序

高陽生曰今之用人猶市穀也市人貴稻而賤黍稷以稻爲市幸得驅會居其間雖荑稗必售如其以黍稷往而莫爲之先談人且目攝之矣夫五穀之樹藝同耳薦宗廟羞王公其所用者同耳而或貴或不貴則世俗使然然亦諄矣夫旣貴稻而重賈之安用荑稗彼其生也與稻同登者也卒之驅會爲政黍稷不售而彼售焉諄之諄者也今之仕者豈不然哉夫仕之取重者兩端上之則天子所籍次之則鄉國所籍者也上之即得中材往往自致青雲之上其次則多所非薄益什五而貴一人焉此稻黍稷之辨也顧彼善仕者借資以干進率以荑稗而冒嘉穀之名於是斗筲之人寧爲荑稗無爲黍稷益靡然鄉風矣乃若倜儻瑰琦之士不貴則已寧詎能委蛇蒲伏而下驅會者之權乎蘇君以少壯入官彼

固將有樹也　上多其治邑且召而用之然竟不利既又多其治郡遷度支郎然復不利而一時同事之士翩翩乎千仞之上矣蘇君既以治行見知於　上世人弗察猶以爲黍稷而月攝之此其耳視者也余觀蘇君伉直廉幾類汲黯爲人如使其委蛇蒲伏幸而求前有裹足而逝耳蘇君居楚當效績且將枕牘往焉客謂蘇君君無往也君治百里者一治千里者三節使者列君狀以聞章二十上不爲不與矣乃今移官且三年而拓落如故君未嘗先所往也能先所往不往且來不能則往猶無往耳蘇君謂否余謂不能以至于斯乃今則欲以將毋行非干澤往也比者吾鄉不雨鄉人白日爲盜掠縣中吾母春秋高非吾往且不能安枕頃吾所以來者徒以母命不敢廢乃今告而畢吾事且得奉母歡吾往矣釃酒白首餔糟而歠醨安用之塵乎今之趨世者如趨中門亦相顧而化耳貴賤則歸者爲賤貴歸則賤者爲歸何有特操乎哉自蘇君從仕二十年曾不得志終身奉臣子之節綽綽然於進退之間賢矣賢矣夫卜式不以巧宦而終譽汲黯不以淮陽而隕名郎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君蓋有足多者　上方弊郡吏之治當事者歸而吏之今之吏非昔之吏也藉令君不往善賈且至

況往哉

送方民部還留都序

力之泉動

汪道昆曰方叔子豈不逡逡躬行者哉其涉世何跲踔也始遷度支郎則以故東平當下吏益彊事耳部使者報曰　高皇帝法公罪遷官勿論乃不逮故東平而度支籍業已削叔子名代者入舍朞月矣憾者猶然不舍益三歲而後論定復其官嗟乎屈賈不得志于楚漢則直言高論爲之藉叔子逡逡躬行何跲踔也客問叔子狀叔子謝曰　上督過彊吏速逮臣其言必逮者　明詔也言不逮者　王章也兩端各有所當于余小子何

恭然

怨德哉留滯都市長者時時下車存之則閉戶繙書意甚得夫耿介者多忿悁之節朝聞命而夕飲冰若屈賈見已叔子入羿之彀中其得免者天幸耳居常訢訢置怨德勿問豈若是福心者之爲乎要以楚漢卒行其間屈賈抱憤終焉乃今公卿大夫猶能平叔子于朝憾者義格則其所遇視屈賈賢矣叔子謁行抵鄉大夫受箋曰今日之事豈人固求多於不佞哉不佞獨行持當世之罔罔其所也今行矣願聞繩墨之言鄉大夫曰楚人得和氏璧以爲石也三抵之及以璧聞莫不按劍相眄矣叔子曰善吾寧玉質而石章曰豢豕爲酒禮成而不

亂得矣惡用玄酒而汙尊叔子曰善吾寧設醴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無求備也寧爲尺矣能復爲寸邪叔子曰善吾寧舍短而從長道昆進曰歸休乎大夫叔子免矣

（次文以爲目標取勢善舞）

論

善仕論

汪道昆

舍人命郡中無善士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枘而投當世不入明矣習俗然長何纍纍也伯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遽數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長喙務中用事者之驩而公短於口二也彼不褻不裼且傴僂若不勝衣而公木彊三也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結其心所憎則堯可非也所喜則蹠可譽也公務察察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負翳而居省括而釋亡能出其彀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五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瘝疢也況五者哉伯子曰固然則將割瘝疢而修我疾瘝疢則生割則死瘝疢不猶愈於死乎彼姣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卒以惡駭國中吾不幸而瘝疢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投衽鑕飾毋得罪田舍翁無寧向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笑曰嗟乎唯此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叙將軍處材爲出色勇謀大成

傳

戚將軍傳　汪道昆

故戚將軍景通字世顯以孝廉著其先定遠人　高皇帝初百戶詳從西略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關國功斌生珪珪生諫諫生宣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宣無嗣有弟白寧則將軍父也將軍生六年藐焉孤矣母閻年二十四稱未亡人（此苦節 耳傳）將軍頎美類梓潼既壯長幹修髯類關壯繆將軍當世其官始奉檄歸拜母堂下母泣曰未亡人忍須臾毋死蔑爾父忝嘗不自意席故資爾有今日爾惟夙夜無忝勉之將軍唯唯　武帝即位將軍部戍

卒踐更京師居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轂時同宮王梁爲部長數移訟牒將之佐客資將軍卻之卒不受陳諫議嘗於將軍爲婚姻通梁意將軍謝曰士方畏足出門志在千里不跬步而失足郎咫尺能乎中貴人劉瑾有逆謀結納豪傑陰遣人遺將軍席帽約曰某日難作著此者爲劉將軍佯應之旦日爲黃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以赴不測瑾敗乃還 武宗召見方士鍾生百歲人也善將軍授六壬遁都之術會青州賊李璵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將軍將數十騎微得其與姦民出入狀跡琪夜至伏起姦民舍旁遂禽璵餘黨悉下頃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將軍受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毋元日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以賊衆我寡柰何當賊鋒將軍策曰彼卒遇我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前驅卻遂奔北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城門啟閉如常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將軍以遊都占之吉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內先嘗六月過戢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將軍譙責曰偉哉國士其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之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邪數從騎士過沮澤中幸將軍先下於是騎得

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既釋兵則以軍政掌印名實日起行部者舉孝廉以聞無何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祛積襲郤羨餘比輸太倉不中計太倉故有齎籌之弊客以告將軍將軍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一以勿欺爲務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尋對簿度支罪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閔將軍以廉抵罪悵贏金三百將餽之憚將軍嚴屬王從事春爲介紹春曰極知不欲彼贏金耳公何辭將軍笑曰吾以勿欺受罪顧納贏金欺甚矣其後當事者白將軍無罪復其官京師人咸勳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爲同姓倚重之將軍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黜府卽欲自附璽書之謂何勳嗛之然卒未有以申也今上八年將軍拜總督備倭之命會有司上功閻氏貞節狀詔表其閭九年陞山東都司僉書十三年陞太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將軍爲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故設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蔡指揮以賄干進將軍乃言安榮後竟補榮榮奉百金爲壽將軍目攝榮曰吾薦賢故薦君君以此相加則吾薦者非也榮慙而退蒼頭戚漢以警敏幸使之應門罪吏囊三百金抵漢漢言之將軍將軍怒曰狐裘羔袖人其謂何輒持杖追擊漢將及之庭吏伏庭下謁曰庭也乃還十

四年奉詔坐神機營則母先自大寧歸矣居有頃上書請歸養母餘年詔從之仍支奉山東以便奉給將軍白首子舍事母愈嚴每上食率諸子女弄芻母前卽不當母心蒲伏受罪母有疾夜叩北辰請以身當之比居喪卽少連不啻也斑白始有子操之嚴初長君綦履過庭將軍大詬曰童子無知何爲綦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餐卒伍以自封難爲後矣旣而知其外氏所遺母所命也卒裂其綦履勿著乃罷之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工爲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公語長君公子將門請益綺疏十二戶長君以爲請將軍叱曰吾幸有先世之敝廬足以奉宗祏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爾其猶聚族于斯不然此且不保四戶足矣居常斷斷取予不問家鄉人私語曰孝廉孝廉何以遺後世將軍聞此語也呼長君問曰繼光爾以吾果無所遺者乎則憾憾者乎顧吾遺爾不貲貯之帝所富甚矣長君頓首曰大人所遺高高在上吾何患盜焉季年盡策備胡累數百牘書未奏且有所待之其後趣長君受職京師設祖郊外執長君手申命之曰吾遺若者毋輕用之長君躍然起曰兒當求增何敢輕用諸賓客皆諤諤不知所云及長君留滯司馬門念之甚無何病

妙語高致

作呼長君不臨口如有所欲言病旣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　上納之乎其未耶旣殮舍人蕭昂納褚幣袖中將軍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索我錢悉出之乃瞑家徒四壁臥內僅一木榻猶不能存傷哉廉也將軍聰明正直往往通於神明少乘舟涉楊子江昏夜風大作將軍聞呼輒起起覩橋端隱隱有光乃大呼同舟極走登岸不旋踵而舟沉矣且日同舟皆叩巫者巫者告曰公等二十曹幾葬魚腹賴孝廉將軍在乃得全將軍雅不喜言鬼神詰之乃巫寔言曰毋多言吾爾曾大父珪也于是屢[illegible]大父軼事巫言之詳且曰後二十年公等復會曾孫於此及任江南把總卒如其言嘗提兵過萊山其上祠秦始所封日上未及一舍聞異其乔故隣嫗周氏伏謁馬前請犒從事自言嫗子病禱于祠病已除壯二筵將以爲報夜夢神謂嫗曰朝有孝廉將軍至願持此以餉鴈行故敢逆軍吏耳師事畢將軍勒石紀之曾橋故有異人言禍福皆驗下帷而通賓客毋敢窺其中將軍自通姓名褰帷而入異人據槁木衣褐衣相勞曰將軍端人老夫無所隱耳嘗省將軍都市將軍方以母病爲憂異人請往覘之還報無恙問息子則曰此非吾所敢知明年朝會茅山當爲　公祭早晚

矣如期復至賀將軍公有丈夫子二人第遲遲耳後此十三年戊子閏十月朔冢子始生老夫紀年八百歲矣願乞冢子爲弟子名曰長壽公毋相忘及舉長君悉如期日再舉次君繼美後長君者五年長君歷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第一今任中軍都督坐鎮浙福江廣諸軍誥贈父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如令甲汪道昆曰語怪語神聖人懼以此疑後世故不道余觀威驃騎之奇遊質之黃石赤松之說何疑邪留侯五世相韓以其身事高祖及不疑傳國驃騎憑五世之業藏其用以啟後人烜烜乎烈矣語曰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其驃騎之謂乎

（厚而彊古文家正欤此則泛駕者出矣）

江山人傳

余觀作者之汙隆一稟於風氣自漢下逮則緣世屢遷譬之昃日卒于不振　明興驅左衽而反之正藝士奮起依憑出日之光軼輓近而稱古人斌斌然盛矣然皆三河齊秦之産而江淮秀異亦稍稍肩隨之其强弱有差則疆域使然也新安地重其民深厚不浮由古以來文獻足述顧今之學士大夫率高視一世其言不軌于先民善乎山人之言曰吾鄉多泛駕之材使閑輿衛皆上乘也山人在諸生中輒有志述作會有疾謝學官去遂壹意修辭嘗讀史慕太史遷爲人作而歎曰丈夫不

能周游四方友天下之士徒抑首蓬戶享其敝帚將爲遼東豕邪于是操舟東游登禹穴入剡觀海潮浮于五湖問闔閭春申故址遂杖馬箠之秣陵朝故都焉入郢聽歌郢中登高唐汎雲夢而下其游知交傾東南之美矣比還郡郡中諸儒宿學爭願交山人驩山人挾一騶奴篋書而出過故人厚善者輒胠篋發笑喜人彈射其文尤能推轂後生務章人之善士以此益附之入舍下帷讀書即家人治生業紛糾萬端不爲亂其精如此山人故多病乃學養生爲軒岐之言必入其空其一切從事不遺餘力蓋天性也客見山人且藁若干卷請曰自民瑩號郡中而多士嚮應願揭旗鼓徧示之山人謝曰嗟乎古人成一家之言。徒藏之名山。示知己者。世儒紛紛務懸書以佗海內。何爲哉。灌徒誦法古昔自託於無能之天奈何得當諸君子惡用暴己之短邪客退語人曰江叔子猶務深藏彼握燕石而冒玉名徒豪舉耳

汪道昆曰山人善聲詩尤長于古體夫詩書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昌黎及推尊杜陵不帝日月予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麗之習而陵遲于梁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開元爲盛夫持漢之三尺。單疵六朝。敢不受令。唐削雕爲朴。而體益卑卑。猶

之秦人聞新樂端冕去之乃拊缶嗚嗚爲秦聲猥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舉世方馳逐近體無惑乎布佚於杜陵及爲古詩且不能超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若山人之長言大都取裁魏晉行年五十猶亹亹不衰千載而下吾郡有山人矣山人質行較著往往可書顧予材薄無能爲役山人方以論著顯故特書其大較云

学司馬策一篇文字人有來歷又不剿古

紀畧

北虜紀畧

汪道昆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土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迤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一曰孛刺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哥以番僧爲夫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削矣弘治末虜之强臣亦不刺酗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暴侵西番族帳族帳舊有　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

茶號合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剌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剌遂雄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篩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度古浪峽穿黑松山入西海代之亦不剌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爲三嘉靖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賀蘭山後以爲右部自此寧夏赤木黃峽之口無寧日矣其二弟愈南徙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與虜通初吉囊之西伐也娶亦不剌之女至是死二子曩台吉等各分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欲蒸兀剌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俺灘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內擕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驕侈淫縱部衆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娘灘黃河東不過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遶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衆男女老弱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帳於北以避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荊關東至永寧四海冶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鴈門

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東行千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由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通潞然臚朐滹沱京西諸水及都城遮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險故西緣陵南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東曰墻子嶺曰羅紋峪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曰石塘嶺曰馬關大水峪匣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黄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墻則諸華夷人之逋逃者曰陳撻預色稱兒何擣豆兒居之衆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馬牧山深險無如之何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山之虜遮之也中國置墻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爲險自此以東置墻皆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廻遠而難守然皆故大寧地以居朶顏者也其入貢而爲患者哈哈赤又東曰喜峯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爲白龍江所阻當犯永平遵化鐵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福餘地直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遼澤受東北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淖泥常以三冬春初氷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入搆熟夷得千人自爲部長常以父事趙叅將傾葵數爲盜晨起必斬二人以祭

旗率以爲常其惡甚於哈舟兒陳通事等也虜中大校如此其名目可徵見者今列於左方以備參考云　虜酋名目

小王子打來孫罕

把卜孩（熟夷古北黃草川）

吉囊（在黃河南死有三子襲吉台吉青台吉黃毛台吉）

虎喇哈赤（大虜首在遼東邊外）

紅臉孛羅（泰寧衛在夾墻住）

倘孛賴（花當達子頭兒）

達火通倘不囊（俺灘部下小頭目）

俺灘阿卜孩（大虜首在大同邊外）

虎禿孛賴（朶顏頭目近邊住夷）

那麻真（遼東熟夷）

捨力木（泰寧熟夷）

伯言哈答（此乃虎刺哈赤尋殺之人）

阿兒禿（夷首）

哈哈赤（朶顏都指揮）

穩克兒（朶顏部下頭目）

丫頭智（脫脫部下夷人通事請開馬市者已被擒獲）

辛愛把都兒（俺灘子）

把把（遼東住夷）

把禿（差用夷人）

討不賴（花當部夷）

祖兒在（把都兒部下夷）

伯顏帖忽思（朶顏都指揮）

安灘的（即俺灘亦呼俺荅）

司吉囊（夷首）

兀撒荅（通事在大同北）

花當荅子（在遼東辛愛外父）

花當駝立（近遼東夷首）

把禿賴兒（其子辛愛塔也）

我包阿卜叙（遼東達子頭目）

哈喇（夷首）

引燒卜（朶顏夷首）

虎刺大阿卜尸（夷首）

背馬台吉（獨石邊外虜首子）　阿剌處台吉（小王子部下）

青台吉（小王子部下是吉囊子疑有二名或俺荅借名以脇我）

納林台吉（小王子部下）　更十探台吉（夷首）

錫剌台吉（夷首）　把都兒台吉（夷首）

兕林台吉（小王子部下夷首）

各台吉俱吉囊部落蓋俺灘輩借名以脇我耳

碑記

故總督少師楊公生祠碑記　汪道昆

薊門故未有督府其置督府也自嘉靖庚戌始諸督府故未有功其著保障功自少師楊公始密雲故未有祠既去而生有祠也自楊公得代始故未有行邊使者乃今遣大臣至自不佞道昆始壬申大閱不佞奉使薊門首事密雲則督府治也憑軾而經北郭少師楊公祠事在焉不佞釋轡下車徘徊祠下進諸材官諸父老問公故督府狀纚纚數千萬言不佞俯而思仰而歎也嗟乎吾故知督府之難乃今而後知薊門之尤難也薊門難

矣乃今而後知楊公之獨當其難也項自　先帝即位虜寇灤東則自東南召文武大臣入受薊事在事者委身戮力日請便利行之於是嚴責成分部伍矜保界繕亭障明間諜察虜情程功能作士氣乃今戍守相望輜重相從車戰有營火攻有器以此而視曩昔何論徑庭彼其內乘積廢外劫積威一旦與之吏張庶幾敵愾是難能也要以　穆考端拱於上從諫如流三事贊容勿於中簇邊事如指諸掌言入則無不利令出則無不行卒釋群疑壹歸國是此今日事也庚戌不戒法當事者徇市中虜既飽歸將歲一啗以饜其腹小入小利大入

此文錄而斬入千態韻亦翁欲趣

大利莫敢誰何　太上撫劒而視邊臣一不效輒傳嚮者法柄臣子方用事非入部畀即出鐲鏤重以發言盈庭掣之肘而代之割者何紛紛也夫以不律之師。禦方張之虜蒙不測之討。抗無厭之求。狃不詢之謀。執輿尸之咎。跋胡疐尾雖狼顧且不遑此曩昔事也今日之事。將能而君不御。故易為功何以故。廟筭勝也。曩昔之事。孤立而患多門。故難為力何以故。廟筭非也。今日之事。自中主之。此非眞督府能也。非眞將士力也。　聖君賢相之訏謨也曩昔之事。自中制之。即智者不暇為謀。勇者無所效力矣。吾故曰少師公之烈也諸將吏然疑者

半藉藉有後言以昔視今虜不改謀地不改備其難均也乃今視昔有間矣無寧右昔而左今嗟乎不佞嘗從公等獵塞外矣虜衆猶犬羊也其猛噬猶豺虎也跳梁猶禽鹿也犬羊衆矣吾其鞭撻而驅之牧人事也豺虎猛矣吾其格之搏之有力人事也鳥舉而麕至難制矣吾其矰弋之網罟之佃人事也君猶天也其明日月也其威雷霆也雷雨時作雖日月不能不晦冥閃忽交加不及揜耳當其晦日月安足恃哉柄臣挾上行私猶之乎旱而魃也猶之乎稼而蝨也潰中而擁下奚翅豺虎禽鹿犬羊由前而罷者若而人由後而誅者若而人豈

其力詘而智弗無亦機格勢禁故終不免楊公中立豈以身殉　國家避徑竇不由絕苞苴不入卽文武具足業已結　太上之知彼其自君側而虎視公不忘逐逐危可知矣于時虜大舉薄大水峪直將襲故智乘之虜塵蔽天連數百里金吾緹騎日數十至接踵以容聞大墨方睚眦公幸不保以自快公登陴冒矢石親將諸將兵扼虜衝一虜先登斷臂而墮虜大沮尋反尾為首擊其東公業已遣上將先由間道備之嚴虜不得逞夜募死士以火攻虜虜乃咋指遁歸明年寇馬蘭峪乃復創去由是　太上傾心嚮用四方有事率倚辦之揭日月

而收雷霆彼其爲魁爲蝨終不得間大都天佑明德賚以不二心之臣人力宜不及此故今之所易昔之所難今之所優爲昔之所不暇則其所遇者殊也諸將吏唯唯則以使者得專紀述願旌公伐而勒之碑公在端揆不佞爲公故吏其知者謂不佞爲考信其不知者謂不佞爲市交藉第令碑之碑故以公重抑將以不佞輕矣及公得謝諸將吏請如初不佞謂公以老成而繫四海之安安車旦暮且下居右頃則以襄毅易公各邊人申請者三義無所避惟公以功實寇勳府直將饗太廟書太常薊門特舉其一隅無庸不佞饋法以勞定國則祭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祭之乃今生有祠死有述上之不愧尸祝下之不愧鼎銘矣遂勒之麗牲之石而系之以樂章

建玄鉞兮受形弓過冠虐兮三輔東都元老兮繹膚公渥周澤兮九州同舉上國兮綏華戎釋東顧兮紓重瞳最圻父兮尸元功留賜履兮表故宮英勃勃兮氣如虹駮奔走兮萬夫雄儐俎豆兮伐鼓鍾靈之來兮驅長風辟蚩尤兮御豐隆森象衛兮雲鳥從紛來下兮集高墉　右迎神

援北斗兮挹上尊鼓吹離兮鐃歌類陳部曲兮昔所教緬折衝兮儼若存閶閤終兮寂不喧躡文履兮歸華軒懷舊服兮湛新恩捐遺筴兮

翼後昆日云暮兮羣靈奔經太行兮宿崑崙陟帝所兮開天門宣沆瀣兮協絪緼粒下土兮蕃中原鞬櫜臥兮京觀騰貢騕褭兮效瑤琨來萬國兮叩九閽歷千禩兮奉至尊　右送神

前[illegible]當著
高行[illegible]死
以待其[illegible]

碑

敕建憫忠祠碑

汪道昆

忠愍公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狥國家報知遇耳矦嬴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郎署卒有味乎其言無何公出為江西按察副使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撫會聞之輒投箸起也曰虜跛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蚤計詔蒼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平賊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職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誓師列陳而鼓之進獲俘者五狥軍中旦日陳如前公從軍中鼓之進賊數謂官軍怯亡鬬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鬬諜者謂賊張甚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亡能以一矢相加遺何謂虜張我實張虜我師左次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士死鼓將死綏業在行間義不避死于是復鼓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氣勃勃躍馬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亦一人死公脰腸中槍者一左臂中亦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唐曲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訃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遂不食保母諫曰王死長郎君宜未卯知脫自太學來奔宜未卯至母第自決其誰歸王喪淑人以爲然乃强食公喪至歛淑人絕口不納水漿所親率以太宜人春秋高諸孽子未立爲淑人請淑人曰適子曰嘻敬長矣凡諸俯仰敬任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不能以此留而父死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卒不食越五日死部使者逓上其事詔贈汪一中光祿寺卿廕子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謚視周節愍同贈程氏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從忠愍春秋並祠嗟乎公死社稷不忘平生之言與丈夫事淑人婉婉其攝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皭然與首陽爭烈卽女丈夫無論已乃

令列在祀典廟介鄉國之間都人士過之莫不翼然而趨俛然而式卽田夫里婦舉欣欣然想見其人其或不然抑亦赧然汗顔悵悵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偕老爲也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后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狥難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舉相若也顧余不佞亡能爲公發一辭謹述祠事所由勒諸麗牲之石且爲樂章三闋授井歌者肄之其辭曰

服兩驂兮采斿陟帝所兮周遊倚閶闔兮矚九州盍歸來兮棲故丘要務咸兮歌且儛把瓊芳兮懷椒糈荃何爲兮夷猶目眇眇兮愁苦　右迎神

春雨兮秋霜列籍兮華堂星熒熒兮在戶靈翩翩兮來下陳上尊兮楹之東伐應鼓兮考鳴鍾采連理兮木末羞比目兮水中忽若近兮倏遠我心勞兮憹憹　右降神

牛服箱兮女結禱濟河漢兮吹參差乘迴風兮駕修阻顧終老兮河之滸操槖籥兮陰陽參太乙兮平章延停褱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　右送神

白

記

滕王閣圖記　盧柟

柟少聞南昌當吳楚雄鎮而滕王閣則俯瞰西江延引甌越瑰琦絕偉爲東南樓觀第一及讀王韓所爲賦諸所稱引益奇常自語以爲當及壯游往視造物之妙於所謂滕王閣者庚子歲柟坐傭奴事繫獄秋九月巡按監察御史樊公白其寃平反明年殷公追寘之大辟由是愈益錮其身不得之南昌觀滕王閣矣戊申山東石公以明進士治濬加恩囚傫柟法少寬因市諸所蓄故物得畫一卷曰滕王閣圖自閣道始傍逹連房阿觀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絶

屏假成眞
得眞入假

室嬾軒離擔荷粢戢脊翔翥於霄漢之上怪石幽篠危松蒼然護䁾屏障俱點綴人物山水圖書象態呈露咸極巧麗獨恨僮僕數輩不可役使黃衣客兀然吹笛無聲焉爾閣陰穹山嶄峊橫碧黛綠騰赴環抱流泉濊沃會爲洲渦石衣蒓藻委靡悠然而可賞者是誠天作地藏以助兹閣爲天下偉觀者也於是撫卷慌忽若失縹緲栩栩乎若馭雲軿而超越江漢飄飄乎若遺浮埃之表摶扶搖而游覽於閶闔也乃知曩昔王韓所爲文賦不誣而柟亦得覩所謂滕王閣者竊償其私願焉夫滕王閣柟未之見所傳圖畫又未知眞得肖其形與否今吾喜躋爲慶幸如是設使柟誠得一凭覽盡江南臨眺之美即當乘元氣遊六合灝乎長往與世俯棄豈直今日苟活爲僇囚依圖牆溲廁而已耶柟幽拘多感犇戍卒更雜至則道故舊事或曰某游宦業美田蠶園宅今斥墟矣或曰某見其服輿刀鼎奇器在若州縣益售之也或曰噫某亦矣其子孫不能享有富貴窮且丐也嗟乎柟待罪七載視猶瞬息斯世已有陵谷變遷之意而滕王閣獨淹莪吾廬無開於縉紳士夫是不幾眛於天道往來消息盈縮之理與假令斯畫爲匪人有不過資覆瓿之具抑安知是圖清淑之霧於柟無斷而吾獨物

之智不見𢟪於滕王閣也龍川孟君思才儁豪爽尤深盡理於柟齮齕友善因持軸語之曰是宜與君郎柟不幸死君可日哦其下以慰吾滕王閣之思幸而見原則吾與君觀天下形勝登會稽涉彭蠡泝洞庭越衡陽臨漢水以望方城獵雲夢窺荊門下岷江遂行淮海之間貙鼠所隣蛇龍所居歷幽顯崎岨之觀以求所謂滕王閣者周章而徧覽之柟雖駑蹇尚能爲君歌咏其事舊所藏圖畫烏足爲之羨歎云因戒之曰去汝好適孟君家待吾考訂姑作記與汝別

文

詰博望侯文

張邦奇

博望侯張騫旣失侯侯爲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歆動上心得復使焉以爲功而復厥侯也太史公見而詰之其辭曰嗟來博望乎君胡爲富貴是覦而捐其軀越棄人倫而遠夷是圖匈奴險很同兕貙麗祚昆明心性殊西夷越在西北隅君欲出之亦巳愚西方昧谷日所匿陰霾昏黑視莫覩崎嶇三池與盤石熱身頭痛行不得迫塞懸度天設阨下臨溪谷峻若壁殆而一跌骨細礫君胡以身蹈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醜鄙狂笑娛舞喜而

兄與弟怒而豺與虎西域之獸大狗封牛喑喑牟牟獲猊挑扳視人若仇是其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焉不可以爲恒也昔也君嘗一使顛踣艱危更十三載而奔竄以回百人去一人來君胡不自恤而復求使爲卜式輸粟居九卿相如獻賦身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爲明邪今夫中國之民破產毓居鬻妻棄子饑殍相望寇賊蜂起沃壤不賦大獄不理棄而敝之以事遠夷不亦悲乎彼其駿馬翠翎象齒犀革大卵眩人銅錫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求之誠損何益剖身藏珠人謚爲愚彼之所殘僅廼一軀而況敝身與家與國之需以覔侯封厥愚何如嗟來博望乎君旣苦其身又失其所以爲臣亦獨何樂哉而爲是紛紛於是博望侯逃頳頳顏若眩若迷舉手謝過俛而忸怩然惑溺已深終不能改其所爲也自是之後天子益向西域好利之臣爭事之蓋始於騫之鑿空而其途不可塞矣悲哉（此篇爲附劉瑾者作）

（文作然不切題）

（此可為讀親釋佛者作一針砭）

墓誌

楊黼先生墓誌　　李元陽

楊黼太和蟠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誨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絕瘡咏工書善篆籀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爲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顧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辭親徃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曰何徃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履者即是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叩門其母聞聲喜甚即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由是竭力以事親不下桂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研滴既乾欲下取水研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爲孝感所致秃筆盈家作筆塚於西原以瘞之爲銘以志示不忍棄也父母歿爲傭以營葬葬畢入雞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中十餘年壽既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恙不之信以爲戲言時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棺殮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自稱名曰楊黼先生今日事纔了也家人驚呼曰爹回來也遂不見蟜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友及素所徃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營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温公二程橫渠四先生在送半塗棺隆蓊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堯攀龍舜冲舉顧非

吾儒之宗祖乎予小子何足以識此竊因蟠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爲之立傳

墓志

左長史南溪孝子趙公德氏墓志　李元陽

公諱德宏字有容南溪其別號也先世爲蒙詔人有趙鐸率者於公爲始祖後有諱堅者生連連生護護爲鶴慶路知事陞北勝州判官酷好清淨辭職不赴作菴以居遂爲鶴慶人護生春春生應應生敏敏生逵贈奉直大夫配李氏封太宜人生公公之少也家甚貧所居險陋公能勤儉增拓居室以安二親父除江西按察知事奉差入京病痢公日嘗糞初覺糞苦既而甜知病且不起慟不自禁及父卒假貸營殮偕傭人肩柩以歸跋涉

有疑獄伊愚不留心將訪其各人不思細訪而第就於兩造時覩中証據嚴刑斷白刑衙不愼

萬里無一日輟、傭人見其書生任勞、爲之感動、既歸廬墓三年、朔望日回家省母、省畢即歸墓所、墓鄰獵夷、豺虎交跡、寂無人到、忽有一白犬來守其廬、郡守汪公標聞而異之、躬至墓所慰勞饋贈有加焉、乙亥服闋、丙子領鄉薦、巡按御史唐公龍廉知其孝、自慶得人、因以其孝行上聞、榜其居曰孝子趙氏之門、謁選授順慶府判、府有疑獄三案、皆死刑、久不能決、公至、郡守輒日之、使訊、公一訊而决、洗其冤者十餘家、會歲歉、賑濟、公設爲方畧、全活甚衆、掩瘞暴露、無間遠邇、巡按御史邢公特薦、大加褎美、臺省奬勵之、使相屬於道、三年遷潼州知州、公初至、惟以備荒爲志、凡贖鍰自一錢以上、皆令買粟貯倉庴、二年得粟萬八千石、明年蜀又大饑、死相枕藉、潼州以發倉得免、（所以救荒在平日不在饑年）州圮數十年莫能築、公謂倉廪雖充、苟無城郭、民誰與守、遂力主其議、躬率畚鍤、糾惰奬勤、朞月而竣事、先是凶歉之後、民半轉徙、公至、能勞來安集、復業者日益衆、州當衝要、走遞馬役、大爲州患、官損其名、民喪其業、公於州門作廄六十楹、聚馬而飼之、以次輪役、匪直革吏弊、紓民力、即馬畜皆得調適之節、民大稱便、州之三溪口富谷并諸處盜賊、依山阻險、拒捕殺人、其來已久、公至、設保甲、立社學四十餘所、親至

其地開諭善道不旬日。諸盜自縛渠魁而來。敬聽約束。自是境內晏然、嘉靖十二年蜀滇二省土夷爭界、撫按以公素行、爲鄉評所推、遂檄公勘治、有土舍高鵬者、以白金八百兩爲饋、公力拒之、土人愧服、遂各吐所爭地、兩省僉加獎薦、由是聲實益隆矣方陪點河南僉事會慶府缺長史今　上方重宗藩而慶府宿膺眷注銓司愼輔導之任因以公爲左長史公至以本藩舊事奏聞勑放藩宗寧家者六十人公爲長史六年乞休之疏凡七上竟不得請庚子丁內艱慶世子親賜弔慰諸藩宗戀戀不忍別雲南巡按御史包公節白公賁再旌其門曰孝廉公爲人樂易正直與物無忤宦轍所至僚吏士民無不傾心初在潼州還勘爭界事時百姓恐其長往相率二百人詣撫按保畱扶老攜幼不遠千里若孺子之念慈母何其得民之深也詩曰有斐君子民之不可諼兮斯人之謂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三十三目次

萬恭

序

贈南京工部郎楊徵齋守鳳翔序

徐栻

序

重刻守令懿範序

吳國倫

傳

林貞女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節婦傳

序

贈建州楊使君序

貴州文舉齒錄序

書

擬岳武穆荅秦檜書

歸有光

傳

歸氏二孝子傳

序

送程翁序

經序錄序

項思堯文集序

行狀

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文元發

序

清涼居士自序

耿定向

傳

二孝子傳
殷雲霄
傳
宋愷傳
張治
序
會試錄後序
支大綸
記
忠烈祠記
序
送左諫議陳座師應虹擢山東兵憲序
揭
答撫臺龐惺菴揭
錢一本
序
寄窩通客長言序
黽記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患惡帝清
者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贈南京工部郎中徵齋楊先生守鳳翔序

萬　恭

今海內民瘵劇甚矣其君子貭于財而小人匱于力患在不得清白吏治之故得清白吏則民安不得清白吏則民不安或得清白吏矣又矜其能恃其所長操切法律肆情敲朴約束長老子弟若囚徒然民亦不得安吁難矣徵齋楊君初任爲縣令連得海寧平湖而在平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最久平湖陸五台氏爲予言君清約狀至冠服飲御皆弗備人所不堪應門僅三尺童平湖貴人嘗自京以書抵君君則以粗織一復之再以書抵君加少侑焉君則再以粗織二復之又皆內人力作也夫平湖饒邑也而第以戔戔者與貴人爲禮況下此數倍者乎即戔戔者尚不忍取諸其民而必以其內而足焉況大此數倍者乎君苦節狷介多稱是而性又甚慈與民煦煦若恐傷之其所省傜役蓋十之二三所損去科歛十之七八今復安所得楊平湖也言已蹙然于是楊平湖爲工部郎五年矣大司徒上海潘公喜其清白類已甚重之未幾有司者廉知君狀擧君爲鳳翔守往年全陝地震陵谷易位百姓重足莫必旦夕之命盜賊竊發而鳳翔實陝城股肱郡君今往治鳳翔也將勝之耶抑與我子弟長老相休息安之也予讀漢史循良傳所載其人既上法律而又重寬和既右節儉而又崇仁恕其若爲大府公廉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而或操下急如束濕薪者。皆無取焉何者安民之術未盡也君治鳳翔誠盡安民之術如昔之治平湖即漢史所傳何以加諸彼公廉而操下急者何足擬也何足擬也君籍東魯而系出崇仁於予爲桑梓人桑梓人仕南京者則屬予爲楊鳳翔贈

言予乃言曰甚善楊君往哉昔有爲晉侯鼓琴者其聲泠泠若澗泉焉蛟龍爲之出遊何者清故也有售二璧于齊王其色相如也其博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齊王疑焉玉人曰千金者厚倍之故也微齊氏旣鼓晉侯之琴又售齊王之璧即十鳳翔於楊君也何有

循吏儒吏皆救時之吏

序

重刻守令懿範序

徐栻

少年者談事輒曰巧工不模影大智不襲人斯言過矣倕班之徒巧矣而莫廢規矩韓白稱富智矣亦讀陰符盖匪學弗良匪標弗達匪先莫從甚矣範之不可已也古今天下論官語職率兢兢然惟守令爲重以職最親民海內元元所待哺而須教者與父母等爾夫子有飢寒必號之父母子有疾苦必號之父母子有冤抑必號之父母則凡億兆之有飢寒疾苦冤抑者必號之于令號之于守矣　國朝補守取歷省臺有聲者出其試令

春臺賢守小石守蘇二冊欲梓之

也多授之釋褐儒生省臺官數持文墨其屑屑刑役讞非所悉諳儒生平日誦章句高自論說一旦操符宰一邑雖洞達不無未曉矧此而可無範乎春臺蔡公守吾蘇卓有興學欲不自滿復取成周迄漢唐宋儒吏若人循吏若人并核其事加以平章梓之以傳四海嗚呼循吏難矣儒吏尤難蓋悃朴敦厚者循撫字鞠育者循袪弊剔蠹補利善後者循而振法肅紀厲威靖難者亦不失爲循躬率孝弟者儒作興禮樂者儒移風易俗不事近功者儒知人受善自輔者儒而振武畫令者亦儒儒吏循吏幾希之間而已均之皆大夫之良也可範也吏而皆循可以復文景富庶之休交而皆儒可以繼成康熙皞之化　聖天子留意治道將駕文景追成康而躋之唐虞縉紳士衣紫綰金應宿出守即持梁齒肥服皮乘逸非所安矣飾名獵華修容炫俗即次起台鬻恣土赧焉睹茲錄也能不惕然懷徃瞿然失席油油然動其于民之思乎予承乏撫江右江右土瘠賦繁而民貧近且多盜恫恫惶惶日憂無裨于民以稱　上意固不得不望之十三郡守令也守令朝行惠午即達于閭閻午行惠夕即達于閭閻予與直指使者及監司使者百有所爲必藉守令以達守令何多賢哲若一一能如古人

或亦難矣故取蔡公舊刻布之合屬兼與天下共焉固所以助倕班之巧補韓白之智于萬一也雖然吏治民猶治疾也是範也猶方也範之懿者方之良者也善毉者本活人之心而劑量于方善治者本仁民之心而化裁于範要之皆原方寸而足起尫羸者也苟徒事粉飾故檄而吾心于民瘼不相關未有能濟者也吾願長民者不徒存吾之懿範而尤當存茲懿心

傳

林貞女傳

吳國倫

貞女名萊閩縣林參政允中子也參政初爲東萊文學官生女其廨因名後參政登進士與長樂陳中丞並任浙江中丞因以其仲子長源聘女許之時男女俱五歲暨參政守南安時則女已涉孝經列女傳內則諸書而其性又柔惠有志操動如成人父母獨憐愛之異他子屬其母病目女即不遑寢食每晨起輒抱母舌舐之至愈乃已其敦孝敬類是參政每夜分授諸子書女亦時時從旁竊聽至聞孟子死徙無出鄉語乃造膝而請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義叅政爲援訓詁解之女大悟因謂彼同井里人信義乃爾柰何今之號門內親者反相戕若胡越豈今人獨非人耶毋亦未聞古之道也叅政爲之改容視其母曰異哉此息恨不男而女耳顧其他日當以士行爲名閨重何必男後長源成經術補邑弟子員兩家且待年而婚會中丞叅政並執親喪不得成禮亡何長源病卒矣女聞之驚痛不自勝徐解所簪易服請其家祠斷髪以自誓曰妾不幸不得爲陳氏兒捧匜盥竊願從地下事之所不終其志靈神在此諸林氏宗婦內賓日相慰解之曰子於陳家兒未嘗須臾共牢輕生無謂徒以憂怖兩老親耳女正色拒之曰如若所言則未醮之女將得視其夫路人乎竊不願聞矣夫妾五歲受聘稱陳家婦今二十而以死生易盟豈能靦然而人面哉即父母愛我而禽獸我視一死孰安於是諸解者不復能進一辭女因泣請于父幸告舅氏骨肉將復於土其治兩壙虛其一俟兒兒且奔喪拜舅姑得一日託在草土而盡庶吾志明且比於禮也已叅政又熟察女已有固志不可移乃具書如女言以貽中丞中丞得書悲愴嗚咽久之乃報叅政曰婦志誠美非余所敢從夫余實不德而天降之禍夭余子今又不自悔禍而已及人之子是重余不

德也敢辭其後女請益堅中丞辭益力女乃拊膺大哭與其父訣曰舅氏所不忍於兒者死耶乃兒初以死誓寘寘者知之而輒負之雖生之謂何兒今下報寘寘者矣語訖遂閉閣絕飲食者七日嘔血死中丞哀之如哀長源因迎其喪與長源合葬焉嗟乎古今傳列女而有烈如林氏女者哉夫婦不踐二庭而以身殉其夫徃徃稱高行奇節難矣至如未婦而殉則千百年不多見盖有之亦必有所迫而自刑也乃林氏仕族女待字中閨曾不知夫庭所在一得凶問遂慨然以死許而從容赴之此何所迫耶意其天授貞白蟬蛻塵壒之外而有皭

境幽悄

于赤日烈于秋霜者耶此一死而萬古矣宜其國人私謚曰貞女而予爲之傳以俟采風

莊節婦傳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湮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胥睪女而婦奴即有奇節不得負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甯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恐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即因主女見列由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

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冐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于墓隻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婿其舅姑業巳納聘而使八兒母從臾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姒方晨舂私謂姒曰明日不相舂矣姒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市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姒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婿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爲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寶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爲汚而甘死若飴茲不凜凜丈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君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信矣

其人不作
而文不凡

序

贈建州楊使君序

吳國倫

楊君蓋楚人云學于燕南弱冠起家成進士推擇爲留都大司馬郎其在留都亡論守秩修故事與諸曹郎蓋蒸異也大者萬卒窮叛至甘心少司徒氏三山震撼卿相以下皆自廢計亡出矣楊君慷慨躍馬出提白羽扇示之曰吾活汝汝其左袒卽萬卒人人響應無不左袒楊君者夫當是時撫劒無所用威綏頪無所用辨楊君一躍馬而大難遂解談者至於今髮上指冠豈非以其神氣足以彈壓之耶已朝廷錄定難功遷楊君爲建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守守建州盍三年年裁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楊君長吏也乃楊君則不自謂長吏也予退而竊歎曰如予者豈足爲楊君執鞭哉夫海內薦紳先生聞楊君定留都之難以爲其人必長老多所歷世故盤錯爲能不動聲色而使反側子自安豈知楊君今猶白面玄髮逡巡曳金紫若章縫邪已予從旁睹楊君所爲治郡事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臤而民親令不苛而事核屬入閩若兵建州居其上游羽檄交馳使車擊軫而至所徵諸路將士日不下數萬道建州而東也楊君顧數從杯酒談笑間授有司者以籌其供億曰計如是如是足矣又亡命之徒嘯聚山澤爲變鄉邑諸父老扶攜趨楊君請兵戢之楊君則又從杯酒談笑間諭諸父老曰若第歸無慮吾已爲若滅此屬矣已將士德色市人莫知有兵亡命之徒就禽而父老無恙茲信乎昔人所稱折衝尊俎者非其神氣足以彈壓之何哉予旣心知楊君學不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無所資于閱歷而用之不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稍復私叩之曰大夫倉卒定難於彼從容解紛於此有道乎楊君笑而答曰偶然耳嗟乎嗟乎如予者豈足爲楊君執鞭哉予與楊君居未一月以有昭武之命別楊君即昭武僻且少警易治於

建州數倍至欲以楊君之治治之神氣固有所不逮矣方日夜思得繼見楊君會邑令王子陳子使使徵言爲楊君壽遂書此遺之

貴州文舉齒錄序

今天下執圖經而談方岳者莫不廣內地而隘黔以爲黔故蠻府不足以當諸行省之一隅是何閣於天地之大觀也必若所謂將牂牁未變服而夜郎猶遠人耶夫黔自新造二百餘年所不備者職貢方物耳而士之貢名于　朝者業已視諸行省有衆寡而無低昂非復以狄鞮象譯通也至論萃五方之英發千百年山川之藏氣而冠冕俎豆鬱然成都庶幾於兩畿厲行焉才豈畫地而生哉不佞產幾邑仕爲　天子耳目臣習見五方貢名之士不少矣與時其託交也有情有不必情而其致用也有濟有不必濟此又有所從來非以地爲廣隘語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則閱世之槩乎茲有司舉黔士不佞寔猥臨之以文文同以揖遜揖遜同兩畿諸行省何加焉夫談者之隘黔談者之不廣也士亦思所爲自廣乎今夫冥鵬摶扶搖而上九萬里蜩與鷽笑之曰我決起而搶榆枋奚以九萬里爲神鼇冠蓬萊而遊滄海搴螘往觀之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此廣與隘

之形也夫愚者自多不肖者自賢者也士由忠信篤敬之學文其辭揖遜其禮行且出疆入國與兩畿諸行省之士遊毋自多自賢事其勝己者而遠其不若己者即一人受天下之善三十人可以當五方之才不亦廣乎故曰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予又聞之上士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士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士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士至三十人豈無可畏且愛者乎畏且愛之矣而又自求其不可侮以此友三十人亦以此友天下士是所謂廣其在我者也非必慕內地之足兹而岐黔之故以狗之也夫馬之似鹿者題千金然天下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豈賤眞而尚僞哉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故士不務自廣以適於用徒欲岐其故以狗人何異乎千金之馬而化爲鹿哉適諸士以薊錄請序不佞竊有意焉因述此以廣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身過相國誠厚一言不容干死

書

擬岳飛答秦檜書

吳國倫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陳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北比且大酺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赴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遂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角巾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惶殞越於下飛柰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實陰持之飛竊

意相國爲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矣維罍之恥相國爲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猖獗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焉置相矣相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來顧瞻帝京徘徊宮闕咏宋箕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扼腕而起仰天長號益不知其淚之淫淫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于相國一夕百年耳願相國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慘於中原乎氈裘之人不陋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誠厚孰與大國之相乎柰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阽在危亡正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申包胥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手勞飛賜飛卮酒飛寧能下咽耶相國即不念二帝如陛下何令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業垂成而棄之令飛十年經營廢於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負於相國哉是役也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彊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願相國圖之飛爲陛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已也

陛下今召臣臣業已還師即歸死司寇身首異處臣請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第棄垂成之圖而失萬世之利俛首喪氣為天下笑飛甚惜之相國一旦不戒行且獲戾萬代無已時飛為相國謀忠相國其熟計之無忽

二孝子歸
鉞歸繡

傳　歸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諓諓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伏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俛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

其子居斈子擴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斈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斈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斈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巳又坐市舍中賣蔴與弟終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貰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母錢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

[illegible]不易乃

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癡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孩咸幸變殆隘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發家和者視此可愧也

有氣

序

送程翁序　　歸有光

新安程翁少而客于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庵翁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皆稱白庵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稀永約孫應春迎翁還歙田將聚族而爲翁壽婿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于是謁予請焉予惟古者四民異業至于後世而士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埜可爲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齎賈遊于四方猗頓之鹽烏倮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跕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黟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業翁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翁爲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翁今行矣于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其親知故舊論説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懐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埜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游老而休于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飫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爲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推高第爲講郎亦其選矣科舉妨經學與

經序錄序

歸有光

予昔承乏沐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爲諸

肅劉嚼是
是

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啖助以己意說春秋叟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自得之見求聖（亦未盡然）人之心于千載之下然雖有書成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佑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　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

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崑崙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縢召洛二誥之疎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柏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汸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于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于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

元朝未嘗有文

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己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狀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有光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粮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粮皆六萬南安四縣粮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粮不及兩縣巡撫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粮儲道爲法均泒折衷最爲簡易盇　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粮、與畿內八府百七十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處之晏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情人吾因以是識其人會　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　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　詔命德安造　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　陵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

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漻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剌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粮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郢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勑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河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　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　天子稽重制建　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頻瀉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僰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　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錦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藺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眞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

銅仁省溪叅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黄光昇歷叙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絶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

視前亦已超絶矣第所泒長巨非常故圖圍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　皇上勑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　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于京師簰筏相接而天子猶以　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木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輸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典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

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　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蔺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河南購木于九嶷荊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湖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荊楚離廣山木少採伐險

可爲採木之鑒志中氣中丞公不凡人也

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坂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十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軏崩峯烏獸哀鳴震天吸地蒸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峰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

華哉娓未
能

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　天子許之行至東安平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官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　旨從中下蓋　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

皇極殿本
此

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廪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蓄不知也周公銜且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適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苟操辦綮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夷賞購過常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

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自携驚人句問青天直涌帝座矣豈特驚駭俗耳哉

序

清涼居士自序　　文元發

居士姓文氏漢成都守翁之後五代時有蕣時者自成都從廬陵事唐莊宗爲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至宋淳熙間有宣教郎寳蓋時之後也爲衡州教授子孫占籍爲衡山人十一世祖元金紫光祿大夫某金紫之孫曰俊卿者仕元季爲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入
國朝授　州衛千戶鎮遠六子長子定開從
高皇帝平僞漢有功授飛騎尉荊州左護衛千戶賜金織蟒衣改名添龍建文中歿于兵子憲爲錦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衛千戶調徐州衛今徐州之族是也第三子定聰以武臣子入侍署散騎舍人爲都指揮蔡本贅婿從蔡徙杭生四子其仲子惠婿于蘇張聲遠氏因留居蘇爲長洲人居士五世祖也始讀書業文隱居不仕教授鄉里人稱存心先生存心生淶水府君諱洪中成化乙酉鄉試授易州淶水教諭以子貴初贈南京太僕寺丞再贈少卿少卿生三子長溫州府君諱林成化壬辰進士仕終溫州知府居士曾祖也次中丞府君森成化丁未進士仕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又次貢士府君彬以年資貢禮部未仕而卒文氏世武弁自少卿公奮起科目生三子宦學通顯媲德儷義逕于當世訖今衣冠禮樂代不乏人皆我存心府君實肇基焉可忘所自哉溫州府君生我祖翰林府君諱徵明世號衡山先生道德完粹名教宗主生三子長即我考博士府君諱彭仕終國子監博士渾樸真純和光物外生平至行古人所難與弟和州府君嘉祝峯府君臺友愛無間盎不事修飾而人倫榘範實不能外焉各有傳載妣孺人錢氏生二子長爲上林錄事肇祉次即居士居士名元發字子悱嘗仕爲浙江金華府浦江縣知縣五年陞河南衛輝府同知未上以病乞致仕歸自號清凉居士居士生有至性初博

士府君以志趣高朗不屑生産家貧甚至乏薪水代勞之人錢孺人方病居士年六歲即自往祖母吳安人所哀哭乞倩人爲饘粥以供錢孺人吳安人亦爲之哭錢孺人歿時居士方九歲伏尸踊擗自始死至殯三日夜不離尸側亦不輟聲泣浴尸既俗云若親子飲滌水者即死無地獄之苦居士隨附盆飲水觀者咸異之時祖母吳安人以高年劬勤居士既喪母幼又孱弱多病内外親黨莫有顧之者唯其嫂王碩人爲之噢咻鞠育極其拊循寒暄飢飫莫不周至蓋不待上林公之詔而然者故其歿也居士爲之朞以報之事後母楊孺人時尚童稚然曲意宛轉哀號孺慕若成人然楊孺人雖性嚴乎亦爲少霽其威也但自幼因錢孺人多病日不離側既錢孺人歿伶仃哀苦遂至失學年十五始克就外傅從大儒詹子大先生受春秋章句稍通大義又不肯竟習未幾博士和州二府君俱宦遊在外而待詔府君以盛德顯名大耋居家賓客輻輳凡應對延接悉以屬居士即飲食起居偪浴棊履之微非居士在側不適也而居士所以先意承志以代博士府君之勞者亦殫力焉年弱冠被選爲郡學弟子員當其時學本面墻勤非鑿壁迺試輒高等人方以譽髦目之而自亦不知其繆也

磊砢

坐是滯于場屋者垂三十年訖于無成是豈獨其命之不逢哉年四十遇　穆宗踐祚詔天下貢士不限資次名　恩貢時郡守永年蔡公國熙謂居士宜選薦之于督學麻城周公弘祖遂以居士應詔同選者吾蘇十人十人中已大半奮甲科登膴仕而居士再試再斥丙子復下第嘆曰吾豈爲葥葥者束縛哉造化小兒弄非一人因投筆自笑曰他生未卜此生休矣丁丑遂謁選選授浙之浦江浦爲浙東嚴邑地瘠民刁好鬬喜訐囹圄常滿而逋稅較他邑爲最居士至聞其槩欲變其俗時婺州王公懋德守金華名能知人亦慎許可一見居士

謂其僚佐曰文子非百里才也居士亦見王公可倚以立事遂請間因歷陳縣弊事數十條王公報可居士即以次行之執法不少阿縣初大譁曰老貢生潤身已耳乃皎皎耶縣多豪大家每持縣事縣官至先以利嘗之不可則以勢劫之又不可則訐之于上而搆去之以故縣官稍下者遂食其餌齗齗者不得善罷居士一繩之以法莫所縱釋而實槩之徒即走金陵騰毀焉晉江陳公我渡時爲南司空蓋先撫南畿知居士者特致尺一諷居士有曰浦故刁俗善訐官吏韓鳳橋許益齋以甲科盛望被浦民誣告至勤兩府會問足下丰裁凜凜恐

君可儀氣可岳

有挺而走險者不可無濡尾慮也居士報之云申棖以有欲不剛孫賓因受囑色沮不肖幸免此二者破柱剜鼓彼何人哉諸豪聞之葢終居士任不敢出一聲也其他條舉志在必行事集而衆不擾賦稅視他邑乃更早完獄訟希減盜賊屏息民大安焉而禔身苦操終始一節即始之謗且撓法者莫不詘服歴任五年亦有一二事可書別有紀載然雅非居士志茲不復贅三載考績例得　恩典于是先父母及繼母二室人皆得贈郎煌煌　綸章賁茲黃土幸矣幸矣居士在官雖有賢聲然世局時情較量資格不爽秋毫而居士素狷直不能與時俛仰初居士爲青衿時與今相君申公有筆硯之舊申公既貴時居士尚家食申公頗爲推轂及有浦江之選即謝相君曰文生年踰四十得憑閤下之靈受一命爲民社主自今日以往罔不敢以不肖之身累知己負夙昔之知矣然而相君旋敗舊意甚不薄每部使臣及監司至浙者多以居士爲託世無隻字遂以此爲縣令重也而煦煦然請間示恩情態百出殊爲可厭甚至有欲布其私者先乃令人孱撫長短聲言按劾而後竟薦之于朝以爲德居士遂浩然曰嗟乎文生束髮讀書家世名德生平自詭亦欲乘時少見以不負初念而運會

九腸如雲

不逢僅以老貢生徼　天子之命得一邑如斗大顧不得驤首康莊而跼蹐轅下誰識鹽車哉遄欲以褆袍綬故人頦頻縱自駑下無若先世羞何會有衛輝之命因得解歸遂移疾上疏乞骸骨蒙准以新銜致仕居士時年已五十有四矣居士始欲歸有同官與居士厚者新建喻公均高安范公儁同安黃公文炳爲居士謀曰若家素貧今歸何以爲十口計且以一老郡丞在家與部使臣監司相與不無世態慮耶居士笑曰勞苦諸君愛我良厚然人各有心吾終不能以此區區者而戚施于市兒前也柴桑翁笑人齒冷矣況吾自上世以來田不滿二頃屋廬僅除風雨吾曾祖守溫卒于任同官視其篋中僅綠青布袍一件鍍金帶一圍書數十卷其清德如此吾今幸籍先人遺澤得免負戴有田三百畝足以供朝夕草堂一區歲時伏臘烹雞薦酒足以備祭祀此其家不貧況山姿野性素無軒冕意閉門自適雖子平之累未畢而公理之志可申諸君乃欲我束帶僕僕隨士大夫後蹣跚揖拜之下然後爲文生重耶已乎休矣于是居士歸旋葺其舊居顏其堂曰願賢寢曰詒安築小樓一楹曰心遠日坐其間讀書課子閒吟小詩詩不甚工亦不求其工自娛而已居常自郡縣大夫外雖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貴人長者非素相知即不肯束帶出見亦不報禮雖似于簡傲然不欲强顏應非情言笑與俗人相對葢其素性爾也而人亦有諒之者居士與上林公同胞少公十歲又嘗鞠育于王碩人如子以故事王碩人如母而事上林公若父及居士致仕歸四年上林公亦致上沭事歸吳中與居士居相去僅百步朝夕相聚甚懽也初博士和州二府君兄弟友愛白首無纖芥却洎晩歲宦遊南北阻絕臨終皆以老年兄弟不得一執手爲恨今居士與上林公適得以暮齡垂白怡怡于于徜徉於故山林壑爲吳人所羨豔也不亦幸哉居士雖生于貧素然

性不喜作寒寠態亦不肯干乞于人自少至老口不言貧衣服修潔雖至親密者故不知其貧生也垣屋居止處方廣不盈丈必淨拭掃除性方整即屏俐几稍有傾仄不肯即安然氣宇簡重凝定閑雅楚然自居而秉志高亢與人寡合不能容人過又不喜與富人往來居常兒脂韋今毘誕妄不經與輕諾寡信輩及長者家兒恒白眼視之如將浼焉故家居以來賓客益鮮門無剝琢日手一編倦則徐步庭除閒朗吟古詩三四首亦善睡每飯後高枕酣寢蘧然遠寄欣戚不繫譭譽無聞如是巳耳而世間可欲之物若無足以動其心者然任懷

得意傷若無人。其終身坎壈。亦坐是焉。間得一二相知結山間之社毎數日一會相與甚洽意是足以終老第未知諸君歲晏何如耳居士元配彭孺人生三女無子繼室周孺人生一子名從鼎（今更震孟）而周孺人媵陳氏生一子名從升周孺人卒復聘史氏女爲側室生一子名從泰（今更震亨）後歲已丑陳氏再得一子與吾同物名之曰從同云（今更震纓）鼎娶陸升聘徐泰聘王同聘潘三女長適陸士仁次焉時康次姚汝輒悉名家子歲戊子居士年且六十念諸子生俱晚未悉居士履歷暇日因稍錄其生平大都并所著詩文雜稿藏于家以示之云清凉居

士曰夫惟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自非聖人必有所寄藉而後克展古人謂賤生於無用中流失船一壺且千金矣雞廱豕零昨爲帝者也。信然哉夫世有懷瑾握瑜瓌奇倜儻之士弗獲一試泯泯于當年者又何可勝道也幸歟不幸歟乃孔子稱四十五十而無聞又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士獨可薄世資乎哉居士結髮立志自詭不後于常人頋當文明景運格于際會進不得宜力樹勳效鉛刀一割之用退不能讚揚皇猷撰述一家之言爲爾寂寂幾爲胡盧生所笑語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豈非聖明在上而功業不建聞譽弗遠烈

士以爲至羞乎雖然他日獲啓手足所以從先君子爾廟者儻可藉口以復也則又幸矣膏以明自銷薰以香自燒吾知免夫吾知免夫

丐得胥使當有以善處之衣敝屋一椽粗糲粢誰以爲孝子將母之食諸貴人乃顧

傳

二孝子傳

耿定向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予聞諸長老先生言爲紀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覘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釜而跪進爲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嘻曰儂窶人聊爲阿母歡耳貴人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覘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蓋椎魯人也獨

深辨耶

先景逼真

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羸於貲一日飲諸媚呼孝子侍媚多豪貴人饌且腆甚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品裝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肯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間歸餓侍者報亡其卮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澀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詰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柰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竊其屋且曰若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令無所也不欲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悲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卮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誣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歡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

是從父者其人名烏容哀那勝前諸貴人多矣

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羸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恐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産令得終奉母氏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

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乃丐子殆契是乎世之力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親一開顔者豈少哉令人豚豚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詬耻辱親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墦行何殊矣究所止能以親顯不耶懷肉至自誣事若甚駭可憫乃其顧養一念即古穎封人奚加焉卒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

傳

朱愷傳

殷雲霄

壬申秋九月壬辰鴉數千來噪靖江縣庭乙未夕令殷雲霄夢兩猪伏庭下一豭懇若訴狀晨鴉復來既西去集學宮遣人視學宮得殺死一男子於西廡愷父朱正者咸爲愷號泣訴曰愷此月庚寅持錢物往貸於蘇壬辰正得一匿名書曰裴龍奪朱愷錢於學宮踰墻去冀取龍來其知之令弗聽則以他事拘與愷交游者數人命各書一紙取視匿名書內姚明者書與書頗同問其年曰生於亥亥爲猪也令曰殺愷者其明乎明大駭汗

如雨下伏不敢出一言下明獄遣人驗察唯鄰陳碧者庚寅日見明衣青衣若有所持倉皇歸耳遣人計取其青衣短刀錢物得於其姊與其妻置庭下血俱凝凝若新畧召明覩之但頓首請死詢其由曰明與愷甚厚一日不見則思明近賭博窘甚知愷持錢物行則誘之僻處與別遂刺殺之取錢物歸懼其父疑明故誣示以龍龍且與明有宿怨也殷子曰以利合者以利而敗豈不然哉愷之見殺以厚明也故信其誘而不避示其有而不疑明也利有所重而愛有所忘相與俱斃悲夫

序

會試錄後序

張治

嘉靖丁未會試錄成臣治敬拜手言曰明興有天下百八十年于茲其取士以丁未者凡三見焉記曰丁明也盛也陽道著明于壯盛也未者含萬物皆有滋味也天地以四時之氣造化萬物陽道昭達及于明盛之紀則物皆林林然成有滋味矣王者效天地本四時建道陳制典立人賢所以成養萬民致明盛之理也在昔丁未我
高皇帝肇受天命首令天下設文武科取士用集大業文明之運所由啓矣宣德成化之際仁義融液王

道明治人文之化日益宣著至于今　聖天子懋至德配天地稽古三五之道勸學修禮崇教勵賢以風四方海內懽慕含和咀淳天符人瑞雜然竝至神光燿韡洪洞朗大豈不明盛之極哉士生於時固宜皆林林成有滋味也然萬物養於天地而人則藉萬物以養也物味有美惡斯生理之肥瘠因之矣荼堇烏喙蜇吻酸鼻決腸胃而毒者則人避而棄之敗粃之粰無救飢渴封熊之蹠豢豹之胎窮海踰陸非可常有亦人所不尚也何者以無藉于養也士者人君所與共成養萬民也士味有厚薄而世治盛衰恆所由之國初之士其味眞實茂

士有味則民得其養眞可會心

以開濟之略翊戴休烈當時之民無不得養者宜成熙盈之運士多持重完固其味淳厚民得其養者則皆充然而肥有光澤也及久而變焉譬之禁臠珍饗漸以蜜醴和以椒桂芬馨有餘而眞味亦漸失其養之惠于天下者視昔何如哉乃下焉者伐德暴義罔惑營蠱惟淫志是逞用導民亂荼堇烏喙蜇吻酸鼻決腸毒胃者也委瑣頹靡饕貴利自富丁民弗勤敗粃之粰無救飢渴者也幽奇詭激違衆立異以敀易觀聽民日漸于匪彝封熊之蹠豢豹之胎窮海踰陸非所常有也數者於養之理何述哉民生日凋瘁若抱瘵瘵而懼其斃焉夫豈

氣化使然邪要亦養之道未至耳是故養生者必擇味養民者必擇士而士之自養者必擇道今夫國家之擇士也三歲比天下之士而鄉試之三歲比其鄉之士而會試之其法至備也及加之民乃無藉于養焉豈非以人之難知而言之不可以稽乎稂莠之始夭然與嘉穀竝茂而其味則遠矣故擇不可以不慎也然士之自擇亦猶國之擇士也國之擇士也蘄以其士之道養乎天下也夫以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爲民之味不然其有味之者乎士之自擇也蘄以其身之道養乎天下也夫以其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爲國之味不然其有能味之者乎是故國以士爲味士以道爲味而後明盛之理可從致矣昔者伊尹之於湯也思說以堯舜之味而高宗之於傅說亦惟曰爾維麴糵維鹽梅斯二者非所謂天下之至味者乎商道之盛至今猶耿光者其有以致之矣爾多士以丁未進其亦慎擇其所爲味如商之二臣以惠天下之養以仰對　聖天子明盛之理則惟亦有聞于無窮哉臣治不佞辱　詔從大夫之後與挍試之責焉敬以是申告之末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

忠烈祠記

支大綸

只是感時發憤與忠烈記似千秋爭自錚到

武宗莅位四年江右大饑閩左作亂奉新巨盜據華林阨塞聚衆數萬人流劫奉靖寧武等州縣遠近響應者以數十羣時周公憲以臬使備兵西道親督民兵討之平其三寨至靖安遇害公右子鈴聞公遘難即身先士卒赴之亦遇害事聞贈公節愍子爲孝烈立祠祀于邑之東時議以憲副吳公一貫先後在西道築城堡扞禦矢力盡瘁死于王事遂以並祀學憲李夢陽嘗記其事祠故卑陋且歲久圮甚支子至伏謁祠下竊高二公之

忠孝大節而悲廟祀之弗稱也捐俸新之既竣工爲記其歲月云我　皇祖天造崇尚節義旌余闕以顯忠貶危素以儆紳風厲漸摩至建文靖難之變死者駢首雖遠師生夷九族而不悔不沮視死如飴然亦大甚矣馴至宣英汪直則媚王振則媚呼父呼師了無慙色土木之變死節者猶晨星逆　孝廟寬仁恭儉尚直言崇正學十七年間所以維植元氣良厚故正德初亂政百出而人心不移下逮逆瑾方肆壤卑官冷秩皆知自樹流賊歘起而許樂陵抗于北周節愍抗于南秉完節以報朝廷則　孝廟培養之貽也自後一挫于逆瑾再銼于江彬三木楚辱死徙紛紛一時士君子憤激就戮有東漢之禍而直節亦因以衰矣　世宗初年直言復振雖貴溪分宜陽擊陰排言者不替至張江陵秉權阻之後乾子門生且遍中外奪情則衆朝頌功德附病則衆朝勤醮禱來母入朝而傾城迎餞甚于乘輿則天理人心幾于滅絕而廉恥不復有天地間矣是可恐也孰不可恐倘二公者居斯世見斯人其不以擊賊之笏擊之耶余故有感于世道而重爲二公述也

序

送陳應虹座師以左諫議擢山東兵憲序

支大綸

國家樹給諫臣直掖垣小專封駁其制視諸京朝臣特重旣任事數載不輕徙秩滿輒服在卿佐大僚時時出一二補藩臬司初亦曷嘗不奬忠直而酌年勞哉迨歷練之術行而老成者以資紬遷轉之期亟而鯁峭者以年沮　孝廟後諫垣遂多故矣總之不出兩途有悍然用清議懸危法以震言者其究也法極而身繼之乃以成言者之名于是有嘻怡洪涊讙然示人以有容而陰

疎貳之以褫其權甚者中以法而汙衊之俾言者不獲自直而已得有辭于天下盖自昝舞圜機以剚言鋒者雖低昂遞更吾咸得攬其大較云居常念汲長孺佐武皇朔朔于時忌不見容消出守竟以一卧治語咻之唐子方許文潞國至叱咤廷陛中而潞國終能洗瑕捐忿同升之以參大政盖兩宋尚清議其公卿與刑薦前漢殊絶矣且當長孺與平津爭布被時豈復爲身資計哉而子方淮浦一塗直以忠義自仗亦豈卑卑念内外資者乃長孺依依款款懷戀禁闥子方一承薦剡遂忘宿嫌欣然與之共事此未易與淺束道也臣子抱犬馬戀

（反覆情事大抵佐陳臣非求相之論）

主之忱安能斯須忘天下哉誠念天下大本在　主上一人吾苟獲瀝吾血誠以翊戴而保護之登　主上于堯舜之隆天下治若腹心之役臂指耳釋此而之外僚雖盡所長以効于理如根本何用是志士純臣寧以糾德弼違爲事而彼借外任歷練之說而亟遷之者凡以塞言路而啓之竇也夫以長孺之樸忠俾平津少優容之亦遺損于平津而漢家之强藩巨憝環伺而竊發如淮南流者其先事伐謀之功奚可勝紀顧局之一淮陽開子方詆訐宮闈當宋天子震怒時潞國即爲所欲爲奚不可者乃引咎自歸尋覊陟之其有補于宋治甚鉅

而潞國反藉是以永其譽然則優容直臣誠秉軸者之偉節哉顧自漢迄今中更幾賢相而潞國一舉竟爲史冊奇觀蓋峭直難親軟熟易制讜言便耳激語刺心恒態同然古今一轍矣然長孺耶少踈而武皇至方之古社稷臣子方一出而孤忠獨立之詠終古藉藉有聲則須臾一　內外資奚足爲丈夫道哉我師應虹歷宜賓尹著循良聲既久尋召入爲左諫議侃然以道德佐　天子直聲振一時浹二載擢佐山東憲備兵北海登萊濱倘亦奬忠直酬年勞之制哉弟吾師寔社稷臣旦夕宜復入侍　天子左右愬以鐫金石颺潞國之烈矣

足一篇振急文而事情似不必既呈乃尔

揭

答撫臺麗惺菴揭　　支大綸

蒙撤發洪某不道欵曰命職庶之比者諏諸故老質諸閭閻悉無影響而怨家姓氏皆烏有子虛尤無足據過承重委展轉思惟彌日旦夜謬謂茲舉必不可爲亦必不能成請借前箸籌之彼獻計者類云分宜之貲也竟以反坐迄無後詞奚有於卿貳蓋分宜柄國亂政中外側目僕御充多貲產狼籍故嗜死無詞今洪家不過中人門可設雀羅性不近聲色左右圖史口談性命亦濁世之矯矯著聲者也比淫於色附盜以賕爰書則然乃

倚政府結臺司誇張變刻鑪錘所鍊推方爲竄抵金爲礫坐反脣以大逆目莞笑爲謗訕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明法幽罰善福惡禍如火就燥如水流濕氣類相投而理數有必相值者特善惡之分數有大小故禍福之參會有久近俗士徂旦夕而不究終始覩眉睫而不禽要領若謂茫茫而徼倖于不必然耳愚聞在昔武安侯以酒過殺灌夫詞連魏其俄而武安病呼服謝罪以死車呂希哲宰肯誣其師胡舜陟死不數日胡乃白晝執呂殺之羅汝楫附秦檜誣武穆未幾楫以溢死而其子願亦擊死于岳祠王士驪希蔡京旨殺一無辜婦士驪陡死而京及攸傒皆伏誅載在汗竹讀之凜凜胡可罔也即邇來路楷趙文華阿黨分宜以白蓮教殺沈鍊以失律殺張經以謗訕殺李默時選事改身伏殺人之法而分宜亦以叛誅此耳目之所睹記亦不足信乎彼蚩蚩者又妄謂分宜事敗乃耳今茲且有無涯之望不矢之榮奚呫咕于陳迹爲也夫王如之隙于王敦也敦欲殺之而無名乃以意陰授王稜稜即酒中舞劍擊如反命王敦其希榮尙遇謂交手可得而敦乃陽驚曰如吾懿戚也而稜殺之因殺稜以謝奸雄欺人背面矛盾彼二心者出死力爲奸雄資徒召禍而敗名耳何榮之可冀

此段有關 文似予題 行緊切

哉故守貞蹈義志遂命立即有不偶天日可明若前數千者當其得志含穢資噱奄奄苟全論定禍叢百醜羣湊啗妻孥而拙詞對僮役而赧汗矣彼其之子面承風旨力爲從吏葢其心不附仁義目不知古今逐金帛而竄逃競朱紫而神炫如蠅逐臭如蟯弄丸終身憒憒然聲利是憑且不識禍福安問名義此宣尼所爲歎鄙夫不可與事君也浮雲易散駒隙易馳膏粱文繡終釁螻蟻肮骨毛爪卒歸糞壤獨三寸簡冊皈皈耳目千古不磨柰何汚之又開諸司分職偏强議且移牒外郡以竟斯獄則又姧矣 祖宗設推官非若近日之隨巡承委爾也念黎庶非法用又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司以平一省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今之推官溺其職矣臺司既視推官爲私役而奔走之以快一己之喜怒推官亦奔走唯諾以身爲臺司之私人而罔敢抵牾然非設官意也身對 大廷衡 皇命持平一郡辟宥宥惟三尺是繩即 主上有令義且以死爭之豈臺司所能他委豈外郡所敢擅行哉天下方廣萬世方遠天命民彝終當顯露安能盡塗其耳目也事係紀綱不敢依違附和以爲雅化唯卒全之勿致紛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文奇賞卷三十四

張居正

序
重刊西漢書序
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贈袁太守入　覲奏績序
壽襄王殿下序
傳
王承奉傳
擬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擬韓信諭燕書

雜著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國勢強則動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王端毅公恕
今吳中製器者

表

擬唐回鶻嗢没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裕撰
異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會昌二年）

疏

陳六事疏
明制體以重　王言疏
論邊事疏
論決重囚疏
再乞酌議　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請　戒諭羣臣疏
請　裁定宗藩事例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請清汰近習疏
請敷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

書

答楊二山
與薊遼督撫
答王鑑川
答戴晉菴
與王鑑川
答張懷洲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選評

序

重刊西漢書序

張居正

自孔子沒而春秋絕後之論史者乃獨稱遷固遷據左氏國語世本國策作史記而固承父彪之後修西漢書然子長之書蘇馳騁該博類取雜家小說以實之其爲文多不馴雅不如固之簡嚴明切敘次有紀何也遷所涉獵者廣帝王本紀多尚書之文世家列傳又本左氏家語及楚漢春秋所錄上下數千載間諸史百氏匪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另眼

通貫而固獨取漢書成一家之言以故其言醇而不駁緝雜彩者難爲工製段錦者易爲力茲其所以異也然固雖直述漢事而褒貶論贊比類引合其意又有存乎紀述之外者叙周勃傳而不錄其汗出沾背之恥叙董仲舒而不載其議和親之疏忠厚之至爲賢者諱志郊祀則備詳于淫黷之制志禮樂則三復乎仲舒劉向之言凡皆有深意非淺識者所測也至其準陰陽窮人理總百氏貫古今訓辭爾雅文質彬彬蓋自史遷以來一人而已世儒皆喜譏斥前輩或謂固貴諛偽而賤死義又謂叙司馬遷揚雄傳不當取其自叙而削忘其世系不知作史之與立言傳道其事不同彼立言者稱度衡量不敢有一言之偏以幾垂訓也至于作史不然要在紀其實耳雖其是非頗謬于聖人然或出于一時憤激之言非可爲典要也若固所述定邪正推幽隱雖不可上擬于春秋然下視范曄陳壽之倚假俗淵畧者可同語哉今議者不本其大旨而特毛舉數事以病固愚竊以爲過矣語曰一人作之千人聚而議之正使此輩執筆操觚與固絜其短長所創作或未必逮固而徒紛紛以議之不亦恣輕詆之私傷旁通之誼哉三代而下西漢之治最爲近古所尚皆淳朴忠厚非後世所及學者

厲本西京公不惟能官且能論

覽此。不獨可以觀良史之才。亦可考知其世變也已。

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荊州榷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稱會匯焉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甲申令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輿人誦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榷及後稍異者其略曰古之爲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則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豪族莫肯尒農農夫蔾藿不飽而大賈持其贏餘役使貧民

執政者有憂之乃先計其所缺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推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　國家歲用率數百萬　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彌給焉于是微發繁科急于救蔡而榷使亦頗鶩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聊知是國用不足奈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擘言權利。而

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騖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詘今不務除其本而兢之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爲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于江上徵余言以爲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爲議論者如此

贈袁太守入覲考績序

荆州領屬城十二疆域之廣甲楚中其稱繁劇難治亦甲楚中異時長吏三四輩率不勝任去俗日以敝民且無聊吏部議擇郎署中有威望精吏事者彈壓之宜可治于是定山袁公以祠部出守茲郡至則接諸吏素犯法及民梗玩與吏交手爲市者數人郡中震慴莫敢爲非迺均宗祿弊積滯察寃獄覃德惠政成民安府中晏然無事上治績更爲諸郡最三年以例入覲歸州知州汪一句等戴公倡率之化就余圖所以爲贈者而余適以賜告歸故得遍觀大化之成迺不敢辭序曰昔者仲尼嘆王化之闕壅慨然稱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進一層看解

也三年有成夫聖人之治非必神化捷速然也蓋亦有資於時焉夫暍者之望雨也見霍霸而鼓舞寒者之乞溫也睹東熅而挾纊周衰列國力政疲民思欲息肩於有德苟有聖人起而拯之直易易也假令仲尼當唐虞之時處比封之俗殆與其民相忘於無事耳所謂可與成者安可得見哉是故聖人乘敝而達變智者因難而顯功民之嗷嗷固賢聖之所資也往者荊之俗常壞於積偷矣公徐至而救之曾不數年竟以大治何則勢激者易變願得者易與當此之時民之思良吏如嬰兒之望慈母故董之以[illegible]畏而感之以惠則民懷其勢

[illegible]氣平恕並有精論

居然也茲非所謂乘其時者乎往余在京師見今之仕者咸重內而輕外而天官宗伯之屬最爲優崇尤不樂補出爲吏即欲出亦自擇善地簡僻易治者然後去以爲常公始在蘭省用清望著聞及出守是郡人且謂公難之公恬然不爲動蓋其氣愈平故其政愈精也嗟乎孰知繁劇盤錯更足爲君子樹立資也乎雖然不擇難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節勞逸而校功者勸臣之道也余不敢知其他竊見今用守令爲遷轉之法率不量地之難易事之繁簡一以資格爲斷太守治郡有效滿歲稱職財得拜一級爲按察使副卿有卓絕異等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精畢力亦不得驀常格而優游簡僻縱無他長亦得積日累歲擢陞是官如是是勞逸無等也即人心何勸方今吏治頹靡民俗疲瘵意者且將少變今法以重擇守令而後可耶夫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如公宜何以處之茲其行也僭爲之言

言之有故爲使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壽襄王殿下序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者曰千歲夫人壽之不可幾以千萬稔矣而祝者咸願之則世主侯王之與衆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己則願常有之無便於己耶一日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倚以視有足者待以行蜿蜒頸跂跜東面而跪無不願萬年有日者非愛之也特賴焉故也五嶽四瀆之居於方隅也興雲雨胎寶藏以給人之求人莫不禱祀而祈福焉利在焉故也人主者日也侯王者岳瀆也人主兼利天下天下無不願以爲君侯王澤逮一國一國無不願以爲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以萬歲蒙其利矣侯王千歲則一國之人以千歲蒙其利矣故世之祝人主侯王者莫不願其千歲萬歲何者便於己故也非然者且爲厲爲孽將講讌之是承何千萬之有襄之建國百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翊　帝室至今王益有聲江漢間居正自家食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聞王之賢未見也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顏色王天下之賢王也夫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便而安之居正竊聞太守汪大夫言王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恒如處子士大夫過封內者無問知與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客已甚其惠民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即有司人百曲不異也左右人雖百直猶不貸務在詘已撿下以信有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戶之氓咸曰王有大惠於襄之吏民吏民苟有秋毫可以報塞者獨願王千歲有國以重惠襄之人此之爲德不直一手一足便之而已夫淵深而魚[illegible]之林茂而鳥獸歸焉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王所以投於襄之吏民者厚矣非壽考祺福將安用報乎雖然竊有願焉王亦知夫放氏之積粟者乎齊人有放氏者積粟盈囷足支數十年未足也而聞貯粟於嗇夫嗇夫囷子之積厚矣吾無以益子子而計乎夫所有者慎用之而已夫圭撮之不慎鍾管洩之鍾管之不慎尾閭洩之江海雖大也以奉漏卮則沒世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吾告子以嗇而已夫神不可以嗇用嗇之則凝福不可以驟享嗇之則永疆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言曰事天治人莫如嗇王今年三十春秋矣計三十之於千歲也不猶積貯盈囷而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去其圭撮者乎王誠能少垂聽於嗇夫之論無輕用其年力之富以順神而思永則所謂千歲云者猶邇言之也

傳

王承奉傳

張居正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　肅皇帝爲奉御侍　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　穆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內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儕輩以是不得久內庭出爲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病不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斷而承奉從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承奉承奉好直諫王積弗能忍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萎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宮人某氏子欲以聞於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即具所生母姓名及產媼狀關相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承奉愕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宮人有娠及產子狀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耶於是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脅承奉承奉終不爲動王乃召承奉繆爲好語曰而不知予之爲病邪事成而有後主而富貴可長保獨奈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顧此事涉欺罔法例嚴甚王子非眞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令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紿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奈何懟以首撞壁大叫曰生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即閉戶自經繩欲絕會有救者得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

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閹語及　孝廟時輒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事猶能

歸本　敬
皇之澤入
人且識大
林

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何　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廝隷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回不爲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內庭筦樞密如近時輿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　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王承奉蓋弘治間人也

自大擬擬
從容爲而
筆力自遒

擬書

擬韓信諭燕書

張居正

信已破趙用李左車之計使人遺書燕王臧荼曰蓋聞聖人不違天以立事智者不悖時而建功是以伊尹醜夏歸亳微子去殷即周彼二賢者皆審天命之歸以決去就之義是以庸慶流于無窮聲名著于後世也往者天下同患苦秦豪杰蠭起漢王與項羽戮力攻秦懷王約諸將曰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先破秦當王關中羽倍約奪漢王關中而王之巴蜀又以私意易置侯王盡王其將相功臣于善地而徙其故主于長沙已又弑之漢

王因天下不平發蜀漢之士還定三秦縞素而問弒君之罪天下豪傑雲合響應皆棄楚而歸漢故天命之數歸于漢王愚知所知也魏王豹背畔無親絕河津距境而自王僕受命狥河北之未附者涉西河虜魏豹下四十餘城遂擒夏說閼與下令趙又破矣便欲乘勝北首燕路而軍吏皆曰趙破燕固自宜聽從若其從焉又烏用多殺士大夫為也故按兵釋士使人獻愚計于左右僕聞周易垂知幾之箴兵家審彼已之勢鄭伯面縛嚴王退舍國小圖大宋以敗亡詩云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焉今為燕謀者必曰我有易水之險漢兵遠來勢孤援絕而欲以長技取勝是自速其危亡者也且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阻井陘之固連燕齊之兵南面而爭權于天下然僕以偏師鼓行而前不崇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斬成安君泜水上夫燕之恃以自蔽者獨趙耳昔虢破而虞亡韓降而魏懼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永鑒故凡為足下謀者皆危亡之路不忠于足下不可用也為足下計莫若息兵徹備以身自託于漢僕請為足下報漢王即燕封足下剖符世世與漢終始無極孰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亡乎計不出此以區區之燕遠託于孤絕垂亡之楚而欲鼓螳臂之勇以抗

乘勝之師僕之所慮薊丘之壤不可以圖存成安之事復見于今日矣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也危亡之端禍福之機迅如發矢不預揆之後悔何及

今此四字何處討論治道

雜著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

張居正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臯陶今觀虞廷之臣所為陳謨獻說唯臯陶之言至為精粹知人安民二語乃萬世治天下者之準則以九德甄別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守業無一語不關切治道當時禹經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宅揆之任必屬之臯陶故舜與之論道論治其言獨多虞廷至治實臯陶致之後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後世獨見舜士師之命遂言臯陶終身為刑官殆

不然也。禹之推讓懇切諄至必有以服其心者。但皐陶贊襄左右黙運機衡功在不顯而禹平成永賴之績昭塞宇宙。故舜因天下之心以命之。其實亦心知皐陶之德之盛也禹之時皐陶必已不存使其尚在禹豈舍之。而傳子乎後世惟伊尹學術事業可與並稱至于周公稍覺多事矣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潦之時。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暫吐旋即彌覆陰之勢成故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陰氣全消。雖雲靄旋興。旋即解散。暵之勢成故也。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於飢寒。然飢寒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探尤亡命喜亂好鬬者也。彼方含毒挾忿。以鬬一時之憤。而爲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焱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

文之[illegible]條中斷以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不幸而至於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已拯罷困之民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於上而未睽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忿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國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勢之言也夫天下愁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乎

國勢强則動

國勢强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充

老於經國之言

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鍼砭咸得收功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柰何昔有人年七十矣而患腸澼醫曰此臟熱也飲以寒劑寒停胃中腸澼未愈而病胃不能食醫曰此中寒也投以溫劑助其飲啖虛火內炎胃未强而病眩冒不能寢於是又從而消導之下利數日而斃矣此其治之非不對症也而卒以死者元氣不勝故也是以君子爲國務强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

今所憂不無兵而其要實在無刑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爲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刬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頼秦爲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之糟粕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於矯僞宋頽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爲胡元取先王之禮制一切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　本朝承之　國家之治簡嚴質朴實藉元以爲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　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能用威則知人安民皆有實下手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即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

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再傳而蹷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强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威强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　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　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　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　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　仁宗　英　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　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　世廟承正德羣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　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即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彊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畧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　列聖相

尚書法

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内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効也腐儒不達時變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　二祖法令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可用也

王端毅公恕

王端毅公恕老而好學在留都一日出有狂夫向公呼萬歲公入部延僚屬告之婁駕部曰昔張乖崖守蜀三軍呼萬歲乖崖應之甚善公曰止勿言即退私宅戒閽人謝賓客勿通靜坐思數策明早以語駕部駕部不答公乃問曰當時乖崖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

今吳中製器者

今吳中製器者競爲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爲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虗文責實效又騖爲拙直任事之狀以爲善宦之資是以忠爲詐也嗚呼以巧爲巧其敝猶可救也以拙爲巧其敝不可救也以詐爲詐其術猶可閼也以忠爲詐其術不可閼也

莊兩亦似
贅呈

表

擬唐回鶻嗢沒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裕撰異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會昌二年）

伏以　聖主中興九譯戴同文之治名王內附十行承賜札之恩仰舜德以咸賓誦堯言而丕式聲施蠻貊歡動寰區竊惟聖人以六合爲家則邇者安遠者至　天子以四夷爲守則要服貢荒服王嘉靖殷邦爰致氏羌之享丕單武烈聿來肅愼之庭凡雕題漆齒之祇盡圖王會若辮髮貫胸之長咸隸象胥盖上仁所不懷必至誠爲能化惟茲回鶻世長北番樹芽乘突厥之衰通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值貞觀之盛。燕然請吏。犬羊竊比於中華。靈武徵兵。蛇豕荐窺乎上國。洎葉護狃東都之勝。致懷恩勾朔漠之師。金繒和親。不解南侵之禍。邊城互市。竟渝北面之盟。烽煙時徹於甘泉車駕頻煩於細柳屬闢隴腥膻之後徒事羈縻。當藩臣跋扈之秋。未遑經畧。百年胡運。尚寬膏斧之誅。一統皇輿。忽覩獻琛之會。此蓋伏遇　聖亶聰明天錫勇智垂衣而治際河清海宴之期秉鉞有虔鼓雷厲風飛之烈坐明堂而朝羣后惠中國以綏四方冠帶月支旅應騶牙之瑞梯航日出咸輸象齒之珍神威交鬯於遐荒德教誕敷於鞮譯遂使可汗遣胄繫組來朝特勑大酋韜戈欵塞豺狼伏其兇性鴟梟懷我好音雖夷情之叛服靡常要聖澤之涵濡無外丹書錫晢。旣崇日逐之封。赤芾疏榮。仍懋秩訾之賞。載厪宸慮特詔台司褒武義貞烈之臣輯異域歸忠之傳遠稽秦漢近採皇唐始戎由余之見幾終尚可孤之著節寫諸琬琰播狼胥瀚海之聲炳若丹青掩麟閣雲臺之美袞鉞中嚴於筆削絲綸下逮於兜離感以至誠喜溢淄青之詔陳之大訓榮逾飛白之書俾觀古以知今用變夷而之夏信王者懷柔之大德妙聖人鼓舞之微權彼呼韓請朝。特位侯王之上。乃賓融歸欵。遽蒙圖傳之頒。然未

有襲我冠裳爲王屏翰稽顙而臣闕下。穹廬獲齒於內藩。推心以置腹。中文字遂通。于殊俗允矣聖朝之盛事昭哉史冊之休光臣等材謝請纓籌疎借箸元戎十乘期賡六月之詩干羽兩階幸覩七旬之格瞻龍顏而有喜肅虎拜以揚休伏願居安慮危柔遠能邇如天覆幬益隆下濟之謙未雨綢繆彌切外寧之懼戢干戈櫜弓矢萬方偃武以修文役邛筰朝冉駹億載宅中而圖大

疏

陳六事疏

張居正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爲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　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　天法　祖爲心以節財愛民爲務圖治之大本既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極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語有力氣

臣不揣愚陋日夜思維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爲六事開欵上　請用備　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　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　皇上有必爲之志而　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於宣昭　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　聖慈垂覽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　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

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勑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矦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　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　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

以質文爲薄厚淳漓之言可采矣

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　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綱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强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　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貲笡所謂蹊盬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狥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太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狥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

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綱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　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乞　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　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　聖裁

一重　詔令臣聞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聖衷特降　敕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　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題奉　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

應勘應報奉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眞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　勑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内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躭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　制之罪吏部即以此

務使權歸
朝廷法尊
綱紀

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　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故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　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爲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

刻語

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

李跂

條陳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負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愚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　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　國家雖嚬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　仍乞　勑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　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

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濫給　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　誥勑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擢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詹翰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即可陞叅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　勑下該部悉心講求條例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

論不可開

賊乘之而起盍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䘏之　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内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爲天下先仍乞

勑下吏部愼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已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汚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　勑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情願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　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　勑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　聖裁

一飭武備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

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畧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　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士鼓舞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厲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修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太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虛文塞責伏乞　勑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潜邊

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　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爲憂伏乞　勑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或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將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革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勢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

宗詞典要允衍制誥若最急務也

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强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明制體以重王言疏

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　制誥。若　制詞失體。以致輕褻　王言則閣臣爲不職矣謹按舊規凡官員應給　誥勑該部題奉　欽依手本到閣撰述官先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進呈俟　批紅發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寶此定制也至於　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爲得體查得成化弘治年間　誥勑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

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　恩例槩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　賚被爲榮不必詳其閥歷此　制體也近年以來俗尚干求詞多浮靡撰述官沿襲宿弊往往不俟進呈先將文稿傳示於人其中詞語又過爲誇侈甚至百千言或本無實行虛爲頌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臣等方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　誥勑者　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該大學士張孚敬等題爲重　誥勑事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所言足見敬慎至意近年以來委的誥詞之文浮泛誇譽至於數百甚非制體甚非王言今後都着刪去浮詞以存實體欽此又該本官題爲前事參論　制勑房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贈官誥文浮詞姱誕又不先送　內閣看詳輒便進呈等因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另撰誥文來看岳梁騁貢浮詞蔑視制詞不遵前旨着法司提了問欽此比時嘉靖初年　誥勑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爲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況　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老成鎮定有大國風

職掌不容不爲釐正伏乞 皇上念 朝廷體統之當尊 國家典制之當守 勑下臣等 戒諭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爲 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辭以褻 制體及文字未經 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市私交如此庶 王言重 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守其常職矣

論邊事疏

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於星火至於上廑 聖慮 面諭臣等虜寇猖獗深以爲憂比時臣等已即具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寬 聖懷今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等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議掣兵及臣等使人於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詐賞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詭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當以虛聲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爲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　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　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日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既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

救時之言

好生之意

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

論決重囚疏

昨該司禮監太監孫得勝口傳　聖旨奉　聖母諭今歲太喜命臣等於刑科三覆奏本上擬　旨暫免行刑欽此仰惟　聖母慈悲不殺之仁　皇上將順好生之美臣等敢不仰承以廣　德意但查我　祖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　世宗皇帝以齋醮奉玄始有暫免不決

之令或問從　御筆所勾量行處决然此實近年姑息之弊非我　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討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　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强盜劫財殺人者有鬬

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絶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迪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於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之以刑則天與我明之常道將至于泯滅而壞亂必須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此書乃　皇上近日所講習者夫文王視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於此等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者良以爲惡之人彼自蹈於刑辟雖欲生之而不可得

也。且根荄不鋤嘉禾不茂寃憤不泄戾氣不消今　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寃蓄憤於幽冥之中。　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寃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奈何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反忍於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詳審九卿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

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虧國典其於政體又大悖也伏願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　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於浮屠之說毋流於姑息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　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姑牢固監候俟明年　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槩免一年則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臣等叨與密勿此關係　朝廷大政　祖宗舊典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明裁擇

再乞酌議　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有大臣之心有大臣之識

近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奏稱　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　聖駕親臨等因緣臣於去年七月條陳六事內一欵飭武備中議及前事荷蒙　聖明採納允行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緩急無備先年雖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　欽依釐革整飭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竊以爲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　天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　皇上御極以來如　耕藉以示重農之意視學以彰崇儒之美一二大典禮皆已次第舉行則　大閱之禮亦古者聖王詰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稽之　列聖實錄在　祖宗朝亦間有行者遂爾冒昧具奏上請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一事其惓惓納忠之意委不在此揆之當今時務委非所急今駱問禮欲乞　皇上先其所急　留神萬幾以勵庶職此誠根本切要之論又謂釁端宜防　巡幸宜謹尤爲計慮深遠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進言於君不必其說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初之爲是況臣職忝輔導一言一動務合天下之公尤不宜拂衆論而執己見以爲是也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

看淨康正直氣象而救劉臺疏云其心雖不可知得無與此論徵反乎

事體未便不必另議停止夫始以爲可行而行之繼以爲當止而止之唯求以造於國家耳輔臣科臣之言何擇焉臣若不自言之該部無從酌議輒敢冒昧瀆奏伏乞　聖明俯覽愚誠不勝幸甚

請　戒諭羣臣疏

兹者大小臣工自陳考察俱已竣事一時　朝政始覺更新但人心陷溺已久宿垢未能盡除若不　特行戒諭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則衆心無所適從化理何由而致臣等謹擬　勅諭一道具稿呈　覽伏乞　聖明裁定　發下寫完用寶於本月十六日　早朝　特召吏部官捧出集百官於　午門外宣諭施行　皇帝勅諭文武羣臣　盖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向朕以冲幼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鑽闚隙竇巧爲躐取之媒鼓煽朋儔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謂讒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横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兹始解澤方覃銛鋤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

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滌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嗡詆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匡飭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宜垂功名於竹帛綿祿蔭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守塗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　祖宗憲典甚嚴
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故諭

禮書最難宗藩繁之存沒關係[illegible]十年以上大有[illegible]人[illegible]年[illegible]矣

請裁定　宗藩事例疏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勑諭
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
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等看得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爲繁、國家典章亦惟禮制爲重、乃屬纂

公所斟酌良是人言公操切非也

修官先將禮曹纂完送副總裁官看改然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將各官所纂禮曹事例叅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細叅詳　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其年月刪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旣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原其意徒以　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之　國家之財力已竭　宗室之冐濫滋多不得不曲爲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槩如　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　會典葢以　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爲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親王

故絕旣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異亦當視其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槩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　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價槩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　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與　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　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槩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冐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

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姦。二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　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　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　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適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礙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爲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

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于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令改姓易籍發爲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着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　敕下

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幷　累朝見行事例係關　宗藩者悉行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爲憲令然後開送臣等纂入　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緣係纂修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祖朝政
子孝光
宸衷弛
聖母
訓非盡
稍稍也
亦可備于
也一鑑

請清汰近習疏

伏蒙　聖諭昨朕有御筆帖子先生看來未曾孫海客用朕越思越惱這廝亂國壞法朕今又降做小火者發去南京　孝陵種菜先生等旣爲輔臣輔弼朕躬　宗廟　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旣知此事就該諫朕教朕爲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爲堯舜之臣朕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朕悔過遷去奸邪先生等各要盡心輔朕欽此該文書官丘得用恭捧到閣臣等恭誦綸音不勝欽仰不勝惶愧仰惟　皇上天挺聖資幼而聰穎自　臨御以來　講學勤政　聖德日新臣等每自慶幸以爲親逢　堯舜之主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月之間仰窺　聖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　宮中起居。頗失常度。臣等心切憂惶但身隔外廷不知內事即有所聞未敢輕信而　朝廷庶政未見有闕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　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并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請　皇上加意省覽。蓋亦陰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問文書官云近臣聞　皇上夜間遊左右近習皆持短棍兵器此何爲者乃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爲妄不敢復言連日因覩　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